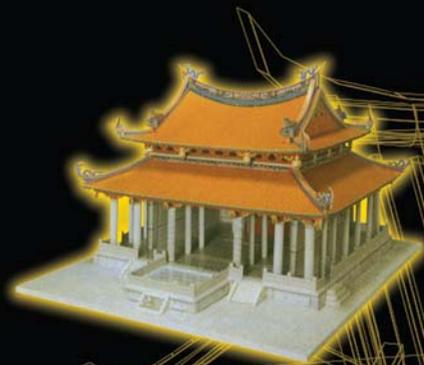


· 法 · 義 · 辨 · 正 ·

佛教之 危機



佛 教 正 覺 同 修 會

佛教之危機

——敬答藏密上師及顯教大法師之質疑

平實導師 著

目次

《佛教之危機》自序	5
敬答藏密上師及顯教法師之質疑	20
《狂密與眞密》一至四輯自序	140
《狂密與眞密》蔣巴洛傑序——從天珠談起	150
《狂密與眞密》一至四輯之目次	160
《狂密與眞密》第一輯辨論藏密應成派般若中觀邪見之摘錄	175
《狂密與眞密》第四輯之跋文	199
《宗門正義》自序	207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第六輯摘錄	222
《宗門密意》摘自公案拈提第七輯	271
附錄：見道報告一則	285

《佛教之危機》自序

佛教之最大危機，亦即是佛教之永遠危機，即是全面藏密化；全面藏密化之事實，在兩方面顯示無遺：

一者：印順、昭慧、傳道法師……等人，一生努力弘揚西藏密宗黃教之應成派中觀邪見，令佛教原本非斷非常、不生不滅之中觀境界，墮於藏密應成派中觀之無因論中，成爲「斷滅見」本質之外道見，成爲印順個人臆想所得之「八不中道」；而佛光山星雲法師，與慈濟功德會之證嚴法師，一生追隨推廣之；昭慧及傳道法師更以弘誓學院及妙心寺爲根據地，而專門弘傳之，如是破壞佛教正法。

如是偏差之行爲，必定導致佛教之侷限化與世俗化，必定使得三乘菩提之修證成爲空談。既然不能倡言自己於三乘菩提實有修證，亦無能力於三乘菩提中獲得見道之功德，印順與昭慧、傳道……等人當然必須大聲疾呼：「禪宗追求證悟、追求解脫，即是小乘急證精神之復活。」印順於書中作如是邪說，阻止佛弟子求證三乘菩提。如是言語，亦使人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邪見：「若是勤求證悟三乘菩提者，即是小乘自了漢。」如是開示之結果，便是削除佛弟子求證三乘菩提之心志。然而

世尊之開示，卻是勸諸弟子：人人皆應進求三乘菩提之開悟，而後始能以法度人；人人皆應證悟三乘菩提，然後不急於斷盡思惑煩惱，亦不急求成佛，於菩薩地中廣度有緣眾生；如是名爲「自未得度而度眾生」。

印順卻反佛說，故意澆滅佛弟子證悟三乘菩提之火種，令人都不進求三乘菩提之見道，誣蔑求證三乘菩提之人爲「小乘急證精神之復活」。然而印順作如是說者，卻是教人永處常見外道見中，教人永作凡夫，而不能以三乘菩提之證悟來利益眾生。佛子四眾之求證三乘菩提心志，由於印順之制止而消失以後，則佛教存在人間，欲令大眾證悟三乘菩提之目的，便隨之漸漸消失；則世尊示現於人間，此一大事因緣之目的，便亦隨之滅失。大眾若皆信受印順邪說之後，則無人相信末法之時可以修證三乘菩提，無人敢進求三乘菩提之見道功德，三乘菩提求證之法門便隨之漸漸消失於人間，佛教便因此而隨之淺化，而必定日漸同化於藏密自續派中觀之常見外道見，佛教之本質便告消失於無形。

到此地步以後，佛教四眾弟子既然不須修證三乘菩提，則無真正之佛法可學、可修、可證，所以，佛教若欲繼續存在人間，就必須提倡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之宗旨，當然不須修證三乘菩提，當然不求三乘菩提之見道，當然不以修證三乘菩提爲

中心主旨，因此緣故，當然就應以世間法爲主。由此緣故，人間佛教之弘傳者，趨向「學術化、教育化、世俗化」之方向發展，而不以真參實證爲主，就成爲必然之結果。此即是昭慧與傳道二人「外於如來藏而弘傳佛法」，以及星雲與證嚴二人專向世俗法中用心，共同帶領佛光山與慈濟之四眾弟子走向世俗化方向之原因。

由是緣故，昭慧、傳道……等人，專弘印順之斷見本質之藏密應成派中觀見，令佛教走向斷見本質之外道無因論之法義中而弘傳之；所以他們會關心佛教弘傳之歷史表相，會對表相佛教之歷史有興趣，而不關心實義佛教歷史，乃至曲解實義佛教之歷史，將表相佛教之歷史當作實義佛教之歷史而考證之、而廣說之，當然更不關心佛教法義之親證與否；所以他們會宣講表相佛教之弘傳歷史，會關心核四等政治事項、流浪狗之權利……等世間事，而不在三乘菩提之見道上用心，而在阻止佛弟子見道之上用心，誣蔑爲「小乘急證精神之復活」。

亦因如是緣故，佛光山專門推廣人間佛教，專在教育以及種種世俗法上用心；他們以爲那些世俗法上之不起貪瞋……等心行之修行，即是佛菩提之修行，以爲瞭解般若諸經等文字表相即是佛菩提之正修行，所以他們講禪、講悟、講般若、講菩提時，都落在世俗法上，都不曾與佛菩提之精神相符相契。亦因同一緣故，慈濟功

德會專在布施與環境保護之人間善法上用心，而不肯教導弟子四眾求證三乘菩提之見道功德；證嚴法師也與佛光山一樣，將世俗法善法當作佛菩提，來教化她的弟子們；她所說的佛菩提，完全是世俗法，根本與佛菩提無關；由於她帶頭這樣作，致令佛教不斷的往世俗化的方向發展。印順、昭慧、傳道……等人，以及星雲、證嚴二人，如是種種作爲，即是將佛教藏密化；印順之人間佛教之思想，乃是以藏密黃教應成派中觀之無因論爲其基本思想、爲其中心思想故；而藏密之修行內涵，完全是世俗法故，只是用佛教與僧寶表相，以及佛法名相、果位名相包裝起來而已。

二者：法鼓山，由聖嚴法師以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之名義，募集台幣百二十億元創建之；近年又成立人文教育基金會，欲再吸收台幣五十億元，專門從事世間法之人文教育事項。聖嚴法師所設之如是二大財團法人，已成爲台灣最巨大之吸金機。此二基金會之目的，皆在將佛教加以藏密化及世俗化。所以者何？謂聖嚴法師十餘年來，不斷與藏密喇嘛往來，將努力募集所得之金錢，支援邪淫之藏密宗派人士，高推邪淫之藏密外道爲大修行人，並以付出鉅金爲條件，獲得邪淫之藏密黃教宗喀巴之繼承人達賴喇嘛同意，在紐約作世紀對談，廣爲宣傳，並印製成書而廣流通，以邀信眾繼續大力支持。

然而觀察聖嚴法師所弘傳之「證悟」境界，其實是藏密之自續派中觀所說之「佛地眞如」，其實是常見外道所說之「常不壞心」意識——以離念靈知心爲如來藏，以一念不生之覺知心爲禪宗開悟明心時所明之實相心；本質乃是常見外道法，墮於意識心境界中，本質乃是藏密自續派中觀所說之「佛地眞如」。

聖嚴法師十餘年來，如是夤緣藏密人士，如是夤緣藏密邪謬法義，是故法鼓山之走向，十餘年來亦是向藏密靠攏，亦是走向藏密化。藏密化之結果，則是墮於意識心之層次中；既以意識爲其中思想，則必與印順、星雲、證嚴、惟覺……等人合流，而走向世俗化，是故聖嚴法師意欲再籌五十億元，而作人文教育等世間有爲法之事與業，乃是勢所必然者。如是趨向，如是「進修」之結果，則是使法鼓山之四眾弟子遠離三乘菩提之修證，永遠不可能獲得見道功德，而自以爲已修、已證三乘菩提。聖嚴法師如是取向與作爲，即是使法鼓山四眾弟子，墮入常見外道見中，悉皆同入世間有爲法上用心，悉墮意識心中，而遠離三乘菩提之眞修實證。如是作爲，即是藏密化，與藏密同墮世間有爲法中。

中台山惟覺法師，雖不常與藏密人士往來，亦不以金錢支援藏密，然其所說所弘之「證悟」法門與內容，則是西藏密教之自續派中觀所說之法，與聖嚴法師所墮

完全相同。惟覺墮於藏密之自續派中觀見中，每對大眾公開倡言：「師父說法的一念心即是真如佛性，你們聽法的一念心即是真如佛性，能知之一念心即是真如佛性，只要一念不生，即是真如佛性。」「如果我們一個人在不起心、不動念的時候，不但是惡念不起，就連善念也不生，就當下這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處處作主，當下就是中道。」「不起語言妄念的知覺性，即是真如佛性。」如是所墮，與藏密自續派中觀所墮者，完全相同。

惟覺法師雖不與藏密人士有所往來，雖不以金錢支持藏密，然而其法完全同於藏密紅白花教之常見惡見；所說之中觀，與藏密之自續派中觀完全相同，故亦屬於藏密化之一類。由如是緣故，惟覺所行、所修者，必與意識心相應；與意識相應故，則必熱衷於拉攏政治人物，熱衷於參與選舉，藉以拉抬聲勢；也必熱衷於蒐集古董，熱衷於建構世界最高大寺院……等世間法之事與業，永遠無法脫離常見與世俗化之取向；這都是因為他以意識心為實相心的緣故，而意識心必定與這些世俗法相應的緣故。

如是法鼓山及中台山所墮者，在中國海峽兩岸極為普遍存在，非唯台灣之禪宗道場如是，乃至大陸之許多道場亦復如是，同墮其中；最著名之事例，即是河北省

之柏林禪寺淨慧法師，同以常見外道見所言一念不生之意識心，作為禪宗證悟之標的，如是以常見外道見而弘傳禪宗之法，而住持趙州禪師祖庭。

上文二者所舉述之事實，即是全面藏密化之狀況，何以故？謂印順一生倡導人間佛教，將三乘菩提之根本所依——如來藏——加以否定滅除，使世尊所傳之三乘菩提永遠無法修證。如是作為，已使得二乘菩提所證涅槃成為空想、成為斷滅；亦使得第三轉法輪所說之大乘一切種智諸經，成為唯說前六識虛妄唯識法之戲論，變成不說如來藏「真實唯識門」妙義之性空邪法，成為非究竟佛法；亦使得大乘菩提所證之般若中觀，成為「性空唯名」之戲論，成為「一切法空」之斷滅見，而與藏密之應成派中觀邪見完全相符；**印順之中心思想即是藏密之應成派中觀見故**，除此以外，實無任何正確之中觀見故。而法鼓山、中台山所墮者，則是藏密之自續派中觀見，悉皆不能自外於藏密法道，是故中國地區海峽兩邊佛教之藏密化，已至極為嚴重之地步，令人不能不正視之。唯除無智而無遠見之愚人，唯除對佛教前途漠不關心之人，才會對於今日佛教全面藏密化之事實，繼續視而不見。

藏密「佛教」之四大派，皆是以外道法而全面取代佛教本有之勝妙法。除了上文所舉諸弊以外，藏密之所有修行法門與知見，完全是邪淫法門與外道見；乃是雙

身淫樂之修法，以追求最大淫樂覺受之第四喜作爲主軸，而貫通其生起次第至圓滿次第之始終全部行門，可以說根本就是邪淫的外道，根本違背 世尊正法，與佛教之正法完全相反，根本是顛倒見、顛倒修。這樣的西藏密宗喇嘛教，只是身披佛教外衣，住於佛教寺院中，假藉佛教及僧寶名義，以出家身而貪著在家法，以出家身廣受供養而行在家世俗法，乃至比在家人更爲貪求淫樂之覺受，根本不是佛教，只能稱之爲喇嘛教。

彼等藏密上師法王，以外道之法，全面取代佛教之法，而冠以佛法之名相與修證果位，自高自播，矇騙全球佛教四眾弟子，令人以爲藏密真是佛教之宗派。余作如是之言，皆是依事實而說、而顯示，絕無一絲一毫之冤枉或誣賴；讀者欲知其詳，請閱拙著《狂密與真密》四輯之舉證，讀已便知藏密所有法義之底細，從此可以免受其騙，從此可以遠離藏密之籠罩，漸漸進入真正之佛教正法。

如是，上來所舉，已經證實台灣目前之佛教，已經幾乎完全藏密化了，而大陸地區亦復如是，不能自外於藏密化；歐美人士更以爲：「西藏密宗就是佛教，佛教就是西藏密宗。」可以說全球佛教都已走向藏密化，只剩下南傳佛法之南洋地區尙未被藏密化。佛教藏密化之結果，必定會導致排擠真正佛教正法之存在與弘傳，必

定會誣蔑符合 佛意之正法爲邪法，大力加以誹謗及打壓。如是現象，今已普遍存在於台灣佛教界中，將來南傳佛法地區，在北傳大乘佛教被完全藏密化以後，終究亦將難免被藏密化，到那時，佛教即已全面滅亡，只留佛教表相的空殼。

已經藏密化的佛教團體道場，必定會因所說證道之法異於正法之緣故，而大肆否定正法，以求彼所弘傳之藏密外道法繼續生存與廣弘，是故必定將弘傳正法之人誣指爲邪魔外道。如是，本質即是邪魔外道之藏密各宗各派，以及法道同於藏密應成派中觀的佛光山、慈濟，法道同於藏密自續派中觀的法鼓山、中台山，當然不肯承認自己正是外道，當然異口同聲而在私下口耳相傳中，誣指平實爲外道，法道迥異則必定導致如是作爲故。唯除心中已祛除情執，實事求是之藏密與顯教行人，方肯依於追求法義真相的初發心，而詳細研讀雙方之法理，確實辨正之，再作正確之抉擇。

由是緣故，自拙著《狂密與真密》一至四輯出版以後，常有密宗上師對其徒眾狡辯，對於拙著諸書中辨正西藏密宗法義之種種邪謬，不肯依正理而探討之，妄謂余所說爲不正確之說法，常用一句飾辭而搪塞密宗信眾：「蕭平實不懂密法。」率多不肯直接質疑於余，不肯依於佛教之真正法義，而作如理作意之言論；往往自以

爲是，曲意狡辯，混淆視聽，期望西藏密宗邪謬法義得以續弘，希望徒眾繼續信受之，希望可以繼續誤導眾生，心中希望「以外道法全面取代佛法」之圖謀得以實現，如是類人皆非追求真理之人也。

亦有顯教大法師，因拙著揭示佛教三乘菩提之真正法義，揭示解脫道正修與親證之內涵，揭示般若真正證悟之內涵，是故拙著諸書出版之後，造成彼等原先所呈現「悟者身分」之表相不能繼續保持，導致信眾對其悟境產生懷疑，信眾人數與錢財供養隨之減少，亦導致彼等在政治上、社會上之影響勢力開始消滅，因此緣故而大瞋於平實，故意縱令徒眾，在網站上以化名而無根誣謗平實，或在私下作種種無根誹謗平實、無根誹謗本會正法之言說。

如是種種言說，悉是彼等藏密上師及顯教大法師，對於真正佛法之淺學與無知，以及爲求保住信眾不令流失而造之口業；是故彼等所作對余誹謗質疑之言語，本皆無關痛癢，不須理會。此外，對於平實而言，既不受錢財供養，亦不受眾生之異性身分供養，亦不求名聞，亦不曾寄望於眾生——不曾一念欲於眾生身上獲得任何世間利益，故於平實而言：彼等之誹謗與誣蔑等種種言說，實可置之不理。

然而，爲佛教四眾弟子之今時與後世而計：真正之佛法義理，早已湮沒不存，

今時佛教界之大師居士等，已經普遍誤解佛法，普墮藏密邪見之中，是故彼等諸人對於佛法所作之言說，每每似是而非，大多誤導佛子。譬如今時印順與台灣四大法師與諸密宗上師，所作種種似是而非之說，大眾多未能辨別，多無力檢校簡擇；若不加以分辨，則真實法義往往被誣枉為邪魔外道之法，因此便遮障了許多學人，喪失修習了義正法之機會；乃至因於彼等諸人之妄說及誹謗，而令眾多佛子隨彼等諸人入於外道法中，成就破壞佛教正法之共業。

由是緣故，多有佛子強烈建議，要求對於四大法師與密宗上師等人，誹謗正覺同修會所弘正法之不實言語，以及惡意中傷正法弘傳者——誹謗大乘勝義僧等行爲，應針對彼等在如是事相上之扭曲事實等事，加以辨正，令佛教界所有大眾悉能了知正邪之分際，皆能了知事實之真相，以救被誤導之佛法行人。乃至因此能令彼等原被誤導之行人，進入正法之中而得證悟三乘菩提之一，乃至其三俱證。如是即可漸漸解除佛教現在及未來之危機。

復觀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慈濟功德會等四大山頭，廣聚佛教資源，猶如四台超大型之吸金機，吸取超過九成以上之台灣佛教資源，顯然已經產生嚴重之排擠效應，使得知見較為正確之許多小法師們，難以獲得佛教資源，也因此失去弘法

之空間，扼殺多數小法師之生存空間。而四大山頭吸取龐大之佛教資源，卻不是用來弘傳正法，而是用來弘傳印順繼承自藏密黃教的應成派中觀之無因論、斷見論，或用來弘傳藏密紅白花教的常見外道法。

譬如**佛光山**與**慈濟**，極力推廣印順意識思维所得的世俗化教理，將龐大資源用來跟隨印順的邪見：否定世尊一生所弘傳的如來藏法，極力推廣印順否定如來藏的藏密應成派中觀的無因論邪見，極力推廣印順否定極樂淨土、否定彌陀世尊的人間佛教邪理；或如**法鼓山**與**中台山**，將募集所得之龐大佛教資源，用來極力推廣常見外道法——弘傳藏密自續派中觀之外道見，以離念靈知心的意識心，作為佛所說的眞如佛心。由於四大道場之吸取九成以上佛教資源，導致多數小法師不能弘傳正法，並且在法義上，全面引導佛教走向藏密外道法，走向印度晚期**坦特羅佛教**的邪見中，造成佛教從內部質變為外道，只維持佛教表相空殼，已和古印度波羅王朝時之全面密教化無二，這才是今時佛教最大的危機；所以必須加以說明，警覺所有佛弟子——**佛教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希望所有佛弟子們，都能平心靜氣的加以觀察、加以深思，千萬不要意氣用事、一意孤行——以護法之善心而造作了破法之惡業。

由此緣故，本會遂有《學佛之心態》一書出版，以利學人；後又因於會內會外

佛子之建議，欲求廣益佛教中之一切四眾學人，令大眾皆得了知藏密之邪謬，了知藏密破法之事實，乃隨之以《狂密與真密——序文：等》小冊第一版，於公元二〇〇〇年三月出版。後因藏密上師及大法師之不如理狡辯，以及扭曲事實而說之耳語及文字，皆日漸增多，為利末法時之佛教學人，乃針對彼等之不實言說及文字，加以事相上及義理上之辨正，故有改版為二百餘頁之《狂密與真密——序文：等》小冊第二版，於公元二〇〇〇年七月印行流通。

今因《狂密與真密》一至四輯中，限於篇幅而未細說之理，由於藏密諸師於真正佛教法理之少學寡聞故，以及唯事熏習藏密邪法、不曾熏習顯教經典正理之故，不能了知正邪之分際，心中不服而提出不如理之質疑；或如顯教中之少數大法師，曾修證密宗之雙身法，是故平實之《狂密與真密》一至四輯出版已，頓令彼等少數大法師，頓失與異性徒弟合修雙身法之依據，亦令彼等以往所說「合修雙身法不犯重戒」之言，頓成妄語，頓成地獄種性（其實非因平實之舉陳而使他們成為地獄種性，乃是彼等諸人在與異性弟子等人合修雙身法時，已經自己成就地獄種性。平實只是將事實點出，欲使彼等知過速改罷了，但他們卻不能領受平實之好意），因此對平實更作口傳方式之無根誹謗；又因平實以種種著作破壞彼等邪說而顯示正理，已突顯彼等大法師之錯悟，突

顯彼等四大法師皆仍在凡夫位中，令彼等大師喪失悟者之身分，群眾及供養隨之漸流失，以是緣故，大生惱怒於平實，乃作種種無根誹謗之事。

如斯扭曲事實而作昧於良心之說等事，近來益發嚴重，為諸學人之法身慧命計，為**解除佛教今時與未來之危機**故，應令學人了解其中之事實。而藏密喇嘛與上師等人，今時仍在繼續進行古時天竺密宗「以外道法全面取代佛教正法」之手段，欲再度實現古天竺波羅王朝時密宗「李代桃僵」之伎倆，欲和平轉變佛教之本質為外道法，已經快要全面成功了，佛教其實已經到了緊急存亡之關頭，如果再不痛定思痛，再不採取正本清源之作為，那麼佛教再過二十年以後，便將全面改易內涵為藏密之法道了，到那時，全球佛教已經同於古印度波羅王朝時的「密宗佛教」了，本質已經是外道法教，而不是真正的佛教了，那時再要使佛教回歸真正之三乘菩提法義，恐怕為時已晚；所以應使大眾皆能知悉：**佛教已陷於危急存亡之關頭**。亦應令諸學人了解佛法正理，了解佛法與藏密外道法之差別所在，了解真正佛法與四大法師所說外道法之差別所在。

由此緣故，對藏密上師與顯教星雲、證嚴……等大法師違背事實之狡辯，必須略作答覆而廣流通，健全佛教內部法義，藉以利益廣大學人，乃將第二版小冊加以

增補而作說明，篇幅遂致增達三百餘頁。以小冊而言，第二版之二百餘頁實已嫌厚，若再以四百餘頁之小冊印行第三版而流通之，實爲無義；是故復又改版爲21×25公分之一般書籍篇幅，以免過厚之弊，遂有第三版之改版印行。

復因改版後之內容，已側重於答覆大法師及藏密上師之質疑，是故將答覆質疑等文前移，將《狂密與真密序文……等》後移，重作如是編排；並將本書易名爲《佛教之危機》，藉以顯示今時與未來佛教之危機所在，並警覺佛門四眾弟子，正視當代及未來佛教之危機。復次，爲證實大法師之所悟爲謬，故又附錄公案拈提六則於書中，以爲證明。如是以流通之，如是而利佛門學人。茲以第三版出版在即，應敘其緣由，以令大眾週知，即以爲序。

菩薩戒佛子 **平實** 謹識

公元二〇〇二年十月 序於喧囂居

敬答藏密上師及顯教法師之質疑

平實居士 敬答

密宗上師某甲，對徒眾開示曰：「正覺同修會的蕭平實，是破壞佛法的邪魔外道，他認為密宗的觀想法門虛妄，所以在他的書中否定密宗的觀想法。但是他這樣否定密宗觀想法時，也同時否定了顯宗淨土法門十六觀的觀想法門，使得顯宗淨土法門的觀想念佛法也成為虛妄的行門。所以他真的是邪魔外道，專門破壞佛教的正法；你們絕對不可信他的話，否則你們也會跟他一樣成為破壞佛教正法的邪魔外道，將來會跟著他一起下地獄。……」

平實就此似是而非之謬說，辨正法義真偽如下：密宗之觀想法門，與顯教淨土宗《觀無量壽佛經》十六觀之觀想法門迥異。主要之差異有二：一者，密宗之觀想法門，認為觀想自己之本尊成就時，即是自己已真實成就本尊身；認為將自己之本尊觀想成廣大之天色身，於觀想成就時，就是已經真實成就廣大之天色身，將來便以此觀想所成之天色身作為成佛時之莊嚴圓滿報身。然而實情並非如此。

二者，顯教《觀無量壽佛經》之觀想法門，實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後，聽聞彌陀世尊宣說正法而證自性彌陀，以親證自心第八識如來藏為主，非以觀想彌陀世尊之影像作為標的；密宗之觀想法門，則以所觀想之影像作為標的，認為觀想影像成功時，則彼影像即是實際。譬如觀想自己之本尊身成就三十二相時，自己便是已經成佛，不是以實證自性彌陀第八識如來藏為修證之標的。又如密宗以所觀想之中脈內明點影像，作為顯教所修證之第八識自心如來藏，不是真正以佛所開示之如來藏為如來藏。由是二種根本上之差異，及其餘種種差異，說密宗之觀想法門，與顯教之觀想彌陀世尊之目的迥異，觀念知見亦迥異，絕不可與顯教之觀想法門相提並論之。

密宗行者觀想本尊身成就時，其實並無本尊身成就於自己之頭頂上，只是觀想之覺知心中所出現的內相分境，他人不能觀見之，確無本尊色身顯示於自己頭頂上故；唯有已證得他心通之人，能觀見彼密宗行者覺知心中之本尊身色像，此是觀見密宗行者覺知心相應之「內相分」影像，並非觀見密宗行者頭頂之上確實有本尊色身。

有何根據而作是說？此是說：密宗行者觀想成就本尊身或廣大天身時，

只有修成他心通的人，能觀見密宗行者心中的本尊身，好比了知別人心中在想什麼一樣；而修成天眼通者，不論他的天眼有多麼勝妙，不管他怎麼看起來，始終都不能看見那位密宗行者頭上有什麼本尊身或天色身。是故，密宗行者觀想所成就之自己頭頂本尊之天色身，只是自己覺知心中所現本尊影像，唯是內相分境界，同於夢境中之內相分境界無異，不是真的實有本尊之天色身成就。所以有天眼通的人看不見他的本尊身或天色身；只有修成他心通的人，可以藉著他心通而知道他心中所觀想出的影像。

如人夢見自己處於色界天中，色身廣大；而此色身，唯有已經修成他心通者，在此人正當夢時，方能觀見此人夢中之廣大天身影像；修得天眼通之人，在此人正當夢時，仍然無法觀見此人之所夢見之廣大天色身，實無廣大天色身在此人身外示現故，唯是內相分故。由是正理，故說密宗之宗喀巴、蓮花生、阿底峽、月稱、寂天……等人所說之觀想法門，皆是妄想；現在的達賴、創古、頂果……等人，依照宗喀巴的教誨，努力觀想廣大天色身，要將此觀想之天色身影像，作為將來成佛時之廣大莊嚴報身，而認作觀想成就時即是已經成就廣大天色身，已經成就廣大莊嚴佛身者，乃是妄想。

如人夢見自己處於色界天中，色身廣大；醒後便誤將夢境中之廣大天身認作實有，向人炫耀自己已有廣大天色身；西藏密宗古今一切上師與諸法王亦復如是癡狂無智，將覺知心想像所成之本尊身影像認作實有，非是有智之人也。所觀想之本尊身既是虛妄想像之覺知心中所得影像，非是實有；則於此虛妄想像之本尊身影像上再作觀想，欲令本尊身影像漸漸廣大，猶如欲界天人或色界天人之廣大，如是修行即屬無義，同是虛妄想像之內相分故。

宗喀巴欲以觀想所得之本尊身影像，加以觀想擴大至佛地金色身之身量，以此作為將來成佛時之廣大圓滿報身，乃是妄想，非是圓滿報身之因，而計以為因的緣故。如何方是佛地廣大圓滿報身之正因？當知**佛地之廣大圓滿報身，非依觀想而成**；乃是依於菩薩地之修證**四禪八定及無量百千三昧**而得廣大天身，高廣於一切色界天人；復因**無量福德及一切種智**之功德，方能成就菩薩地之更廣大解脫色與種種相好，此乃是諸地菩薩之可愛異熟果報；異熟果報之身，乃是正報，不是依報，絕非經由觀想之法所能得致，要因修證禪定及種智方能得致。然後再由菩薩地之可愛異熟果報莊嚴色身，再進修無量福德與種智，到達圓滿究竟之地，因此方能成就佛地之廣大圓滿莊嚴報

身，故非密宗觀想之法所能成就。

今者宗喀巴、達賴……等密宗古今法王上師，悉皆不知此理，欲以觀想而成就佛地之圓滿報身、莊嚴報身，以假作真而冀望成功，猶如煮沙而欲成飯，乃是非因計因者，真乃人間之最大妄想也，觀想之法非是成就佛地廣大莊嚴圓滿報身之正因故。

返觀顯教之淨土宗，依《觀無量壽佛經》所說十六觀中之十三觀法門而修者，目的非在觀想所成影像本身，而是以此作為念佛之法門——觀想佛之形像只是將來生西之工具而已，並非以所觀想成功之影像作為佛眞法身，亦非以所觀想成功之佛相作為佛地之眞實圓滿報身，生西之後仍須求證佛所開示之眞如法身——第八識如來藏；在極樂世界聞佛說法而證悟如來藏時，方可名為悟佛法身。

悟佛法身之後，即同於禪宗之破初參明心也；此後仍須隨佛修學**四禪八定及無量百千三昧**，以及**一切種智**，復須加修**無量福德**，由此四種法門之修證，方能漸漸成就菩薩地之三種意生身，及佛地之廣大圓滿報身；是故顯教淨土宗觀想法門之修行，並非以所觀想之影像為目的，並非以所觀想之佛相

作爲佛之報身、或佛之法身；只是將此觀想法門，作爲許多念佛法門中之一種而已，以此觀想法門作爲念佛之工具，而成就生西之條件，非以所觀想之佛身影像作爲真正之佛身、法身。

淨土宗之《觀經》中，固然隱藏著大乘見道之密意，但其見道功德非由觀想法門本身而成就，不可將觀想佛之假相作爲實有之佛也！譬如念佛法門中之一行三昧，雖是經由持名念佛法門而悟，及其悟也，非由持名本身，實由先前熏習般若正見，然後以持名念佛法門爲藉緣，始能悟入佛之法身；然其中密意隱晦難知，唯是真悟之人方能知之，非一般學佛人所能知之也！觀想念佛亦復如是，隱覆密意而說第一義諦，其中所說第一義之開示又復極少極略，學人更難了知；是故觀想念佛之法門，原則上乃是以之作爲許多念佛法門中之一種，觀想念佛所觀想成功之佛像，並非即是佛之真身，唯除觀想成功後之感得佛身示現加持。

密宗則是將所觀想本尊佛之影像，作爲自己之佛身真實成就，而不進求佛真法身之如來藏，亦不進修欲得圓滿報身所須成就之四禪八定、種種三昧、一切種智、廣大福德，故二者迥然有別，相差不啻天壤之隔。

如人欲覓明月，當依智者指月之指，觀向指頭所示方向，以見明月。淨土宗之觀想法門亦復如是，以觀想作爲念佛法門，由是觀想法門而求生西、聞佛說法，然後得悟而見佛之法身——親證第八識如來藏。或以此觀想之法門中所隱說之密意，證得如來藏，發起般若慧，以遂上品上生之願，故其觀想佛形佛像只是行門，不是目標；目標是生西而親證第八識法身，證得第一義諦之般若智慧。

密宗之觀想法門則不如是，乃是將智者指月之指，作爲明月；當其親見指月之指時，便向大眾稱耀：已親見明月——已證得佛地法身與圓滿報身。乃是以所觀想之佛身影像或本尊影像，作爲自己之真實法身報身，乃是以假作真者，與顯教淨土宗所修觀想法門宗旨完全不同。

如是密宗觀想本尊身及天色身之行門，在佛法中之修證境界層次，猶如禪宗諺語所云：抱著指頭當月亮。與顯教中淨土法門十六觀之觀想行門宗旨迥異，云何可以相提並論？如是密宗上師等人，不知自宗觀想法門之虛妄，不知顯教淨土宗觀想法門之要旨，竟以自身誤會之邪謬知見，將余舉示密宗觀想法門以假作真之說，誣蔑爲誹謗顯宗淨土觀想法門，是故密宗上師所

言，皆非如實語也。

如是等語，正顯密宗諸法王上師喇嘛，悉於顯宗佛法不得正解，亦復不能自知密宗法門之外道本質，穿鑿附會於顯宗行門，自稱爲佛教中更勝顯教之修行法門，其實根本是外道法，與顯宗真實修行法門完全無關也！以如是誤會之妄想，而誹謗於余：「蕭平實否定密宗觀想法門，即是否定顯教淨土宗之觀想念佛法門。」密宗上師等人，將顯教之觀想念佛法門，與密宗之觀想妄法等視同觀，其誤會不可謂小也。西藏密宗上師，自己正是邪魔外道，常常以這種邪魔外道之知見，修行種種得自邪魔外道之法，卻來誣蔑平實是邪魔外道，真是顛倒是非、指鹿爲馬者。

復有密宗上師某乙，因於不能知解拙著諸書所說深妙之法，出於誤會余法之法義，而誹謗云：「你們蕭老師總是說密宗所悟的離念靈知心不是真正的如來藏，一再的說離念靈知心是意識心，一再強調如來藏離見聞覺知，說你們所悟的心是離見聞覺知的如來藏。但是你們這樣的說法，難免強詞奪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如果你們所說的道理正確的話，那我請問：石頭也是離

見聞覺知的，餐盤也離見聞覺知，那石頭與餐盤也應該是如來藏了，那就應該無情就是如來藏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應該吃飯了，飯也是離見聞覺知的，那它們也是如來藏；那我們吃飯吃菜時，應該就是吃如來藏了，那我們的如來藏就應該是可以增加了。所以你們的說法大有問題，所以蕭平實的說法根本就不對。如來藏既然是心，怎麼可能離見聞覺知？印順法師也說阿賴耶識有覺知，你們蕭老師卻說如來藏是阿賴耶識，是從無始劫以來就離見聞覺知，顯然說錯了，顯然沒有證悟。我們所證的離念靈知心才是真正的如來藏心。」

謹就此似是而非之謬說，回覆如下，學人讀已，即可增益學佛之正確知見：**如來藏離見聞覺知**，並非平實之個人創見，而是三乘諸經悉皆是說。

三乘諸經中，不論佛說或菩薩說，悉皆如是無異，皆言如來藏從本以來離見聞覺知；當來成佛之彌勒菩薩，於其傳授與無著菩薩之《瑜伽師地論》中所說亦復如是，同於世尊所說經無二，皆言如來藏即是凡夫地之第八阿賴耶識，即是無學地之第八異熟識，方便說為第九識；亦言此第八識於成佛時，改名真如，方便說為第十識，同是原來之第八識體，佛地仍是只有八識

和合運作。彌勒菩薩於《瑜伽師地論》中，皆言如來藏即是第八識阿賴耶進修解脫果與佛菩提果，而成爲佛地之第八識眞如；亦皆倡言此第八識自無始劫來本離見聞覺知，與佛說諸經如來藏之離見聞覺知等語，完全相同。

密宗古今諸師，皆不能證得此第八識如來藏，故作前述謬說，藉以混淆視聽，迷惑學人。若密宗古今諸師所說離念靈知心即是如來藏者，則三乘諸經中之佛說，及等覺位之彌勒菩薩所說，便皆成妄；我等佛門學人，究應信受三乘諸經佛語及等覺菩薩所說？抑或應信密宗古今諸多凡夫位之法王、喇嘛、上師所說？此理顯而易見，勿庸多所諍論。

復次，如來藏既然是心，於凡夫位及六地滿心位前（亦有斷爲八地心前，然此斷有誤，六地滿心菩薩亦證滅盡定而成就二乘之俱解脫故），悉名**阿賴耶識**。於等覺位前，悉名異熟識。等覺位前之一切地中，此第八識統名如來藏識；於六地滿心位至等覺位中，此第八識改名第九識**異熟識**，永捨阿賴耶識之名，皆已證得滅盡定故，已離分段生死故。至佛地已，其第八識中一切種子不再變異，永斷變易生死，究竟圓滿，究竟清淨，故改名爲第十識**無垢識**，仍是唯有八識，仍是原本之第八識體。

至佛地已，此第八識真實是如，故又名此第八識爲第十識**真如**，藉以表顯其體性之異於等覺及諸地菩薩第八識性故。八、九、十識，皆同此第八識體，唯改其名，不改其體；所謂八、九、十識，同皆唯有第八識，並未增減一識，故於佛地仍是八個識，非有十個識也。既此第八識於一切地中，皆名爲識，當知必有祂所獨有而迥異餘識之了別性，識者即是了別故。

然此第八識之識別性、了別性，非是三界中六塵萬法中之了別、識別；此識性、了別性者，唯是對於眾生七識心之心行能作了別，及依自身所有之大種性自性、不可知執受……等體性，能作種種七識心所不能作之了別，非凡夫及二乘聖人之七識心所能知之，唯有證悟之菩薩方知。

第八識如來藏於識別眾生七識心之心行上，及於此等種種了別性上，極爲伶俐，非眾生七識心所能了知；唯有證悟此心之初悟菩薩，能極少分了知其識別性；證悟此心之久學菩薩，能多分了知其識別性；諸佛能究竟了知此心之識別性及餘種種功能差別而無遺餘，並具足了知七識心之一切識別性，故名一切種智。由如來藏具備此了別性，故維摩詰菩薩於《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中，宣說此心體性：「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此**知**乃謂

了知眾生七轉識心行之知，非是對於六塵萬法之了知也，六塵萬法之了知乃是三界中之心行故，是離念靈知之心所法。

此識之識別性，所了別之對象，既非識別三界中之六塵萬法，則異密宗所「悟」離念靈知心了別三界中六塵萬法之知也，不應等視同觀。所以者何？月稱、蓮花生、元音老人、徐恒志……等密宗古今諸師所「悟」之離念靈知心，從來不能了別眾生七識心之心行故，至今仍不能如是了別眾生心行故。然吾等所證之第八識如來藏，已經正覺同修會中諸多證悟者之共同證實：確能了知眾生七識心之心行。其已悟後隨余進修種智多年者，更能了知此第八識之其餘識別性——迥異六塵諸法中之了別性，由此證實經中佛語菩薩語之真實不虛。

然諸佛菩薩，為防眾生猶如西藏密宗古今法王、喇嘛、上師一般，錯會此第八識心——將離念靈知之第六識覺知性誤認為第八識如來藏，故將此第八識心與第六識覺知心之差異，加以說明，以免誤會，故說第八識如來藏從無始以來皆離見聞覺知。離見聞覺知者，謂不於三界中之六塵起見聞覺知，不於三界中之六塵起識別性，不於三界中之六塵起貪著及厭捨之心；如是說第

八識心離六塵中之見聞覺知，是故維摩詰菩薩說：「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是故《大集經》中佛說：「一切諸法無覺無觀，無覺觀者是名心性。」如是經中佛語及菩薩語，於餘經中亦復處處可檢；古來禪宗真悟之師，在與弟子言談之時亦皆如是開示，與平實所說一無差別，非是平實一人之言也。彼元音老人、徐恒志、聖嚴、惟覺、星雲……等人不解楞嚴密旨，故墮離念靈知心中，是故聖嚴法師二十年來一再教人修學離念、無念法，其餘諸人亦復如是，皆是錯解佛法之人也。

是故余於諸書中，一再說明：「第八識心本有，非因修學離念法而從意識心轉變成第八識如來藏。」於諸書中一再說明：「意識心縱使能永遠離於妄想雜念者，仍舊是意識心，永遠不會轉變為如來藏也。如來藏永遠是第八識如來藏，意識心則永遠是意識心，意識心永遠不會因為有念而隨之轉變為意識，亦永遠不會因為無念而轉變為如來藏也。一切示現於人間之佛菩薩與一切人，皆永遠有八識心王並行運作故；一切人亦皆如是，唯除殘障者。」如是之言，具載於余諸著作中，從來未曾改易此說，完全符合三乘諸經佛說；自是密宗諸多法王喇嘛與諸上師，由未真悟故，雖勤讀拙著，而仍舊讀

之不解，自生錯會；由錯會故，便作如上誣蔑余法之言。

復次，第八識心雖離三界中六塵之見聞覺知，然卻有其極爲重要之作用，如是極爲重要之作用，廣有多種，隨於人間證悟菩薩所證一切種智之多寡，而多分少分證知；如是性用，一切人不能無日無之，不能欠缺一法，否則即成死人或植物人、殘障者；若缺此識之功能，亦復不能記憶一切此世及往世所曾經歷之境界；乃至近如昨日所曾經歷之境，亦復不能憶之。凡此種種，皆是第八識之神用。

大乘佛經所說主旨即是此第八識之體性，而鄙俗凡夫不能了知，便如印順法師之誣蔑大乘佛經非是佛說，言大乘般若經所說爲玄學，爲性空唯名之戲論法。一神教則將第八識之部分神用，推之爲上帝之奇蹟。由是緣故禪宗眞悟諸師，每常訶責凡夫爲日用而不知者。二乘聖人，不論是有學位之三果以下聖人，或是無學位之三明六通大阿羅漢，若未迴入大乘而證如來藏者，都不能知此；唯有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之菩薩方能證知，唯佛具足了知。

是故第八識雖離見聞覺知，然卻迥異無情之無見聞覺知，絕對異於無情之無「心之作用」。然此第八識心之作用，迥異前七識心之作用，爲令眾生

易於瞭解此第八識心之體性，故於初轉法輪後之般若系諸經中，世尊特別名之爲「非心心、不念心、無住心、無心相心」，以示其迥異前七識心之體性。然而佛雖宣說般若系諸經，明示此第八識心之體性，眾生仍是懵懂無知，不能知悉，難以親證，是故後來又宣說第三法輪唯識系諸經，明說此第八識心離六塵之見聞覺知。

眾生難以了知此心之行相，難以了知此心之體性，爲防眾生猶如密宗古今法王上師之錯將離念靈知心之意識誤認爲如來藏，故於第三法輪諸唯識經中，皆說此心離見聞覺知，以免眾生錯會而誤認離念靈知之意識心，墮於未悟謂悟、未證言證之大妄語罪中。

如是，如來藏體性之迥異離念靈知心意識者，佛與諸菩薩於諸經中一再說明，余亦於拙著諸書中一再說明，非未曾說明；不意今時之密宗諸師，及大陸台灣各大道場之顯密法師居士，仍然誤會佛說真旨，仍然誤會余諸書中所說真旨，仍然墮於離念靈知之意識心上，依舊認爲「意識覺知心離念時即轉變成第八識如來藏」，堅持己見，更不肯信受余說如來藏從無始來本已離念，更不肯信受余引諸經所說佛語：如來藏從本以來即離六塵之見聞覺知。

譬如無智之人作如是言：「西瓜性甜，香瓜亦是性甜，故西瓜即是香瓜。」然彼二物之甜性雖同，二物之性則有別別差異，不可混爲一譚。密宗諸師則同如是無智之人，便以歪理用來責余：「汝言如來藏離見聞覺知；然無情亦無見聞覺知，故無情諸物即是如來藏，故汝所言錯誤。」密宗諸師誤解余書中所言意旨，作如是錯會及誣責，如是錯解余意，錯解諸佛菩薩真旨，至此嚴重之地步。凡我佛教學人，萬勿如彼密宗上師、法王、喇嘛之錯會余意，萬勿如彼密宗上師、法王、喇嘛之錯會佛菩薩於諸經中所說真意。

是故如來藏從本以來即離見聞覺知，離見聞覺知者謂離六塵之見聞覺知，而於六塵以外之大種性自性……等，有其極爲重要之了別性，亦對三界有情蘊處界與六塵萬法，具有能生能滅之性用，非如無情之無如來藏之種種重要性用也；**如來藏是心故**，無情無**如來藏心故**。如來藏藉諸因緣，則能生七識心與吾人之色身及六塵萬法，無情則無此重要功用，故無情雖亦無見聞覺知，終不能稱之爲如來藏也，終不能如第八識之成爲萬法之主體、之根源。

若如此一密宗上師所說：「如來藏離見聞覺知，故餐盤、石頭、米飯亦

是如來藏。」若此邏輯可以成立，則死人亦得名之爲人，死人亦離見聞覺知故。是故不同之邏輯不可適用於相同之事相上，不應作此責難也。

當知人之所以爲人，乃因人是有情故；有情之所以爲有情，乃是因有情時常顯示其七識心之心行故，由七識心故有種種喜怒哀樂之現行，具足有情之法相。然究其實，若無如來藏之駐身，若無如來藏之種種功能差別運作不斷，則此七識心隨之即斷，尙不能偶一現行，何況能有喜怒哀樂等心行？然而此理甚深，尙非未迴心大乘之定性聲聞阿羅漢所知，何況密宗諸師皆在凡夫位者焉能知之？必須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並現前體驗納受其體性者，方能少分之，悟後進修方能多分之也。

有情之七識心現行運作時，如來藏亦同時運作不斷，其運作之心行，一部分爲配合七識心而運作，大部分則是自行運作，不受七識心之影響。是故，如來藏雖離見聞覺知，非同無情之無見聞覺知，不可將二者等視同觀也；否則，佛爲慈悲眾生而方便宣說之大小品般若經中「非心心、無心心……」諸語，便成不如實語也；是故，如果有人將佛說如來藏離見聞覺知之語，等同無情之無見聞覺知，起而反對「如來藏離見聞覺知」之說者，即

是謗佛，等同否定如來藏故。謗佛者不善，死後必墮地獄。

《楞伽經》中佛說：「謗無第八識者即是謗菩薩藏者，謗菩薩藏之語一經出口爲人所聞已，即成一闡提人，即成就地獄種性」，善根永斷，來世即出生於地獄中，受苦無量，多劫始能脫離此苦，而後展轉受生於餓鬼道、畜生道多劫，然後方能再生人中；初生人中，五根不具，盲聾瘖啞，生在邊地，不聞佛法，歷五百世；後生有佛法處，然因往世之謗正法習氣與業力故，甫聞正法時，又不能自己地加以誹謗，捨壽再墮地獄，如是輪轉，受苦無量。如是果報，經中具載，佛口親說，非余所捏造者也。佛爲慈愍眾生免墮地獄受無量苦，故作是說，非是誑語威嚇也！

如是如來藏之正理，余諸書中已多有舉述。一切學人於親證如來藏後，便能現前體驗及領受之；然唯有智慧深利之人方能說之，智若未足，初悟之時輒不能爲人說之，然能自受用之。此人亦能於後時，因於長時體驗及思惟進修，終能自己漸漸生起如是智慧，雖於初悟時不能具足了知及答覆他人之質問。

是故，如來藏之離見聞覺知，非如無情之無見聞覺知；無情無有如來藏

心故，不具備如來藏心之種種神用故；如來藏雖離六塵之見聞覺知，而有其極爲重要之種種性用、並且恆時現行運作故。譬如全體共業有情之如來藏，藉其不可知執受之體性，配合共業，便生虛空中之三千大千世界，便生世界中之諸天宮殿人間林木果實：等，令有情自於其中受報，復造新業，繼續流轉。由此如來藏所具不可知執受之性用，復能令世界依眾生如來藏中所含藏之業種成熟，而令世界不斷顯現成住壞空等輪轉現象，皆非無情之所具者，無情只是共業有情之如來藏所共同變生者，乃是所生之法，非同如來藏是能生諸法之法，不可說爲即是如來藏也。

如來藏復有種種性用，難於短文中一一宣說；若未證悟者，聞之亦難信解也，不能體驗之故。凡此種種，皆證如來藏之離見聞覺知，迥異無情之無見聞覺知；無情悉無如來藏心，有如來藏心者，必能藉緣而現七識心之心行故；無情亦是全體共業有情之如來藏中共業種子依大種性自性而變生之法，故無情不是如來藏。

若如聖嚴法師、惟覺法師、元音老人、徐恒志：：等顯密古今上師、法王、喇嘛所說：「離念靈知心即是如來藏心」，則我會中已學會無相念佛法

門者，只須倒退一步——將無相念佛之淨念捨棄，即成離念靈知心，則是已證密宗「佛地真如」者。此種境界，一切已會無相念佛法門者，皆能如此輕易而長時安住；離念靈知境界之修證，較於無相念佛境界之修證，更爲容易故；無相念佛境界之修證，難於離念靈知境界數倍故。

然余終不爲諸同修之證得離念靈知境界者印證爲悟，亦不爲諸同修之證得無相念佛境界者印證爲悟，要須修成無相念佛功夫後，轉入看話頭境界一段時間，再事參禪——體究念佛——而親證如來藏，並能現前體驗及領納如來藏之現行運作細相者，方爲其印證爲悟，終不以離念靈知心爲如來藏也，此是意識心故；意識心不論無念有念，永遠皆是意識心故，永遠不能將第六識之意識心變成第八識如來藏故，體性不能互易故；一切證悟之人，函蓋十方世界示現於人間之諸佛菩薩在內，皆是八識心王同時具足故，皆是意識心與第八識並行不悖故。

由是正理之解說，讀者閱已，當思惟之；思惟已，則能清楚了知離念靈知心爲何是意識心？思惟已，皆能現前觀察離念靈知心必定與六塵相應故，必定與六塵相應故，離念靈知心仍有六塵中之見聞覺知故。既有六塵中之見

聞覺知，則必定對六塵起貪愛厭憎之心。有此順違之情，必生取捨之心：取清淨境界，捨污垢境界……等。如是必墮取捨二邊，故非本來已在中道實相境界之第八識如來藏心也。

如來藏則是從本已來即是離六塵之見聞覺知境界，故不於六塵起順心違心之境界受，故不須於六塵萬法而作取捨，故離取捨、淨垢、斷常、來去、生滅、增減、善惡……等二邊諸相，如是本離取捨者方是真正之中道實相心。若能親證如來藏，而作如是現前觀察，轉依如是中道實相境界者，方名真正之中觀也。

墮於離念靈知心之意識境界者，永遠不能捨離取捨、淨垢、斷常……等二邊諸相；覺知心中雖作種種離二邊之想，其實皆非真正之中道觀也，皆是自以為已證中道觀，而其實不離取捨、淨垢、斷常……等二邊諸相故。離念靈知心證知自己虛妄，證知別有第八識心本來存在，現觀此第八識如來藏從來已離二邊，從來不墮二邊，故離念靈知心意識即轉依如來藏之中道體性而住，如是之離念靈知心，方是已經入住中道實相境界者；具有如是現前觀察之智慧，方得名為親證般若慧之菩薩。

凡我佛門學人，於此辨正文義細讀之後，當請佛說諸經比對之，印證余說之是否真實？如是比對思惟，然後方知如來藏體性與密宗錯悟諸師所說離念靈知心之差別，則於參禪或體究念佛法門上，必能建立正確知見，此世欲悟般若不難。若得證悟，可得上品上生而生極樂。若仍如密宗諸師之囫圇吞棗者，欲與真正之般若智慧相應，則如緣木求魚，終難可得，有智之人思之！

復有密宗上師某丙，對大眾開示云：「蕭平實說密宗觀想天身，觀想成佛的法門錯誤，但是顯教大部分的寺院都有蒙山施食的規矩，卻又都是要觀想食物無量；假藉少量食物而觀想變化成極多，施與鬼道極多的眾生。如果依照他的說法，那蒙山施食就變成沒有意義了。所以他否定密宗觀想天身、觀想成佛的說法，是錯誤的。」

平實答曰：我所說的密宗觀想錯誤，乃是說：天身與佛身，都是可愛異熟果；異熟果不可經由觀想而成就。如果異熟果可以藉由觀想而成就，那麼一切造作重大惡行的眾生，都可以每日造惡，而在每夜觀想自身變成天身、

佛身，來世便可以不受惡業之果報。如果真的是這樣：觀想的修行方法，可以成就今世或來世的天身與佛身的話，那麼密宗的本質其實就是無因無果的外道見者。註：（佛身非是異熟果，已無異熟性故。但須經由菩薩地之可愛異熟果而進修，最後遠離異熟性，而成就佛地之常住不變解脫色之法性佛身）。

來世的欲界廣大天身，要由持五戒不犯及修十善業道，方可在來世受生於欲界天時，獲得欲界天的廣大天身；未捨此世受報之身時，不可能發起欲界天的可愛天身。若未證得三果以上的解脫果，如果想要獲得色界天的更高廣天身，就必須修證初禪至四禪的功夫，來世才可以獲得色界天的更高廣天身；此世所發起之色界天身，也只是和合在此世之肉身中，仍不是在未捨壽之前便可以在身外示現廣大天身，要須捨棄人間肉身之後，生到色界天時，方才出現色界天之廣大天身。即使證得第三果的二乘聖人，也須捨壽往生五不還天之後，才能獲得色界天的高廣天身。

這都是由於十善業道而成就的欲界天異熟果報，都是由於禪定證量而成就的色界天異熟果報；異熟果報乃是正報，不可能假藉觀想而成就的，必須與獲得如是正報之修行方法與業行相同，方能獲得如是天身之正報。

如果可以藉由觀想而成就欲界天與色界天的異熟果報，那麼世尊所說：「修十善業道可生欲界六天，獲得遠高於人身之欲界天身；修證禪定境界可生色界諸天，獲得遠高於欲界天人之色界天身」等說法，便成爲無意義之語。既然只要修簡單的觀想法門就可以成功了，何必依照世尊所說的方法，辛苦的修證十善業道和禪定？

所以，來世的廣大天身，或者未來佛地的莊嚴圓滿報身，都是正報，不是依報；這些可愛異熟果的獲得，既然是正報，就必須依照獲得如是正報的修行法門的修證，而在來世獲得，不是藉著密宗的觀想法門就可以獲得的，也不是在此世可以出現在頭上，不是在此世就可以獲得的，須在捨報而往生至正報所在之處，才能獲得的。

復次，蒙山施食的觀想，與密宗所說觀想天身而成就天身，觀想佛身而成就佛身的法道，完全相異。這是說：蒙山施食之法，經由持誦佛菩薩所說咒語，以及佛弟子自身之修持功德，而感應佛菩薩之加持，而變生無量之鬼道食物，乃是由佛或八地以上菩薩三昧力所變生之食物，非是觀想之自身便可真實成就者，與密宗之唯憑觀想便得成就之說法迥異，不可相提並論。

余書中評論密宗觀想之法有誤者，乃是言其欲藉觀想之法而成就異熟果，欲藉觀想之法而成就來世之正報身，欲藉觀想之法而令來世之正報身同時出現在此世，而與此世之正報同時存在，故說其觀想之法錯誤，並未因爲評論密宗之觀想法，便全盤否定所有觀想之法門；二者觀想之法門與標的，彼此有異故，不可相提並論。

由是緣故，證明密宗觀想廣大天身，觀想圓滿莊嚴的廣大佛身的理論，以及修行方法，都是邪謬之妄想，都與佛所開示的正修行法門違背，都不能真的成就來世的廣大天身，都不可能成就來世的莊嚴圓滿報身。不但不能成就，而且必將產生反效果：欲求上昇，反致墮落。爲什麼這樣說呢？因爲凡夫想要來世上生欲界天，應當減少男女欲，才能上生到欲界六天之頂；應當除掉對於男女欲的細滑觸的貪求，並加以禪定的修證，才能生升到色界天，才能在來世獲得欲界天或色界天的廣大天身。

如今密宗上師根本錯會了大乘佛菩提的見道，也不會證得解脫果的初果功德，根本就是凡夫外道，卻教人貪著男女欲的細滑觸，並且教人貪著最大的男女欲細滑觸，乃至異性之畜牲，也可以用來修證雙身法的第四喜樂觸；

依照他們的教導而修行的話，必定產生下墮三途的反效果。然後密宗又教人：以妄想的觀想天身法門，想要成就色界天的廣大天身；結果只是徒勞的妄想罷了，結果只是下墮三途罷了。所以密宗的觀想法門極為虛妄，又與顯教的蒙山施食的體性完全不同，怎可相提並論？怎可拿蒙山施食的法，來認同密宗的虛妄觀想法？

有顯教大法師對徒眾開示說：「蕭平實是個破壞佛教的人，他專門批評佛教的法，對外道反而不批評。你們看他所作的這種行爲，就知道他是破壞佛教的人，所以你們不要讀他的書，以免中毒！」

如是說法與事實相反，乃是故意混淆是非之說。外道既然自己承認他們是外教，自己說他們不是佛教，則佛弟子們就不致於誤會他們也是佛教，就不會跟著外教走入外道法中；既知他們是外教，不會誤入外教而以爲是佛教，那就不會違背佛弟子們學佛的初衷，不會誤導佛弟子，那我們何必去批評他們呢？

再說，現今之世，講求民主自由，講求宗教信仰自由，已經是多元化的

社會。既然各人都有選擇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外教又沒有故意大張旗鼓否定佛教，未曾大力批判我們佛教，我們佛教徒爲何要主動去招惹外教？使他們反感？使社會對佛教徒反感？

我們佛教徒既然口口聲聲講慈悲，就應該有較大的包容心，尊重外教弘傳與生存的權利。所以，除了在講經說法解說法義時，偶而說到外教法義之錯誤，只是用來和佛法作比較而已，絕不主動批評外教，也絕不在書上公開批評外教。除非他們自稱是佛教，卻用外道法來解釋佛法，冒充佛教，誤導佛弟子；或者他們對佛教的深妙法義故意曲解，或故意誹謗。

外教既已表明不是佛教，就不會將佛教正法的法義混淆，也不會造成從佛教內部破壞佛法之事，我們又何必大張旗鼓去否定他們呢？畢竟他們在世間法的教善上面，也有對社會有利的一面，我們也應該給與尊重才是！否則那些大法師們，每年與外教舉辦宗教交流的種種會議與活動，努力與外教領袖及信徒交流，又有什麼意義呢？

此外，若說外教的法義不正確，應該加以大力批判，這卻正是那些大法師們的責任！他們不是常常標榜「出家法師才是佛教之真正代表者」嗎？他

們不是常常標榜「居士只是法師之外護，弘法是法師的職權」嗎？自稱是佛教之真正代表者，是弘傳正法的代表者，則他們主張的應該破斥外教法義之錯誤，正是他們大法師自己的責任；可是他們自己推辭不作，卻將這個大法師本分應為之事放下不作，反來責備平實之不作此事，寧有是理？

他們一方面放棄自己應盡之批判外教的責任，反而責備平實不批判外教；另一方面卻又自己去跟外教混在一起，每年與外教合辦宗教交流的種種活動，與外教拉攏感情。這些大法師們所要求於我者，與他們自己所作之事，互相違背，豈非顛倒？真是嚴以責人，寬以待己啊！

我們不評論其餘的法師與居士所說之法義，除非那些法師與居士誹謗正法，破壞佛教正法的弘傳。我們所作**法義辨正**的對象，都是佛教內的大法師、大居士所弘傳的法義，以及依附佛教而誤導眾生的外道——西藏密宗的印順法師、大法王、大喇嘛、大仁波切。

為何要對這些大師所說的**法義**提出評論呢？因為他們將佛教的真正法義說錯了，變成誤導眾生走向外教法了，所以我們要加以評論——提出事實加以辨正。但是原則上只辨正法義之正邪所在，不評論他們的身口意行，也不評

論他們的私德。

如果不從法義上加以辨正，大家都會以為西藏密宗所說的法真是佛教本有的法義；時日漸久，佛教的法義就會像現在被印順、聖嚴、惟覺、星雲、證嚴等人所誤導一樣，漸漸與外道的常見斷見法合流了。因為西藏密宗長期以來的說法錯誤，以及廣泛的引進印度教中性力派的雙身修法，並且藉著許多著作廣泛流通，以及新聞媒體的大作報導、廣泛宣傳，滲入傳統佛教之內，漸漸地同化傳統佛教，而使得現在佛教的法義，漸漸地變成和外教的常見、斷見法一樣了，也使得佛教外道化了。

所以爲了維護佛教內部法義的純正，必須對附佛法外道的西藏密宗邪法，加以舉證、加以辨正，使佛教徒都能瞭解什麼才是真正的佛法！使流傳中的佛法，能夠回歸到真正的佛法本意。

外教既然不說他們是佛教，不與佛教混淆，也不會將佛教內弘傳的法義加以曲解，也不會故意誤導佛弟子的學佛方向，我們何必放著更重要的健全內部法義的根本大事不作，而花費精神去作評破外教的不急之事呢？

此外，外教既不以佛教之名來號召信眾，不會使人誤以為他們也是佛

教，那我們又何必浪費精神去加以批判？至於一些小規模的附佛法外道，大眾多能知曉他們根本是外道，也沒有必要由平實來加以評論。而且他們大多是在世間法上轉來轉去，很少說到佛法，所以在法義辨正上，也沒有什麼值得辨正的地方，所以我們很少評論他們。

這就像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一樣，她和外教的教人行善大略相同，很少談到佛法，大部分是在世間法上教善；雖然她偶而也講大乘經典，但都是依文解義，根本不談三乘菩提真修實證的行門，所以根本沒有實修實證的法義錯誤可以舉證她，所以我們未來也將會很少評論到她。

我們對她的評論，只有兩點：就是將佛教世俗化，以及不懂佛法三乘菩提，除此以外，沒有什麼可再評論她的了！同理，有些附佛法外道，他們既然和證嚴法師一樣，連基本的佛法修行理論都不懂，很少談到、或者幾乎不曾談到三乘菩提的修證行門，也就沒有什麼法義上的資料可以評論的了，只能說一句「他根本就是外道，只能在世間有為法上用心」而已。此外，大家只要稍微熏習幾年佛法基本知見，就可以了知他們根本就是外道，何須平實以不充裕的時間來作此不急之務呢？所以平實對他們的態度是：那些小外

道，根本不值得平實來親自加以辨正。

如果不在佛教內部而作法義的辨正與評論，如果不能將內部法義回歸佛所傳的三乘菩提本懷，那麼佛教徒將會隨著當代悟錯了的大法師、大居士，而走入外教的常見法、斷見法中，也會跟著西藏密宗而走入印度教性力派邪淫的男女雙身修法中，而仍然不知道自己所學所修的法是外教的法——將外道的法認作真正的佛法。

所以必須從佛教自宗的法義上加以辨正，舉示其正邪之所在，普令佛門學人都能了知：「如何才是真正的佛教法義，如何才是真正的三乘菩提。」這樣，佛門外道所說**似是而非**的法，與佛教的**真正法義**，種種不同之處，我們佛教的四眾弟子才能**真正的瞭解**。

真正瞭解了以後，就不會被佛門外道所誤導而落入外道法中！如此一來，佛教內部法義健全了，就不怕西藏密宗等附佛法外道、或其他的附佛法外道，以**似是而非**的法來取代**真正的佛法**了！更不怕外教以膚淺迷信的教義來吸引佛子進入外教！

以外道常見斷見法而解說佛法、弘傳佛法的人，非常之多。譬如印順法

師、昭慧法師、淨耀法師……，他們以西藏密宗黃教應成派中觀的斷滅論、無因論的邪見，作為他們弘傳佛法的主要思想；他們繼承印順法師的思想，以印順所傳外道**無因論**的密宗應成派中觀的邪見，來解釋一切的佛法，結果是將佛教的法義，從根本上轉變成**無因論**的斷見本質的外道法，使佛所傳下來原本是實相法的般若中觀，變成西藏密宗的外道**無因論**虛相法，變成否定涅槃實際的一切法空的虛相法了；結果是將佛教的主要內涵、將佛教的最勝妙法破壞了，使佛教轉變成和斷見外道一樣的本質，這就是印順所有著作的思想本質。

這才是破壞佛教最嚴重的事實，而且是在佛教四眾弟子**不知不覺之間，有計劃地、一步一步公然完成的**；如果沒有人將他所說**似是而非的無因論**本質，加以舉證出來而作徹底辨正的話，大多數的人都無法瞭解他破壞正法的本質，將來佛教的勝妙法義就會循著他的邪思前進，將來就會跟外道的神學哲學漸漸相同，最後將與外教的神學哲學合流，佛教的根本妙法，就會被印順法師等大法師們從內部、從根本上轉變而破壞掉了。

目前台灣與大陸的大乘佛教各佛學院，幾乎已經被印順……等法師們全

面的帶到外道斷見本質的邪法上去了；這件事是目前佛教內部**最大的危機**，也是**最緊急的危機**，若不趕快辨正處理，再過十年二十年後，恐怕四眾弟子都會因爲先入爲主、而且長期熏習的觀念，而無法改變這些從印順法師等人學來的錯誤知見；到那時，整體佛教已經**全盤密教化**——般若中觀成爲密宗應成派中觀的邪見，開悟之法也同於密宗自續派中觀所說佛地真如之離念靈知心——各方面都**全盤密教化**了。到那時，再想要將四眾弟子的邪見修正回來，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必須儘速而全面的從內部法義上加以舉例辨正，使之健全起來；也使佛門四眾學人都能了知他們的嚴重破法本質，才不會跟著他們繼續破壞佛教，卻又自以爲是在護持佛教。

又譬如法鼓山聖嚴法師，以常見外道法所說的常住不壞的無念覺知心，當作禪宗的正法來教授大家修禪，這其實是生滅的、易起易斷的意識心，不是禪宗所悟的常住的第八識真心。中台山的惟覺法師也是一樣，將常見外道法所說的常住不壞的意識心，當作禪宗的正法來教授大家修行，又用這個意識心加上遍計所執的處處作主的心，作爲常住真心，作爲佛性；以這種外道法作爲禪宗證悟明心的心，這樣爲人印證開悟，不但自己墮在常見外道見

中，也害徒眾同樣墮入常見外道見中；自己成就大妄語業，也害徒眾同樣成就大妄語業。這不但不是佛教的正法，也不是在利益眾生，根本就是在陷害眾生來世墮入地獄受苦。

又譬如佛光山的星雲法師等人，他們的書籍及電視節目中所說的禪法修行，所說的迷悟之間，說法談禪說迷說悟，根本言不及義——所說都不能談及般若第一義諦的如來藏法，都是在意識心的境界上轉來轉去；根本不說般若正法的如來藏，根本不能教人親證如來藏而發起般若智慧。

星雲法師和佛光山的法師們，有時對眾生解說緣起性空的法，卻又不是遵照佛的本意——不是從如來藏而說十八界……等一切法緣起性空，而是以印順「法師」的密宗應成派中觀邪見，認作正法：外於如來藏而說一切法緣起性空，外於如來藏而說一切法都無自性。

這樣說法，和印順、昭慧、傳道、淨耀……等人一樣墮於斷見外道的本質中，都成爲無因論者——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法皆可唯憑父母及四大元素爲緣而生起，不須如來藏及其所含無明法種與業種爲因，所以墮入無因論中。

佛光山星雲法師與其座下眾多法師，跟著印順……等人，外於如來藏而

說一切法緣起性空：不需如來藏及其所含之業種與無明法種，便能依緣生起一切法，說為依緣而生故其性空；他們有些法師甚至公開說：「其實開悟並不難，只要瞭解緣起性空的道理，就是禪宗的開悟。」這樣的說法，與般若《心經》及般若諸經所說的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不增不減……等理完全違背，使得佛法變成和斷見外道所說的一樣，成為有生有滅、有增有減，最後歸於斷滅空的緣起性空法。

般若諸經既以如來藏的不生不滅而說蘊處界：一切法緣起性空，他們怎可用印順否定如來藏的緣生緣滅無因論來說般若的開悟境界呢？顯然與般若諸經所說的不生不滅互相違背。星雲法師建設的佛光山，又常常在世間法上舉辦種種活動，專在教相上用心，所談的佛法，又同於印順的斷見本質的無因論外道見，怎可說是正統的佛法？

又如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都只是在世間法上用心，從來不說二乘菩提解脫道的修證行門，從來不說大乘法的佛菩提道修證行門，他們認為在世間法上利益眾生，譬如推行環境保護、建醫院治療眾生身體的病痛、安慰眾生在世間法上所遭受的打擊痛苦……，教她的信徒們在世間法上救護眾生、

安慰眾生，卻不教導她的信徒們修學三乘菩提——不在三乘菩提上教導四眾弟子修證的行門。

證嚴法師她們認為：這樣努力的修行世間善，就是修學佛法了、就是行菩薩道了。所以她將環境保護工作命名為環保菩提，將聽聞佛法教人行善的表相命名為清涼菩提，將建醫院、看護眾生病苦等事行命為醫療菩提，將救濟貧苦眾生等事行命名為慈悲菩提，……以種種世間善行而冠以菩提之名，具體的落實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邪思，具體的將佛法世俗化。其實這些行善，都與修學佛法無關，也都與真正的菩薩道無關，因為都跟通教菩薩所修的二乘菩提解脫道無關，都跟別教菩薩所修的佛菩提道無關，這是將佛教世俗化了，脫離佛教原有的本質了，成為單純的行世間善，已經和道教、一神教的教人行善無異，只是佛教的教主和佛教的教相有異而已！

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將佛教世俗化；她所說的那些清涼菩提……等菩提法，尚且不能稱為世俗菩提，只能稱為世俗化的佛教，何況能稱為三乘菩提的佛法行門？因為世俗菩提就是二乘菩提，稱為世俗諦。世俗諦能令人出離三界分段生死苦，是世間道理極成，所以稱為世俗法之真諦，名為世俗

諦。然而證嚴所說的種種菩提，既與世俗諦的二乘菩提完全無關，又與大乘的佛菩提無關，所以只能稱爲世俗化的表相佛教，連世俗諦的世俗菩提都稱不上，更別說是大乘佛教的佛菩提了。由這個道理，而說證嚴是將佛教世俗化的人，是依照印順之思想，而將佛教人間化的實行者，是幫助印順去執行破壞佛教正法工作的人，是破壞佛教弘傳正法的幫兇；因爲慈濟是佛教資源的最大吸金機，是將佛教世俗化的最大佛教團體。她這樣作了以後，使得真正在弘傳佛教正法的許許多多的小法師們，都遭到資金排擠效應的損害，而使得他們弘揚佛正法的心志不能實現，三乘菩提的法義便不能廣爲弘傳，所以她是破壞佛教的幫兇。除非她趕快離開這種作爲，遠離印順的人間佛教邪思，改爲宣揚真正的三乘菩提之義理，不再認同印順的理論，不再像以前一樣專在世間法上用心，能教導她的徒眾也在真正的三乘菩提上用心，能教導她的徒眾開始探討三乘菩提之真意。

佛教的本質，乃是因爲有三乘菩提的修證行門，這才成爲佛教；如果佛教所說的菩提道，與外道的行善之法一樣，或者是與法鼓山、中台山一樣，落在外道的意識覺知心境界上，專在意識的一念不生上用心，那就不成其爲

佛教了，因為佛教的三乘菩提，完全不同於他們所說的外道菩提。如果現在全球佛教界都不修、不傳三乘菩提的修證，只修世間善法，那佛教的本質就消失了，就和外教的教人行善合流了，那就可以和外教作種種的宗教交流了。所以，慈濟的證嚴法師將佛教世俗化——也就是說：只教弟子們行善利益眾生，而不教導弟子們三乘菩提修證的行門，那也是在破壞佛教，那是將佛教世俗化，那是使佛教喪失佛教本質的破壞佛教的事業。

慈濟功德會如果想要離開這種將佛教世俗化的破壞佛教的惡業，就必須研求三乘菩提，就必須教導信眾：「行善之餘也應修學三乘菩提親證之道，應每日將行善的功德迴向親證三乘菩提。」不應再認同印順的人間佛教的世俗化邪見，應該教導信眾趕快遠離印順的人間佛教的邪思。

但是慈濟功德會的這種將佛教世俗化的事實，如果無人提示出來，大家可能都不會注意到，可能都不知道它的嚴重性。一部分有名師崇拜情結的人，因為是初學佛法而沒有智慧的緣故，更會因為平實誠實說出這個道理，而心中出生怨氣，怪罪出面說實話的平實。這樣就變成意氣用事，而不是真正在學佛的人了。

學佛的目的是要修證般若智慧，是要實證三乘菩提；佛教徒行善的目的，乃是在修集今世或未來世親證三乘菩提的福德資糧；將來親證三乘菩提以後，也是以教導眾生親證三乘菩提爲主要目的。假使倒因爲果，專在世間善法上用心，而不是將世間善法的修行作爲親證三乘菩提的資糧，那就與佛法背道而馳了。

所以慈濟功德會的會員們，應當了知這個道理，努力的修行世間善法，努力的修集福德資糧，但是應將所修世間善法的福德資糧，全部迴向今世後世可以親證三乘菩提。如果不相信平實這一番懇切而正確的說明，落在名師崇拜的情結中，一味的迷信崇拜名師的名聲，而不肯探究事實的真相，不肯起心探究三乘菩提的真義，那就不是學智慧，不是真正在學佛的人，而成爲迷信名師、隨眾攀緣的俗人了。

像這樣子，台灣的四大法師們，或者用常見外道法來說佛法，或者用斷見外道的無因論邪法來說佛法，或者像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只在世間行善的人天善法上用心，自己不肯在三乘菩提的修證上來用心——自己不肯努力設法親證三乘菩提乃至其一——也不肯勉勵廣大信眾在三乘菩提正法的行門上

同時來用功，而將三乘菩提的修證捨棄，這樣的慈濟心行，怎可說是真正的佛法呢？真正的佛法，應該是具足行善和修學三乘菩提的，是修學三乘菩提與行善兼顧，是行善與三乘菩提齊頭並進而修證的；絕不可像印順法師、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弘誓學院……將佛法中的三乘菩提**扭曲而說**；也絕不可像慈濟的證嚴法師，將佛法中的三乘菩提的修證**棄置**，單說世間善法，否則便不是真正的佛教正法。

如今大家可以檢查證實：台灣四大法師（星雲、聖嚴、惟覺、證嚴）的法，若不是弘傳印順的密宗應成派中觀的斷見外道法，就是弘傳西藏密宗自續派中觀的常見外道法；或者是如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不懂三乘菩提正法——自己與信眾都只修世間善法而不知道如何修證三乘菩提，將佛教世俗化。像他們這樣違背世尊三乘菩提正法修證、而弘傳下來的法，會是佛教真正的正法嗎？將來三乘菩提的真實法義失傳以後，佛教就只剩下世間行善之法，那麼將來佛教的本質，將會只剩下空殼子而沒有實質內涵，將會只剩下佛法的名相、教主與外教不同，其他部分將會與天主教等行善求生天堂的世間宗教一般，佛教的勝妙本質就消失了。

若依現在的情況繼續演變下去而不轉變，將來一定會真的演變成這樣；到那時，佛教就與外教沒什麼差別了，佛教的勝妙特性就隨之消失了；未來學人想求解脫之道、想求證悟般若而進入菩薩位的法門，也就全部消失了。

請大家想想看：台灣四大法師都不傳真正的三乘菩提，所說的法落在斷見法與常見法中，與外道法合流；或如慈濟之只教弟子行世間善而不修證三乘菩提，使佛教世俗化，失去佛教的本質；他們是不是真正在破壞佛教的人呢？請大家冷靜的思考一下：「究竟誰才是真正在破壞佛教的人呢？平實若是真有慈悲心與願心的話，是否應該閉嘴而不舉示他們的落處令大眾週知？是否應該默然而坐視四眾學人永與三乘菩提絕緣呢？是否應該冷漠的坐視當代佛教漸漸地與外道法合流呢？」

又如西藏密宗，根本就是外道邪淫的「修行」法門，卻用許多的佛法名相包裝，用佛教僧寶的形象包裝，使人誤以為他們真的是佛教。這樣以佛教的形象，來吸取佛教資源，這還是小事，更嚴重的是：他們用外道法**全面的**取代真正的佛法，隨從他們學法的佛教徒，都被導向邪淫的外道法中，並且動輒自稱已經成佛、成幾地菩薩，又說他們所證得的佛果與菩薩果，比顯教

的佛果與菩薩果更高、更殊勝；然而加以實際探究的結果，他們其實根本未曾見道，多已成就大妄語的地獄罪，多是成就破壞佛教正法的地獄罪。所以必須加以舉證，並說明其法義錯誤所在，拯救那些被西藏密宗外道所耽誤的廣大學佛人。

台灣的四大法師們，自己的法錯了，不肯承認、不肯修正，也就罷了，爲什麼還要誹謗弘傳佛教正法的平實是破壞佛教的人呢？他們不但自己用外道法來解釋佛法的證境，還常常與西藏密宗那些外道們互相往來，還支持邪魔外道的西藏密宗，支持「破壞佛教最嚴重的西藏密宗」，共同弘揚密宗的應成派及自續派的錯誤中觀見外道法。台灣四大法師們口中所說的邪魔外道平實，卻努力的在破斥邪魔外道的密宗，努力在破斥印順法師的密宗無因論、斷滅法的外道見，努力的將佛的三乘菩提正義、以及真修實證的行門揭示出來，努力的將外道法逐出佛門。

在此籲請佛教界四眾弟子們，**平心靜氣**的思量一下：「到底誰才是真正破壞佛教的人呢？」真正在破壞佛教的人，卻對真正在弘揚佛法、護持佛教正法的人，誹謗爲破壞佛教的人，真是顛倒是非到極點了！

至於那些附佛法外道中，名氣大的，影響力大的，我們就立即加以評論，讓大眾知道他們是附佛法外道。譬如前幾年（公元1999—2000年），附密宗外道的雲慈正覺會義雲高、喜饒根登、釋性圓、釋性海……等人，自稱是正統的佛教，自稱是傳統佛教的正宗代表者；他們藉著不斷舉辦大型的甘露法會，並花費鉅資、在圓山大飯店舉辦大型的國際性活動，配合月刊、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的大幅報導，誇大宣傳，將聲勢弄得很大，令社會及佛教界側目。他們當時真是如日中天，聲勢正強；而且他們行事蠻橫，佛教界沒有一位大法師敢出面招惹他們。星雲、聖嚴、惟覺、證嚴等四大法師也都一起當濫好人，眼見佛教被這種附密宗外道搞成那樣的烏煙瘴氣，他們卻都袖手旁觀，根本不管佛教的未來與佛弟子們的死活——根本不想挽救那些被他們引入外道法的許多佛弟子們，根本不管佛教界被他們搞成那樣的烏煙瘴氣。

平實眼見許多佛弟子被喜饒根登、義雲高等外道所矇騙，誤以為他們是真正的佛教而進入他們的外道法中；又沒有一位大法師肯出面糾正，便自告奮勇寫了一篇文章加以評論，附在結緣書中對外流通。又在會中演講（詳見《邪見與佛法、甘露法雨》書中所說），指斥他們法義的邪謬，計劃整理成文字後

出版流通，藉以破邪顯正、護持佛教。

但也因此招惹他們花費六百餘萬台幣的廣告費，前後二次在台灣各大報紙，刊登巨幅的廣告，**全面而嚴厲的攻擊平實**。所以我們正覺同修會爲了回應他們的不實攻擊，就在六個月後出版了一本《菩薩正道》的書，辨正了他們的不實攻擊與法義的嚴重錯誤，使更多的佛弟子知道法義的正邪所在；這樣，不但利益了眾多佛子，也讓那個外道團體在台灣地區漸漸地消聲匿跡，不再大肆張狂，不敢再自稱是佛教的正統代表者，不敢再混淆是非的說他們是佛教真正的正統。這種見義勇爲、救護佛子、破斥外道、護持佛教的事，是台灣佛教界這三年來盡人皆知的事實，那位大法師自己尚且沒有這種勇氣，沒有悲心與願心，來作這件批判外道的事，卻反而誣賴平實都不批判外道，這種說法是不是**故意顛倒是非**呢？

如果是名氣不大，勢力不大的附佛法外道，對佛教的弘傳與發展，目前沒有重大影響——不會直接從根本上破壞佛法義，也不像是喜饒根登、義雲高、釋性圓、釋性海……那些外道一樣自稱是佛教正統、想要取代佛教正統的話，我們因爲還有更重要、更緊急的事要做，就不急於評論他們。

此外，從佛教內部來健全法義的事，還有很多事要做，平實這一生不能做完，都還不知道；那些小規模的附佛法外道，自有一些見義勇爲的佛教法師與居士們加以辨正，也就夠了，用不著平實來作。而且佛教徒只要多聽經聞法，努力修學表相佛法幾年之後，也大多能知道他們是附佛法外道，所以這些小規模的附佛法外道爲患較小，就交給見義勇爲的法師與居士們處理，而將平實寶貴的時間與精神放在更急迫、更重要的事上——從佛教內部來健全法義。未來若有時間，而現實上也確實需要平實出力參與的話，那時自然會參與，但目前並無需要平實參與之處，留給見義勇爲的法師與居士們來做就可以了。

目前**最急迫、最嚴重**的事，就是有人穿著僧衣，以僧寶的尊貴身分，從佛教內部來破壞佛教；也就是以佛教寺院或佛教團體的名義，而用外道法來解釋佛法，從佛教內部將佛教的真正法義轉變爲外道法，使得佛教的本質，在大眾不知不覺之間自然轉變成外道法；或是像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將佛教世俗化，根本不教化四眾弟子修學三乘菩提、親證三乘菩提的行門，卻又私底下誹謗弘傳佛陀正法的平實是邪魔外道。

做這種事情的人，以出家相或在家相來做的人都有，但是以出家的大法師的身分來做，最容易成功，而且佛教徒大多不會懷疑；所以印順法師以西藏密宗黃教所傳的應成派中觀邪見，廣造諸書、大量印行著作而加以流通，在這幾十年間，很容易的讓大家信受了——讓大家在不知不覺間信受了他所傳的密宗應成派中觀的**無因論**邪見。使得佛所說可以親證的真正的中觀，成爲印順所說的意識想像思惟境界的八不中道——本質卻是斷滅見的密宗應成派中觀的**無因論**邪見。

印順所說的八不中道，其實並非真正的中觀見，只是意識思惟想像的中道，與佛法實證上的中觀完全不同，本質是斷滅見的**無因論**法，墮於斷見與常見兩邊，而自以爲已知、已解、已證中觀，自以爲已知、已解、已證般若，自以爲是不墮兩邊的中道觀。而且，佛法中所說的中道，並非只有八不，而是親證中道以後，現觀一切法皆是中道，乃是無有「量」之中道、無有「數」之中道，不可量化、不可數化故。然而印順並不能了知此意，不如實了知中道之真實義，將般若中道界定在八不之內，大失佛法的真實意旨。

佛光山的佛學院與昭慧法師的弘誓學院，以及現在大陸與台灣的多數佛

學院，也都採用印順法師承襲自西藏密宗的無因論邪見的著作，在誤導佛學院的學僧與學生們。

這些從佛教內部破壞佛教根本大法的事，就是以印順及星雲法師、昭慧法師爲首的一批大法師們所作的事，他們以密宗的應成派中觀**無因論**邪見，**取代真正的般若中觀意旨**，使得佛所傳下來的不斷不常的般若正義，轉變成斷滅見本質的無因論外道法。

辨正他們的這種邪見，須要平實親自來作，並且敦促正覺同修會中的在家與出家的親教師，以及有能力的法師與同修們來參與。這種事，必須真正的開悟了以後，再進修種智，才能作得來；其他的會外人士不容易作得來，也沒有勇氣來作，所以平實個人覺得：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從佛教內部將**法義全面健全**起來，使佛教內部的法義，回歸到佛陀的**三乘菩提真義**。這樣如實的去完成這件工作以後，印順法師等一干穿著如來衣的佛門外道，就沒有辦法再從佛教內部來破壞佛教了。從此以後，常見與斷見的外道法，也就沒有辦法再藉著教內法師的錯誤認知而混入佛教中了，未來佛教的法義就可以保持純正，就可以長久的鞏固下來；則今世與未來世精進修行的佛弟子

們，欲證三乘菩提也就容易多了，這才是目前最緊急、最重要的事。

此外，將佛陀在諸經所說種種法的真正意旨，加以正確的註解，以免佛的密意被曲解而變成似是而非的情形，這件事極為重要。在註解經文真意時，將印順法師以密宗應成派中觀為中心思想，爲了附和他的應成派中觀見，而對佛經的真正意旨故意扭曲的地方，我們在註解佛經的同時，就可以一一加以舉例比對而辨正之；有了舉例比對的辨正，就能使佛弟子們很容易的藉此舉例辨正，而了知各部經典中佛的真正意旨，佛教才不會被印順法師與星雲法師、昭慧法師外道化、世俗化、人間化，人間的真正佛教，就可以漸漸的被復興起來了。

這件事也是目前最迫切、最緊急的事，必須平實趕快來做，不能再遲延了。而且做這件事，非常繁雜，非常費時間，也必須長期去作，所以目前很難有時間去注意那些小規模的附佛法外道。

至於法鼓山、中台山，則以常見外道法爲主——以常見外道的法灌輸給四眾弟子。他們的落處，和西藏密宗的自續派中觀的邪見相同，都是以離念靈知心作爲常住不壞心，都落在意識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第七識意根何在，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身中的意根如何運作，何況能知能證第八識真如？所以他們與密宗的自續派中觀見同樣，都是常見外道的知見。所以，目前台灣四大法師及印順法師所傳的法，若不是落在西藏密宗的應成派中觀邪見，就是落在西藏密宗的自續派中觀的邪見中。到目前爲止，台灣的印順與昭慧……等法師，以及四大佛教道場之星雲法師：等人，沒有一人能自外於西藏密宗的**外道中觀見**。

他們都是以出家相來做這些事，所以大家心裡想：「他們都是佛教的僧寶，所說的法一定不會錯才是！」所以大家都不肯檢討他們所說的法究竟對不對？現在星雲法師公開支持昭慧法師，共同弘傳印順的密宗中觀邪見，公開支持印順的**人間佛教**邪思，並與慈濟的證嚴法師聯合起來，在私下異口同聲的誹謗我們的正法，說我們的法是外道法，說我們的法有毒，說我們是破壞佛教的人。可是正覺同修會的法究竟錯在哪裡？他們研究了十年，卻又無法指正出來，因爲求證三乘佛經的結果是：正覺同修會的法與佛所說的法完全一樣。

印順、昭慧及四大法師們，既然以佛教正統自居，既然以佛教正法的真

正弘傳者、領導者自居，到目前爲止，他們仍舊認爲他們的法正確，所以私下對四眾弟子說平實的法是邪法。然而破斥邪說以顯正法，藉此維護佛教內部法義的純正，不正是印順、昭慧及四大法師的責任嗎？可是他們卻都不肯負起責任，不肯出面破斥義雲高、喜饒根登、釋性圓、釋性海……等冒充佛教的外道；只是口說一句遁詞：「不值得去評論他們。」便算是對信徒有交待了，根本不管那些被外道引入邪法的眾多佛弟子們的死活。

但是，那些外道們公開的、大張旗鼓的爭佛教的正統，在電視上及月刊上、報紙上大篇幅的公開說他們才是真正的佛教正統，說他們才有佛法的證量，言外之意是：台灣所有佛教道場及所有一切法師居士們都不是真正的佛教。這樣公開的、大舉的混淆是非，把台灣佛教界搞得烏煙瘴氣，可是印順、昭慧及星雲……等四大法師們，卻都個個裝聾作啞、默不吭聲，藉詞不值得辨正，大家一起作濫好人，不肯負起破邪顯正、救護佛子、維護佛教的責任。卻由他們所斥責的「邪魔外道平實居士」出面來破斥義雲高、喜饒根登、釋性海、釋性圓……等外道，來護持佛教的正法。

現在他們卻私底下不斷的共同散布謠言，說正覺同修會所傳的法是邪

說，是外道法，說平實是邪魔外道；可是他們這樣說了以後，應當以他們大法師的大名聲與崇高的地位，以他們的「正法」，出面破斥平實的法義錯在何處，讓佛教界都知道，以免有人被「誤導」。可是，他們仍然**又輕易的**放棄了他們應盡的**護教責任**，他們仍然**又輕易的**放棄了他們應盡的破斥邪說、救護佛子的責任，不肯出面破斥平實的「邪說」，卻都用私下造謠誹謗平實的方式，共同抵制平實的正法，誣蔑平實的正法，沒有一人肯正式出面破斥平實的法錯誤所在，以救平實「錯誤弘法」的來世因果，真是無慈無悲啊！

像台灣的四大法師……等人，既不肯出面破斥附佛法外道的「邪說」，也不肯破斥平實的「邪說」，又都不肯將佛教三乘菩提的正確法義向大家弘傳，反而狡辯他們所傳密宗的應成派、自續派中觀的邪見行門是正法，將這種邪知、邪見、邪法、邪修的密宗應成派中觀的斷滅見，以及密宗自續派中觀的常見見，將這些讓人永遠不能證得三乘菩提的外道法，認作是真正的佛法，傳給無辜的四大道場的廣大佛弟子們；卻將平實的真正能證三乘菩提的正法，加以否定，誣蔑為邪魔外道法，讓廣大的佛弟子們遠離佛教的正法，遠離了親證真正三乘菩提的機會，這樣豈不是辜負了佛恩？豈不是辜負了在

家二眾盡心盡力的信施？

骨子裡，顯然是因爲明知自己的法錯了，別人的法正確，所以根本不能公開出面破斥別人的正法，所以不敢公開正式出面破斥正覺同修會的「有毒邪說」。又因爲面子和利養攸關，所以不肯承認、不肯改過，只好聯合起來，用私下共同造謠誹謗的方式，來誣蔑平實的正法是外道法，用這樣的方法來保住面子、名聲、眷屬、徒眾的供養，以及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像這樣：身穿僧衣、住如來家、食如來飯、受佛弟子們恭敬奉侍，和奉獻大量錢財，蔚成一股龐大的社會勢力，用以自高；卻口說外道化的佛法，誤導四眾弟子走入密宗的應成派中觀的外道法中，或誤導四眾弟子走入常見外道法中，或像慈濟的證嚴法師將佛教世俗化，而不傳三乘菩提的修證行門，只是說一些表面的佛法名相、禪的名相，用世俗知見來說佛法、禪法。像他們這樣身穿僧服，卻落在世俗法上的「僧寶」，對佛教、對佛弟子們，有什麼意義呢？

佛教內的四眾弟子們！我們大家應該冷靜地想一想：究竟是世俗的面子重要呢？還是佛法的裡子重要呢？

是與法義錯誤的大法師維持感情重要

呢？還是佛教的未來重要呢？是應該維護弘傳外道法的大法師呢？還是應該護持弘傳佛正法的出家與在家菩薩呢？我們學佛的人，是應該護持弘傳正法的佛教呢？或是應該護持四大法師所弘傳的**外道法本質的表相佛教**呢？

我們所崇拜的台灣四大法師，他對我們有大恩德，這是因為他把佛法的正理傳授給我們，所以我們對他感恩戴德，盡心盡力的供養，五體投地的感恩。但是，如果像法鼓山、中台山把密宗外道的自續派中觀的常見法，或像佛光山及弘誓學院，把印順……等人承襲自密宗黃教的外道斷見的無因論邪法，當作佛法而傳給我們，誤導我們走向外道法中，越修就離佛教的正法越遠；或者像慈濟的證嚴法師，教導我們支持印順的密宗應成派中觀邪見，共同成就破壞佛教正法的大惡業，那他們四大法師這樣的惡行，對我們究竟有什麼**恩德**可說呢？

不但沒有恩德，反而是陷害我們走入外道法、陷害我們去作破壞正法的惡人了。對於誤導我們走入外道法、教我們支持外道法的大法師們，是不是還應該承認他是您的「恩」師呢？他是真的對您有「恩」呢？還是誤導您走入外道法的邪見者呢？您如果繼續護持他們，他們就會將您所護持的力量，

用來繼續抵制真正的三乘菩提正法的弘傳，使真正的三乘菩提正法不能弘傳，使他們原來的外道邪見繼續弘傳，繼續誤導佛教的四眾弟子，那您這樣作，就是與他們共同破壞正法，是成就破法的共業。請問：您是不是還應該死心塌地的、不分是非的幫助他們，讓他們有更大的力量來繼續抵制真正的正法呢？

如果說，因為他們四大法師對您很好，所以您就應該繼續護持他們；那麼請問：一貫道的點傳師們、一神教的神父與牧師們，您如果去信他們所傳的法，也用護持四大法師的財力與忠心去護持他們，那他們一定會對您更好，一定比大法師對您更好，請問：是不是因為他們對您更好，所以就是對您有恩呢？

同理，四大法師對您很好，是因為您鼎力護持他，所以對您很好。然而四大法師傳給您的法，如果是常見或斷見外道法，不是真正的佛法，是誤導您走入外道法中；那麼，是不是因為他對您很好，就是對您有「恩」呢？是不是因此就應該繼續護持他們破壞正法的事與業呢？當他們所作的事確實是在破壞佛教的了義而且究竟的正法時，而您這樣作，是不是已經和他共同造

作了**破法的共業**呢？請您務必冷靜理智地深思！在評論他人所說的法時，特別是聞所未聞、而完全符合三乘諸經的勝妙法義時，務必審慎的加以實地瞭解，再比對三乘諸經以後，才可以評論，千萬不要跟著那些悟錯了的大法師們，人云亦云！以免被誤導而造作了破壞佛教正法的共業。

這個道理雖然很淺顯，可是大家往往沒有去思惟過，今天藉著答覆他人質疑的機會，順便向大家提醒，請您千萬千萬記得：有空的時候，詳細地、冷靜地思惟一下吧！

所以，由此事實，就可以知道：「破壞佛教的人，不是正覺同修會的平實居士，不是正覺同修會出家與在家的親教師們，而是弘傳常見與斷見的印順、昭慧與四大法師；破壞佛教的人是那些用常見外道法，用斷見外道法，用世俗法來解說佛法的四大法師們，而不是努力使佛教法義回歸佛陀正法的平實居士，與會中的出家、在家的親教師們。破壞佛教的人，不是破斥密宗外道法的平實居士，而是那些支持密宗外道法的印順、昭慧與星雲、聖嚴；等大法師。破壞佛教的人，不是弘傳佛陀正法的平實居士，而是將平實居士所傳真正佛陀正法，在私下誣蔑成外道法的四大法師們；因為他們這樣

不實誹謗的行爲，本質正是誹謗佛教三乘菩提的正法，正是誹謗弘傳正法的正覺同修會中的一切出家、在家的大乘勝義菩薩僧。」

正覺同修會的所有出家與在家的親教師們所弘傳的法，真正是佛陀所傳下來的正法，完全符合三乘諸經；不但平實自己可以用三乘諸經印證，一切被平實印證爲悟的人，也都可以用三乘諸經的一切佛語和菩薩語來印證。所以至今十年來，平實指名道姓或不指名道姓的評論了那麼多的大法師、大居士的**法義錯誤**以後，那些極爲強勢，作風一向極爲慍悍的印順、昭慧、淨耀……等大法師們，至今都不敢出書具文、以本名反駁平實所說的法有何錯誤。都只是和四大法師們私下造謠否定，私下聯合抵制平實，私下聯合抵制正覺同修會諸多出家在家等親教師所傳的正法。

他們十年來將平實的書，取來對照三乘經典，很努力的想找出錯誤之處；可是私下努力的尋經覓論，比對之後，發覺平實所說的法與佛說完全一樣，沒有錯誤。再去找別的大法師討論一番，結果也是一樣：和佛在三乘經典裡面所說的完全一樣，根本無法反駁。

他們原來以爲自己的法正確，以爲平實錯了；後來讀了平實的書，想要

找出平實的法義錯誤所在，結果是：對照三乘經典以後，發覺原來是自己以前誤解佛所說的法義。所以十年來，被平實所評論的那些大法師、大法王、大喇嘛、大仁波切們，個個都噤若寒蟬，不敢公開出書或寫文章破斥平實，多只是教座下的一些在家弟子們，用化名在網站上無根誹謗平實，作種種人身攻擊的言論；或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歪理，作一些無意義的狡辯。

或者只是像喜饒根登、義雲高、釋性圓、釋性海……那一類完全不懂佛法的外道，猶如初生之犢不畏虎一般，敢用大量金錢，刊登第一版的半版的彩色廣告來誣蔑、來公開否定平實。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只有認同與讚歎平實所說的法，絕不會否定或造謠誹謗；稍有一些佛法知見的人，絕不敢輕易的用本名寫文章或出書否定平實的法；稍有一些佛法知見的人，大多以請益的心態而求見，絕不敢輕易的來與平實辨正法義。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由於小兒無知，不知虎威，才敢去捋老虎的虎鬚；所以，只有完全不懂佛法的人，才会有匹夫之勇，敢來邀見平實辨正法義。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心中都知道平實的法正確無誤，都知道：正覺同修會諸多在家與出家的人，親教師們所弘傳的法，完全符合三乘經典佛說。所以那些大法師們，只好用

私下否定、私下造謠誹謗的方式，來抵制平實與正覺同修會，來否定平實所弘傳的真正世尊正法；都不敢以本名而公開具文的否定平實的正法，以免被平實引用在書中而破斥其邪謬之所在，益發曝露其無知，更增自己之羞辱。

身為佛子，應有正確的知見與態度：如果有人所說的佛法錯了，違背佛的真意，我們就應該指出錯誤之處，以免學佛人跟著他走偏了，這也是救了那位說錯法的大法師或居士。如果有人弘傳的佛法正確——完全符合佛說，大眾不但不應該批判和抵制，而且還要加以支持，千萬不要大家一起來和稀泥、來作人情；這樣才是**佛教四眾弟子的本分**，才是**真正在護持佛的正法**。在尚未弄清楚誰的法才是真正的佛教正法以前，請您千萬不要跟著四大法師共同抵制平實的正法，以免以為是在護持佛教正法，結果卻是與四大法師共同成就破壞正法的**共業**。

多年以來，四大法師們不但不支持我們的正法，而且坐視那些附佛法外道破壞佛教的行爲，還與西藏密宗等邪淫的邪魔外道往來，承認他們、支持他們；而且反過來，對弘揚佛陀正法的平實，私下加以造謠誹謗，將護持正法、弘揚正法的人，誣蔑成破壞佛教的人，這豈不是顛倒是非的人？四大法

師們這樣作，才是真正在破壞佛教的人！

既然台灣的四大法師們認為自己的法沒錯，而說平實的法錯了，說平實是邪魔外道，那他們就應該寫書破斥平實，或者召開法義辨正大會，當著平實的面前，說明平實的法義錯謬之處、說明如何才是正確的佛法，救救那些被平實「誤導」入「邪法」的正覺同修會學人，救救平實免入地獄，也救救會中的出家與在家的親教師們；這是台灣的四大法師們所應該作的事，也是他們所**不能推辭的責任**，除非他們沒有悲心、沒有願力、不懂佛法。

現在四大法師們說平實的法錯了、有毒，卻又不肯出面破斥平實所說的法錯在何處、毒在哪裡；究竟是他們不懂佛法呢？還是他們沒有弘傳正法的願力呢？或是他們欠缺悲心、不肯救眾生、不肯救平實呢？他們自己中了西藏密宗外道邪見的毒，反而說平實的法有毒；可是平實所弘有毒的法卻和上乘諸經中佛的開示完全一樣、沒有絲毫差別，那麼台灣四大法師們的意思是說：「佛所傳的法也有毒」？

誹謗正法就是誹謗佛教法寶，誹謗親證三乘菩提的出家在家居士，就是誹謗大乘勝義僧。平實所傳的法，既然與佛說三乘諸經完全相符，就是佛的

正法；四大法師們明知這是事實，卻故意誹謗、故意抵制，只因爲平實說出正法以後，他們的法義錯誤之處便全部顯露出來了，名聞、利養與信徒就跟著漸漸流失了，心中害怕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小，所以他們心中因瞋而生恨、生怨、生惱，所以私下聯合起來全面抵制平實的正法，這就是他們在私下共同抵制平實、共同誣蔑平實的真正原因。

學人們若不知道他們抵制平實的真正原因，只看到表相籠統的說法，不知道四大法師們，與西藏密宗諸師背後的私心與目的，跟著他們盲目的誹謗正法及誹謗弘傳正法的人，就會犯下誹謗法寶、誹謗大乘勝義僧的極重罪，捨壽後的果報，難可思量啊！因爲有許多人瞭解這件事的嚴重性，盲目的跟著四大法師誹謗正法、誹謗弘傳正法的出家在家菩薩，所以在這裡特地提出來說明，以免以後有人再犯這個重罪。

不知道這個事實的人，相信台灣的四大法師，相信西藏密宗的上師喇嘛們，跟著四大法師與密宗的喇嘛上師們，誹謗弘傳佛陀正法的平實，誹謗本會中的出家在家諸親教師，抵制正覺同修會所傳佛的正法，以爲是在作善業，卻成就了世間最大的惡業，豈不是惡魔波旬所最歡喜的事呢？這真是親

痛而仇快的事業啊！所以在此特地提出說明，希望大家都理智的加以探討，瞭解事實的真相，才不會被台灣的四大法師們，和藏密的喇嘛上師們誤導，而走了許多冤枉路，乃至修善卻成就大惡業。

星雲……等四大法師們說平實的法有毒，卻又說不出毒在哪裡？只是一味的說平實的法有毒，一味的私下抵制。顯然他們根本不懂佛法，不能破斥平實的法「錯」在何處。像這樣不懂佛法的人，怎可隨便說人家的法錯了
呢？這都是因為他們執著僧衣身分，太看重面子、名聲與眷屬，心中有慢心，所以他們就像《維摩詰經》中的那些聲聞阿羅漢一樣，不肯承認自己對般若正理的無知、也不肯捨棄自己原來對大乘般若的錯誤見解，看維摩詰菩薩是個在家居士，便自矜於僧寶的身分，不肯低心親近維摩詰居士，不肯修學大乘了義的正法。

反過來說：平實能知四大法師的法錯在何處，也能加以舉證出來，並且能說明他們的法義錯誤的理由是什麼？又能說明如何才是正確的道理。並且將他們所誤會了的二乘緣起性空正理詳細解說，完全符合阿含諸經佛所說的二乘菩提涅槃，使四大法師及印順、昭慧法師都不能反駁。又將他們所完全

誤會了的大乘般若正理，演述與佛子聽聞、修習及親證，完全符合第二轉法輪的般若諸經，完全符合第三轉法輪的唯識諸經佛說，而印順、昭慧與四大法師們，多年來都不能具名、具文公開反駁，由此可知：中了外道毒的人不是平實，而是台灣的四大法師與印順法師等人。

讀平實的書根本不會下地獄，反而可以讓人親證三乘菩提——證得解脫果與佛菩提果；並且在親證以後，**可以用三乘法的一切經典來印證**。但是，讀四大法師著作的學人，反而會中了外道常見毒，會中了印順及星雲：等人所傳密宗應成派中觀的**無因論邪見的毒**——那是以斷見為本質的毒。四大法師們說出來的法，根本就是常見外道與斷見外道的法；他們這樣弘法，不但不弘揚佛法，反而是在破壞佛教的正法——以外道法來取代真正的佛法，所以：誰才是破壞佛教的人？事實已經很清楚了！

有智慧的人，**都不會意氣用事，不會感情用事**，一定會**實事求是**的去將雙方的書都詳細閱讀，並且互相加以清楚的比對，然後再作判斷，就不會耽誤自己的道業，也不會盲目的跟著印順、昭慧與四大法師，去作了護教的行爲、結果卻成爲破壞佛教的行爲。這樣才是真正在探求實相智慧的人！

復有某法師質疑云：「你批評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認為會淺化佛教；但太虛大師也主張人生佛教，同於印順導師所說。此外，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佛光山的星雲大師，也都認同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你為什麼卻不認同？」

平實答云：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有著完全不同的差異性。太虛大師所說的人生佛教，所主張的「人成即佛成」，雖然有其缺點，然而大體上仍延續佛陀所傳之法義正道而進修。太虛大師個人是否有般若的證悟，暫且不論；然其人生佛教思想，大體而言，符合佛說：由人身之無量世修行，親證解脫果與般若慧，並進求唯識一切種智增上慧學，修集無量福德，最後終得成就究竟佛果。如是次第，大略符合佛說。

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並不否定佛在《阿含經》中所說之十方世界諸佛淨土，並不否定阿含諸經中佛所說之種種地獄，並不否定阿含諸經中佛所說之如來藏、涅槃本際，並不否定阿含諸經中佛所說之十八界法，並不否定阿含諸經中佛所說之十方世界諸佛菩薩，並不否定阿含諸經中佛所說之菩薩

道，並不否定阿含諸經中佛所略說之摩訶衍（大乘）法義；承認第二轉法輪及第三轉法輪諸經是佛口親說，承認第三轉法輪諸經所說法是成佛所必須修證之一切種智；唯是主張生生世世以人身而在人間修行，乃至成佛，是故太虛大師所主張之人生佛教，大體上符合佛說意旨。

然而印順法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則是從根本上否定佛在阿含諸經中所說之正確解脫道，令四阿含諸經所說之解脫道成爲空想，令四阿含諸經所說之無餘涅槃成爲斷滅空，令四阿含諸經所說之三乘法皆成斷滅法，令般若諸經所說第一義諦之般若慧，成爲性空唯名之戲論。

印順所說之人間佛教，是以承襲自邪淫的西藏密宗黃教的應成派中觀邪見，作爲「唯一正確」之知見，所以否定四阿含諸經中佛所說之第八識如來藏，否定四阿含諸經所說十八界法中之第七識意根，使得佛說之十八界法只剩十七界法。

印順否定四阿含諸經所說之第八識如來藏以後，知道自己已墮於斷滅見中，知道如此否定之結果，必定使得佛所說之無餘涅槃成爲斷滅法，恐人以此責之，所以又建立佛所不承認的「常住而不可知不可證之意識細心」，取

代佛所說無餘涅槃之本際，取代佛所說聯繫三世因果之主體——識——第八識如來藏。

印順否定第八識如來藏，墮於《楞伽經》所說之誹謗見中，成爲一闡提人，斷一切善根，成就地獄種性，佛於《楞伽經》中已曾明確開示。他否定第八識如來藏以後，明知必定會墮於斷滅見中，只好又建立子虛烏有之「常住而不可知不可證之意識細心」，則又墮於建立見中，名爲誹謗正法、破壞正法者。如是誹謗見與建立見，皆是破壞佛教正法之重罪，佛於《楞伽經》中皆有明確之闡示（詳見拙著《楞伽經詳解》第三輯舉證與註解）。

他又將佛所說之十八界法，減掉一界，不承認其中的第七識意根是心，不承認有第七識意根，將佛所說的十八界法變成十七界法；又另外建立「常住不壞而不可知、不可證的意識細心」，作爲否定第七、八識以後，不會墮於斷滅見的補充說法，藉以取代佛說的第七八識。

然而佛在四阿含諸經中，早已宣示：「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法為緣生。」換句話說：不論意識細至何種程度，皆是依意根及法塵為緣，方能出生。如果細意識可以是聯繫三世生死因果之常住法，則細意識之俱有依——意根與法

塵——亦應是常住之法，並且是更究竟之常住法，是細意識之根源故，則應法塵與意根才是三世因果之主體，輪不到意識細心來作爲三世因果之主體識，所以印順建立意識細心作爲聯繫三世因果之主體識，根本就是虛妄想，根本就是顛倒想，這樣的人間佛教，與佛說完全相悖。

復次，細意識現行運作時，必定同時有一細意識之俱有依——意根——同時現行運作，細意識既是意識，則必須依意根方能現行運作故。既如是，則應以意根爲三世因果之主體識，也更爲合理；然而印順卻不如是建立，反而將意根排除在外，反而將細意識所依之意根否定，反而將那生滅無常、依附意根才能現起運作之細意識，建立爲常住不壞之因果主體識，真是顛倒妄想之最具體實例也！這樣的「人間佛教」有何可貴之處？如何教人認同之？

復次，印順不承認四阿含諸經中所說的第七八識心，在他的《妙雲集》、《如來藏之研究》、……等著作中，都主張第七識意根是因部派佛教的弘傳與發展，而從第六意識演變細分而出，又主張第八識是從後來始有之第七識演變細分而出。然而佛在原始佛教的四阿含中處處皆說：「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法為緣生。」既然意識之一切粗心或細心，都是從意根與法塵爲緣而出生

者，怎可能是「意根心從意識細分而出」者？原始佛教的四阿含經典中已經說有七八識，而且明說「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法為緣生」，印順怎可顛倒是非、不顧事實？而誣說七八識是因為部派佛教的發展而後來細分演變而生的？印順之說與原始佛教的四阿含諸經佛所開示正理顛倒，也違背現實中之臨床醫學研究等事實驗證。

佛在《阿含經》中又說：「是名色因、名色習、名色本者，謂此識也。」此語中已顯示有第八識，並且已分明顯示：「第八識是名色出生之因由、是名色之根本」，名色已具含五蘊等十八界法故，名色之名，已具足十八界法中之意根與意識故。所以第七識及第八識，顯然都不是像印順所說的因為後來的部派佛教發展而從第六意識細分而出者，反而是意識出生的根本，是第六意識的源頭。所以印順故意違背原始佛教四阿含經典佛說，另行建立「常住而不可知、不可證之細意識」作為三世因果之主體，根本違佛所說，而且違背正理，乃是顛倒想。他的入間佛教思想既然如此偏邪，完全違背原始佛教的阿含諸經佛說正理，如何教人認同呢？

另外，佛在四阿含諸經中，處處宣說：最細之意識無過於非想非非想定

中之意識，無過於非想非非想天之細意識。過此則是出世間之聖人境界，成爲滅盡定，或入無餘涅槃，或如凡夫所證之無想定中意識覺知心斷滅不現。

佛有時說：最細意識是非想非非想定中之意識，過此則無意識。是故所有一切境界中之意識，皆是可知、可證者，皆有法門可以修行而親證之；而意識若在，必定墮於六塵萬法中，不能離開六塵或定境之法塵而獨自存在；所有的粗細意識心一向如是，絕無例外，並無印順所發明之「常住而不可知、不可證之細意識」。所以印順法師自行發明施設之「常住而不可知、不可證之細意識」，乃是虛妄顛倒之想，依於自意施設而說者，違背原始佛教四阿含經典中之佛說，墮於建立見中，違教悖理！

而且現代醫學實驗上也已證明：意識心不論粗細，都必須依未壞的五勝義根（頭腦）爲緣，方能現起；若他所說細意識可以建立爲生命的主體識，則與現代醫學之實驗相違，乃是虛妄說。若細意識可以是生命輪迴的主體識，則五勝義根（頭腦）更應該是主體識，輪不到細意識來作生命輪迴的主體識，則應頭腦可以去投胎而往生至後世。但是粗細意識所依的意根與五勝義根（頭腦），都尚且不是生命的主體識，他所說的細意識怎可能成爲生命的主體識？

而他的所有書中竟都**堅決主張**細意識才是生命的主體識，不肯承認佛所說的「第八識是主體識」的開示，並且否定佛所說的實有可證的第八識如來藏，將如來藏**誣蔑**為同於外道的神我、梵我思想。他的人間佛教思想充滿了此種無數邪見，與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正見相違，並非相同，所以我們不能認同他。

復次，佛所說常住不壞之第八識如來藏、無餘涅槃本際之如來藏，是確實可以親證之法，一切有情皆本自有之，非唯平實一人今能親證之，隨學諸人亦能親證之，絕非印順所說唯名無體之名相而已；今者印順法師以不能證得故，捨此可證可知之如來藏而不求證，外於佛所說法而另行發明、另行建立子虛烏有之「不可知、不可證而常住之細意識」，豈非顛倒之想？於佛法修證上有何實義可言？這樣的人間佛教邪思，有什麼可以認同之處？

印順又將佛所說涅槃本際之如來藏否定，使三乘佛法之法界實相，全部轉變成爲戲論，全部成爲無實體法之斷滅法、虛相法。印順又否定原始佛教四阿含諸經所說之十方世界種種佛淨土，不承認有西方極樂世界，不承認有東方琉璃光如來的不動世界。又否定原始佛教四阿含諸經所說之佛地解脫

色，不承認佛在人間之色身滅度後尚有莊嚴圓滿報身之解脫色常住世間永不壞滅，以利眾生，違背原始佛法的《阿含經》中佛說，本質正是破壞原始佛教者，有何資格代表原始佛法？有何資格弘傳原始佛法？這樣的人間佛教思想，是破壞佛教正法的邪思，有什麼值得讓人認同之處？

印順不承認第二、第三轉法輪諸經是佛口親說，又將承襲自西藏密宗之應成派中觀邪見，加以自己想像之說，用來解釋一切三乘經典，將三乘經典所說完整而一貫之法義，以密宗應成派中觀之邪見而加以胡亂註解，使得原本完整而有次第的三乘法義，弄得支離破碎，完全離開佛的真實義，令學人讀其著作之後，不知所云；或者墮入密宗應成派中觀的無因論中，成爲斷滅見本質的中觀邪見。這樣的人間佛教思想，有什麼值得讓人認同之處？

復次，佛在四阿含諸經中，多處宣說色界四禪天上有五不還天，亦說有菩薩在此世界、或他方世界之五不還天中修行，或親近諸佛聞法；太虛大師認同四阿含諸經中如是說法，他主張的人生佛教，從來不曾否定他方世界有諸佛菩薩，從來不曾否定他方世界的天界有諸佛常住宣說一切種智增上慧學，與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所作種種否定原始佛教經典的佛說，完全相異，

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主張。

當年太虛大師不認同印順法師的作法，曾經當面批評他，說印順所寫出來的書，將佛法弄得支離破碎了。對出家法師而言，太虛大師的這種破斥，是很嚴重的指控；可見印順真的走偏了，真的應該修正自己的邪見。然而印順自己不肯承認這個事實，不肯接受太虛大師對他的指正，還為自己辯護，仍舊繼續認同密宗應成派中觀的無因論邪見，並且加以廣泛的弘揚。又繼續努力寫書，以著作加以永續的弘傳，想要永續的誤導眾生認同他的密宗應成派中觀的邪見，所以他自稱「繼承虛大師的思想」，只是飾辭。

他的人間佛教思想，完全悖離原始佛教佛所說的正理，完全否定佛在三乘諸經所說的正法，與太虛大師所說人生佛教的法完全相反，怎可說他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相同呢？根本就是兩回事！

印順否定《阿含經》中佛所說的佛地常住不滅的解脫色，又否定諸佛在人間滅度後轉入天界的色究竟天宮，常住而宣說種智妙法；他不承認有圓滿報身佛常住天界弘法，則令佛教侷限於人間，令佛教淺化，不如一神教外道之有上帝常住於欲界天之天堂。他又否定西方極樂世界，說是太陽神崇拜之

轉化；又否定東方琉璃世界，說是日月崇拜之轉化；言外之意，則是同於一神教之不肯承認十方虛空有無量世界，則已否定十方世界有諸佛淨土，否定十方世界有圓滿報身佛常住弘法，完全違背原始佛教四阿含經典中的佛說實錄。如此一來，已將原始佛教四阿含經典佛所說的佛教之廣大圓滿境界，加以推翻，將佛教侷限在此娑婆世界之地球一隅，令原本廣大無量無邊之十方世界佛教侷促於地球一隅，亦令三乘經中所說之十方世界諸佛神變境界，變成虛妄不實之說，變相地將十方世界諸佛不可思議境界否定。這樣的人間佛教邪思，有什麼可以讓人認同之處？

印順又否定般若系列諸經中，佛所說之第八識「非心心、無心相心、不念心、無住心」，不承認有此「離見聞覺知之第八識心」；他不承認第八識如來藏，只從蘊處界之虛妄不實，及從蘊處界所生萬法之虛妄不實上著眼，說蘊處界消滅之後，一切法都無，不承認阿羅漢十八界滅後、尚有原始佛教經中佛所說之無餘涅槃之實際，不承認十八界俱滅而入無餘涅槃後，尚有佛說之第八識如來藏離見聞覺知、離思量性而住於絕對寂滅境界，使得四阿含諸經原始佛法所說阿羅漢入無餘涅槃時，成爲斷滅見之虛妄法，如是將二乘

菩提淺化、虛化、玄學化。

印順否定第八識以後，不肯承認般若系列諸經中佛所說之第八識「非心心、無心相心、不念心、無住心」，將般若諸經之法義定位為**性空唯名**：「一切法緣起性空，唯是名相，絕無實體法。」他作這樣的錯誤定位以後，就使得般若實相正法成為虛相法，不再是實相法。

實相法絕對不會是一切法空之斷滅空，佛所說之實相，乃是說一切法皆從第八識「非心心」藉無明……等緣而現起，此等一切法既然皆是第八識藉緣而起，是故蘊處界等一切法皆是緣起性空，乃是依一切法根源之第八識「非心心」真實心體為根本，而說蘊處界及第八識所生之一切法緣起性空，從來不是說如來藏亦空，從來不是說無如來藏，從來不是如印順所說之「如來藏只是名相，是方便說，實無如來藏」。

如今印順將般若系諸經所說蘊處界等一切法空之主體如來藏抽離，將蘊處界等一切法空之根源如來藏抽離，專在蘊處界等有為法之一切法空等表相佛法上作文章，將蘊處界等一切法空之根源完全否定，誤會般若經正義，所以就產生了「將般若定位成**性空唯名**」的大邪見。在《楞伽經》中，佛說這

種人就是墮在「牛有角所以免無角」的戲論中，誤認免無角法是真正的佛法；印順既然外於實相心如來藏而求佛法，就是心外求法的外道。是故讀經時不可如印順之誤會佛語，不可如印順之斷章取義，不可如印順之外於般若經所說「常住不滅之第八識非心心」而說一切法空，否則即同斷見外道之印順法師所說一般無二。

如今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邪思謬想，將般若經法義之根本心、將般若經法義之主體第八識否定，使得般若經成爲一切法空之斷滅見，成爲免無角的戲論，與斷見外道合流，使得佛教之甚深般若成爲性空唯名之虛相法。他將佛教侷限在人間，又這樣將佛教甚深般若之深妙法淺化至同於斷滅見外道，真正是破壞佛教正法者，怎會與太虛大師護持深妙正法之人生佛教一樣呢？

此外，印順又繼承密宗應成派中觀之否定第三轉法輪唯識諸經的邪想，不承認第三轉法輪諸唯識經是佛所說。然而第三轉法輪之唯識系諸經，乃是一切種智，乃是初地菩薩進修至佛地所必修之增上慧學；若菩薩悟後不修第三轉法輪諸經所說之唯識種智者，則永不能成佛。

而此唯識增上慧學，乃是禪宗證悟自心如來藏而發起般若慧以後，始有

能力修學之法，乃是三乘佛法中之最深妙法，怎可說是「非佛所說」？怎可盲目隨從外教佛學研究者假藉考證之名而說爲「佛滅後之歷代弟子長期結集而成者」？難道佛滅後之佛弟子們智慧反而更殊勝於佛？則此諸弟子應皆已成佛道也！爲何此諸弟子們皆不敢自稱爲佛？爲何此諸菩薩皆對佛無比恭敬？

印順將第三轉法輪諸唯識系列經典否定，認爲非是佛說；並於註解第三轉法輪諸經時，將經中明說確實有如來藏之佛語、菩薩語，加以**生硬地扭曲**爲無如來藏，生硬地扭曲爲：「實無如來藏。說如來藏者乃是方便說」。

他又隨順密宗應成派中觀之邪見，而將第三轉法輪經典說爲不了義說，說爲方便說，貶抑第一義諦中最究竟之唯識增上慧學爲不了義法，欲令後人不再修證如來藏法，乃至消失於人間，則是嚴重的將佛法淺化的破法重罪。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中，其餘的破法之說，其數眾多，舉之不盡。佛弟子們若具有法眼，而欲了知者，可以直接從他的將近百本著作中，獲得無量無數的證據。

所以，他所弘傳的**人間佛教**的思想，都是不肯真修實證而導致的邪思，

都是以密宗應成派中觀邪見爲中心，而作學術研究、所產生的邪思，其實是破壞佛教正法最嚴重的行爲，是將佛教淺化及學術化的倡導者，是將佛教淺化及學術化的實行者，是將佛教淺化及學術化的推廣者。

他一生所著作的書籍，所說入間佛教的法，都是在學術化及淺化佛教的法義，使佛教的法義世俗化、哲學化、玄學化、學術化，都是在將佛教侷限於人間，使佛法轉變成人間學術的法，脫離佛法原本出三界法的正義，脫離法界實相般若的正義；使奧妙深廣之佛教，轉變成世俗化、學術化的佛教，使佛法轉變爲非了義法。像他這樣的入間佛教的邪思邪行，教我們如何認同他呢？

如今星雲大師與證嚴法師，完全認同印順的入間佛教思想，完全認同印順將佛教法義學術化與淺化的作法，完全認同印順推翻三乘經典真實義的說法，完全認同印順將佛教侷限在人間的錯誤觀點，並且付諸於實行，共同倡導人間佛教的邪思。這是將奧妙深廣的佛教加以淺化、世俗化、學術化，這是將佛教本有的真實可以解脫生死的二乘菩提摒棄，代之以不能真實得證解脫的虛妄想像的解脫法門；這是將佛教深廣微妙的第一義諦實相法，學術化

而成爲性空唯名的玄學戲論，將實相微妙法門轉變成虛相膚淺之法，引導入學術化與世俗化的方向，引入遠離三乘真實義的方向。

如果繼續這樣演變發展下去，未來佛法將會成爲專供學術研究，而不是可以親證實修的法；將來學佛的四眾弟子們，只好跟著那些外國學府中研究佛教學術的教授俗人修學，或者跟著台灣大陸的佛學院及佛學研究所中、專作學術研究而不是眞參實證的法師與教授，修學表相而偏差的「佛法」了。這就是將佛教妙法勝義加以世俗化、學術化、玄學化，讓佛教的深妙正法消失於人間，這就是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的推廣，所必然會發生的結果（但是中外各學府中，其實亦有另一派主張眞修實證之教授們，是以佛子自許、而努力修證佛法。期望他們能有正面的作爲，扭轉這種偏斜之發展方向）。

星雲大師和證嚴法師對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本質懵然無知，認同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邪思謬想，並且付諸實行，極力推廣。他們卻不曉得：如此作爲，乃是使佛教淺化、世俗化、玄學化的嚴重破法行爲。這種人間佛教的錯誤思想，若不趕快糾正，若不趕快轉變，將來佛教教義的淺化、學術化、世俗化，將會無法避免，未來世的佛弟子們若想再修證眞正的解脫道，

若想再修證真正的佛菩提，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可是這個道理很隱晦，如果沒有貫通三乘佛法的法眼，是無法看得見的；一般的學佛人，根本不能看見印順、昭慧、證嚴、星雲……等人將佛教學術化、淺化、世俗化以後的嚴重後果，所以完全沒有警覺。

現在我們預見這種演變發展的未來結果，不禁憂心忡忡，所以不能認同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愚思，所以將它提出來加以說明，希望所有的佛弟子都能了知這種邪思的嚴重影響，加以修正，佛教才可能有較為樂觀的未來，未來世此地的佛弟子們，才有可能繼續親證真正的解脫果與真正的佛菩提果。

印順法師一生推廣人間佛教的邪思，他所造的書，所說的法，所作的事，都是在淺化佛法，都是淺化佛教，都是在將佛教的廣大深妙正法學術化、研究化、狹窄化。他的所有思想，就是密宗應成派中觀的邪見，完全以密宗應成派中觀的邪見，作為他的思想中心，以應成派中觀的邪見來解釋一切的佛法，扭曲了三乘菩提的一切深妙法，侷限了三乘菩提的廣大深妙，正是最嚴重破壞佛教的人。

星雲法師如今既然已公開認同印順法師，並且公開支持：弘揚印順的人

間佛教的思想。而慈濟的證嚴法師，更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奉行印順法師的偏邪教導，從來不教徒眾們修證三乘菩提的實修法門，只是教徒眾們行世間善、修世間善。她雖然偶而會演說大乘經典，卻都是依文解義，並依印順的偏邪知見而解釋之。

她既不鼓勵她的徒眾們修證四禪八定，又不鼓勵她的徒眾們參禪而證般若智慧，又繼承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不承認有極樂世界——不鼓勵徒眾們往生極樂世界或他佛淨土世界；這些事項合起來，就使得她的徒眾們，永遠不能脫離天魔波旬所掌控的娑婆世界的欲界天和人間的範圍。她又繼承印順「法師」的邪思，否定了如來藏，那就是不承認唯識增上慧學是究竟法，則又否定了彌勒菩薩所弘的唯心識觀，她的徒眾跟著她不信如來藏增上慧學，那就絕無可能獲得彌勒菩薩攝受，也不能往生兜率天的彌勒內院。如此一來，慈濟功德會的會員們，如果信受她的說法，而沒有智慧去自己思惟、沒有智慧去深入瞭解的話，將會永遠輪迴於娑婆世界的欲界之中，永遠處於天魔波旬的掌控之中——永遠修福而不修慧、永與三乘菩提絕緣。如果因為信她的話，追隨印順而否定如來藏，就成爲斷善根人，就只好準備捨報時下地獄

去！雖然印順不承認有地獄，認為是聖人的施教方便而假說地獄，所以不信真的有地獄。

以前，星雲與證嚴二人，並未私下聯合起來誹謗平實，對正法的弘傳尙未發生直接的傷害，所以我們委曲己意而尊重之，從來不評論他們的過失。但他們今年已經聯合起來，一致私下誹謗平實是邪魔外道——向那些常與他們往來的政治人物及信眾，私下造謠無根誹謗平實是邪魔外道；又誹謗平實所弘的法有毒，禁止徒眾閱讀平實的著作，說會與平實一起下地獄。他們這些作爲，本質上是誹謗大乘勝義僧，誹謗大乘了義正法，已經嚴重影響到佛教正法的弘傳，所以平實今天將他們的破法事實，加以公開、加以評論。

像他們這樣支持印順法師入間佛教邪思的破壞正法的行爲，根本就是在弘揚印順「公然剷除三乘菩提根本妙法的思想」，就是在幫助印順完成淺化佛教的邪謬作爲，根本就是在幫助印順將佛教學術化、淺化、世俗化，幫助印順將佛教三乘菩提真義之實證法門滅除，是在公然破壞原始佛教的四阿含諸經的深妙正法，根本就是助紂爲虐，教我們如何能像以往一樣繼續認同、繼續包容他們呢？

慈濟的證嚴法師，她不是臨濟禪宗的傳承者，既沒學過臨濟禪的開悟法門，也沒學過什麼佛法，三乘經典也不太懂，只是讀一些印順法師的邪見著作，就跟著印順不信有如來藏可證，跟著印順不信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跟著印順不信有地獄；所以她將種種的世間善行，都冠上菩提之名，所以就有所謂的草根菩提、清涼菩提、環保菩提……等種種的菩提名稱，她以為只要冠上菩提之名來作世間善事，只要是以人間佛教為依歸而作世間法上的善事，這樣子就算是佛法了，其實都只是世間善法，與三乘菩提法道的出世間法，根本都不相干。但是，因為她不懂佛法，所以我們對她就沒什麼可評論的了；因為大多數的人，如果努力精進修學真正的三乘菩提佛法，三、五年後，就會知道她根本就不懂佛法，所以不必多談她。

然而佛光山的星雲法師，卻是顛倒到極點的人。他是臨濟宗的傳承者，臨濟宗所傳的法是禪宗明心見性的法；明心者，要悟明自己的真實心如來藏，如果否定了第八識如來藏，那根本就不是真正明心的人；如果否定了如來藏，那這個人就是佛在經中所說的斷善根人。如今星雲法師卻去公開認同、公開支持印順的人間佛教邪思；而人間佛教的見解卻是：否定臨濟宗祖

師臨濟義玄禪師所證悟的如來藏，卻是否定臨濟宗開悟的根本心如來藏。人間佛教的思想，完全是與臨濟宗的正法為敵的，正是否定「臨濟宗一脈相傳正法」的惡見邪見，而星雲法師卻去支持他，支持那個反對臨濟正法的人間佛教的邪思，去支持否定如來藏的斷善根人印順法師，並隨著印順的邪思而確實的去履踐，確實的去破壞佛教正法，所以說星雲法師的心態真是顛倒。

佛光山的傳承是禪宗臨濟的法脈，對於這樣子破壞臨濟正法的印順人間佛教的邪思，星雲法師竟然還公開的去支持，竟然還公開去加以履行實踐，表面上是弘傳臨濟的正法，本質上卻是在用人間佛教的邪思，來取代臨濟一派的正法，星雲法師真正是臨濟宗的不孝子孫啊！

此外，佛光山他們主張人間的佛教，認為佛教應該在人間弘傳，這當然是正確的觀點；所以我們正覺同修會也是在人間弘傳佛法，目前也沒有在天上或其他地方弘傳，在人間弘傳佛法，這個觀點的本身是正確的。但是，同樣是在人間弘傳佛法，並不是大家都相同的：也就是說，在人間弘揚佛法是正確的，但是卻不應該像印順那樣，否定天界也有佛教存在，不應該像印順那樣否定天界也有佛法在弘傳；不應該認同印順否定「天界也有佛教、他方

世界也有佛教」的邪思。

然而佛光山的星雲法師卻去認同印順，認同印順否定天界的佛教佛法，認同印順否定其餘法界的佛教，認同印順否定極樂世界……等他方世界的佛教；竟然去認同印順法師這種邪謬的人間佛教的邪思。所以，在人間弘傳佛教，是正確的理念，但是卻不可以因此就否定天界的佛教，不該因此就否定他方世界的佛教，否則，這樣的人間佛教，就是偏差的、就是破壞佛教的邪見。而星雲法師卻去認同印順的這種邪見，卻公開的支持印順「否定其他法界佛教」的人間佛教邪思，這豈不正是在幫助印順破壞佛教？

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不承認禪宗的法，認為中國的禪宗所傳的法是野狐禪，認為禪宗的法不正確。他又不承認極樂世界、琉璃世界的存在，不承認阿彌陀佛、藥師如來、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的存在，認為他們都不是歷史人物，所以是不存在的，當然更不可能承認大乘經所說的千佛、萬佛了；印順也不承認彌勒尊佛如今正在兜率天弘揚佛法，不承認釋迦的報身盧舍那佛正在色究竟天弘揚一切種智佛法，認為只有人間才有佛法，所以主張人間佛教，除此以外，別無佛教可言，所以不相信《阿彌陀

經、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華嚴經、楞伽經、如來藏經……等，認為這些經典都是佛滅後的弟子們創造結集而成的。所以，他的**人間佛教**是一心要將佛教侷限在人間，一心要將佛教侷限在此娑婆世界的地球上，一心要將佛教侷限在這兩千五百年間，不承認諸大乘經所說「佛教存在廣大深廣十方世界」的說法，不承認此世界中的佛教有過去佛的教化，而佛法失傳了，不信外道所說的「如來」就是過去佛所傳的正法失傳以後，變成了外道們所追求而不可得的正法，所以他只承認歷史上的釋迦佛，不承認有別的佛，不承認有十方世界諸佛的存在。這種邪思，在他的著作中，處處顯示出來。

人間佛教的邪思，並且是將三乘菩提的根本心——第八識如來藏——加以否定的；**人間佛教**的邪思，是將三乘菩提變成虛無飄渺的妄想法，是使得三乘菩提都變成戲論的外道見，是使得三乘菩提都變成哲學化、學術化、世俗化的邪見；可是星雲法師竟然去認同他，並且將他的**人間佛教**邪思，付諸於實行，共同破壞佛教的根本，共同將佛教原本勝妙甚深的法義，推向世俗化、學術化的死胡同裡，真是顛倒。近來又將好好的佛光電視台，改名爲人間電視台，一意孤行的向印順的**人間佛教**靠攏，看來是執意要走印順**人間佛教**的

世俗化的破壞佛教正法的路了！

此外，佛光山的星雲法師，現在因為我們開始評論他，說他不懂禪宗的禪，所以不得不重新撿起他家祖傳的臨濟的禪法來說，希望因此可以攝受原有的信徒不致流失掉，但是他卻以意識心作為禪法所證悟的標的，而不是依臨濟禪師所悟證的如來藏作為證悟的標的，所以他所謂的禪悟，仍然是意識心，不能自外於藏密的自續派中觀的常見見。星雲和中台山的惟覺一樣，也和法鼓山的聖嚴一樣，都是以為：「意識覺知心不起妄念、不起分別時，那個不起妄念的知覺性就是真心。」認為只要能住在這種一念不生、不分別諸法，而了了分明的知覺性的境界中，那就是證悟了，就是證得無分別心了。

星雲法師……等人所謂的證悟境界，都是像這樣在黑山鬼窟裡作鬼活兒，都是在**蒸沙作飯**，都是**非因計因**的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意識心永遠是意識心，意識心永遠都無法變成真心；縱使你這一生能夠修到究竟佛地時，意識仍然是意識，不會變為真心第八識的；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意識心並不是將來佛地的真如，意識心永遠不可能變成真如心」，所以他們都是**非因計因**者。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禪宗臨濟所證悟的真心，就是印順所否定的

如來藏，真心就是第八識如來藏，是與妄心的知覺性同在的，是與知覺性的前六識妄心同在的。所以，他們三大法師，都是想要將第六意識妄心變成第八識真心如來藏，並且這樣來教導徒眾們，來誤導徒眾們，都落在常見外道的見解中，都落在藏密的自續派中觀的意識心境界中，所以都是惡見者。

星雲法師如今開始講禪宗的禪，開始講臨濟宗的禪，而臨濟的禪法所證悟的心卻是第八識如來藏，卻是印順所否定的第八識如來藏；這樣一來，究竟星雲法師要如何自圓其說呢？是要依止臨濟正脈的如來藏呢？還是要改變歷史事實，而作這樣的說法：「臨濟所悟的心是意識心」？還是要依止印順所說的意識心呢？如果是要依止臨濟的正法，臨濟義玄所悟的心卻是如來藏，那就得破斥印順否定如來藏的邪行，就得要和印順劃清界限，因為印順是否定臨濟義玄所證悟的如來藏正法的。如果星雲法師是要依止印順的入間佛教邪思，那就是打著臨濟傳承的旗號，卻公然背棄臨濟，公然以印順的法來打擊臨濟的正法，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心口不一的人。所以星雲法師現在正是面臨兩難之境，進退維谷。這都是因為不肯實際去探討法義的真偽，都是因為不肯面對往昔跟錯人的事實而一味逃避掩飾，都是因為顧慮面

子與名聞利養的關係，所以就死撐到底，不肯修正方向，所以就一步一步、漸漸的走入今天的死胡同裡面了。

佛光山若想要正本清源，就得與印順的人間佛教邪思劃清界限，就得要承認以前跟著印順走錯了路頭，就得聲明現在改換路頭、重新出發。不過，那是很沒面子的事，有礙於大師的身分，也會使得很多信徒流失掉。所以，他必須繼續打出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乾脆公開的將佛光電視台改名人間電視台，堅持繼續走印順人間佛教的岔路，讓人以為他以前沒有走錯路頭；然後再重新拾起臨濟本家的禪來講，故意示現為證悟者，免得大眾說他沒有悟，如此來攝受大眾。

但是，他這樣作，是有大問題的：因為這是逃避現實、不肯面對病源的鋸箭法，終究不是究竟解決之道。因為臨濟的禪，是以證悟如來藏為標的；而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卻是完全否定如來藏的，印順也是完全否定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而星雲今天所講出來的臨濟禪，卻仍然是以意識心作為所悟的標的，不同於臨濟義玄禪師所悟的第八識如來藏。現在星雲法師面對這些問題時，要如何對大眾說明呢？所以他不能直接答覆信眾的疑惑，今天只能向

旁裡去說：「我也曾經很用功的唸阿彌陀佛，唸到一心不亂（對這一點，平實是持懷疑態度的），但是我卻發願世世生在這裡，建設人間淨土。」

唸阿彌陀佛的人，有九成以上是要求生極樂世界、面見阿彌陀佛，跟著阿彌陀佛修學如來藏妙義的。可是：星雲法師究竟是承認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呢？或是隨同印順的人間佛教而否定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呢？阿彌陀佛所傳的法是如來藏一切種智的妙法，星雲對阿彌陀佛所傳的如來藏妙法是認同？或是反對呢？星雲法師對這一些問題，應該趕快提出來公開的澄清。如果不承認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他以前唸阿彌陀佛作什麼呢？顯然今天他講這一段話，只是一種飾辭罷了，心裡還是認同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的，心裡還是跟印順一樣否定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所以他的這種說法，只是在化解自己走上印順人間佛教的邪路時，所產生的矛盾罷了；目的只是在化解佛教界對他的疑慮而已。

星雲心裡認不認同「印順否定極樂世界」的說法呢？星雲究竟認不認同「印順否定阿彌陀佛」的說法呢？星雲心裡認不認同「印順否定十方虛空無量世界諸佛」的說法呢？星雲心裡認不認同「印順主張唯有娑婆的地球人間

才有佛法」的說法呢？他究竟認不認同「印順否定臨濟所傳如來藏修證禪法」的邪見呢？星雲自己究竟認不認同如來藏才是臨濟禪宗修證的標的呢？這些疑問，都是星雲必須對佛教界、對他的信眾公開說明的！佛光山的信徒們，如果是有智慧的人，絕不會迷信星雲法師個人，一定會以法為依歸，而對這些問題，要求星雲提出合理的解釋；一定會在這些問題上，等待星雲法師的解釋。如果他的解釋不合理、不合經中所說的正法，則他的解釋將會導致信眾的大量流失；為星雲計，為佛光山計，星雲與佛光山的常住二眾都必須誠懇面對這些問題，都必須認真思考這些問題。

此外，星雲個人與佛光山的常住法師們，他們對「印順否定如來藏」的大惡業是否認同呢？如果是認同，就應該直截了當的說明，讓隨從的大眾知曉，才知道往後「學佛」的路，就是印順否定如來藏的、以意識思惟的境界作為修證的路，就是捨棄臨濟禪的路。如果是不認同印順的否定如來藏，就該聲明唾棄印順的人間佛教邪思，就該聲明捨棄原來所走的印順人間佛教的路，就該聲明回歸臨濟所弘的修證如來藏的法。星雲法師還得在這些問題上，面對大眾，作公開的、清楚的說明。

星雲法師也應該公開清楚的說明：佛光山對於印順「否定天界佛教、否定他方世界佛教、否定極樂世界、否定阿彌陀佛、否定如來藏」的說法，究竟認不認同？而不該說些類似「應該在人間弘傳佛法」的含糊籠統的話，卻對印順「否定他方世界佛教、否定天界佛教、否定極樂世界、否定阿彌陀佛、否定臨濟禪、否定如來藏」的邪見，刻意規避、不肯表示他的看法，用含糊籠統的話來搪塞信眾。

但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只是：星雲法師重新宣講臨濟的禪，卻不曾對印順否定臨濟禪的作為，提出他的立場；不曾說明他的臨濟禪是否繼續以印順所說的意識心作為修證標的？或是回歸臨濟禪、以如來藏作為他的修證的標的？這個問題，是他重新弘揚臨濟禪時，必須先對大眾表明的；否則大眾心裡面一定會產生疑問：「究竟星雲大師教導我們修學臨濟禪的開悟法，是以印順所說的『不可知、不可證的意識細心』作為修證標的？或是以臨濟禪師所修證的如來藏為標的？如果是依臨濟禪的如來藏作為證悟標的，那不就得要反對印順的人間佛教嗎？」大眾必然會產生這樣的疑問，這是星雲大師近來重新宣講臨濟禪以後，所必須面對、必須公開說明的。而今我們所看見

的事實是：星雲法師開講臨濟禪時，仍與聖嚴法師一樣，主張覺知心一心不亂、覺知心不生分別時，就是真心，就是開悟，與印順、聖嚴、惟覺……等人一樣，同以意識為真心。公然違背臨濟義玄祖師的教誨與傳承，去繼承印順得自藏密的應成派中觀邪見。

星雲法師近來主張應以人間佛教為主，卻不會對印順否定天界佛教的存在、不會對印順否定他方世界佛教、不會對印順否定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邪惡作為，不會對印順否定臨濟禪、不會對印順否定如來藏的邪論，提出他的看法立場與對應之策。只是作一些表面敷衍的說法，這樣子縮頭藏尾的作法，豈是領導佛光山大道場的星雲大法師的身分所應該作的事？

以此緣故，平實在此公開籲請佛光山與慈濟功德會的四眾弟子們深思：是否應再支持他們？讓他們用您的錢財，去作那些支持印順人間佛教破壞佛教正法的行為？請大家務必深思才好！否則，捐了錢財本是功德，結果卻成了破壞佛教正法的幫兇，卻成了幫助他們在破壞佛教正法，那個大惡業，捨報的時候，要如何去承擔呢？

有某法師等數人批評云：「你在《狂密與真密—序文等》之小冊子中，批評印順導師是愚癡至極，又批評淨心法師是愚癡人；但他們是我們的得戒和尚，如此說來，身為受戒弟子的我們，豈不是比他們更加愚癡了？」

平實答云：諸位法師！您不須把所有的事情都招攬到自己身上來，因為印順……等人的愚癡與否，與您並不相干啊！印順法師是否為愚癡至極的人，請詳閱拙著諸書中對於他所說的種種破壞佛教正法的舉例與辨正，便可以明白。這不是平實個人口說為憑，而是以他全部書中對佛法的演繹，對照佛所說三乘諸經的聖教量，給予明確的辨正之後，加上證悟般若總相智、別相智、道種智之證量與正理，再加以條分縷析，所得出的結論；這些結論都詳載於拙著種種書中，都有舉出證據，並非平實個人空口白話的誣賴他。

我想：您會這樣說，是因為還沒有閱讀拙著《狂密與真密》等四輯，只讀過小冊子的《狂密與真密—序文等》的初版，不瞭解印順及密宗喇嘛教的嚴重破法的愚癡行為與事實，所以會有這種想法。平實誠懇的籲請法師您：將《狂密與真密》前後四輯仔細閱讀，從書中的實例舉證與辨別，便會發覺平實所說完全正確，不曾一字一句冤枉了他們。

首先向您說明印順「法師」的破法事實：他確實是破壞佛法最嚴重的人，因為他否定第七識意根——不承認有第七識，他又否定第八識阿賴耶——不承認有第八識如來藏，他認為三乘諸經佛所說的如來藏法「是外道的梵我、神我思想」，說是佛滅後的佛弟子們所創造的說法，主張如來藏妙法的弘傳，是「與外道的梵我、神我思想合流」。他這樣否定第七與第八識的結果是：使得密宗的自續派中觀的離念靈知的意識心，可以取代佛說的第八識如來藏。因此使得西密的紅白花教三大派，可以振振有辭的主張：「離念靈知心即是真實心」，使得這些常見外道可以用意識心來取代佛所說的第八識如來藏。

印順這樣的否定如來藏，也使得密宗黃教的應成派中觀等邪見者，可以主張：「不可知、不可證的意識細心即是常住不壞的心」，就可以用這種「虛妄建立」的常見外道見，來取代佛所說的第八識如來藏；這樣一來，就使得佛法從根本上轉變成常見外道法，使得佛所說可以親證的如來藏深妙法，變成不可證的玄學虛妄之法，所以印順法師是破壞佛教最嚴重的人。

親證如來藏的人，漸漸的深入探究以後，就會發覺一件事實：三乘佛法

全部都依附於第八識如來藏而有、而顯。而且這個發現明瞭和現前觀察的結論，可以從三乘經典中全部獲得印證；平實已經在漸次註解三乘經典，把三乘經典中的這種密意，逐漸的披露出來，證明三乘佛法全部都依第八識如來藏而有、而顯。

如今印順主張沒有第八識如來藏，主張沒有第七識意根，使得那些墮在常見法中的聖嚴法師、惟覺法師、星雲法師、元音老人、徐恒志……等人，可以振振有辭的說：「離念靈知心就是真如、就是真心」，佛法就被他們轉易成常見外道法了；因為離念靈知其實是意識心，佛在第三轉法輪的唯識經中早就說明過了，根本不是佛所說的真如心。

離念靈知心現起而存在時，必定與了別六塵境的五種心所有法相應，所以當祂存在時，必定能了知六塵；乃至進入非想非非想定中時，仍然有微細的覺知；只是因為在此定境中安住時，不起證自證分而不返觀自己正處於非非想定中，以為此時已經沒有我的存在，以為在此定中真實無我，所以似乎離開了想陰的境界（有覺有知即是想陰），其實仍然與別境的五個心所有法的定心所相應，所以仍是意識心。非想非非想定以外的其餘一切境界，都有五

別境的心所有法存在，所以離念靈知心即是意識心，離念靈知的境界即是意識現行之境界，與第八識如來藏無關。

如果離念靈知就是如來藏，就是密宗所說的佛地真如，那麼離念靈知應該與佛所說的「如來藏、真如」的體性相符合；然而，實際上，離念靈知卻完全不符合佛說的第八識真心的體性，這是因為：離念靈知的境界與了別境界的五種心所有法完全相應故。佛所說的第八識真心如來藏，卻是從無始劫以來，一向都不曾與別境的五種心所有法相應。

譬如離念靈知心喜歡長住於定境中，一直都想要住於定境中，這就是別境心所有法的「欲」心所。又譬如離念靈知心住於定境中時，對定中境界能了知，也了知這境界與以往曾經進入的定境相同，這就是別境心所有法的「勝解」心所。又譬如定中的離念靈知心往往忽然想起某件事，所以會打妄想，這就是別境心所有法的「念」心所；又譬如離念靈知心住在初禪定境中時，忽然憶起會經常住在此境界中，這也是別境心所有法的「念」心所。又譬如離念靈知心能長時間的制心一處，安住於定境中，這就是別境心所有法的「定」心所。又譬如離念靈知心在二禪等至位中，常常因為忽然生起一

個妄念，因此而退回初禪中；乃至在第四禪等至位中，常常因爲一個妄念（根本不知這個妄念是什麼意思，只是心中有一念閃過），就已經退回第三禪中，呼吸及脈搏復又生起，這就是別境心所有法的念心所。

又譬如離念靈知心住於定境中時，能了知定中境界，並且不起語言文字而作分別取捨，能離語言文字而觀察分別：應該轉進，或者依當時的定境繼續前進；這就是五種別境心所有法的「慧」心所。離念靈知心既然與了別境界的五種心所有法完全相應，此五種心所有法既是離念靈知心的心所有法，那就已經可以完全證實：離念靈知心即是意識心。

這個道理，在第三轉法輪的唯識系諸經中，佛已具說分明；有禪定證境的人，也可以在定境中確認平實所說無誤；如果有人繼續狡辯說：「離念靈知心沒有這五種別境心所有法」，那麼這個人顯然還沒有證得最粗淺的禪定境界，顯然還沒有證得離念靈知的十一種境界中最粗淺的境界。有智慧的人，聽聞這樣的說明以後，當下便已知曉：**離念靈知心確實是意識心。**

如果離念靈知心不是意識，而是第八識如來藏；請問：「當你處於離念靈知狀態時，你的意識何在？」不可說意識已經不在了，這是不懂佛法的小

兒所說的夢話，因為意識心只有在五種狀況中不現起：眠熟無夢時、悶絕時、正死位時、無想定中、滅盡定中。當您的離念靈知心存在的時候，並不是處在這五種意識斷滅的境界中，所以不應該說此時的意識已經不在了。如果離念靈知心就是如來藏的話，那您正處於離念靈知境界時的意識心又在哪裡呢？如果離念靈知心就是如來藏，而此時又沒有意識心在，則不可能有見聞覺知存在，則離念靈知也隨之不可能存在，所以離念靈知就是意識，所以離念靈知絕非如來藏真心！

返觀悶絕等五個境界中，意識消失時，離念靈知心一定會隨之消失，不能現起運作；離念靈知心的俱有依是意根與六塵（或定中的定境法塵），如果沒有這兩種俱有依，離念靈知心就不能存在，所以很顯然的：**離念靈知心就是意識心，絕對不是真心**。離念靈知既是在這五種境界中會斷滅，那麼，這種會斷滅的法，怎麼可以說是真心如來藏呢？因為：真心一定是常住而永不斷滅的法，永遠都是不曾間斷的法。

真懂佛法的人都知道：欲界眾生都是八識同時並行運作的。阿含、般若、唯識等三乘經典中，佛都是這樣開示的，所以有離念靈知的時候，必有

見聞覺知性現行運作，所以意識心必定還是在的，否則就違背佛的開示了。但是當您住在離念靈知境界中的時候，意識既已經變化成真心第八識了，這樣，意識就暫時消滅了，就不符合佛說八識共同運作的開示了。

也不可以說：「有妄念時是意識，沒有妄念時變成第八識」，這種說法與佛所說相違背，也違背欲界眾生八識心的現量境界。所以離念靈知心根本就是意識心，不管有念無念，從來都是意識心，意識心永遠不可能因為無念就變成第八識如來藏，離念時仍然是意識心。

此外，第八識如來藏心，佛的開示是：「祂本來就已經存在，是無始劫以來就本自存在的，不是將意識經由修行無念而後轉變成第八識。」所以第八識真心是與意識同時存在的，不是將意識修行離念而在後來轉變成的；所以想要親證如來藏真心的人，應該用離念靈知的意識心，去尋覓本已存在而與離念靈知並行運作的第八識真心。佛在經中既然如此說，佛子們就應當信受，否則便不是學佛了，而是學外道法了。

如果是由意識靈知心修習無念法，而轉變成第八識如來藏，那麼這個變來的、修成的「如來藏」，就是「本無今有」的法——是從本來不存在的意

識，藉意根法塵為緣而出生了意識，再由意識修行離念法，成為離念靈知心——而將意識變成真心，那就是本無今有之法；本無今有的法，就是有生之法；有生之法，將來則必有滅；有生有滅之法的離念靈知心，怎麼會是不生不滅、常住不變、本來就在的第八識如來藏呢？所以離念靈知是意識心，不是真心。

如果說：「離念靈知心有念時是意識，無念時即是如來藏真心，所以如來藏起念時，意識就回來了，所以意識是常住不滅的。」那也有大過失：只有七個識存在並行運作，而不是佛所說的八個識存在並行運作。那他永遠都只有七個識在運作，既只有七個識，就違背佛所說的八識並行運作的道理。而且真心與意識變來變去，都成為生滅變異之法，那這樣的「真心」，仍舊是生滅有為的虛妄法，本質就已經是妄心了。所以他們這樣的說法，都是凡夫妄想邪見，不符佛說的正理。

如果說：「只要有離念靈知心就可以了，不必有第八識如來藏。」那麼佛所說的阿含諸經中，處處隱說第八識心，乃至在阿含部的《鶡掘魔羅經》中，佛曾明說如來藏，就變成毫無意義，就成為戲論了。

佛所說的般若諸經中，也處處說有「無心相心、非心心、不念心、無住心」，也將變成無意義，成爲戲論。因爲這種心與離念靈知完全不同，所以說爲非心之心，說爲沒有心相之心，說爲沒有念心所之心，說這個非心之心才是真心。

此外，佛所說的第三轉法輪的唯識諸經中，處處宣說第八識如來藏真心的「恒而不審」體性，也變成無意義，成爲戲論，因爲只要有離念靈知的意識心就可以了。這樣一來，三乘諸經都成了戲論之法了，如果佛教教主的釋迦牟尼佛還會說戲論法，那祂還算不算是佛？那三乘經典中的佛語，是不是應該修正了呢？

此外，前後三轉法輪的所有經典中，佛說的真心都是指第八識如來藏，說祂的體性是恒而不審——體恒常住而不能了別六塵萬法——離見聞覺知；而修學密宗自續派中觀的人，以及聖嚴、惟覺、元音老人、徐恒志……等人，卻說離念靈知心也是真心，但是這個真心卻不是恒而不審，而是夜夜斷滅、能審知萬法、了了分明，與佛說的恒而不審的體性完全不同。

如果依照他們所說的不同於佛說的離念靈知心也是真心，那就變成有兩

個真心了，那真心就變成相待之法，而不是絕待之法了。如此一來，佛根本就不需要講恆而不審的第八識如來藏法給佛子們學習，因為恆而不審的如來藏極難證得，而離念靈知的境界很容易證得：只要有人指導，精進修學無相念佛三個月，就可以完全的離念而了了分明了。那麼大家修證離念靈知的境界就好了，不必依照佛的開示去覓證恆而不審的如來藏了。

但是，佛說只有恆而不審的第八識如來藏才是真心，不曾說離念靈知的意識心是真心。如果有人說離念靈知心才是真心，那他根本就不是在修證佛所傳的法，而是在修學常見外道法，就跟常見外道一樣落在意識境界中。既然他們傳的是外道法，不是佛的法，我們跟著他學什麼佛法呢？

此外，第三轉法輪的唯識諸經中，佛處處說意識具有見聞覺知，所以有五種別境心所有法，所以有知有覺的心就是意識心；台灣的聖嚴法師、惟覺法師，大陸的元音老人、徐恒志……等人，以及密宗自續派中觀見的錯悟者，卻都說具足五種別境心所法的離念靈知心就是真如、真心。而第三轉法輪的唯識系諸經中，佛卻處處說離念靈知心只是與定相應的意識。

平實不斷舉示佛的開示，可是他們卻不肯改正，仍舊堅決的認為離念靈

知心是真如心，那他們的意思是不是說第三轉法輪的唯識系諸經佛語都錯了？如果都錯了，是不是都應該修改了？如果是應該修改的話，他們的意思是不是說「佛的說法錯了？」是不是說「釋迦尚未成佛、所以說錯了」？是不是說他們的修證比釋迦佛還要高？因為他們的說法如果正確的話，那就是釋迦佛說錯了。究竟他們的道理對不對呢？拜託法師您想一想吧！

離念靈知的境界有十一種：未入欲界定的離念靈知——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欲界定中的離念靈知——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未到地定中的離念靈知，初禪定境中的離念靈知，二禪至非想非非想定中的離念靈知。

離念靈知的最粗淺境界，就是在六塵中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但是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的境界，在正覺同修會中，只要有人指導，精進的修習無相念佛三個月，就可以證得了。但是那些熟習離念靈知境界的人，到現在都還不會無相念佛的功夫，還得要讀了《無相念佛》的書以後，認真的練習半年一年，才開始會無相念佛；甚至像元音老人，死前都還不會無相念佛；像徐恆志……等人，到今天仍然不會無相念佛，所以他們不承認世間真的有無相念佛的功夫與境界（無相念佛是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而不是一念不生）。

離念靈知的進一步境界，就是未到地定中的離念靈知，再進一步就是初禪中對六塵了了分明而一念不生；更進一步就是住在二禪等至的定境中，不與五塵相觸而了了分明；這些是多年以前，平實早就證得的境界，早就了知這是意識境界。但是那些修習離念靈知的人，到現在都不曾發起初禪的定境，所以不能解說初禪中離念靈知的境界修證，只能依文解義而說。他們甚至連粗淺的無相念佛淨念相繼境界都不會，有什麼立場來跟平實爭執說「離念靈知就是真心」呢？因為平實早年所證得的二禪離念靈知境界，根本就不他們所能想像得到的，他們有什麼好跟我爭的呢？

就算是他們能證得離念靈知的最高層次的非非想定中的離念靈知境界，那也還是意識境界，也還不是真心呢！怎麼可以硬說離念靈知是真心的境界呢？譬如聲聞法中的俱解脫大阿羅漢，他們早已超越離念靈知的最高境界——非想非非想定中的離念靈知——世尊卻說他們仍然沒有證得真心，仍然沒有般若慧；仍須再隨佛修學般若諸經，然後才能證得第八識真心——證得般若；又說需再修習唯識諸經，才能成爲證得唯識種智的菩薩。這是佛法中的真理，具載於大乘般若系及唯識系諸經中，現在仍然可以稽察，絕不是平實空口徒

言啊！

又譬如正覺同修會的學人們，他們學會無相念佛的淨念相繼境界時，早已超過那些一生努力修證離念靈知境界的人：他們只要放捨淨念相繼的無相念佛的淨念，就成爲較淺的離念靈知而了了分明的境界。但是平實終究不說他們已經證得真心，因爲那只是粗淺的意識離念靈知的境界而已。

必須再參話頭（離語言文字而了了分明的尋覓本來就在的第八識如來藏），一念相應而證得如來藏以後，再經三道題目的整理：現觀真心如來藏與離念靈知心如何並行運作的詳細過程與道理，才會將他們印證爲開悟。這個層次與道理，以及真心與離念靈知心並行運作的體驗的境界，那些一直在主張離念靈知心就是真心的人，完全不懂，所以說他們真是不明事相與理體的愚人啊！

由於印順「法師」極力破斥第八識如來藏及第七識意根，只承認有六識，所以就使得這些佛門中的常見外道等人，可以振振有辭的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硬說離念靈知的意識心是常住不滅的真心——用意識心來取代真正的真心如來藏——不必以修證涅槃本際的如來藏作爲修證目標。如此一來，便會導致永遠無法修證真正的三乘菩提，便會導致「三乘菩提的弘傳與修證」漸

漸的消失在人間，使得意識相應境界的常見外道法門在佛門中有了立足的空間。這是印順否定了如來藏以後，必然會發生的結果；所以，印順不承認有**第八識如來藏可以親證，就是否定了三乘菩提的根本——因為三乘菩提都從如來藏出生。**

由於他這樣大膽的否定如來藏的緣故，就使得常見外道見在佛門中有了立足之地——大家不必修證如來藏，只須修證離念靈知的粗淺意識境界，就可以算是證悟般若了，就可以算是聖人了。由於這個緣故，如來藏的修證法門就漸漸的消失了，佛法的真義也就隨之漸漸消失了；佛教的修行法門，跟著就漸漸轉變成常見外道法了，所以印順就成為破壞佛教正法最嚴重的人。

由於他大膽的否定第七識意根，以及大膽否定第八識如來藏，就使得他的佛教思想的發展與弘傳，必然會外於真正的三乘菩提而弘傳，也必然會向**人間化與世俗化**的方向發展，所以他提出了**人間佛教**的邪思，將佛教的修證境界，侷限在娑婆世界的地球人間；將佛教的般若中觀，侷限在意識思惟所得的誤會境界中，連凡夫的意識思惟所得的相似般若境界，都無法達到。

印順的人間佛教的中心思想既侷限在人間，又不依佛所傳的真正的三乘

菩提而修、而傳、而證，就必然會往人間化、世俗化的方向發展，則人間佛教的弘傳，就必然會使得信受的人轉向人間化與世俗化而發展，這就是佛光山與慈濟功德會信受人間佛教之後，走向世俗化的方向而遠離三乘菩提的修證，而專在人間世俗善法上用心的真正原因，這就是印順法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思想的大過失。

因為他不相信有極樂世界、琉璃世界、十方諸佛淨土，更不相信有地獄令眾生受惡業之果報，所以便敢這樣以自己的想法來推翻佛的說法——以種種言詞而扭曲佛經的本意。他大膽否定三乘菩提的根本識如來藏，以及否定二乘菩提法中極為重要的第七識意根，扭曲了二乘菩提的十八界法，使得二乘菩提墮於斷滅空，也使得大乘菩提的般若成爲性空唯名的戲論，使得大乘菩提的增上慧學——般若實相的第三轉法輪諸經的究竟智慧一切種智——成爲虛妄唯識論。從此以後，真正的三乘菩提都變成不可實修、不可實證的戲論，同於世俗化的哲學；如是斬除了佛教的勝妙法義與修證行門，也就貶抑了佛教超勝於一切宗教的殊勝地位。他造作這樣的嚴重破法行爲以後，使得佛法真正宗旨的弘傳，變成極度困難，所以他正是破法最嚴重的人。破法最嚴重的

人，將來的果報難以思量，令人不敢想像，請問法師您：「他六十多年來，專門作這些愚蠢的事，成就未來世無量劫的地獄尤重純苦果報，難道不是愚癡至極的人嗎？」

至於淨心法師，當年他邀請達賴喇嘛來台時，身任台灣的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卻不能辨別西藏密宗根本就是**外道喇嘛教**，把徹頭徹尾外道本質的**西藏喇嘛教**，認作真正的佛教。他將西藏密宗**喇嘛教**外道的達賴喇嘛，將信奉宗喀巴所弘的邪淫雙身法的達賴，奉為佛教中的大修行人，請這個**喇嘛教**的外道來台灣「弘法」；而且將聲勢弄得很大，讓他用外道法來廣泛的毒害台灣善良易騙的佛弟子們；並藉著大規模而省略、草率的傳法灌頂的機會，收取台灣善良的佛弟子們數千萬元的鉅金供養。

淨心法師又從中國佛教會的資金中，提取一千五百萬元供養這個**喇嘛教**外道，讓他有更多的佛教資金，在世界各地來誤導更多的佛弟子，來增強他們破壞佛教正法的勢力，幫助**喇嘛教**遂行「以密宗取代佛教」的惡業。這種作為，將會促使古時印度「密教興而佛教亡」的故事，重演於今日的台灣以及全世界。淨心法師這樣作，幫助**喇嘛教**外道來實現「以外道法取代佛法，

以密宗取代佛教」的目的，將可能使得佛教再度滅亡於西藏密宗手中，他這樣作，難道是有智慧的人嗎？難道不是愚癡的人嗎？

至於法師您！您何必洩這個渾水呢？那是淨心長老個人的糊塗事，與您完全無關，何必儘往自己身上攬呢？第三版加註：（後來平實從某比丘尼得到的訊息，據說是：「淨心長老付出鉅金，邀請達賴喇嘛來台之目的，是希望達賴糾正台灣的西藏密宗喇嘛與上師們所作的許多不良行為與知見。」然而達賴來台，收了淨心長老的鉅金供養以後，卻不曾「依約」糾正西藏密宗的錯誤知見與行為。這是因為西藏密宗的本質就是外道邪淫之法，達賴當然不可能否定自家所弘傳的外道邪淫法門，除非他準備與所有的西密喇嘛及信徒們全面為敵，除非他準備否定宗喀巴及蓮花生、阿底峽、寂天、月稱……等密宗祖師的法，準備斷了自己及西藏密宗的經濟來源。所以，淨心長老雖「有」為佛教正法努力的「善心善行」，但因不瞭解西密的本質，結果便成為與虎謀皮的結果，令人感嘆！但平實如是從他人所轉聞之淨心長老說法，尚未親遇淨心長老證實，此乃姑妄言之。因為淨心長老邀請外道達賴喇嘛來台之目的，是否確如上舉所說，猶有疑點尚待澄清，不能就此採信。因為曾有比丘來函，言及淨心法師等人對顯教僧伽根本不尊重，言及淨心法師尊崇邪淫的藏密喇嘛。函中言及：「淨心法師曾經責備不邪淫的東密是魔教，如今卻又勾結極為邪淫的真正邪魔的藏密。」又言及：「淨心法師是專講《楞嚴經》所說如來

藏的人，卻糟蹋信徒巨額的血汗錢，去送給誹謗如來藏的真正邪魔外道達賴喇嘛。」此外，平實從《慈雲雜誌》所刊登之彩色相片中，看見齋僧大會的藏密化佈置，以及顯密僧伽的席次尊卑分配來觀察，已可證實：淨心長老其實是重密輕顯的，他輕視顯教清淨的真正僧伽，卻尊崇藏密喇嘛教、尊崇背地裡邪淫雜交的表相僧人喇嘛眾，而將顯教清淨的僧伽安置在次要的地位，將背地裡專搞雙身法的邪淫的藏密喇嘛，安置在比顯教比丘更重要的地位。所以有些瞭解實情的法師，在私下指責淨心法師是政治和尚、投機份子、出賣佛陀、居心叵測。由此以觀，傳聞中淨心長老所說「邀請達賴來台，是希望他糾正台灣藏密上師等人的邪謬作爲」的說法，只是在藏密的邪淫真相被揭穿以後，所說的一種飾辭罷了，並不可信。

另外，您所說的傳戒的推理，是不是應當修正一下？台灣有一句俗諺說：「歹竹（壞竹子）出好筍。」好竹不一定能生出好的竹筍，但壞竹也不一定生出壞的竹筍。正像台灣有一句老人家常說的話：「有狀元學生，無狀元老師。」同樣的道理，傳戒和尚的智慧不一定比得戒弟子高，傳戒和尚的智慧也不一定比得戒弟子低；各人有各人的得法因緣，不會因為傳戒和尚愚癡，就導致得戒弟子隨之愚癡，所以您的想法是違背因果原則的。

譬如聖嚴法師，他是平實此世菩薩戒與五戒的得戒和尚，但他所傳的常

見外道法的虛妄想，並不因為傳戒而轉移到平實身上來；甚至於在與他親近學習的六年時光中，他對平實所教授的常見外道見，初期雖讓平實信受了，但是到最後仍舊不能使平實同他一樣墮在常見外道見中；何況法師您只是接受他們的傳戒，而未接受他們的傳法。

如果依照法師您的推理來說，應當是：聖嚴法師在三乘菩提佛法上的愚癡，會在傳戒的時候轉移到平實身上來，所以平實受戒後將會比聖嚴法師更愚癡。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同理，淨心長老引進西密喇嘛教，加以鼎力支持；這雖然是愚癡的行爲，但並不表示：在他座下得受比丘戒的弟子會繼承他的愚癡、或比他愚癡。平實也從來不會起過這樣的念頭與想法，所以法師您對平實作此質疑，是不必要的事。

至於本質是喇嘛教的西藏密宗，究竟是不是外道？以及印順法師是否真的在破壞佛教正法？您可以先閱讀拙著《狂密與真密一至四輯》及《真實如來藏、邪見與佛法、我與無我、楞伽經詳解各輯、宗通與說通》，詳讀平實的一一舉例與詳細辨正，並確實比對佛說的三乘經典，您就會知道平實絕對不會一言一語誣蔑或栽贓於他們，您就會知道西密喇嘛教確實是外道，您就

會知道印順確實是個破壞佛教正法最嚴重的人。

然而話說回來：他們破壞佛教正法，惡業由他們自己去承擔，與法師您無關，您只是藉著他們的因緣而得到比丘戒的戒體罷了。如果因爲在他座下受戒，就會因爲他的愚癡而使得自己變成比他更愚癡的話，這個道理其實是說不通的；因爲您只是接受他所傳的戒，而不是接受他所傳的錯誤的「佛法」；所以，把傳戒和尚的愚癡心行，來跟自己的學佛智慧連結起來，這個想法其實並不恰當，所以請您將這兩回事分開來看，**不要被傳戒的情誼所拘束，應該從護持世尊正法的立場，以及自身修證三乘菩提的立場**，客觀的來看待平實對他們的評論。

如果因爲法師您與他們有傳戒的情誼，便由著他們繼續破壞世尊的正法，對他們破法的事實置之不理，或者支持他們繼續破壞佛教的正法，那豈不是違背了**當初出家及受戒的本意**了嗎？豈不是成爲鄉愿者？如果能夠冷靜下來，詳細的思惟一下：究竟應該以傳戒和尚的情誼爲重？或是應該以世尊正法的護持、及佛子四眾的慧命爲重？這個道理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以法師您的僧寶尊貴身分，以及您的智慧看來，其實不需要平實個人再說什麼了！

但是，如果您認爲：自己的傳戒和尚，竟是破法者、愚癡者，覺得自己在他座下受戒，真是沒面子，所以私心裡希望平實都不要評論他們的愚癡，那就另當別論了。

傳戒和尚對您當然有恩德，但那與他們在佛法中的愚癡，以及他們引藏密之狼、入佛法之室，破壞佛教的愚癡行爲，是兩回事，您絕不會因爲接受他們傳戒，便繼承了他們的惡業及愚癡——除非您支持他，跟著他抵制正法、破壞正法，或者接受他們所傳的錯誤法義。所以法師您！不須因爲他們是您的「得戒和尚」，就將他們所作的惡業與愚癡的行爲，包攬到自己身上來；所以請您不要因爲平實書上對他們的法義辨正所作的結論——愚癡，而說「自己比淨心法師、印順法師更愚癡」的話，以免自己障礙自己的道業，因爲那是自作多情——被感情所繫縛了。

將傳戒和尚個人的愚癡行爲與觀念，來和自己牽扯在一起，並不是理智的作法，因爲有智慧的人都不會信受這種說法。因爲每個人的因果都由各人自己承擔，每個人的道業也都由各人自己修證，不因傳戒和尚的個人因素而轉移給受戒的比丘二眾——絕不會因爲傳戒而轉移給法師您。

同理，傳戒和尚的愚癡，也不會因為傳戒而轉移到法師您的身上，否則就會變成因與果不相稱，那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所以，請法師您以後不要再說這種話了，否則，別人聽了以後，心中不曉得要說您是「沒智慧」呢？還是要說您「有情執」呢？平實這些話都是肺腑之言，如果有冒犯的地方，還請法師您海量包涵，平實在這裡先向您賠禮！

復有藏密上師對大眾質難云：「他們正覺同修會既然說密宗的法不對，但是他們每年夏天舉辦三時繫念超度法會時，卻又使用蒙山施食儀軌，而蒙山施食儀軌中所用的咒語，卻又是密宗的施食等真言，與密宗沒什麼差別。他們這樣作一套、說一套，真是矛盾啊！像這樣，怎麼可以說是真正的佛法呢？像他們這樣，只是在排斥異己罷了！並不是真正的法義辨正。」

然而如此說法，其實只是藏密上師的片面之詞，不符實情。因為正覺同修會的觀點，或者平實所出版的《狂密與真密》四輯中，並不曾否認「事密」的法門；其實是破斥他們對了義法的錯解，破斥他們「以外道法取代佛法」；其實是承認「事密」的法有其正面的作用，只是將「事密」定位在不

了義法、方便法、事相法上而已，只是破斥藏密上師「將事密取代理密」，而不曾否定「**事密**」對學佛人在世間法上的利益，也不曾勸人摒除「**事密**」的法門，不曾教人揚棄它，只是反對藏密「將**事密**作**理密**而否定**理密**」的破壞佛教正法的作風。

然而藏密卻將「**事密**」加以發展演變，將欲界世俗法中，嚴重導致生死流轉的，而且是最下賤的、與許多異性雜交的邪淫雙身法，說成是第一義般若正理上的「**理密**」，用世俗的流轉生死的邪法，來取代究竟了義的一切種智佛法，卻反而誣蔑真正究竟的顯教佛法為不究竟法，嚴重違背世尊所弘傳的三乘菩提的密意，所以必須將藏密加以正確的定位，使它符合事實。否則，以「**事密**」取代真正佛法的「**理密**」，而讓大家都信受了以後，三乘菩提實證的正理，便無人可以修證了；「**理密**」的三乘菩提，就會被藏密上師以「**事密**」等召喚鬼神、邪淫的雙身法等世間法的事行方便而取代了，佛教就必定會因此漸漸外道化，因此必須將「**事密**」與「**理密**」的真正意涵定位清楚，也必須將外道法定位清楚，佛弟子們才不會跟著藏密吹噓籠罩的邪法走錯路頭；這就是《**狂密與真密**》四輯書中，辨正藏密種種法義正邪的目的

所在。所以我們只是將蒙山施食等儀軌事行定位為**事密**，說它不是**理密**，並不曾否定它在召請鬼神等事行上的用處。

此外，也必須將「**理密**」定位清楚，使大家都知道：佛所說真正究竟了義的「**秘密教**」法道，其實是三乘菩提中的大乘菩提實相般若智慧——是親證如來藏自體而發起的智慧；絕不是藏密的觀想、遷識、氣功、雙身法等以**假作真的有為法**。佛所說的佛母，乃是般若智慧，而不是藏密所執著的甘露、明點、中脈、四喜等種種有為法，更不是藏密雙身法中的明妃、畜生母、空行母、夜叉母、羅刹母等女人；藏密這些有為法，都是世間有漏之法，不可以讓藏密上師妄說為佛母；不可以讓藏密將雙身法中的樂空雙運、淫樂享受，妄說為「**理密**」的般若實相境界。也不可以讓藏密上師將這些「**事行上的秘密法**」來取代真正般若修證的**理密**，不可以讓他們用明點氣功等世間法來取佛教的出世間法，不可以讓他們用雙身邪淫之法來取代真正的佛菩提道，不可以讓他們用種種外道法來矇騙世人，妄說是超勝於顯教三乘菩提的般若密法。

「**事密**」雖然不是真正的佛法，只是古時印度晚期佛教中的「初期密

宗」的事行法門，本來就不是真正的佛法，只是一些護法神所傳的對治世俗煩惱的事行法；但是，我們藉著「**事密**」法召請鬼神來到法會中，然後轉入三時繫念的法會過程中，由證悟實相的菩薩，對召請來的一切鬼神，以及與會的大眾們，開示解脫道的正理，使他們斷三縛結；或者詳細開示般若實相，也有可能使其中少數的護法神、鬼神、祖先得以明心，而證知法界的實相，進入佛法般若密意中，成為真正的菩薩；再勸令來會的鬼神眾生怨親債主，捨棄對於參加法會佛子大眾的怨恨與糾纏，大家共同熏**理密**佛法乃至親證，共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兩相歡喜，各得安住。

這樣來舉辦三時繫念超度法會，於每段過程中都加以詳細解釋，並作補充開示，不同於其他道場的照本宣科、唸過便算數，二者完全不同。以這樣專門詳細解說了義佛法的三時繫念法會，來超度祖先與怨親債主，也超度參加法會的一切佛子大眾，同證解脫，同入實相正理，才是真正殊勝的超度法會。像這樣的超度法會，藉用欲界中本有的召喚鬼神的**事密**方法，召請鬼神們前來參加法會、受用食物、聆聽證悟者開示第一義諦的佛法，以及聽聞二乘菩提的解脫道正理，可以讓參加法會的人、讓鬼神及怨親債主們，都獲得

無上的法益，乃至使鬼神與祖先……等，可以往生極樂，脫離眾苦；那麼，像這樣使用**事密**上的蒙山施食儀軌來施食，來引入三時繫念法會的主題中，使他們獲得無上法益，又有什麼過失呢？

這樣的三時繫念法會所使用的蒙山施食之中，仍是以三時繫念中的正法開示作為真正的佛法，不曾承認**事密**上的召請鬼神等法是真正的佛法；就如我們在三時繫念法會的過程中間，也跟藏密諸人一樣要飲食，但不可因為我們在法會中也有飲食一法，就指說我們承認飲食表相之法即是無上佛法；亦如法會中我們也唱誦《彌陀經》，但是不可以因為這樣，就說我們承認《彌陀經》所說法即是第一義諦，《彌陀經》仍然不是第一義諦法，乃是接引鬼神或佛子往生極樂世界之方便法；鬼神與佛弟子往生之後，面見彌陀世尊時所聽聞的法，才是第一義諦法。所以，不可因為我們也用蒙山施食儀軌來召請鬼神，就說我們承認蒙山施食儀軌的法是了義法，就不許我們使用蒙山施食法來輔助三時繫念的法會。

像我們這樣舉辦三時繫念的超度法會，與藏密所作的超度亡者的妄想，與藏密上師依據《西藏度亡經》的雙身法淫樂享受的宗旨，所作的邪淫的樂

空雙運的超度亡靈妄想，根本不同，也和藏密假藉遷識法來度亡靈的以假作真的妄想完全不同；重點根本不在藏密的召請鬼神等「**事密**上的行門」，重點不在藏密的施食法等「**事密**上」的蒙山施食行門，而是藉「**事密**上的行門」召喚鬼神前來受施，令生歡喜心；以及對鬼神和法會中的學人們，作許多了義正法的開示，並且力勸雙方解結。如此而使得大眾都可聽聞了義正法的詳細開示，也解除雙方往世所結怨恨，同聞了義正法，乃至有少數祖先、鬼神與佛子大眾，證得佛法而入菩薩數中。

這樣作的結果是：使得往世結怨的鬼神們，不再對佛子生怨而糾纏不捨，不再障礙佛子修學佛道；並能使得鬼神因為往世的結怨，而在今世得聞正法，得生極樂，出離生死，因此而生歡喜心，而感激往世得罪他的佛子，因此徹底解除怨結，以後反而成爲道侶，並且因此而順利往生極樂；而佛子也因此可以安心的修學佛法，這才是兩利之事。

這種法會所要達成的目標，所獲得的結果，以及法會的主要內容，都不在「**事密**行門」的蒙山施食法上，也不在咒語「**事密**行門」上，而是在三時繫念中的第一義諦的開示內容上，以第一義諦**理密**的開示，來幫助與會的佛

弟子，以及來會的鬼神眾生，可以同證解脫道和佛菩提道。**事密**的蒙山施食，在這種法會中，只是陪襯的法，只是方便藉用法，不曾因此而以之作爲了義法，何曾與般若**理密**相涉？

所以不可因爲我們利用**事密**上的行門來召喚鬼神與祖先，而以三時繫念的第一義諦內容，來爲他們開示了義佛法正理，就說我們這種超度法會，和藏密上師以《西藏度亡經》所說的雙身邪淫之法，度人、度鬼神去到夜叉羅刹所住的烏金「淨土」、空行「淨土」等一樣。我們的這種法會，比起藏密《西藏度亡經》以雙身邪淫法來度眾生，超勝太多了；比起藏密《西藏度亡經》度人去到夜叉、羅刹等兇狠眾生所住的國度來，實在好太多了。藏密上師不知這個道理，還在爲《西藏度亡經》中的雙身邪淫法門辯解，還在爲藏密度人去夜叉羅刹所住的烏金、空行等「假淨土」的邪淫法門、遷識法門，而作種種言語辯護，豈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正覺同修會藉著「**事密**」的召請鬼神來壇，以及施食令生歡喜，又爲大眾及鬼神宣說解脫道的正理，宣說般若實相第一義諦正法，使他們或者斷結，或者證得實相，或者能生極樂，與藏密的《西藏度亡經》的雙身邪淫

法為中心的超度法，與藏密度人去夜叉羅刹所住的「假淨土」的結果，完全不同；我們只是藉著「**事密**」上的方法作為方便，而達成正宗三乘菩提的**理密**的弘揚，而利益眾生；與藏密的以假作真完全不同，與藏密「將事行作為了義佛法」的錯誤觀念與行門完全不同，怎可從「**事密**」上的表相，來說正覺同修會的三時繫念法會是與藏密的超度相同呢？其實相差太遠了！

註：佛教正覺同修會以往皆以法義辨正為主，不在事相上作辨正。今年起，因星雲法師與證嚴法師，已在私下聯合誹謗正覺同修會所傳之三乘菩提正法，加上早已在抵制本會正法之聖嚴與惟覺法師，已成為台灣四大法師私下共同誹謗、聯合抵制的局面。他們專在事相上作種種**扭曲事實**之說，一起在私下裡造謠——說平實是邪魔外道，無根誹謗平實；卻不肯如古人之實事求是——不肯從**法義**上作公開的辨正，故不得不藉此答覆之文，以口語化之方式，在事相上作如上的辨正，以護正法。然而仍如以往不於彼等私德上作人身攻擊——不評論彼等私下之身口意等行為，只從他們對三乘菩提正法的身口意作為上，評論他們破壞佛教正法的愚癡心行。期望藉此事相上的說明，救護**未**在事相上瞭解**事實真相**的佛弟子們回歸正道。

平實謹註 6/27/2002

《狂密與真密——至四輯》自序

凡修學佛法者，全仗佛語開示、輯成經典以表佛旨，遵行不渝而證法道；凡我佛子親證佛道，莫不仰仗佛力加持，然後方得一念相應、親證般若；若人欲修佛法、欲證佛道，而不依止世尊，如是欲證佛菩提者，名爲愚人。然而密教之見、修、行、果，悉皆依止密教祖師自設之雙身佛——以恆時手抱女人而受淫樂之雙身「佛」爲報身佛（如是報身佛，實非真正之報身佛，悉是鬼神夜叉之假形示現），復以得自外道中之性力派雙身淫合之法而求佛道，以之作爲佛法之正修，而不依止創建佛教之釋迦世尊，乃竟依止凡夫俗子之蓮花生上師，以爲密教之主，而與顯教分庭抗禮，不依止佛，名爲顛倒。

蓮花生本是外道凡夫，肉胎出生，娶妻生子，並非真正蓮花化生；密教上師爲建立密教之教主，是故渲染附會而流傳之，加以後人盲目誤傳，遂成密教所公認之蓮花化生，故名蓮花生。彼蓮花生既是凡夫，所弘之法復又全是外道性力派之世間淫樂邪道，乃是世尊於諸經中一再指斥之欲界愛無明，說爲三乘一切佛子所應斷者，而蓮花生竟教人貪著淫欲中最大之樂觸，完全

反佛所說，焉得名爲「佛教之密教主」？是故學佛之人當依釋迦牟尼佛，不應依止凡夫外道之蓮花生上師。

復次，已知依佛而不依凡夫外道已，當知依止正法而不依止於人（依法不依人）之正理。佛所說法，不外解脫道及佛菩提道；如是二法，綜而言之，悉已函蓋於佛菩提道中。解脫道之修證，要依斷我見及我執而得；我見者，執見聞覺知之心爲常不壞我，堅認此意識心由往世轉生而來，死已能去至後世，誤執此心作爲輪迴之主體識，是名我見；如是我見，即是密教「證悟成佛」後之蓮花生上師所說離念靈知心也。今者密教建立蓮花生爲教主之後，復又將彼常見外道法套用佛學名詞而說爲佛法，再將彼外道法高推爲更勝於佛教顯宗之法，名爲即身成佛之妙道，然實完全違背佛法，故名外道。

斷我見後尚須除斷我執，我執斷已，名爲三界一切人天應供之阿羅漢或辟支佛，此是解脫道之正修行也。今者密教上自教主蓮花生，下迄今時一切上師法王，悉以行淫至性高潮時之樂空靈知心、及靜坐至一念不生之離念靈知心爲佛地真如，悉墮意識之中；復又誤認淫樂空無形色、受樂之覺知心空無形色，名之爲佛法所說之空性，誤會般若經中佛意，由此二緣名爲未斷我

見之凡夫；依此而弘之法悉是常見外道法，與民間信仰所說之靈魂無異，唯是「有淫樂與無淫樂、有念與離念」之差別爾。如是常見外道法若可依止者，則一切外道法悉可依止爲佛法也。

今者密教古今上師所說之法，悉是常見外道法，復以鬼神夜叉所傳之性力派雙身法爲中心思想，焉可依止？有智之人悉當審觀細思，而後知所取舍：依正法而不依上師。佛菩提道之正修，則是以佛所說：親證第八識如來藏爲首，然後依所證如來藏而親領受——親自現前領受如來藏之體性，因而發起般若慧之根本智（般若總相智）及後得智（般若別相智與一切種智）；以證此識故知實相，以證此識故起後得智中之一切種智少分，名爲道種智，是名初地菩薩，如是方名佛菩提道之正修行也。

然密教卻因不能證得第八識如來藏，因之不能發起般若慧；便另行發明觀想所出現之中脈內明點，作爲佛所說之如來藏阿賴耶識，以之矇混代替，作爲般若慧之修證而秘密之，不令顯教中人知其所證如來藏阿賴耶識即是明點。復以明點能通達中脈上下五輪之外道法證量，作爲佛教般若慧通達位之初地菩薩證量，以之籠罩顯教出家在家四眾菩薩，及籠罩密教中之初機學

人，令人崇拜不已，不敢生疑。

如是，密教古今諸師，悉皆依止蓮花生外道而欲求證佛法，悉皆依止中脈明點觀想之外道法而欲求證佛法，猶如煮沙而欲成飯，與佛法實不相應，名爲顛倒。是故一切佛教學人修學佛法，悉當依止釋迦世尊，莫依止外道蓮花生；當依止佛教正法，莫依止密宗外道法；當依止佛教僧寶，莫依止密教外道喇嘛上師，否則即成顛倒想、顛倒修也。

復次，密教以男女雙身淫合之法，作爲佛法正修；以性高潮之一心不亂名爲等至，以行淫作爲禪定之正修行，與佛所說外道及菩薩修證之四禪八定相違，亦與佛所說之解脫道相違，更與佛所說之佛菩提道完全牴觸、背道而馳。如是印度教性力派外道所說世間淫樂之法，而密教高推之爲超勝於佛教之勝法，依之而修者，必將導致後世之長劫輪迴三途而不可止，受苦無量，焉得名爲佛法正修？是故一切人修學佛法者，當依佛所說法，莫依密教諸師所說之外道法。

密教興而佛教亡，是古印度之歷史事實。密教之興盛，必將導致佛法之衰落；興盛至極而完全取代顯教已，則必滅亡佛教；此因密教之法並非真正

佛法，乃是外披佛教表相，內實常見外道及淫合享樂之世間法——乃出家人行在家法；是故密教完全取代顯教之後，佛教即告滅亡，徒有佛教寺院及僧侶，本質已轉變成鬼神為中心、為依止之外道。

凡修密教之法者，全仗佛力加被，此是密教一切上師法王之共識。而今密教諸師卻一致主張：「依止上師為主，依佛為次。」主張「應依上師所造密續、不依釋迦佛所說經典，密續勝於顯教經典。」亦如宗喀巴之主張「依雙身法大貪而修，離貪即是違犯三昧耶戒。」而密宗古今法王上師之修證，悉墮斷見與常見外道法中；密續中之一切經續，復是密教祖師之長期集體結集，非佛所說；其中之法復是外道法，如是而言依止上師、不依顯教經典，依止密教所崇奉之鬼神化現雙身佛、不依止顯教真正之佛，焉能證得佛法？則知密教諸師之言及密續所說，悉是顛倒之說也。

余造此書者，其故眾多：乃因密教學人普皆不知密教之本質，故受矇騙誤導；復因台灣顯教近年來有許多大法師，競相夤緣密教達賴喇嘛世俗法之大名聲，以抬身價；如是作為，導致顯教許多出家二眾，不知彼諸大法師攀緣密教自高之用意，誤以為密教真是佛教；復因求證大乘般若極為困難，久

修而不能親證之，每見密教諸師個個皆有「證量」，所言證量「高超」——動輒入地、成佛，彼諸出家二眾不知密教底細，乃轉向密教求法；末因社會普遍不知密教非是佛教，但見弘密之道場爆發「性醜聞」已，便謂是佛教道場法師發生邪淫之事，怪罪佛教，令佛教常受密宗邪淫宗徒之牽累，屢受其害。由是諸故，應造此書，以正視聽，以護佛教。

然造此書最大之原因，則是觀察密教以外道法代替佛教法義，處處說爲更勝於顯教之究竟成佛法門，如是以外道法冒充佛法，以喇嘛外道身冒充佛教僧寶，再以崇密抑顯之手段而蠶食鯨吞佛教資源，以漸進和平之方式，滅亡佛教於佛子不知不覺之中，將又重演古天竺佛教滅於密宗手中之歷史。

而密教法義之當代首領，首推達賴喇嘛及印順法師；達賴公開推廣無因論之緣起性空觀，否定第三轉法輪之唯識諸經，依宗喀巴之說而指爲不了義法；復又暗中弘傳雙身法——認爲性高潮時之明光心即是佛地眞如，說爲究竟成佛之法。印順法師則以顯教法師身分而主動繼承密教邪法，極力弘揚密宗黃教無因論之應成派中觀，明爲反對密教（指斥密教雙身法），實際則以廣弘應成派中觀之無因論而護持密教，以此而否定佛說之第三轉法輪諸經如來藏

妙義，由此故令密教意識境界之雙身法獲得生存之空間；如是今時顯密二大師之弘傳密教邪法，一明一暗，同令密教得以擴大其勢力，同令佛教學人誤以為密教真是佛教，其惡劣影響極為重大深遠，不能不據實加以披露。

由是諸因，必須盡示密教之法義秘密，必須盡辨密教法義之邪正，普令一切佛子及社會人士知之，乃有此書之著作與發行，欲令大眾了知密教之外道本質及其異於真正佛教之處，以護真正之佛教。

余作是辨正密教法義之行，欲令密教回歸顯教法義，驅逐密教崇奉之外道邪法遠離佛門，故以此書為緣，期望佛教法義回歸佛世之純淨——不夾雜密教諸外道法，普願我教一切大師學人悉知密教之真實面目，亦令密教遠離外道法，回歸顯教諸經佛說法，而令佛教日趨純淨，以求賡續佛法慧命至月光菩薩降世之時。若密教不願修正其外道法者，則當令密教脫離佛教，與佛教兩不相干，方能令世尊聖教從此永安，不復受密教外道法之干擾。

然今藏密諸師眼見余之辨正密教法義，不願修正其邪謬法義，而欲繼續原有邪法以救密宗外道法之將亡、思圖密宗謬法之久存，乃故意於網站上以顯教之學人之身分，化名誣蔑余為附佛法外道，藉以混淆視聽——令人誤以為

是顯教學人對余之批判；如是行爲卑劣失格，猶如賊人之大喊抓賊無異。密宗諸師生大瞋恚於余——大肆詆譏余爲外道，然彼等只能私下對信眾飾言：「平實居士於密法外行，吾人不屑與之對話或辯論。」而皆不敢、亦不能對平實之言論，公開書具真名地址而提出佛教法義上之辨正，只能作諸飾辭及遮掩之說。

此因彼等密教中修行三十年以上之喇嘛上師實已自知：密宗之法只是將佛法名相套用於彼等祖師從外道所學得之世間法中爾，本質絕非佛教。彼等實亦自知未曾證悟般若，自知未證如來藏，自知尚未入菩薩法中；然若據實而言，必將遭致密教眾人圍攻，故無人肯據實而言；亦因難捨名聞利養，是故仍藉密教之法續受供養，因循苟且以度時日。由是之故，密教諸師於余所說密教法義之內涵，悉皆諱莫如深，不敢作具名公開之辯解，亦不敢前來與余作私下之法義辨正；彼等皆已了知：密教之法皆是套用佛法名詞之外道世間法，皆不能端上大雅之堂故。

復次，密教之法，自始至終不離雙身淫樂第四喜之法，將之懸爲修證成佛之最終鵠的，是故西藏密教之所有密續一切隱語所言者，悉皆同是此法，

無有二意；若必各派一一密續皆一一加以闡釋者，則必導致極多前後重複之討論，讀者閱已，唯增厭煩，並無實義，是故僅舉代表性之宗派密續，以括弧註解之，令讀者能了其意即可。

復次，本書文辭必須淺白，乃至使用世俗常用而非正統之成語文字者，於此亦應說明。蓋密教之法確實邪淫荒謬，是故不許令外人知之，乃以隱諱之暗語而弘傳之，故其密續之中，多諸暗語。此諸暗語若不加以淺白之解釋，則學人讀之亦不解其義；若不解義，則不能辨正其法之正邪，此後密教諸師仍可從中作諸飾辭而轉移焦點、遮掩其謬，令余護持佛教正法之行功虧一簣；是故本書文辭必須淺顯明白，令讀者悉得解知其義，亦令密教諸師不能曲解掩飾。復次，鑑於密宗初機行者多屬教育層次較低者，為令彼等諸人讀已，能得真解余書所說之意，故本書言詞必須淺白，儘量避用一般人不用之詞彙。

復次，本書對於所舉證之密教「經部、續部」文詞，多以括弧（）而附註於後，乃因：若必一一加以逐段解釋者，則篇幅將更大幅增加，是故採取較為簡便之方式，以括弧而附註之，節省篇幅；讀者閱已即知，便能據實而

作解析、了知密教法義之邪正，即能回歸正道而捨邪法，則余目的已可就，是故作此較為簡便之方式而註釋之。

復次，本書原計劃篇幅為一冊約四百頁；然因密教法義之全面偏邪，導致評論之文辭量鉅，無法縮減，達於五十五萬餘字，乃於內文部分每頁增加三行成十七行，如此儘量容納之，仍需分成四冊方能完印。是故編排較為擁擠，可能導致年長讀者較耗眼力，實是不得已之舉，謹此先表歉意。

復次，本書為防部分迷信之密教信徒大量蒐集焚燬——猶如昔年有法師居士蒐集《正法眼藏——護法集》而焚之，故以免費結緣方式流通，改以局版書發售之方式流通之，然因不以營利為目的，故以不敷成本之「成本價」流通之，由本公司餘書所得利潤挹注之，以廣流通、廣益學人，如是護持佛教正法。茲以此書出版在即，故敘緣由及編輯大意如上；普願顯密一切行者細讀此書，一一加以驗證而明辨之，以護自身、兼救他人，大眾同離破壞佛教正法之大惡業，莫再因循苟且而隨密宗邪法深入歧途。

菩薩戒佛子 平實居士 謹誌

公元二〇〇二年仲春序於喧囂居

《狂密與真密》蔣巴洛傑序——從天珠談起

頂禮 一切智薄伽梵，身口意供養三寶。

大約從十多年前開始，跟隨著歐美新世紀(New Age)思潮加上台灣本島特有的社會風俗，台灣地區興起一股天珠(Dzi)熱潮，原本是藏區婦女世代傳家的寶石，被有意無意的炒作為「天上落下、非人間本有的寶物」、「佩帶者無需修行，未來必可成佛」，爾後經現代科學檢驗，證實只是古代白化瑪瑙的加工品；今日台灣甚至成為世界最大古天珠出口地——外銷至藏區以滿足全球收藏家。此一事實真相之披露，終結了天珠美麗而變調的神話。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歷史上佛法的傳播，常會因時、因地而進行文化取代(Cultural Substitution)，甚至由環境決定(Environmental Determine)重組後的文化元素(Cultural elements)，因此現代禪的李元松先生說：「密教的本質是一堆鍍金的垃圾圍繞著一粒鑽石。」但其中光芒耀眼的鑽石，是否真為世尊兜羅綿手所觸之本地？澄清紺目夜睹之明星？抑或只是以假亂真的錯

石，只因炫光刺眼，密宗行者便無法、也不願看清其本質？

大體而言，中國完整地承接唐朝以前的天竺大乘佛教，而西藏則接續了此後印度佛教的外道化發展；在印度，大乘佛教興盛後，逐漸融入了大量的印度教的文化元素，互化(Transculturation)而演化出坦特拉(Tantra)佛教，然後成爲印度佛法的主流思想，這一點可從那瀾陀寺遺址的考古紀錄中看出，亦可由玄奘法師及義淨法師著作目錄中得到許多佐證。

吐蕃自松贊干布後(大約唐代初期)，正式進入文字時代，並大量向印度及中國引入新的文化元素，其中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佛法正式成爲其國教；黑暗期後，西藏幾乎完全地接收了印度的坦特拉佛教，並且融入了藏地苯教(Bon)的一些元素，經由後弘期仁欽桑布等譯師的弘傳，藏傳佛教主要架構便已建立：以小乘而後大乘、而後金剛乘(密教)、而即身成佛的修行次第爲主。

就其哲學基礎而言，自古以來，藏傳佛教各派可總括爲如來藏中觀與應成派中觀二個系統。前者如寧瑪、噶舉、薩迦、覺囊，其內容或曰如來藏、自續中觀、唯識見、輪涅不二見、大中觀、他空見等，皆是站在「世俗諦無、勝義諦有」的原則上，而各自講述其勝義諦要旨，其間差異南轅北轍，

不可謂不大；而應成派中觀則是由較晚形成的格魯派宗喀巴師徒數代而發揚，挾其政治上新霸主的實力，造成如來藏系思想弘傳不彰、人才凋零，應成派中觀至今仍為藏傳佛教哲學的主流思想。

藏傳密教思想中則以無上瑜珈 (Mahayoga) 為最殊勝、最難行道，也是唯一可以頓超諸地而即身成佛（甚至不經中陰）之道。彼以為福智兼備行人，可依此道成就三身，圓滿佛果；觀其修行之道，最初的第一、第二灌頂，皆是為後來第三、第四灌頂建立基礎，向上成就第三灌頂功德事業，進修第四灌頂而成圓滿佛果，其間或有跳過智慧灌頂而直接進修名詞灌頂，但以不違背三灌精神為原則。

1984年我開始修習密教，花了很長時間接受了完整的灌頂與教法，爾後將修行當做是正業，世間諸事放置一旁；日間讀經思惟——佛學圖書館藏書泰半過目——夜間修習密法，前後達十一年之久；當時密法資訊難得，擁者悉皆自珍，猶記得為求斷簡殘篇，動輒南北奔波、尋師訪友；為求法教，多次往來印度、尼泊爾間，走訪各派長老德，多年來，也算親自見證了台灣密教的興盛過程。

一方面雖於前人修證軌跡多能一一親自經歷，另一方面心中疑問卻越來越深。雖然密法號稱是真正的教外別傳，然而卻處處違背經典中世尊所說教示，其間差異，已無法用「方便說、一時說」來承襲與籠統函蓋，更糟的是：這些無法釋懷的盲點，求諸彼等「學行兼備」的大金剛上師們，卻都指鹿爲馬、籠罩一番。

天珠熱退燒後，台灣又興起天鐵(Iron Meteorite)熱潮。尼泊爾波大塔邊(Boudhanath)的一家佛具店，有一次店家無意間將一支天鐵杵放在門口，被陽光曬後溫度升高，只見一位台灣客將其拿起燙手後，就直嚷著佛菩薩來加持了，最後台灣客出了天價「請」走了這支「有感應」的鐵杵。從此之後，所有佛具店的老板都將鐵製品放在門口櫥窗曬太陽，以招徠台灣來的朝聖客。台灣佛弟子的慷慨捐輸，大大地建設了藏、印、尼等地的「佛寺」軟硬體，每每在異鄉遇到虔誠佛弟子，放棄了家庭與工作來依止密教上師，但所得到的仍是在生滅法中的胡思妄想，其心不可謂不誠，其行不可曰怠忽，而終究墮於妄想之中，實爲可憐憫者。

無上瑜伽四種灌頂的修習，都是在意識心上做想像及覺受的領納，甚至

要求自我暗示及自我麻醉；有時加上鬼神力感應，不離妄想性自性。如諾那上師所言：「能與本尊對話，只是修行的第一步。」由外力鬼神賜予神異而不自知，等而下之者，淪為鬼神之代言委辦；不論天瑜伽如何堅固成就，進入開刀房，只需一劑麻醉針便半點也無了，試問如此修行，怎可名為成就本尊天色身瑜伽？

至於第二與第三灌頂內容，實為印度教坦特拉派內身(Subtle body)氣、脈、明點之串習；所謂內身成就，是以印度教內容套上佛法三昧的名詞，與佛法修證實無相關，印度教派行者亦修習脈氣明點及雙蓮，亦多有虹光身成就者傳說，甚至密教史上許多大師也同是印度教之傳承大師。自從美歐嬉皮風潮後，印度教內身思想書籍，多有翻譯為英文版本，吾人很容易檢驗出藏傳與印傳內身修習法門根本是同一根源，二者實際修習程序完全相同，唯密宗套用佛法名詞有異；然而密教行人泰多不願廣習佛法經典乃至世間法義，故密教行人無法也不願去承認此現象；又如苯教修習之「大圓滿、金剛橛」等五部法要，亦與密教所傳實質相同，歷史上苯教與寧瑪掘藏者原本就互通款曲，許多「大師」更是兼有佛教與苯教的宗教大師地位，如此，試問佛法

與外道不共之處何在？

名詞灌頂顯示修證的終點，但觀乎四大派無上極密心要所言，與香港月溪法師遍滿虛空大自在荒唐臆想落處相近，仍是在意識心上蒸沙做飯、或勤做黑窟鬼活，尚無能力現觀自身七八二識作用，卻侈言已證佛地真如，其實不離第六識體用，何來轉識成智？實則落入大妄語而不自知。

無上瑜伽的修證，於佛法三學皆無有實義，墮入與其他宗教相同的依歸處，而徒具佛法外相，也正是這個原因，天竺的佛教，實質上早已亡於密教化的過程中，無待於異教徒的殺戮而後滅亡，因為佛法的核心已失故。

總結來說，密教思想並非真實的佛法，且處處違背世尊經教，其徒眾因為不具道種智、復不識文佛本懷，無力檢視教法修證的正確性與否，故皆以上師教導為依歸，而不能有所簡擇。如此上代便已錯解，下代更形錯亂卻不自知，久而久之，便徒具佛法名相而行外道之實質；密教行人無力自行檢驗，再加上對密教法王上師之名聲權威崇拜等，無法面對事實的真相、不能剖析正理所在，只能在情感上麻醉自己，要自己相信上師等同於佛、相信想像之天身終究成真、相信所觀境爛熟後即成真實、相信本尊空行所顯境為

實、相信能觀與所觀會合一、相信鬼神化現本尊空行所授爲了義、相信定中所見是真實、相信香巴拉國土、相信想像之淨土終究成真、相信脈氣成就即是佛身、相信雙身法乃無上大法無關淫穢、相信樂明無念遍知即是涅槃本心、相信死後身內身外靜念百尊轉化成佛即入輪涅不一……。

藏傳密教發展至今，益形壯大，光是台灣一地陸續出現的密教中心便達上百處，所吸引徒眾當在數十萬人以上，所聚集的資源更是難以算計；表面上似乎佛法大興，實際上則是帶領這些信眾走向外門法、外道法乃至毀戒重罪法，即是重演天竺佛教衰亡的歷史；而造成這些現象的更深一層內在原因，就是數十年來台灣佛學院所教授者，幾乎皆以印順法師著作爲其藍本。然而印順思想本質上即賡續藏密黃教應成派中觀思想，且其著作中處處暗示：大乘佛法非佛說，無彌陀無淨土，無釋迦報身常住色究竟天宮說法，無菩薩無地獄……等；其子弟若欲更上層樓，則必走向南傳佛法或藏傳佛法，向此二極中求取眞法，實可謂「著僧伽黎破世尊正法」；諸山長老或因不具種智無力勘驗，而信受印順之法；或欲攀緣密教徒眾財力名聲，競相附會依靠，令人不禁憂心：正法的未來何去何從？

三乘佛子應常深切反觀思惟：學佛之初發心爲何？是否益發照見自己內心的黑暗？是否學佛後已經破除了某些迷惑？生出了佛法的智慧？吾人是依智還是依人？所作所爲是否真正利益眾生？是否真在奉行佛所說正法？是否親證菩提了義實相？又佛說眾生七八二識不斷，試問二六時中，吾人七八二識如何無刹那無間斷地現量運作？如果連這個人人本具、時時恒在的阿賴耶、恒審思量的末那都不識，而說其他三昧如何神妙，無異自欺欺人。

1966年冬天，也許因過去生亦有些微福德，有幸從學於吾師平實導師，此後得窺佛法堂奧，一方面重新修正佛法知見，正法脈絡一一浮現，以往學密之疑難陰霾，次第煙消雲散，才知過去錯誤成見及自我局限，於是由凡夫地而菩薩地而佛地，階梯軌徑方得明朗，漸具道種智及擇法眼，能知各家所學落處爲何，如觀掌中果；一方面由念佛法門入手，以無相念佛拜佛增進功夫，待定力成片，不待臨終彌陀示現，自心確知生西把握，赫然發現古今多少大德，感嘆生西有望卻苦無把握，箇中原因即落此處。待因緣到來，得見實相，則三乘一切了義經典磐基，盡奠於此，神鬼亦不知此真如實相。依此方得以地地增上，自此悟後起修，依佛語及恩師教授，進修一切種智及正修

諸三昧；凡此家裏事，只應家裏人知，非如以往之蜉蝣并蛙不能知蟠龍飛天。

恩師平實導師人如其名，雖過去生實常為教法領袖，往世法教至今仍多有人禮拜供養，但決意放棄過往虛幻名聲，不屑世間諸師神頭鬼面，豈以平淡踏實作風自行化他，為眾生典範——於自身證量成就，從不作無謂異譚，故慢心學人多起惡心輕視之念。吾師於正法命脈，輒以身命護之；即使受人輕之賤之，亦不稍改護法之心。悲心所至，不忍「眾生發善心而成就地獄業」，故秉持如來家風，作獅子吼，期望能振聾發聵以救護眾生。不明就裡之人，常認為其貢高我慢，實乃大謬。

多年來隨侍門下，知吾師為人處事隨和隨緣，極其慈悲並無盡老婆，利益大眾無顧自身；今為救護廣大佛子、為佛法正本清源、為正法長久延續，故不能視而無見，不能再作鄉愿，非下苦口針砭則重病不能癒，故廣蒐密典諸續，徹底明示似佛外道脈絡，示種智摩尼珠以澄清穢濁、杜學人來世地獄之門，故造此《狂密與真密》鉅著，非再來菩薩所不能為。

忝列門下，師不以余魯鈍，囑余為序，敬撰數語，祈願一切讀者能暫

置個人成見，詳審比對密經密續，而後加以反覆思考、深切佐證本書內容，以救自沈。是禱！

菩薩戒子 秋吉·蔣巴洛傑

公元二〇〇二年春節序於雙和居

《狂密與真密》 一至四輯之 目次

《第一輯》：

第一章 概說密宗

第一節 概說密宗	一
第一目 概說密宗	一
第二目 引證之出處	七
第三目 本書所說之密宗以西密為主	十三
第二節 明點脈氣無上瑜伽是密宗修法之根本	十五
第一目 明點、脈氣、無上瑜伽——此三是密宗修法之根本	十五
第二目 密宗之兩重秘密	十八
第三節 後來居上之密宗？	二五
第四節 密經及密續之主要意旨	二八
第五節 密宗之三昧耶戒	三一

第六節	生起次第成就方可修習雙身法	三
第七節	迂迴曲折離奇之密法	二
第八節	修證雙身修法之淫樂爲密宗之中心思想	七

第二章 觀想及天瑜伽

第一節	觀想乃密宗修法之起分	四
第二節	觀想之成就與目的	五
第三節	觀想之法後來演變爲起分之修法	四
第四節	觀想之法略說	六
第五節	觀想除障與供佛	四
第六節	密宗超度死亡之妄想	七
第七節	觀想之法亦可成就樂空雙運	三
第八節	與佛光合一而成佛之妄想	八
第九節	三身成佛之道	八
第一目	法身成佛之道	〇
第二目	報身成佛之道	三

第三目 化身成佛之道……………九八

第十節 密宗觀想明點中脈之法乃是精行仙之修法……………一〇四

第三章 密宗之明點與脈氣

第一節 密宗之明點與脈氣……………一〇七

第二節 明點有四類……………一〇七

第三節 寶瓶氣略說……………一一一

第四節 那洛六法之寂止餘觀……………一二八

第五節 明點氣功之證得不能成就出世間果……………一三三

第六節 明點氣功不能成就般若波羅蜜……………一三八

第七節 明點脈氣之修證不能成就四種淨土……………一四一

第八節 密宗修練拙火定者應須食肉……………一四六

第九節 密宗所證之三三昧……………一五〇

第四章 甘露

第一節 五甘露……………一六二

第二節 靜慮之受甘露等……………一六五

第三節 妄想藉甘露成就禪定……………一六九

第四節 酒及精液爲密宗修行者之甘露……………一七三

第五節 精液亦可作爲供養自己之甘露……………一七六

第五章 持明、手印及夢瑜伽

第一節 藉持咒而獲得世間法之利益……………一八一

第二節 持咒不能令人獲得佛法上之果證……………一八四

第三節 持誦密宗經典之咒不能消除誹謗三寶重罪……………一九三

第四節 手印及眞言……………一九七

第五節 夢瑜伽……………二〇四

第六章 如來藏見

第一節 密宗一向以常見外道之意識爲如來藏……………二一二

第二節 格魯派乃否定如來藏之破法者……………二一六

第三節 紅白花教皆錯認意識爲如來藏……………二三六

第四節 密宗妄認覺知心等爲法身……………二四七

第五節 密宗祖師多將阿賴耶識與如來藏視作二法……………二六一

第六節 密宗諸師錯以意識境界為如來藏……………二七六

第七節 密宗上師皆錯認法身及涅槃因……………二八七

第八節 密宗諸師皆以覺知心住於一切法空作為法身……………二九四

第七章 般若中觀—兼述密宗之明光大手印

第一節 明光大手印—密宗之般若中觀……………三〇一

第二節 密宗自續派中觀之般若見……………三〇六

第三節 密宗應成派中觀之般若見(上半)……………三一—

附錄一 參考書目……………附一—附九

附錄二 手印指節示意圖……………附十

《第二輯》：

第七章 般若中觀—兼述密宗之明光大手印 上承第一輯第七章未完部分

第三節 應成派中觀之般若見(下半)……………三三三

第四節 自續派中觀之般若見……………三六九

第五節 密宗之其餘空性見……………三八〇

第六節 密宗誤會解脫道及佛菩提道……………三八九

第七節 密宗之《大日經》亦誤解般若空性……………四一一

第八節 密宗之邪見導致佛教法義支離破碎……………四二八

第八章 灌頂

第一節 灌頂略說……………四六二

第二節 瓶灌頂……………四七〇

第三節 道灌頂……………四七七

第一目 瓶灌……………四七七

第二目 密灌……………四八二

第三目 慧灌……………四八九

第四目 第四灌……………五〇三

第五目 內灌頂……………五一八

第四節 灌頂理論之總評……………五二三

第九章 無上瑜伽—雙身法之實修

第一節 無上瑜伽略說……………五五九

第二節 密宗之佛教禪定——雙身修法……………五七一

第三節 藉無上瑜伽修成虹光身……………五七八

第四節 雙身淫樂之法絕非華嚴經所說之法……………六〇〇

第五節 修雙身法者須先選擇具相之女……………六〇八

第六節 樂空雙運實修法略說……………六一九

附錄 參考書目……………附一—附九

《第三輯》：

第九章 無上瑜伽 上承第二輯第九章未完部分

第七節 採陰補陽——於異性身中提取明點……………六七七

第八節 雙身修法違背「真如遍於一切法」現行之正理……………七〇八

第九節 密宗之除漏、證禪定、圓滿菩提……………七二〇

第十節 密宗之法義與行門令佛教蒙羞……………七五二

第十一節 應將密宗之雙身法摒除於佛教之外……………七七二

第十章 遷識法及奪舍法

第一節	泛說遷識法	七九六
第二節	他派之臨終遷識法	八二二
第三節	薩迦派之奪舍法	八三七
第四節	中有解脫之教授	八四〇
第五節	以假作真之密宗	八六二

第十一章 密宗之斷惑證果

第一節	密法之修行永不能斷惑證果	八七六
第二節	密宗之初地菩薩修證	八八六
第三節	密宗證得六地之行門	八九四
第四節	圓滿報身果之修證妄想	八九七
第五節	密宗五智之妄想	
第一目	法界體性智之妄想	九〇四
第二目	密宗由種種雜行而修之五智妄想	九一七
第三目	以邪淫之法而成就佛地四智與法界智之妄想	九三八
第六節	密宗臆想之無我證量	九五二

第七節 心外求法之密宗道……………九六五

第八節 密宗對無分別智之誤會……………九七二

第九節 妄想施設之俱生智……………九八〇

第十節 密宗佛教之佛果修證及修學之條件……………九八五

第十二章 神通——密教誇大不實之神通證量

第一節 妄想之神通行門……………九八九

第二節 漏盡通之妄想……………九九六

第三節 神足通之妄想……………九九八

第四節 以明點發起界外神通之妄想……………一〇〇六

第十三章 息增懷誅

第一節 簡介息增懷誅……………一〇一〇

第二節 誅法……………一〇一七

第三節 行誅法後應以濁食施諸鬼神……………一〇二四

第四節 修此四法前造壇所應注意事項……………一〇二七

第五節 內護摩……………一〇三三

第六節 誅法所遣金剛部主之本質.....	一〇三六
附錄 參考書目.....	附一—附九

《第四輯》：

第十四章 餘諸邪見——恣意解釋佛法修證之名相

第一節 密宗對四加行之誤解.....	一〇四五
第二節 密宗之不共加行.....	一〇五七
第三節 密宗荒謬之修集資糧法.....	一〇六二
第四節 密宗對緣起法之誤會.....	一〇六八
第五節 密宗邪謬之無漏法.....	一〇七〇
第六節 密宗對四緣之誤會.....	一〇七二
第七節 密宗自己發明之漏盡通.....	一〇七七
第八節 密宗所證之四果五果.....	一〇八三
第九節 密宗自己發明之五如來.....	一〇九一
第十節 密宗自設之四念住與四正斷.....	一〇九四

第十一節	密宗自設之三昧耶戒·····	一〇九七
第十二節	密宗另行發明之實相菩提心·····	一一〇七
第十三節	密宗之五法身—轉識成智之妄想·····	一一一一
第十四節	密宗自設之道次第·····	一一一四
第十五節	密宗之自他交換法妄想·····	一一一八
第十六節	密宗之觀想除罪法妄想·····	一二二四
第十七節	以世間法神異作爲證得聖果之密宗·····	一二二七
第十八節	密宗四大相融之邪見·····	一二二九
第十九節	密宗之消除因果妄想·····	一二三二
第二十節	錯以明光爲佛法身之密宗·····	一二三三
第二十一節	以極穢物爲無上妙品之密宗·····	一二三六
第二十二節	以假爲真之密宗·····	一二四〇
第二十三節	借體延壽怪誕妄想之密宗·····	一二四二
第二十四節	密宗虛妄施設之五佛·····	一二四四
第二十五節	誦經即可成佛之妄想·····	一二四六

第二十六節	以拙火消除業障之妄想	一一四七
第二十七節	虛妄想之密宗法報化身	一一四八
第二十八節	密宗對世間法果報之妄想	一一六一
第二十九節	雙具污穢與邪淫之密宗	一一六四
第三十節	密宗之解脫妄想	一一七二
第三十一節	密宗之中有妄想	一一七七
第三十二節	密宗無死瑜伽之妄想	一一七九
第三十三節	以表爲眞之密宗	一一八二
第三十四節	錯會心義之密宗	一一八九
第三十五節	以鬼神爲主之密宗	一一九二
第三十六節	密宗之金剛薩埵懺悔法及百字明之本質	一一九五
第三十七節	明空大手印即身成佛之妄想	一一九九
第三十八節	密宗發菩提心之妄想	一二〇〇
第三十九節	將禪定誤作般若之密宗	一二〇二
第四十節	誤會無餘涅槃之密宗	一二〇三

第十五章 密宗推廣邪法之手段

- 第一節 以上師爲中心而推廣密法…………… 一一〇六
- 第二節 誑言來世受生爲洋人…………… 一一一二
- 第三節 隨意解釋佛法之證量而推廣密宗…………… 一一一三
- 第四節 創造新證量名相而冠於顯教之上…………… 一一一五
- 第五節 抑顯崇密而取代顯教…………… 一一一八
- 第六節 高推密宗祖師之證量…………… 一一二〇
- 第七節 以虛妄之傳承自高…………… 一一二二
- 第八節 以隨便作方便之密宗推廣手段…………… 一一二二
- 第九節 妄說遷識及持咒能滅一切罪而廣招徠…………… 一一二八
- 第十節 以淫樂無罪而令人安住於密宗…………… 一一三〇
- 第十一節 妄說分身再來以擴大活佛之數量…………… 一一三七
- 第十二節 妄稱密宗上師是顯教經中之菩薩乘願再來…………… 一一四〇
- 第十三節 不禁肉食貪淫而廣招徠…………… 一一四三
- 第十四節 創造密教教主而冠於顯教之上…………… 一二四六

第十五節 以破斥天魔爲手段令人誤認密宗非魔……………一二五四

第十六章 狂密與眞密

第一節 狂密略說

第一目 狂密之三業秘密……………一二五九

第二目 光明大手印之明光雙運……………一二六四

第三目 事業手印（雙身修法）之樂空雙運……………一二六九

第二節 現實中之狂密……………一二七六

第三節 眞密——事密與理密

第一目 事密……………一二八〇

第二目 理密……………一二八三

第四節 密宗絕非佛教……………一二八七

第十七章 總結

第一節 密宗之金剛乘義……………一二九一

第二節 不離意識範疇之密宗……………一三〇七

第三節 密教興而佛教亡之原因……………一三一三

第四節 密宗尊崇上師遠勝於佛、故非佛教	一三二八
第五節 密宗之本質乃是喇嘛教	一三三二
第六節 密宗是入篡佛教正統者	一三三七
第七節 對密宗法義之判論	一三五三
跋	一三八四
附錄 參考書目	附一—附九

編案：一、以上係平實導師所著《狂密與真密》一至四輯之目錄。欲知四輯之詳細內容者，請逕向各大書局請購。每輯共約 400 頁（主文約 340 頁），賠本流通價每輯 140 元。2002 年 2 月底起，每兩個月出版一輯。已經全部出版。二、第一輯已經於 2002/11/1 在《成佛之道》網站上網完畢，第二、三、四輯內容，將於其後每二個月上網一輯。外國地區不便取得書籍者，可以上網瀏覽以及下載；台灣地區請向各大書局請購，比從網站下載便宜，而且印刷裝訂遠較網站下載為佳，更易於保存及查閱。

《狂密與真密》

第一輯中 辨論藏密應成派般若中觀邪見之主文摘錄：

第七章 般若中觀

第三節 密宗應成派中觀之般若見（上半）

密宗之應成派中觀，乃是西藏密宗黃教所崇奉者，乃是黃教所最引以自豪之中觀見，黃教每言應成派中觀是一切佛法中最究竟之中觀見。印順法師極爲崇拜應成派中觀見，於其著作中美言：「應成中觀爲西藏密宗佛教之驕傲」，讚歎其組織嚴密，說理透徹，爲最究竟之佛法；並期待應成派中觀見必將會**正確圓滿的發揚起來**，所以印順法師如是預記：

《據說藏傳的中觀學，有佛護、月稱的應成派，和靜命、清辨的自續派；傳入西藏的時候，雖各有因緣，然經過長期的流傳，佛護、月稱的應成系，已取得了中觀正統的權威。藏傳的中觀教典，近來始有部分的翻譯爲漢文。同時，由於中論梵本的發現，日人曾從文義的考訂中，獲得許多新的理解。中觀的特質，將來在藏傳、漢傳和梵本的相互參證中，必將**更為正確圓滿的發揚起來**。》（印順著《中觀今論》頁4）

然而應成派中觀見，在玄奘菩薩之《成唯識論》中，早已廣破之，在更早之龍樹菩薩所著《中論》亦已廣破之。印順法師誤解龍樹菩薩所著《中論》之意旨，妄說為「離如來藏之一切法空」說，後將有我同修會中之親教師專書論之，今暫表過而不論之。無著與世親兄弟所著諸論中，亦皆已曾廣破應成派中觀之邪見；印順法師不知不證佛說中觀正義，被藏傳之密宗應成派中觀見所迷，反謂密宗之應成派中觀見為最究竟法；非可謂為有智之人也。

余諸著作中（譬如《楞伽經詳解、我與無我、宗通與說通、邪見與佛法、真實如來藏》等書），對印順所說應成派中觀之邪見、加以系統性之辨正，顯示應成派中觀見之邪謬，舉示印順法師之所有思想即是應成派中觀，亦顯示印順法師諸書所說「佛法與中觀」之種種邪謬，印順法師自身閱已，其實亦已自知邪謬，然而無力自圓其說；又因面子所關、及騎虎難下之勢（弘傳彼法之法師必將反對其公開認錯，以免影響各人之名聞與利養），令印順法師既不能出而辯駁、自圓其說，又不能承認其《妙雲集、華雨集、性空學探源……》等著作所說邪謬，只得默然以對，不復有所能為，捨壽時亦將齎恨

以終、後世長受苦報。

彼諸印順法師邪法之繼承者，食其邪見涎唾，而無正知正見加以簡別，爲面子故，仍隨其邪見而繼續弘傳應成派中觀邪見，勢將導致捨壽後之沉淪。爲維護名聞利養及此世在佛教界之地位，乃更作種種文飾之辭，謂印順法師不屑與平實辨正法義；不肯讚同其出面認錯，而反阻止之，令印順法師必須承受**謗菩薩藏**之一闡提重罪，絕非慈悲之人也。如是文過飾非之言，更顯彼諸徒眾之私心自用，不能實事求是，一味文過飾非；如是諸人，不能聞過則喜、速求正義、檢討自身法義之過失，而反作諸遁辭、飾辭，非是真正修學菩薩道者，菩薩所爲不當如是故。

譬如江燦騰教授，於現代禪網站覆李元松居士之信函中，自言余之讚歎恭敬於彼，言彼不屑與余對話；此乃妄語及遁辭也。憶昔因睹其著作，見其敢於對當前佛教界之怪象提出諍言，故恭敬讚歎之，贈以《宗門法眼》等二書；彼則回贈《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諍辯與發展》一書。余因此故，曾就其書中所言熊十力與呂澂之論辯「性寂與性覺」一事而提出管見；江教授不懂余函中所言「性寂與性覺」之意，復因未能證入三乘見道之一，又未能摒除

中國「文人相輕」之惡習，而建議余應讀南傳佛法「覺音」所造之《清淨道論》，頗有為師指導余之進修之意。

江教授作如是言：《從學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你應走出禪宗的傳統思維模式。覺音的《清淨道論》，世親的《俱舍論》，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止觀部分），都是可一開眼界的。》（詳江燦騰1998.10.14.來函）

然而世親所造之《俱舍論》，乃其未學未證大乘法理之前，尚在小乘聲聞法中修學時所造者，雖然合於二乘解脫道正理，然部分說理尚可商榷，於大乘佛菩提道而言，並非完全正確之作，江教授應當知此。

南傳佛法覺音所造之《清淨道論》所言，不符佛於四阿含諸經所言依「名色緣識之識——第八識如來藏」而有之解脫道，違佛所說，亦違余於解脫道之修證現量；非唯所說諸法不能及於第一義諦實相，乃至對於自宗南傳佛法之二乘解脫道亦復錯會，而墮於意識我見之中，未曾證得聲聞初果之見地——根本未斷我見，尚在外道凡夫位中。

至於宗喀巴所造之《密宗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廣論、略論、……》等，悉皆錯誤連篇，違教悖理，觀乎本書所舉宗喀巴之邪見，可知一斑也；

而其所造《菩提道次第廣論》中關於止觀修證之論述，悉付闕如，根本連初禪都未能證得；所說等至之理與禪定正理完全相違，亦違余所修證之禪定證量，完全不懂等引、等至、等持之正理。

如是等論，除世親菩薩尚在弘傳聲聞法時期所造之《俱舍論》外，悉皆錯會佛法至於完全相背之地步，可證覺音與宗喀巴二人：前者尚在凡夫位中，次者根本即是外道，完全不解佛法正理。如是二人所造之論著，充滿我見與邪見，誤導眾生極爲嚴重，有何可讀、可信受處？而彼江教授極力推薦之！由此亦可見江教授之外行至何地步也！由此緣故，余於閱畢江教授來函時，僅於函上加註紅字一行：「寄贈《平實書箋》即可，不須回函。」便予永置。

復次，余所言法，並非純從禪宗之傳統思維模式出發，綜觀拙著早期之《真實如來藏、正法眼藏、禪淨圓融》，近期之《宗通與說通、邪見與佛法、甘露法雨、我與無我、楞伽經詳解、……》等書所說，兼攝三乘之聲聞、緣覺、大乘佛法，通貫阿含、般若、唯識等初至三轉法輪諸經正義，亦兼及密乘之邪謬破斥，絕非唯從「禪宗的傳統思維模式」而言也。如是統貫

三乘佛法之言，於早期諸書已具言之，今猶現成可稽，事實俱在，而江教授管見不能及此，以自意而窺余之定慧二學，作此淺見之言，亦可知其寡聞少學至何地步也。

余觀江教授於三乘佛法知見如此欠缺，又具高慢之心，知其與第一義諦及二乘解脫之道俱皆無緣，乃未覆函，從此永置。彼若因此而以為余對其仍舊心存恭敬，以此自我高舉，則是未知事實、背於事實者也。而彼至今，仍舊續食印順法師之邪見唾沫，不知應捨應離，顯見其於三乘佛法真實義之無知、與師心自用之心行；復以如是無知及崇拜故，為印順法師作諸飾辭，非是直心之人也。以此無知及師心自用之心行，乃竟妄評余法：

《《正如我和藍先生根本不回應蕭平實先生的強烈質疑印順——不是印順不能質疑，而是蕭根本外行，不值得浪費時間；至於蕭本人對我是相當尊敬的，但也不能就隨便跟著起舞。：：。》》（詳現代禪網站江先生覆李元松居士文）

然而江燦騰教授所言違背事實，正是欲蓋彌彰，復又背離正法之愚行，如是作為非是有智之人也。所以者何？謂江教授於回復李元松居士之函文中，只能對於現代禪諸人之身口意行作諸評論，不能於佛教法義上對現代禪

作正確之評論故；此乃人身批評之行爲，非修學佛法者之所應爲，故江教授並非佛法中之修行人，唯是佛教學術研究者爾。江教授若有智慧如其所言之「內行」者，應當執筆針對現代禪之法義加以辨正，而非對其身口意行加以評論，以免「人身攻擊」之譏；亦應針對拙著《真實如來藏、邪見與佛法、楞伽經詳解、宗通與說通……》專評印順「法師」之邪見、及舉證印順破壞佛教正法事實等論議，造書細評余法之正邪，然後正式出版，摧滅外行之蕭平實「邪說」（然余在此事先建議：江教授欲出版前，應先請印順法師過目，以免後來敗闕百出、顏面喪盡，一生英名盡付流水時，怨余未先言此，復又因此辨正而對印順法師重加一層拖累與「傷害」）。

余於拜讀之後，將請隨學之「更外行之弟子」出書回覆江教授，以供教界之法眼審查，方知江教授是否「人如其言」之「懂得佛法」也，方知江教授「內行」之言是否屬實也（但因我會諸同修等，皆於日間有其世間職務，時間有限，是故回覆之書必須於江教授出書或出文後之一年半左右方能繕妥出版，大眾皆可好整以暇、慢慢等候，不須急在一時）。

余今於此以言激之，欲令江教授生不悅之心，奮發而起、執筆爲文，印

製成書，針對余法提出針砭。江教授若無力作此「內行人」所應爲之事，而言「不值得浪費時間回應蕭平實」者，則是「色厲內荏」之言、「言不由衷」之言，乃是遁辭；此後應當閉口，不言佛教界之人與事、不言佛法之正與邪。所以者何？佛教界之事乃是佛教修行者間之教內事，不需汝等專作「佛教學術研究」、而不依經中佛語修行之「學術研究者」來作建言；自有教內之法義辨正，能令教義澄清、正法久住，無勞外人。

亦不須汝諸未曾入佛門中真修實證之「佛教學術研究」者，來爲佛教修行者說法；汝及印順法師等徒眾皆是研究佛法而不加以真修實證者，本質絕非真正之佛教徒故，印順只是身披佛教法衣之破法者故，完全使用密宗應成派中觀邪見作爲其中心思想，而剷除佛教根本之第八識如來藏法故，如是作爲已令佛教正法淪於玄學戲論故。

余今於此以言激之，江教授受激之後必定暴跳如雷（觀其覆李元松居士函之言語，及攻擊如石法師之言語，即可知其必定如此）；暴跳如雷之後，若不能造書細評余法之謬者，則已證實其爲「口是心非、不懂佛法」之人也，則其人之言是否可信，大眾自能知之也。然江教授若不從法義上論辯，而於網站上下

載「有心人」對余之無根誹謗，然後評論者，則是人身攻擊者，無關法義辨正，則其人之佛法「證量」，大眾亦可由此而知之也，從此可以將其言行視而不見、置若罔聞，皆是無義之言故，不關佛教界之痛癢也。

江教授從此以後不應再言：「（印順法師）對於蕭平實之法義辨正、不能質疑，而是蕭根本外行，不值得浪費時間」，所以者何？印順法師及其徒眾，絕非雍容大度之人也。試觀佛教界籍籍無名、而且比平實更爲外行之「鍾慶吉」居士，於自立早報每逢週日刊出之「自立講台」專欄中，爲文反諷而諷印順法師之邪見，冀其修正、庶免後報，可謂「言雖不經」，而「其行也善」；然印順法師雖然抱病住院，亦仍與其「門徒」昭慧法師立即爲文反駁，師徒各造一函，於二週後之自立講台登出。如是更外行之無名之輩所刊一文，便由師徒二人俱皆爲文迅速反駁，鄭重其事；而於余之以書：《真實如來藏、邪見與佛法、宗通與說通、楞伽經詳解多輯、我與無我……》等專書專題論述，並持之以恒、多年不斷論述其謬、迄今不斷，如是嚴重者，竟言「不屑與蕭平實言論」，而隱喻印順等人之雍容大度？江教授豈真是見樹而不見林者？此說不通也。

由此顯然可見江教授所言：「印順法師及其徒眾不屑與蕭平實言論」之說，乃是飾辭遁辭，違背事實。如是言語，唯欲遮掩其不能置辯之窘境爾，唯欲遮蓋彼等進退兩難之窘境爾；所以者何？謂所說法若有邪謬，則必難免智者之所辨正也。智者所作法義辨正，舖陳義理而解析之，有智之人閱畢即知，豈受江燦騰教授飾辭遁辭之所瞞耶？

江教授若「真有修證、真懂佛法」者，應先就拙著《真實如來藏、邪見與佛法、楞伽經詳解各輯、我與無我、宗通與說通……》等專評印順法師之著作，**就法義**一一提出辨正，以證明印順之法正確，以證明蕭平實之法邪謬、所說是「外行」話；如是證明有力能破斥平實已，以後方有資格說「不屑與蕭平實言論」之語也，否則即成飾辭遁辭，非如實語也。如是作已，不論南傳小乘佛法之解脫道、抑或北傳大乘佛法之第一義諦，亦皆可以作為論證主題，針對拙著之論述不當或外行之處，以真名為文提出公開質疑，或出專書而作法義辨正、乃至接二連三；亦可公開或私下覓余辨正法義，以降伏余，收余為徒。苟能於**法義**上令余理屈者，斯人真乃大修證者，正是余所覓求之大師，當即拜以為師，有何難哉！如是大師，余已多年極力推求、思欲

隨學而不可得故。

江教授其人，對余諸書所言法義，不論爲文或當面辨正，皆無力、亦不敢爲之，而甘食印順「法師」邪見唾沫，作諸飾辭遁辭、爲其辯解掩飾；乃至因余往年對其針砭教界某名師荒謬作爲而作之讚歎，往自身臉上貼金，謂余恭敬於彼，而不言余對其覆函之置而不覆之後來演變，非是誠實之人也。

然余往年所恭敬讚歎於江教授者，乃因其敢言佛教界之弊端；今者江教授既認爲蕭平實於佛法外行，則平實所言佛法必定「誤導學人」，正應本於原來敢言教界弊端之良知勇氣、出而造書摧滅平實之邪說，以救學人，方可不負平實以往對江教授道德勇氣之讚歎也，不可托言「蕭平實外行、我等事忙無時間、……」等理由而迴避對余應作之法義之辨正也——唯除認同余法。

若江教授認爲印順之見爲正見者，應即挺身而出，爲其「師」印順辨正法義，證明其法義之正真；而江教授卻迴避爲其「師」邪見辨正之正行，對平實連續多年再三再四針砭印順之事坐視不理，一味迴避針砭平實「邪說」以救印順之行，竟於回覆現代禪之函中作諸文過飾非之辭，刊登於網站上，顯然辜負平實往年對彼讚歎之因由；由此緣故，如是讚歎之辭，於今應予

「收回」，方符事實。

江教授於覆李元松居士之書信中，言余之恭敬於彼，故意省略後來余之捨彼而不予覆函之事者，顯示彼非誠實之人也，乃是無智無勇之人也，乃是執著名聲面子之俗人也。如是以「佛教學術研究」為職業之俗人，而可視為「修學佛法之佛弟子」者，未之有也；如是之人，只是夤緣印順法師名聲、以「研究佛教學術」作為謀生工具之俗人，何可濫膺真修佛法之「佛教徒」一名耶？

所以者何？謂江燦騰教授既認為平實是外行人，諸書所說佛法非真佛法，則應據理力爭，提出辯言，令平實之「邪說」消弭，救諸學人回歸正道，如是作為亦可救平實回歸正道，方是有慈有智有勇之佛教徒也；若於平實所說法義漸被佛教界認同為佛教正法之時，汝江燦騰明知平實所言「不符」佛法，實是「誤導眾生」者，即應基於慈悲之心，救諸學人，亦救平實，以免佛教被「外行」之平實引入「邪道」；能作如是正行者，方是有智有慈有勇之佛教徒也。

今爾江教授不此之圖，而言「不屑與蕭平實言論」，而為印順法師種種

邪見作諸遁辭及諸飾辭，乃是色厲內荏之行，無益自他，亦復成就誹謗賢聖之大惡業。看重此世名聲面子，毫不顧慮真正法義，毫不顧慮未來無量世之嚴峻果報，非是深信因果之佛教徒也，非是智者之行也。

印順對於三乘經中所說之地獄、極樂世界、琉璃世界、十方世界……等，既不信其有，認為地獄極樂等只是聖人方便施教，是故無地獄可入、無未來世之地獄苦受可報，乃敢於否定四阿含諸經所說之地獄及十方諸佛等世界之實有，顯然可見印順對於原始佛教四阿含諸經並不信受，是故印順心中之不信後世因果者亦可知也；江教授既崇信印順諸書之語，當知其必隨同印順邪見而不信有後世之地獄因果報應，是故於三乘佛法敢不依經及依證量而言，敢隨順印順「法師」之密宗應成派中觀邪見而否定正法，如是之人焉得名為『深信因果』者？不信因果、復無證量之學術研究者所說言語，可言是佛法乎？而諸學人不辨黑白、一體信受之，非愚而何？令人感嘆！

余於諸方大師之擁護密宗應成派中觀見者，必定嚴辭辨正，不稍假以顏色；所以致此者，乃因深見應成派中觀邪見、斷喪佛教根本法義之嚴重性，故不得不爾。江教授既認為平實外行，所說非是正法，正應出之以慈悲，挽

救佛教正法命脈，亦救平實於「萬劫不復」之地。苟能如實敷演佛法，令平實知非者，平實感激不盡，豈敢文過飾非、作諸飾辭？當即公開懺悔更正，而免來世長劫嚴峻果報。

公開懺悔之事，於余實非難事，常所爲之；每於書上留下文字爲憑，不敢稍作覆藏。懺悔乃是有慚有愧之善行故，是菩薩所修之善法故，不須顧慮面子——菩薩既證空性已，轉依空性之理，早棄面子如敝屣，不須顧慮之。今於此處公開呼籲：若有任何人覺知余法爲誤導眾生者、爲非佛法者，請儘速出書破斥平實，令平實知非改過、再作公開懺悔，以免後過；如是以救平實。若實無過，請勿以私心而亂作評論，以免自身未來世之嚴峻果報；平實誠懇之言，敬請教界垂聽採納，則佛教幸甚！今時後世一切學人幸甚！

印順法師（其實不應稱其爲佛教法師，其所說之法乃是破壞佛法根本之第八識如來藏法故，只是身披佛教法衣而傳斷見外道之密宗「無因論法」者故）所說之應成派中觀邪見，處處摧毀佛法之根本，令三乘佛法之本質墮於**無因論**之斷滅空中。此過遠超密宗雙身修法混入佛門之大害，何以故？謂此密宗應成派中觀之邪見弘傳，必令密宗男女雙身合修之外道邪淫法門得以合理化、而繼續存在「密宗

佛教」內、乃至漸漸滲入真正之佛教中故，應成派中觀以無念靈知之意識爲佛地眞如故；雙身修法之男女淫觸樂受，不與離見聞覺知之第八識如來藏相應，而與意識無念靈知心相應故。

而印順否定第八識後，既恐他人責彼應成中觀墮於斷見之中，乃違逆佛旨，於其諸多著作中、別行建立『不可知不可證之意識細心』說，取代佛說「可知可證之如來藏」，作爲三世生死輪迴之聯繫心，以挽救自己法義之墮於斷見、之墮於無因論中。然而四阿含諸經中，佛說一切粗細意識皆是可知者、可證者，無有不可知不可證之細意識，印順如是建立『不可知不可證之意識細心』，顯然違佛旨意，只是藉此建立而補救其所崇信之應成派中觀之墮於斷見而已。如此違教悖理之舉，卻如古時天竺之月稱、寂天、阿底峽……等人所爲如出一轍，令密宗引自外道之雙身修法合理化，雙身修法以意識覺知心爲中心故；如是作爲，令密宗得以引進外道性力派之淫欲貪法，加以合理化而成爲『密宗佛教』之修行主旨，藉此滲透真正之佛教，而於佛教徒不知不覺中漸漸取代佛教正統；亦令一切信受密宗之佛教修行者悉墮斷常二見之中，以意識之粗細心爲常不壞法故。

俟密宗完全取代顯教之後，從此永無學人能證三乘佛法之真實義，亦令佛教法義淪為玄學，成為世間哲學，必使佛教法義淺化，與諸外道法便無大異其趣之勝妙處，便為世人所輕。佛法既為世人所輕，則佛教亦必隨之而為世人所輕，則佛教修行之道便為世人所輕賤，不再恭敬渴仰而修學之，世人對佛教法義便將只認作哲學，研究而不實修；隨後來之現象，則是佛教諸出家法師將更為世人所賤，非是有修有證者故，非是繼承佛陀真正深妙法義者故。果真如是，將來世中，世人若見佛教法師，將不復有絲毫尊敬恭敬之情，同於世俗人故。

於未來世，若出家僧寶真實證得第八識如來藏，發起般若慧，出世住持及弘揚佛之正法時，亦必遭受彼印順法師等人之未來世新學徒眾所否定與抵制，令證道者住持正法、弘揚正法之行，更為艱辛；乃至不久即被邪見邪法之龐大勢力所滅、所淘汰。如是為害極為深遠，事關佛教出家法師今時後世之切身利害，亦事關佛教正法未來世之命脈，一切佛教法師不應漠視不見、坐視不理；否則將於二十年後，全面淪入應成派中觀見之「無因論」邪法中，佛教滅在不久。

印順由密宗應成派中觀之邪見故，否定如來藏正法，進而否定大乘諸經，說爲後人所編造者，遂敢言無極樂、言無琉璃世界、言無地獄，謂此皆是方便施設化導而已。然而印順之所以否定大乘諸經，不肯承認真是佛說者，乃因不能依大乘經典證得第八識如來藏，故索性否定之，以免他人詢問是否已悟時，答言「未悟」之尷尬也。

然而因此私心而否定第八識，言原始佛法皆未說第七八識、言大乘佛經非佛親口宣說已，則令三乘法墮於斷滅見，則令大乘佛法不能立足，則令大乘佛經護持原始佛法之作用隨之消失，則令原始佛法隨之淺化，則令大乘諸經之真實性、廣遭學人懷疑不信，拒絕依經中佛語進修，此乃印順及其隨學者之大過失也。如是諸行，乃是從佛門中直接剷除佛法之根源，如是作爲而可說爲「弘揚佛法、非是破壞佛法」者，則外道焚毀寺院、殺害佛教僧寶之行爲，亦可謂爲非是破壞佛教者，其破壞性遠不及印順師徒破法之嚴重故，印順師徒乃是從佛教內、直接挖除三乘佛法之根本故。

復次，印順於其《妙雲集……》等諸多著作中，主張唯有四阿含真是佛口親說，認爲大乘諸經非是佛口親說，而是佛滅後由弟子們所共同創造、而

後結集成書者，故非佛口親說。由如是邪見，便不信受「佛身滅已、轉入報身常住色究竟天說一切種智」之大乘經佛語。

印順於其書中主張：釋迦滅已、如灰飛煙滅，實無釋迦之報身盧舍那佛仍在天界說法。如是之言，完全悖於阿含諸經所說；阿含經中曾言佛之『解脫色』，謂諸佛有「解脫色」常住不壞，利樂有情永無窮盡；大乘經中亦說諸佛有三種意生身及莊嚴圓滿報身，常住十方三界利樂有情；如是解脫色名爲無漏有爲法，已證「有餘、無餘、本來自性清淨、無住處」等四種涅槃故，不唯斷除分段生死，亦已斷盡變易生死故，名爲究竟涅槃、大般涅槃，名爲常、樂、我、淨。

如是解脫色，具載於三乘諸經中，阿含亦分明現在，云何印順不之信耶？云何印順否定佛身常住不滅之聖教量耶？云何印順妄言「佛身不滅只是後世佛弟子對佛永恒懷念而創造之說」耶？是故印順於其書中主張：「釋迦滅已、如灰飛煙滅，實無報身盧舍那佛仍在天界說法。」如是之言，乃是未知佛法者言，顯見其於佛法尚未具足基本知見，亦未具足對於佛寶、法寶之信心也。如是之言，破壞後世學人對釋迦佛之信心及敬仰；然非正說，謂余

此世仍然有時受召而見世尊，非如印順所說之灰飛煙滅也。如是印順所言「佛法」焉可信之？而彼徒眾盲無慧目，信受不疑，爲之張眼而妄責平實所說諸如實語，真乃信口雌黃之徒眾也。

印順法師亦不信受淨土三經所說西方極樂世界等事，亦不信大乘經說東方琉璃世界淨土等事，認爲經中如是說法，只是佛滅後，因弟子對佛之懷念，而創造出來之經典，由此邪見而否定極樂世界、琉璃世界之實有，並筆之於書。對於微妙深廣之《楞伽經》中佛語所說如來藏，復又加以扭曲之解釋，說爲無如來藏；於其所著《攝大乘論講記》書中，對於無著菩薩所造《攝大乘論》之論文明言有如來藏之義，亦加以**生硬地扭曲**爲「無如來藏」，以附和其密宗應成派中觀之邪見，意欲令人對究竟了義之第三轉法輪唯識諸經不生敬信，亦令人對菩薩所造正義之論不生敬信；如是否定第八識如來藏法，致令三乘佛法所依之如來藏正法命如懸絲，導致今時許多學人對如來藏法懷疑不信而不敢修學，皆是印順數十年來有系統之寫作諸書而否定之，所導致之結果也。

印順法師亦不信阿含諸經世尊所說地獄等事，更不信大乘經所說地獄諸

事，更寫入其著作中而廣傳之；由如是著作言說，令今時大陸諸佛學院學生不信因果、不信地獄，放學後便吃肉喝酒乃至嫖女人等，亦有部分出家人作如是行；彼等作如是言：

《佛學院教我們佛法的師父與老師，上課說法時都說沒有地獄、沒有極樂世界，也沒有釋迦佛尚在天界說法。師父老師所教者，皆有《妙雲集、華雨集》作根據，而這些書是大法師印順導師依佛經所寫的，所以根本就沒有因果報應可言，根本就沒有地獄可受未來世之果報。像你們這樣持戒辛苦、不吃喝玩樂，如此空過一生，真是愚癡。》

佛學院畢業之學生，將來大多出家為僧，而竟如此邪見深重，未來大陸佛教令人憂心；凡此皆拜印順依於應成中觀邪見所造《妙雲集、華雨集……》等著作之賜。大陸佛教今時已因印順邪見而出現如是嚴重後果，憂心佛教未來之台灣佛教界長老德大，云何此時尚能故意視而不見、埋首沙中？坐令印順之應成派中觀及《妙雲集、華雨集……》等邪見，繼續荼毒未來佛教龍象之大陸台灣佛學院學生？豈真麻木不仁之人耶？平實於此籲請諸山大德長老儘速正視此事之嚴重性，速謀挽救佛教正法之道，否則捨壽之

後，將何面目以見世尊之接引？

於今之計，江燦騰應去大陸研究探討「印順著作對大陸佛教界之惡劣影響」，方是「佛教學術研究學者」之良心與本分，方可不違中國文人敢諍敢諫之風骨；而不應如鴛鴦之埋首沙中、迴避事實，一味爲印順之邪見作種種飾辭狡辯，幫助印順著作邪見繼續荼毒台灣及大陸佛學院學子心靈。然江君若欲爲此，必須先求證大乘法之真實義；若欲求證大乘法之真實義者，則必須先證第八識，確認其有，親自體驗其真實不虛之體性，並驗證其所蘊涵之眾多種子，方能真知大乘經中所說一切種智之勝妙，方能證實印順著作種種雜毒之爲害深遠，方能具備「觀察及研究大陸佛教被印順著作所害事實」之能力也；欲作如是真實觀察而不墮表面影像假象者，必須具有道種智故；不具道種智者，不能完全了知印順著作之毒害所在故。

江君若有智慧，當先祛除文人相輕惡習，冷靜理智、實事求是，探討研究之；否則終將難免證悟者之隨文破斥而斷送一世英名。斷送一世英名事小，捨壽後之未來無量世中所將承受之多劫尤重純苦果報，方是大事，何以故？此謂地獄之實有、因果律之報應，不因江君之信或不信而隨之有無也；

眾生信有信無地獄，皆不能令地獄因之有無，皆不能令因果報應隨之有無，仍將繼續存在而令造惡眾生捨壽後入地獄受報，不因眾生「不信其有」便致消失故，余已曾見自己往世初學佛時所造口業果報慘痛之經歷故。江君若有智慧，當冷靜三思，唯除如印順書中所言，不信有第八識能自動記錄此世一切業行、不信有地獄、不信因果——寧可護持此世虛名而受來世長劫尤重純苦。

密宗應成派中觀諸師，出於熱誠而破諸外道法者誠可讚歎；然破斥唯識諸法者，則有大過，嚴重誤解唯識種智之旨故，如是評論乃是破壞佛法之行故。如古天竺密宗之寂天「菩薩」別破唯識宗而說「破自證分」：《世間主亦言：心不自見心。意如刀劍鋒，不能自割自。……若謂識了知，故說燈能明；自心本自明，何識知故說？若誰亦不見，則明或不明，猶如石女媚，說彼亦無義。》（3-2-322—326）如是所言，乃是以凡夫管窺之見，而月旦唯識種智增上慧學也。

何故余作是說？謂唯識種智中所言**心不自見心者**，乃言第八識阿賴耶心，非謂意識覺知心也。阿賴耶識於三界六塵萬法中，一向離見聞覺知心

行，一向不反觀第八識自己，故無六塵萬法中之「自證分、證自證分」，佛所言「無自證分與證自證分——心不自見心」者，謂第八識心，非密宗應成派中觀師所謂之意識覺知心也，非是印順所說之意識細心也。密宗應成派中觀師誤會唯識種智正法於先，誣責唯識宗正法於後，乃是愚癡之人也；印順法師不知不覺密宗應成派中觀之大謬，而作不實之讚歎，而主動繼承如是密宗邪見（詳見印順《中觀今論》自序）並極力弘揚之，非是有智之人也。

佛於第三轉法輪中，一向言第八識無此「自證分與證自證分」，卻言意識有「自證分與證自證分」，處處皆說意識心能反觀自己、能檢擇諸法故，處處說意識覺知心有別境心所法故。如是，今之印順、達賴，古之阿底峽、寂天、月稱等應成派中觀師，由不知不證第八識心，故索性否定之，謂無此心，卻來引用佛所言第八識心之體性，而套用於第六識覺知心上，妄言佛說覺知心無「自證分」，完全異於佛說。

如是誤會唯識種智之正義已，卻來訶責唯識宗所說「意識有自證分與證自證分」之說法為違佛所說、為不了義說，卻來訶責佛所開示第三轉法輪諸經為不了義說，真是顛倒愚癡、強詞奪理之宗派也。此謂意識既有「別境心

所有法」，則必能反觀自身是否處於六塵境中，則必能反觀自己於六塵境中是苦是樂？則必能反觀自己是否正在境界之苦樂受中；此不特唯識諸經中佛作是說，於阿含經中，佛亦作是說，非可誣言阿含經中未說也。

唯有意識覺知心斷滅之時（如眠熟、悶絕……等五位中），方無「自證分與證自證分」，斷滅之時已無意識自身存在故；意識自身若現行時，必定有「自證分與證自證分」故，必有五「別境心所有法」現起故，是故意識覺知心必定有證自證分，一切人皆可現前證驗之，唯識宗諸論典中皆如是說，皆說意識有「自證分與證自證分」，未曾說第八識有自證分或證自證分，云何爾等古今應成派諸中觀師錯解唯識宗之宗義已，卻來誣責唯識宗之宗義錯誤？爾等應成派諸中觀師何可睜眼說瞎話耶？何可曲解唯識宗而後誣責之耶？（以上文辭節錄自《狂密與眞密》第一輯第七章第三節前半）

《狂密與真密》第四輯之跋文：

西藏密宗諸師，最擅攀緣附會，並依密宗邪見之自意妄想加以擅解，藉以達成令人誤會「密宗爲佛教支派」之目的，故其密續所說者，悉屬虛妄邪謬之說也。譬如近代西密之攀緣顯教經典爲密教經典：「關於上述的主題，下文還將細說。能認清這主題，的確是漢土學者高明之處，因爲褒歎大乘中道思想，實在是《維摩》的中心思想，這一點可謂無可置疑。不過，古代漢土學者卻從未有人把《維摩》看成是密乘的經典，因爲從沒有人知道維摩詰是密乘的祖師。現在西藏佛學家流亡歐美者漸多，便有以歐美文字為媒介的論著出版，所以維摩詰為密乘祖師之說已顯，這樣一來，說《維摩》為密乘經典便有依據。西藏密宗寧瑪派所傳為印度的密乘，是故寧瑪派的說法，可以代表印度密乘的說法。依照這派的說法，《維摩》不但是密乘經典，而且還是密乘『大圓滿』重要經典。」（談錫永著《維摩詰經導讀》頁28）

然而藏密寧瑪派之自續派中觀見，完全是以意識心之變相（離念靈知心及淫樂第四喜中之受樂覺知心）作為真心如來藏，與《維摩詰經》所說者迥異，焉得

攀緣附會此經爲藏密經典？維摩詰大士以第八識「非心心、無心相心」爲真心如來藏，藏密紅教則以覺知心（第六意識）作爲如來藏、作爲真實心，焉得援引此經爲密乘之經典？

復次，近代漢土學者雖認爲此經是密乘經典，然此所說唯是彼研究學者自說之語，非必即是佛教界之看法，亦未必爲佛教界所認同。如今密宗將此近代漢土研究學者一己之說，作爲依據而引證爲實，便說《維摩詰經》是藏密紅教之所依經典，寧無太過隨便之譏？

三者，西藏流亡歐美之喇嘛教等喇嘛與上師，可以說之爲佛學家耶？彼等悉屬邪淫之雙身法信奉者，亦悉墮於紅白花教所墮之自續派中觀之意識境界中（同以淫觸之覺知心及離念覺知心作爲如來藏故），何曾知解佛法？焉得說之爲佛學家？

四者，此諸流亡海外之藏密喇嘛教等人認定《維摩詰經》是密乘之經典，便得以此作爲引證之證據耶？便可因此而認定《維摩詰經》是密乘之經典耶？有如是荒謬之眞理乎！如是，由現代學者及藏密喇嘛之攀緣顯教經典，便可認定顯教部分經典爲密乘之經典，如是作爲，實與古時密教中人之

黃緣顯教等作爲，如出一轍。

然而此等密宗古今諸師之作爲，皆屬爲求達成同一目的而作之行爲：「不欲改變密宗之根本法義、回歸顯教，只欲將顯教經典援爲自宗之經典，以此攀緣顯教經典之手段，欲令佛教界誤以爲密教亦是佛教。」此是密宗援引顯教經典爲密乘經典之主要目的所在。援引之後，復以密宗邪淫之見解及自續派中觀之常見外道見爲主旨，用以註解所援引之顯教之經典，使大眾誤認爲顯教經典符合密宗之常見外道見，符合密宗之雙身修法。此乃密宗中人古今一貫之伎倆，後世亦將繼續使用之，實可預料者。如是密宗中人之移花接木伎倆，我諸佛門學人皆應了知；於彼等加之於顯教經典之錯誤註解，亦應審慎加以抉擇，以免藏密效法天竺密宗「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之伎倆繼續得逞，以免佛教再度滅於密宗之手。

數十年來，西藏密宗法王與諸上師，悉皆咐囑諸弟子：「若有外人詢問密宗是否有雙身修法？應一律答覆：『古時密宗有雙身法，但現在已經廢棄不用。現在上師都嚴禁弟子們修學雙身法，所以現在的密宗已經沒有人弘傳及修學雙身法了。』」

然而實際上，西藏密宗仍有甚多上師繼續弘傳雙身法，並非未傳，亦非禁傳，而是繼續在物色適合修雙身法之弟子，為彼等諸人暗中作秘密灌頂，令其成為勇父與空行母，然後合修雙身法。今時西藏密宗如是繼續暗中弘傳雙身法，以延續其密法之命脈；睽於電視新聞之報導陳履安公子陳宇廷，求藏女為其**空行母**等言，亦可知矣。是故密宗弟子與上師等人，雖然對外口徑一致，悉皆倡言：「西藏密宗現在已捨棄雙身法，今已無人弘傳或修學雙身法。」其實是欺瞞社會之言，以此令社會大眾對西藏密宗不致加以太多之注意，以便繼續暗中弘傳雙身法。

觀乎西藏密宗黃教徒眾，悉皆倡言：「黃教絕對不傳雙身法，宗喀巴亦嚴禁弟子修學雙身法。」而黃教之達賴喇嘛實際上仍在暗中倡導性高潮中之明光心，以之作為究竟佛法之修證法門，由此已知過半矣！猶如**宗喀巴**公開倡言改革，對外表示：已明令喇嘛禁止使用實體明妃修雙身法；卻於其著作《密宗道次第廣論》中主張：第三灌頂時，弟子須準備九位年青貌美之明妃，由黃教之金剛上師在密壇中與九位明妃一一行淫，蒐集金剛上師與各明妃行淫後之淫液，混合後再加以酒，作為第三密灌之甘露。

非唯如此，宗喀巴於其所造《密宗道次第廣論》中更主張：「唯有俱生喜（第四喜之淫樂大貪）是真實樂，若離淫樂之貪，即是違犯西藏密宗三昧耶戒，必墮金剛地獄」。亦以雙身法之樂空不二、樂空雙運作爲西藏密宗究竟成佛之標準修法，如是表裡不一，外示清淨之表，內藏極垢之實，以欺瞞社會、欺瞞佛教顯宗學人。非唯黃教上師弟子，如是言行裡外不一，欺瞞世人；其餘各派亦復如是，同以巧言令色欺瞞世人、誘人入彀，手段無異，是故西藏密宗禁止上師與弟子合修雙身法之言不實，不可信也。

苟如彼等所言：今已不傳不修雙身法者，則亦有過。所以者何？謂西藏密宗各大派之即身成佛理論，悉皆同以雙身法之樂空不二及樂空雙運爲其正修故；若摒棄其雙身法，則密宗之即身成佛法隨之破滅不存，無復有密可言，無復如其所言之爲無上也。

今由拙著《狂密與眞密》前後四輯書中所舉證據，證實西藏密宗始終皆以雙身淫合之法作爲即身成佛之正修行，無可抵賴飾言。西藏密宗既以雙身法之樂空雙運作爲即身成佛之標準修法，當知絕無可能廢棄之；若廢棄之，則西藏密宗即無勝妙可言故。是故西藏密宗所言「今已不傳不修雙身法」

者，乃是欺瞞世人之言，非誠實言，其實仍在暗中繼續弘傳，繼續與諸異性弟子合修雙身法也。

東密（亦稱唐密，於唐時傳往東方日本故名），雖早已不傳雙身法，亦禁止修學或弘傳雙身法；然其根本經典之《大日經……》等經中，其實仍以雙身法之樂空不二理論為即身成佛之根本理論，殊無二致。然東密已作改革，摒棄雙身法而不弘不傳者，為時已久；由是緣故，邪淫之西藏密宗輕鄙東密，謂東密捨棄雙身法已，不可能即身成佛——不能即此肉身成就長受淫樂果報之報身佛；如是貶抑不邪淫之東密。

然而不論西密或東密，不論有無傳修雙身法，密宗所言、所修、所證之觀想成佛等即身成佛法，悉皆不及第一義諦——不能觸及萬法根源之自心如來藏；是故彼等密宗上師縱有著作等身，所言高妙，令人以為證量高深者，其實皆未曾見道；於諸見道者觀之，其實書中所言無比勝妙諸說，悉是空言，並無實義，悉未證得如來藏故，未證如來藏者即無可能發起般若之總相智與別相智故，則不可能證得般若之一切種智故，是故東密真言宗之即身成佛法等證量，亦皆與佛教之真實證量無關，於此應予一併說明。

復次，觀察彼等諸多密宗上師所說所著文獻，悉皆同墮意識心境，以意識作爲佛地真如，如是修證則墮常見外道見中，尙且未能證得聲聞初果之分證解脫，何況能了聲聞初果乃至四果所不能知之大乘佛菩提道？完全不知聲聞解脫道與大乘佛菩提道之凡夫，而言能知能證佛果，而言能即身成佛、轉復教他者，無有是處！

復次，西藏密宗以雙身法之即身成佛法門自矜於顯教，以此緣故處處崇密抑顯；然今拙著《狂密與真密》四輯書中，已作種種辨正，顯示西藏密宗之邪淫與荒謬，證實西密不如外道婆羅門之多數捨棄雙身法而清淨自修。如是西藏密宗喇嘛，既食肉飲酒、食屎尿淫液等不淨物，又與女人貪欲纏綿而求淫樂之最大樂受，以諸外道法而取代佛教正法，成爲破戒及破壞佛教正法者，乃是地獄種性眾生，猶不如世俗凡夫；乃竟公然倡言勝妙於顯教出家在家四眾，乃竟公然以顯教諸師之上師自居，而顯教淨心、淨良、聖嚴、星雲等法師竟未之知，率諸居士共探西藏密宗邪淫之法義，或倡言八宗共弘而弘西藏密宗之法，乃竟公然夤緣西密邪淫破戒宗徒，推崇爲至高之佛法修證者，引狼入室貽患自身，愚癡至此！

由西密宗徒擅於圓謊，擅於欺瞞世人，故代代有人爲其所誘，墮於密宗之雙身法中，如是自始至終不能自拔，而亦不敢公開內情令世人知悉者，其數非寡；今時仍然如是，未曾外於古時。由是緣故特造此跋，說其實情。願我佛門大師及諸學人，皆得知其言行不一之事實，有所提防，以免被誘、入於外道邪淫破戒之法中，成就破法及違犯重戒之大惡業，導致後世之無量純苦重報。謹以造作《狂密與真密》一書護持佛教正法及救護眾生之功德，迴向今時後世一切佛門大師學人：

遠離邪見，早證菩提！

佛法慧命廣弘無斷！

佛日增輝，普照佛弟子眾！

佛子 平實 敬跋

2002/3/10 於喧囂居

註：此篇跋文，因應本會美國共修處曾學盧勝彥密法之學員建議，故於 2002/8/5 增補開頭

六段文字。合予註明。

《宗門正義》自序

溯自公案拈提第一輯問世以來，已有五輯出版，其間多有轉易風格之處；謂由純說公案，轉而旁拈當代錯悟者之禪語禪法加以解析，令眾知之，然悉隱其名號姓氏而說，爲免彼等諸人之名聞利養受損故。

然多年之後，見彼等大法師、大喇嘛，悉皆不改邪見，繼續彼等誤導眾生之行，以其邪見繼續出書不斷，破壞佛教正法甚鉅；復又私下詆毀余法，不肯依戒依經修正誤導眾生之行爲，反而作諸狡辯——將余所作法義辨正，說爲批評法師、誹謗僧寶，意圖混淆視聽。

去年星雲大法師乃更私謂信眾，及與其往來之政治人物曰：「你們不可隨蕭平實學法，否則必入魔道，將來墮於地獄。」花蓮證嚴法師於同一週內亦作是說，互相呼應；彼等二人不肯辨正法義對錯，唯作如是**人身攻擊**；如是一味維護名聞與眷屬，誹謗弘傳正法之在家菩薩爲邪魔外道。爲有多年來如是種種大法師誤導學人故，不得不改易以往溫柔敦厚之風，代以明示姓氏而說之舉，遂有後來舉示出處以救學人之諸書面世。

菩薩之心，率性耿直，每多慈憫眾生而欲救之；是故若見大師誤導眾生，令諸眾生同入邪道、久修不證、虛耗資財光陰者，輒生惻隱之心，不忍獨善其身，乃行方便而為眾生委婉說之。然因此處眾生五濁之心性，大多崇拜表相大師、習以成風；諸方大師復因虛名、利養及眷屬欲所繫縛，不肯修正邪見，反生瞋恚，故謗菩薩，令諸廣大眾生繼續深入邪見中，步步皆歧——**令諸佛教學人愈精進修行者愈發遠離佛法**；菩薩見已，心生慈憫，不能自外之，乃出以指名道姓破邪顯正之作爲，如是以救眾生。

菩薩既知諸方大師所墮，既知諸方大師誤導眾生極爲嚴重，竟能安忍其心，以護大師之名聞利養，不肯出而救護眾生，坐令眾生追隨彼諸大師入於凡夫邪見中者，則此菩薩非眞菩薩，乃是**和稀泥者**，乃是**鄉愿之人**。

然眞正之菩薩，絕非**和稀泥者**，絕非**鄉愿之人**：寧可得罪諸方大師，招致抵制而不利自己；乃至喪身捨命，要救眾生出於諸方大師所墮之我見深坑。如是盡力行已，然後始能無愧於心，然後始能捨壽時坦然面對世尊，豈以貪生畏死之心而可自居菩薩位？豈以鄉愿之行而可自言菩薩行？豈以和稀泥之不直心而可謂爲菩薩心？豈以坐視無辜眾生被表相大師誤導而故作人情者可以將來坦然面聖？無是理也！是

知彼諸和稀泥、作人情者，以及要求余停止破邪顯正之法師與居士等人，皆非真正之菩薩。

今時諸方大法師悉皆不從法義而作辨正，皆由世俗之法立言：「居士不應批評任何法師，平實居士卻專門批評法師。」悉皆故意誣余為專門批評出家法師者，故意忽略余之同時評論諸方居士法義，故意忽略余之純由法義而作辨正。彼等如是誣謗余為「專門批評法師」，將法義辨正誣說為對法師之人身批評，誘導不明內情之法師及信眾，墮於**法師情結**之中，**卻將自己誤導眾生、貽害眾生之事置而不論**，如是轉移視聽、模糊視聽。

亦有大師言：「平實居士不應批評法師，唯可宣說自己之法。」誣謗余之辨正法義為誹謗僧寶，對余作此人身攻擊；故意將余所作法義辨正誣為人身攻擊之批評。然而眾生無智，不知諸方錯悟大師之心行，不能辨別彼諸大師言說背後所隱藏之私心——**恐懼名望受損、眷屬減少、利養流失**。眾生大多不知此因，隨於大法師片面之詞而人云亦云，是故不能修正得自錯悟大師之舊有我見、常見、斷見，同彼大師共入外道常見斷見之中。

然今卻有聖嚴大法師大聲疾呼：「大家行善事、說好話。」言外之意乃謂余之

法義辨正屬於說壞話，如是反對他人揭露自身誤導眾生之事實，欲令無智迷信之眾生，忽略自身誤導眾生之事實；而眾生不知余之所為悉屬救護眾生而作之**法義辨正**，非屬人身攻擊——從不批評諸大法師私下之身口意行——悉屬救護彼等眾生免入邪見。故說眾生愚迷，不能領納余之善心欲救彼等，反隨諸大法師人云亦云而罵詈於余，真可憐憫！

今時佛教有大患存焉，謂外道化、世俗化、法義淺化、密意失傳、悟後進修諸地之**道次第混淆**，此五乃佛教未來弘傳之大患也。

云何言**外道化**是佛教之大隱憂？謂佛教之**密教化**也。西藏密教雖然身著佛教法衣，住於佛教寺院中，本質卻是外道法，完全不具備佛法之法義基礎，乃是以種種取自外道之世間法，冠以佛法名相及修證果位之名相，取代佛法所說之種種修證境界，令佛法之本質消失於無形中，令佛法轉易成外道法。如是身現佛教僧寶之相，暗中和平轉易佛教法義成外道法；今時若不加以揭穿及阻止，未來將再度重演古天竺**密教興而佛教亡**之故事；如是身住如來寺院、穿如來衣、食如來食，卻是假說如來法、以滅如來法，消滅佛教於眾人不知不覺間，將令佛教唯餘佛寺、佛像、僧人、及佛法名相，本質則同於印度教享受淫樂之世間宗教，重蹈古天竺晚期密宗佛

教僧人公然享受女欲淫樂之覆轍，師徒同墮地獄重罪中。如是而修、而傳者，皆是破壞佛法者，將來必令佛教李代桃僵，故說**密教化**、**外道化**是**佛教之大隱憂**。

云何言**世俗化**是佛教之大隱憂？謂諸方大師同以建大廟、辦大型誦經法會、說種種膚淺佛法、作種種世俗服務，作為佛法修行之主要內涵，而不弘傳真正之三乘菩提。譬如佛光山之星雲法師，於本島建築大寺院，並於世界各國到處建立分支寺院與精舍，每逢年節即為信眾辦理種種法會，以種種名義聚集錢財，所說皆是膚淺世俗之表相佛法，絕口不言解脫道與佛菩提道之修證，成為世俗化之佛教；有時偶然宣說佛法，卻又同於印順所說「外於如來藏而說一切法緣起性空」，與印順同墮外道**無因論**中。時日久之，信眾輒以為「外於如來藏而說一切法緣起性空」即是真正之佛法，輒以為誦經法會即是佛法修行，以為誦經、拜懺、超度祖先、建廟……等，即是佛教、佛法，此即是佛教之**世俗化**也。

亦如惟覺法師興建超大型寺院，並於全台普設精舍，常年舉辦禪七共修，然竟完全不解佛法二主要道，錯解大乘佛菩提道及解脫道同於常見外道修定之法，堅決主張「清楚明白之意識心性」為佛性，堅決主張「處處作主之意根」為真如心，如是常年累月誤導眾生同墮大妄語業中；又販售納骨塔，為眾生作死亡超度經懺……

等；時日既久，眾生輒以爲「靜坐修定、令心無念而能作主」之修行寺院，爲眾生作命終超度經懺之寺院，即是正統佛教，佛教便將同於世俗常見外道之法，便將同於道教寺廟之超度眾生等世俗法，此亦是佛教之**世俗化**也。

復有法鼓山之中華佛學研究所，以佛學研究、學術研究而自標榜，實修法門則以靜坐修定以求無念離念，作爲禪宗佛法般若正修，以爲靜坐數息至一念不生時之覺知心即是本來面目，以爲一念不生而不執著世間五欲之覺知心即是眞如，即是涅槃妙心，而不知二乘佛法之解脫道與修定不相干，更不知大乘佛菩提道與靜坐修習無念不相干。法鼓山集團之住持人聖嚴法師，多年研究佛學、及作學術研究之後，墮於意識思惟而得之常見外道見中，二十年來如是誤導全球眾生，足跡遍履全球五大洲，每年往來於世界各處誤導眾生，本質實是常見外道法之意識覺知心，與禪宗證悟如來藏之禪法無關，亦與佛教之般若無關，此亦是**世俗化**之一種。

此等寺院雖有佛教之表相僧寶住持，所說所行皆同常見外道，故是**世俗化**之佛教。佛教世俗化已，則了義法便將淹沒不彰，故說**世俗化**是佛教之一大隱憂。

亦如慈濟功德會，專以救濟貧困、建立醫院、推行環境保護、安慰眾生所受之苦難……等世俗事，作爲佛法之修行，唯從事世間佈施行善等法，以之作爲菩薩道

之正修。其住持之證嚴法師常謂徒眾：行種種世間善事即是修行六度萬行、即是菩薩行，推行環境保護工作即是佛法修行；初不曾言**菩薩法行**根本所在之解脫道與佛菩提道應如何修證，不以佛法二主要道而利眾生。時日既久，輒令眾生誤以為教善即是佛教，誤認為「行諸世間善事即是佛法之正修、即是行菩薩道」，是故慈濟功德會已經成為**世俗化**以後「行世間善之表相佛教」，與佛教修行法道之解脫道及佛菩提道脫節。復又信受印順之密宗應成派中觀邪見，及奉行印順**人間佛教**之狹隘觀念，已令慈濟功德會之本質，淪為行世間善之附佛教團體，慈濟已完全喪失佛教修證三乘菩提之本質故，已成爲印順法師破壞佛教根本法義之幫兇故。

佛教**世俗化**之後，則與外教之行善無異，則佛教之**勝妙了義性**隨之消失，不復具有佛教原有了義及究竟之特質矣！若佛教同於外教之行善，而無佛法二主要道之涅槃解脫與第一義諦勝妙正理，不能修證三乘菩提，則後世學人欲行善者，唯攀緣外教行善之世界性勢力即可，何需一定入我佛教中修諸善行？將來學人亦將誤以為行善即是佛教，則將永置佛法三乘菩提之修證於不顧，故說**世俗化是現在未來佛教之一大隱憂**。

若諸大法師於廣建寺院精舍、廣作布施慈濟有情、廣建醫院救護眾生色身時，

能同時宣演佛法中正確之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者，則所說布施行善修定等法方名佛法，如是宗教方可名為真實佛教；則其行善與建寺等一切善行，便非世俗化之佛教也。若不如是，即成世俗法，與外教之慈濟眾生而行善事無異，唯是所奉教主及儀式有別爾，如是何名佛教？

若世俗化之趨勢不能消除，則佛教學人將認為修定、研究佛學、誦經拜懺、行世間善等，即是佛法正修行，則將永遠忽視三乘菩提之修證，則佛教學人之根器，將代代漸趨低落，則佛法之涅槃與般若修證便將永為學人所忽視，則佛教之勝妙性及了義性將漸被忽略乃至消失，漸令佛教同於外道之世俗行善，而無了義正法存在，故說**世俗化是佛教之一大隱憂**。

佛法淺化亦是佛教之一大隱憂，此謂諸方大師悉以粗淺之表相佛法作為真實佛法，每多教示眾生：「修除貪瞋，伏除性障，即是佛法正修。」初不曾言解脫之道與佛菩提道，絕不教人斷除我見與我執之正法。或如聖嚴法師之教人放下一切，而不肯放下覺知心自我，唯求覺知心之無念離念境界，以此為禪宗之開悟境界，以此為禪宗佛法之正修行。或者教人放下自我、消融自我，而卻教人保持無念之意識覺知心，教人死時應能以此覺知心自己作主，如是返墮意識自我中，而自言消融自

我，以之爲禪宗佛法正修，墮於常見外道之常不壞我之中。密宗諸多大師亦令徒眾認取離念靈知爲常住不壞之眞如法身，或令人認取直覺心爲眞如，悉墮於意識心境界，成爲常見外道見者；或者教人認取處處作主之心，作爲常住不壞法，墮於意根之遍計所執性自我中，成爲常見外道。

如是顯密大法師等，皆不肯信受余說，不肯詳審觀察意識與意根之虛妄，作是淺化與世俗化之佛法言說，令解脫道與佛菩提道之勝法妙義不彰，令人誤以爲如是粗淺、如是同於外道常見法之法義，即是佛法；久之，佛教則與外道常見合流，佛菩提道等眞實勝法便告隨之消失，故說**佛法之淺化是佛教之一大隱憂**。

云何言**學術研究**是佛教之大隱憂？此謂佛學之學術研究唯能增長意識思惟，唯能令行者意識執著性增長；唯能令諸破壞佛教之歐美研究佛教者，遂其破壞佛教勝法之行；唯能增長佛教界依文解義之風，唯能依佛教表相而作破法之行，猶自以爲正在造作護持佛教正法之行。

譬如歐美日本一分研究佛教之學者，及信受彼等研究之印順法師等人，不肯信受般若系及唯識系等勝妙於阿含經之二三轉法輪諸經爲佛口親說——否認第二三轉法輪諸經爲佛所說者，令人消滅對於大乘法義之信心。又否定三乘法根本之第八識如

來藏，令大乘法之勝妙性滅除；亦將二乘所證涅槃，定位於一切法空之外道斷滅見中；此乃印順等研究佛教學術者所必墮之困境，亦必因此使得佛教根本法義之弘傳，完全遭致毀滅，故說**佛教學術研究是佛教之最大隱憂**。

復如諸多佛學研究所專作佛學研究，以研究爲務，不事親身修證；每以意識境界爲其研究對象，卻對外宣稱爲親證佛法般若，將其研究所得之意識境界，用以誤導行人。譬如中華佛學研究所聖嚴法師，研究佛學二十年已，竟墮密宗外道法中，結果竟是夤緣密宗達賴喇嘛等邪魔外道，付出鉅金邀請附佛法外道之達賴喇嘛作**世紀對談**，用以自高；渾然不知密宗法義及行門完全是外道法。而聖嚴法師研究顯密佛學之所得，悉墮意識境界中，尙不能知意根所在，而執離念意識爲常住不壞我，尙不能了知二乘基本觀行之十八界法，亦不能現觀意識與意根之虛妄；以如是意識研究所得而弘「佛法」，以如是我見與邪見而著作種種意識境界之禪修書籍、及主持禪七，教導全球眾生同入意識境界中，以此爲佛法般若之正宗禪修，令人遠離佛法二主要道之正修行。

法鼓山及中華佛學研究所，同以如是常見外道見之宣演與弘傳，而自居爲正統佛法，反而私下否定余所弘傳正法，成就誹謗正法之大惡業；凡此惡業之成就，皆

因不事修證，專作佛法之學術研究、學術教育所致。中華佛學研究所如是，其餘佛學研究所亦大多難免如是覆轍，觀乎福嚴、圓光……等佛學院之佛學般若研究結果，竟墮於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邪見中，與印順所墮無二無別；其餘多數佛學研究所與佛學院之研究所得，思亦可知矣！由是故說**學術研究、學術教育是現今及未來佛教之一大隱憂**，以佛學研究及教育代替佛法之修證故，不事親修實證故，必如聖嚴法師之**黃緣密宗外道法及墮常見外道見故**；必墮印順法師否定三乘佛法根本如來藏之大惡業中故。

云何言**佛法密意失傳**是佛教之大隱憂？謂佛法中之第八根本識，即是佛法之密意；此如來藏法，乃是三乘佛法之根本。而此第八根本識之密意，往往因於難修、難證、難信，故常有失傳之時；要待世尊或觀世音菩薩之慈憫，派遣菩薩受生人間，方得延續法脈。若無人發願受生人間，或不肯應命而來，則人間了義正法便告失傳。了義正法若失傳者，則佛教之外道化、世俗化、法義淺化、道次第失傳等弊，悉將一一出現；則佛教必將提早步入實質滅亡之境，不待外道之以武力消滅佛教也。

是故大乘法密意之延續傳承不斷而不外洩，乃是佛教必須覆護之首要工作，亦

是必須長遠不斷保護之工作；由此密意之存在人間，可以振興佛教故；由此密意之存在人間，可以摧伏外道見故；由此密意之存在人間，可以光大佛教勝法故；由此密意之存在人間，可以延續佛法之命脈故；由此密意之存在人間，可以廣益後世有緣之眾生故；由此密意之不外洩，能令外道欽服於佛教故，能令外道無力破壞佛教故。若此密意湮滅不存者，則此等利益悉將不存，故說**佛法密意失傳是佛教之最大隱憂**，故說吾人首要之務在於覆護密意，及善加保護，令不外洩於不應證知者；首要之務在於令密意**延續於真正佛子之間**永不斷絕。爲令佛法般若密意永續流傳於有緣得證之佛弟子間，則不應容忍諸大法師抵制正覺同修會之正法弘傳，以免本會被滅而致正法密意不能弘傳乃至失傳。

悟後起修之**道次第未明**，云何是佛教之大隱憂？謂世間縱有證悟之人，雖然已入菩薩數中，而悉不能知悟後如何進修、不知如何次第成辦諸地功德，未得通達位之無生法忍功德故；不知悟後如何修證種智，次第邁向佛地；則顯示此菩薩猶不能生起種智，則佛教勢將無人有力破斥邪說而顯正法之勝妙也。誠如玄奘菩薩摩訶薩所言：「**若不破邪，無以顯正。**」若無人能破斥邪說，則未來佛教內，必如今日佛教之充斥無量邪說，令眾生無所適從，終將隨諸未悟謂悟之大師等人同入常見外道

邪見法中，無智眾生皆將唯聞錯悟大師一面之詞故，一般學人悉不能知正法何處異於外道法故，則印順等密宗應成派中觀師便將以錯誤之中觀，說爲究竟法；將以錯誤之中觀，否定最勝妙之般若——唯識一切種智，則正法便將淹沒不彰，不能顯了於世。

是故悟後起修之**道次第**，必須明了顯示於諸佛子前，令大眾普得知悉，則不復爲諸狂禪狂密所籠罩，不復錯認「一悟即至佛地」之方便說爲究竟說也。若不如是，則佛教之勝妙不能次第顯現，亦不能完全自外於諸外道輩，彼諸附佛法外道必定自稱其法即是佛教正法故，教內諸錯悟大師亦必說其所得意識境界爲般若之真實證悟境界故，則佛教證悟之法，勢將如今台灣四大法師之漸與常見外道合流。悟後起修之**道次第**未明，則不能杜塞諸多錯悟大師之眾口鑠金故；密宗應成派中觀師必定因此而妄說應成中觀方是究竟法，必定妄說第三轉法輪一切種智唯識諸經非是究竟法故，必信印順法師《成佛之道》之邪謬理論故；必以如是邪見繼續混淆佛教法義，則佛教未來可慮故。若悟後起修之**道次第**明了宣示與佛子大眾週知，則彼等邪說必漸消弭，則佛教之未來可以無憂；由是正理，故說悟後起修之**道次第**未明，是佛教之一大隱憂。

今時台灣諸大道場，於接引眾生入佛教中，皆有其大功；然彼等不事真正解脫道之正修，亦不事真正解脫道正理之弘演；不事真正佛菩提道之正修，復不事真正佛菩提道之弘演；或將解脫道與佛菩提道錯誤說成外道常見法，或如證嚴法師之師——印順法師——之將般若說爲一切法空之斷滅見，皆有大過失，終不能以其功德抵其大過失，佛法中諸行之功過不可相抵故；接引初機眾生之功必在，破壞正法之大過失亦必定不失故。若復私下誹謗正法及弘傳正法之菩薩，更增大過，是謗大乘勝義菩薩僧故，是謗世尊遺教之三乘勝法故；如是成就誹謗勝義三寶重罪，故成大過，是地獄罪故。若能修正世俗化與外道化之過失，若能兼弘佛法正確之二主要道，而不妄謗正法及正法人，則有大功，則能利自益他，兩全其美。

平實愛之深故責之切，伏乞諸方大師居士等，體諒下情，速改其言、速易門風，則佛教幸甚！諸多學人幸甚！至於印順師徒已經不可救藥，一味維護名聞及諸眷屬恭敬，極力爲其承襲於密宗之應成派中觀等邪說而作辯護，執之不捨，愚迷不改；皆因不信阿含諸經所說之有地獄果報，不信阿含諸經所說之有如來藏攝持業種來往三世、連貫不絕，是故彼諸徒眾極力尋覓吾法之過，至今六年而不可得，卻仍不肯改易其所弘傳之密宗應成派中觀邪說，仍極力維護印順所弘密宗黃教斷滅見邪

說，迄無改善之跡象，名爲愚癡，不可救藥；余今已不冀望彼等諸人之改易邪見也。

佛教五大隱憂之消除，首要之務在於宗門密意之延續不絕而不外洩，及破斥佛門中一切大師居士之常見外道邪見，令諸未悟謂悟而不肯改變誤導眾生惡行之大法師與大居士，顯現其狐尾，令諸學人不復再受其惑，斯爲正辦；故余每年作此公案拈提，藉摧邪說而顯正理，直至彼諸錯悟大師停止未悟謂悟愚行、停止誤導眾生惡行而後止。然因近年之私下誹謗余法者，以大法師爲主要，大居士等已少聞之；而繼續出書故作誤導眾生之惡行者，居士已明顯減少，故今年之公案拈提負面舉證，偏以大法師爲主，居士部分略而不舉，合並敘明。茲以《宗門正義》一書出版在即，故造此文，宣余胸臆，以之爲序。

菩薩戒子 **平實居士** 敬序

公元二〇〇二年仲暑於喧囂居

《宗門正義》

公案拈提第六輯摘錄：

第四二八則 香嚴古路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師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瀉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對；沈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卻請和尚爲我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有何益乎！」師遂歸堂，遍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飢。」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瀉山而去。

抵南陽，睹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醒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瀉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卻，何有今日事也。」乃述一偈云：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
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聖嚴法師云：《晦庵彌光有一天參問大慧寓廣禪師：「我到這裡一直不能得澈悟經驗，病在何處？」大慧答：「汝病最癡，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樂田地，須是死一番始得。」……大慧要晦庵去死。死有兩種，一種是肉體的死亡，另一種是煩惱心的消滅。晦庵的肉體沒有死，他的執著心、他的自我中心也還活得好端端的，問題就出在這裡了。第一，他想要澈悟，老是掛念著為什麼還不澈悟。第二，就因為他想到尚未澈悟，煩惱也就更多了一些。病上加病，病入膏肓。所以大慧說，世上的醫生無法治他，乾脆去死吧！怎麼個死法？叫他死掉求澈悟的心，死掉怕煩惱的心，然後一心一意用方法，一心一意過日子，該怎麼過就怎麼過；這就是死掉了攀緣心、追求心、厭惡心、憂慮心。死了之後即能達到大安樂的地步，也就是大解脫、大自在、大悟澈底。……不要盼望得到什麼或擔心什麼，即連失去生命也不擔心；如果畏首畏尾、瞻前顧後，哪裡也去不了。我指導人修行，注注要求他們要有大死一番的決心，不留任何一樣自我保障的資源和憑藉，認準情況，下定決心，全力以赴。大死以後才能有大活的世界出現。」（東初出版社《公案一百》頁136—137）

平實云：聖嚴師父之所以不能悟得般若禪，病正在此。大慧禪師及一切真悟祖師所說之禪病，皆在指斥學人不能死卻覺知心常而不壞之我見也。然今聖嚴師父亦

復墮此我見之中，不能自外於此也。

聖嚴師父於禪法之知見極度欠缺，此謂禪宗祖師所言大死一番者，乃謂徹底否定覺知心常住不壞之我見；如是我見斷已，方名真死也。若不斷我見，即使如聖嚴師父所言之「即連失去生命也不擔心」，喪失生命已，仍非禪宗所說之死也；必復受生入胎故，我見未斷故，必於中陰階段時再入胎而令來世覺知心再現起故，不肯令覺知心自我滅失故，此即是我見故。大慧禪師所言「汝病最癩」者，即是聖嚴師父等不肯死卻我見之人也，即是指聖嚴師父等執著覺知心常住不壞之人也。

若欲大悟者，必須死卻覺知心常住不壞之邪見；若不能死卻覺知心常住不壞之我見者，終究無能悟入般若禪也。然今觀乎聖嚴師父諸書所說者，悉皆不在斷除覺知心我見上著手，而教人在使覺知心不執取諸法上著手——教人滅除對六塵諸法之執著，而不教人滅卻覺知心我常住不壞之邪見；如是我見，乃是造成聖嚴師父長劫難悟之根本原因也。

若如聖嚴師父之教人於六塵境上不貪不厭諸法者，則是欲令「覺知心常住自在」而不攀緣諸法，悖違二乘菩提之斷我見，亦違大乘佛菩提之般若正修；此謂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道，乃在於現觀覺知心與意根之虛妄，而不在於「令覺知心不執

取六塵中萬法而獨存」故；若能現觀覺知心虛妄，則斷我見，即可漸除對於六塵萬法之執著也；若如聖嚴師父所說之不貪不厭六塵萬法者，終究只如巨石壓草，不能斷除六塵執著也，覺知心之現行必與六塵萬法相應故。若現觀覺知心虛妄，則我尚不存，不執自我，何須將我遠離六塵萬法之執著？

於禪宗所悟之佛菩提道而言，則是證悟自心第八識如來藏；若不斷我見，終究不能認定覺知心虛妄，則不肯下心覓取本離見聞覺知之如來藏，終究會作錯誤之認定：覺知心離六塵執著即是如來藏心。故說不能死卻覺知心我者，不能證悟自心如來藏。必須死卻「覺知心我常住不壞」之我見，如是徹底否定覺知心自我，方名大死一番，方能死心塌地尋覓迥異覺知心之如來藏也。若如聖嚴師父之不肯死卻「覺知心我常住不壞」之我見者，即使平實明告如來藏，明白為師父指出如來藏何在，師父必將不肯信之，勢將反唇相譏，成謗法人。禪宗祖師深知此理，故說一切人若不肯死卻「覺知心常而不壞」之我見者，必不能悟證般若也。

是故禪宗所言大死一番者，乃謂徹底否定覺知心自我，然後以覺知心自我為工具，覓取常住不壞之如來藏心；若如聖嚴師父之教人滅除對六塵諸法之執著，而不滅除「覺知心常住不壞」之我見者，是名凡夫我見，亦是常見外道所執之我見

也。我見不斷者，即是不肯大死一番者，焉有悟緣？學人若欲求悟般若，當先斷我見——不認覺知心為常住不壞法——現前觀察覺知心虛妄而不執著自己。不應在遠離六塵萬法之執著上用心，應當以覺知心尋覓常住不壞之如來藏心也。

復次，聖嚴師父教人滅卻求悟之心，若人信受其言，則將永劫不能證悟般若；此謂若無求悟之心，則必常處一念不生之境，不能建立禪法正見，則必與證悟無緣。若人欲悟般若，必須先有求悟之心；有此心已，方有動機修學參禪應有之定力，方有動機聞熏參禪應有之正知見。若人滅卻求悟之心，則將永住「冷水泡石頭」之境界中，常處一念不生之境界中，永無疑情之現前，亦無證悟之可能也。

未悟之人，懼人向其求悟，故作顛倒之說，令人不可求悟。如是，則其弟子四眾，將無人可以向伊要求證悟，則永絕學人求悟之機，則其四眾弟子將永無證悟之可能也；由是緣故，其四眾弟子至今未曾有人得悟，悉不求悟故。

如是不肯否定覺知心，認定「覺知心是常住法」之邪見，導致聖嚴師父不肯滅除「覺知心我常住不壞」之邪見，故時時刻刻教人「令覺知心離六塵萬法」，此為禪宗之禪法正修，永墮覺知心意識我見中，故說「不斷我見」乃是造成聖嚴師父長劫難悟之根本原因也，覺知心即是聲聞初果人所斷之意識我故，常見外道與諸凡

夫所執之我即是覺知心故。

聖嚴師父之病最癖，世醫拱手，他人是死掉覺知心我見，而未能覓得如來藏，故是死已仍活不了；聖嚴師父則是一向認定覺知心常住不壞，正是「從來活著不曾死」，云何而能絕後復甦耶？聖嚴師父此世若欲證悟般若者，必須大死一番始得——死卻「覺知心常住不壞」之我見。死卻我見之後，方能起心尋覓如來藏；覓得如來藏已，方名活轉；活轉之後，方能到得大安樂田地也。

然而聖嚴師父若能死卻我見，而欲活轉者，必須先行建立如來藏體性之知見，何以故？謂若仍如師父今日之不知如來藏體性，而欲常令覺知心處於不貪不厭六塵境者，仍是墮在意識常見我見中，非是大死之人也；既未死得覺知心我見，既未解知如來藏體性，何能覓得如來藏在耶？未覓得自心如來藏，何能活轉慧命耶？是故於今之計，師父所當急者，乃是建立如來藏體性之知見，當急取《正法眼藏——護法集》細讀，建立正確知見，而後閉關參究——尋覓自心如來藏在？破參已，方名活轉，方能真到大安樂地；若不信余言，不依余言如是參究者，竟此一生，終無可能到得大安樂地；空有大名聲、大道場、數萬徒眾，終究無見道緣，終將繼續誤會般若，仍將齎恨以終，繼續流轉；以不信正見正法故，來世仍將重複此世知見，繼

續輪轉，難有盡期，仍將辜負平實此世之用心也。

於見道事上，從來不許明言，只爲此事非唯難證難解故，更因難信之故。是故世尊禁諸弟子明說，唯能隱覆說義、旁敲側擊，令有緣及具信者自參自悟，以免退轉及謗法。由是之故，今舉香嚴古路公案，共吾此世之師及諸學人合計合計：

香嚴智閑禪師早歲厭俗辭親，觀方慕道。後時依止於瀉山禪會。瀉山靈祐和尚深知香嚴乃是大乘法器，欲激發其智光，忽一日謂香嚴曰：「吾不問汝平生學習理解得來底，亦不問汝從經卷冊子上記得來底，只問汝一句話：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究竟是什麼？在此本分事上，試道一句來，吾要爲汝授記。」香嚴禪師當時懵然，無能應對；沈吟久之，始進數語，陳其所解，而瀉山靈祐禪師皆不印許；香嚴禪師至此百思不解，遂請求瀉山禪師：「懇請和尚爲我明說。」靈祐禪師曰：「我爲汝說得底，乃是吾之見解，於汝參學眼目有何益乎！」香嚴禪師遂歸僧堂中，遍檢所集諸方語句，並無一言可將來酬對瀉山禪師所問。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飢。」於是盡焚所集諸方開示語句文辭，又曰：「此生不學佛法了也。權且作個長行粥飯僧，作事誦經度日，也免勞役心神。」遂泣辭瀉山而去。

行腳之後抵達南陽，逢遇慧忠國師遺跡，因此憩止。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

拾起瓦礫丟棄遠處擊竹作聲；便於此擊竹之時不覺失笑，廓然醒悟瀉山意旨；乃迅速歸寮，沐浴焚香，遙禮瀉山，贊云：「和尚之心、所行大悲，此恩遠超生身父母；當時和尚若爲我明說，何有今日悟道之事也？」乃述一偈云：

在這拾瓦一擊之時，覓著了離見聞覺知之真心，便忘卻能知與所知；

這真實心，更不是假藉修行治理而能獲得的，是本來就已具足的；

吾人於動容之時，其實已經揚起古佛所說成佛之路；

然於顯示古佛路時，卻又是極爲分明之顯示，不墮於悄然隱藏之機。

凡夫尋覓自心如來藏時，處處都難以尋得祂的蹤跡，

因爲祂的威儀是在聲色之外顯示出來的；

諸方佛子若是通達此古佛之道者，

都會說唯有上上根機之人始能證得。

然而末法學人大多不信此法，墮於假名善知識所傳授之我見之中，而自認爲能斷或已斷我見，悉皆不離意識境界，同墮常見外道見中，反於真善知識所說之法懷疑乃至誹謗，成就謗法及誹謗賢聖大罪，誠可憐憫。

如今香嚴智閑禪師以其親身體驗，記錄成文，流傳諸方，普告佛子：禪須真

參，悟須實悟；不應求人明說，悟後方得發起功德受用。若是聽得解會底，終是禪門常識，於佛菩提，終無功德受用，終難發起深妙之般若慧，聞之何用？

只如香巖智閑禪師擊竹作聲而得悟入，當其擊竹作聲時，是有疑情？是無疑情？若道有，則知必有求悟之心也；若道無，則擊竹作聲時，云何能得證悟自心如來藏？是知必有疑情在，是知必有求悟之心也。是知聖嚴師父教人放棄求悟之心，乃是虛妄說法，完全不解禪宗般若之證悟內涵也，是知聖嚴師父根本未曾悟入，故於悟事誤會如是，故作如是顛倒之說。

然而聖嚴師父於諸書及言語開示中，不斷暗示已經證悟；於今且問：究竟香巖禪師證悟之時，是悟得阿哪個心？莫非如聖嚴師父所說「**死掉了攀緣心、追求心、厭惡心、憂慮心**」之後，令覺知心不貪不厭一切法，以此覺知心為如來藏？若非以此心為如來藏者，以何心為如來藏？有請聖嚴師父為平實說之，天下人要知！聖嚴師父自道是悟故，悟者不應不知故。

若道未曾證得如來藏者，則非悟者，則自己尚是摸索中之眼盲者，云何能指導他人修行？云何能助人證得自己所不能證之如來藏心？是故一切學人若欲求悟，當依止正知正見，當依止過來人所說禪法，莫依止未曾親證者之臆想所說；當依止已

斷覺知心我見者所說，莫依止未斷我見者所說；當依止已證如來藏者所說，莫依止猜測如來藏者所說，方是有智之人也；未證之人縱有世俗法上之大名聲，絕無能力助人親證如來藏也，自身未曾證知故，自身不知證悟之方向與法門故。

今爲大眾拈提香嚴禪師之悟處，令大眾普得知悉：必須有求悟之心，必須有尋覓自心如來藏之疑情在，必須於求悟之前先行了知如來藏之體性，此則須以真善知識爲依止，然後於其指授之下，方能於緣熟之時自己悟入。香嚴禪師於此自悟之公案中，已經明白顯示如來藏之體性：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墜悄然機。

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

有智之人何妨於此切？如或不然，平實再爲爾道了：

再擊豈有差？知不知同時；雖不假修治，要因參禪悟。

動容揚古路，眠夢亦分明，時時皆明現，悄然如賊隱。

處處有蹤跡，聲色悉不離；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第四六六則 寶壽彌猴

鎮州寶壽沼和尚

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

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

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床，背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彌猴麼？」曰：「見。」

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個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

聖嚴法師云：《只要放下一切攀緣妄想的分別執著心，就是「一念不生」，你就見到未出娘胎前的本來面目，原與十方三世的諸佛無二無別。你可以稱它為涅槃妙心，清淨法身，真如佛性，其實即是即空即有、非空非有、無漏解脫的大智慧心。如何能放下心中的萬像？先要攝心收心，如『佛遺教經』所說：「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又說：「是故汝等當好制心。」又說：「從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要將散亂妄想心，攝於一個方法的焦點，乃是凝聚散心的工夫，由凝聚而再放下，便能心無罣礙了。》（東初出版社《禪鑰》頁109）

平實云：聖嚴師父所謂之「悟」，在此一段開示言語中，已經顯露無餘了也。其所謂之悟，乃是以數息法、觀念頭起處……等法，令覺知心安處於一念不生之境中，如是認作「未出娘胎前的本來面目」，謂此一念不生之覺知心與十方三世諸佛之真如佛性無二無別，謂此一念不生之覺知心即是「涅槃妙心，清淨法身，真如佛性」。法鼓山廣大信眾，從此不必再打農禪寺的禪七了也，只須修學平實《無相念佛》功夫三個月，便可達到如是境界，便已超越聖嚴師父如是一念不生之境界，依聖嚴師父所說之理，如是便已是開悟境界了也，遠超一念不生之境界故。從此以後亦不必隨從平實學習禪法以求悟也，亦不必隨從聖嚴師父打禪七了也；無相念佛之淨念相繼定力已超過一念不生之定力兩倍以上故，境界超過一念不生甚遠故。然而聖嚴師父如是證境，所墮卻同於西藏密宗自續派中觀之常見外道見，完全無異，殊無可取，絕非佛教正法；所以者何？謂常見外道亦以此一念不生之覺知心作爲常住不壞之真實我故，與聖嚴師父及星雲、惟覺、證嚴等人同墮我見之中，無二無別。

然此一念不生之覺知心，正是四阿含諸經中，佛所破斥我見之我，十八界法所攝之無常有爲意識界法也。云何爲無常？謂易起易斷故，捨壽必定永滅故，不能去至未來世故；如人眠熟已，此離念靈知心即斷而不現；如人悶絕、入無想定、入滅

盡定中，皆斷而不現故。如人死已，於正死位必斷而不現；如中陰身入胎已，此世之離念靈知心盡未來際永斷不現，無有再現之時；來世之覺知心再起時，須依三緣方得現起：依來世之五色根及此世往生之意根，與來世五色根所攝受之五塵而由如來藏所顯內相分六塵爲緣，根塵相觸方得現起來世之全新離念靈知心。

來世之離念靈知心既非依此世五根爲緣而得現起者，乃是另一全新之靈知心，非是此世之靈知心死已去至來世，故不能憶知此世事。由是可知，離念靈知心正是意識心，不能去至後世；前世離念靈知心亦不能從往世來至此世，故知離念靈知心乃是無常之法，於眠熟等五位中必斷，非是常住之法。既是無常之法，焉得是涅槃妙心？涅槃常故、恆故，焉能由唯一世之無常之離念靈知心入住？故聖嚴師父所說離念靈知心即是涅槃妙心者，豈唯不應正理？亦復違佛所說三乘諸經正義！

聖嚴師父以此一念不生、不起煩惱妄想之覺知心，作爲「未出娘胎前的本來面目」，又說「你可以稱它爲涅槃妙心，清淨法身，真如佛性」，教令法鼓山廣大信眾修數息法、及觀念頭起處，令覺知心放下一切煩惱而不起念，以此一念不生之覺知心作爲清淨妙心、涅槃妙心、眞如佛性，與常見外道完全相同；常見外道亦以一念不生之覺知心作爲常住不壞之法故，誤認其常，故名常見外道；外於自心如來藏

而求不生不滅之法，故名外道。

今者聖嚴師父所說之悟、之證，同於常見外道，無二無別，云何可名之爲佛教之正法耶？然後又教徒眾於一念不生之後，再放下一念不生境界，投入種種世間法與妄想雜念中，謂此即是佛所說之心無罣礙，仍墮凡夫境界，與外道之修得欲界定者無異。若可然之，則外道之修得欲界定、未到地定者，皆可名爲佛教中之證悟聖人也！則平實今時所證之禪定境界，可以名爲聖中之聖也！今時彼諸外道、密宗諸師，及今佛門四大法師，皆未曾證得四禪八定之任何一種禪定境界故，而皆示現成聖故。

然而如是等人所證者，皆只是一念不生之未入禪定境界，亦皆未能證得絲毫般若智慧；皆未證得自心如來藏故，般若以如來藏爲體故，般若所說者皆是自心如來藏及其所生萬法之體性故。如是等人，尙不能入於大乘別教第七住位，不能親證七住菩薩所證如來藏之般若慧故；乃至不能證得聲聞初果之功德，聲聞初果皆已斷除我見故，彼等台灣四大法師與密宗諸師皆未斷除我見故，一念不生之覺知心即是意識我故；意識心不因離念便轉成涅槃妙心故，意識心永遠是意識心故。由是舉證，由是正理，說聖嚴師父乃是以定爲禪者，誤將欲界中最低層次之粗定——一念不生境

界中之欲界定境界——誤認爲禪宗之悟境也！

然而禪宗之悟，實非以不生妄想等離念境界之修證作爲證悟故，實以覺知心紛然雜亂時，與之同時存在之永無雜念之自心第八識如來藏，作爲所悟證之標的；乃是以從來無覺無觀、從來離六塵之第八識如來藏，作爲證悟之標的，非如聖嚴法師之以覺知心一念不生而得說爲證悟也！若人不依余之所說者，則其人於三乘諸經中世尊所言密意，必定悉皆錯會，必定不生正解；此人若出而弘法者，必定誤導眾生，與眾生同入常見外道見中，同於聖嚴師父一般無二。

實相心自無始劫以來本自遠離覺觀，不墮六塵境界之中，此乃世尊一向之開示，爲證此說，且舉世尊開示爲證：《佛即告言：「如是！法上！如是實相過覺觀境，我覺了已，爲他解說，安立正教，開示顯現，令義淺易。何以故？我說真實，但是聖人自所證見；若是凡夫覺觀境界，自他可證；法上！以是義故，應知實相過於一切覺觀境界。復次法上！我說真實，非相行處；一切覺觀，緣相行處；以是義故，應知實相過覺觀境。復次法上！我說真實不可言說，一切覺觀但由言說，故知實相過覺觀境。復次法上！我說真實絕於四事，謂見聞覺知；一切覺觀，緣四事起。復次法上！我說真相離諸鬥諍，一切覺觀——鬥諍境界；以是義故，應知實相

過覺觀境。……」》》（《佛說解節經—過覺觀境界品》）

如是經文之中，世尊明說：**實相離見聞覺知，實相超過一切覺觀境界。**並說：世間種種不離覺觀之境界，乃是凡夫皆可證得者；而實相境界超過覺觀境界，故非凡夫所能證得。又言：一切不離覺觀之境界，皆是緣於六塵相而有之境界，實相則超過六塵相境界。又言：實相離四種法，謂離能見、能聽、能覺、能知。又言：一切有覺有觀之境界，皆是緣於見聞覺知四事方得生起，而實相超過一切覺觀境界。又言：實相遠離一切鬥諍境界，而能覺能觀之心則與鬥諍境界相應，故說**實相離一切覺觀境界。**

於其餘大乘方廣諸經中，世尊莫不如是說，皆言實相離一切覺觀。而今聖嚴法師所說之證悟實相境界，所說之「**未出娘胎前的本來面目**」，所說之「**涅槃妙心，清淨法身，真如佛性**」，卻是意識覺觀境界之一念不生，卻是**不起煩惱妄想之覺知心**，完全悖於佛說，焉得名之為悟？本質乃是：以定為禪而又不能證得禪定之人也。有智之法鼓山學人，於平實此段舉證之中，已可分明了知聖嚴師父之落處，已可了知聖嚴師父所謂之「悟」，與常見外道完全無異。

為興佛教，應當破除佛門中之常見外道邪見，驅逐於佛教之外；並示正法，引

入正道，是故年年造作公案拈提，以護佛教正法。要待彼諸錯悟名師停止出書、誤導四眾弟子，而後可止。今當爲諸已具正見及福德之四眾佛子，直示入處，便舉寶壽彌猴公案，共諸大師學人合計：

有僧請問：「萬境來侵時如何？」與聖嚴師父一般，墮在覺知心上也；此是煩惱眾生境界，尙無參禪資格也，我見未斷故，與六塵相應相到故。鎮州寶壽禪師甫聞之下，已知其意，未欲教令參禪，且先令其斷除我見，令其不認覺知心爲真，便答曰：「莫管他。」那僧不知寶壽禪師早看出伊落處，猶自東施效顰，模仿禪師作略，便禮拜，寶壽禪師便責彼僧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不讓彼僧效諸野狐禪師進退禮拜，令彼僧無作手腳處！

一日，趙州從諗和尙來見，寶壽禪師甫見，便在禪床上背面而坐；趙州從諗禪師見狀，卻展開所攜坐具，禮拜寶壽禪師；寶壽禪師見伊禮拜，卻起身走入方丈室，趙州從諗禪師卻收坐具而出。

這個公案，二師作略，卻似平實之風，一般無二；法鼓山之部分少聞信眾，若當時在場者，必定亦嘲寶壽與趙州是乩童起乩也，平實曾因使機鋒故，招致彼法鼓山部分少見多怪之信眾譏爲乩童起乩也！可見聖嚴師父之不懂禪也！明師必出高徒

故，如是少聞多怪而復於禪法懵懂之徒眾，不可能有高明之師父故！

只如寶壽禪師正在禪床上坐，趙州來見，本該雙方敘禮奉茶，寶壽云何卻背面而坐？不理趙州？此豈待客之道？且道：寶壽禪師特地背面而坐，是什麼道理？爾等法鼓山信眾，莫道寶壽是神經病、是乩童起乩，誹謗證悟賢聖之罪，爾等擔不起也！

次如趙州從諗大師見寶壽故意背面而坐，不理會伊，卻只是自顧自的將隨身所攜坐具展開，自顧自的禮拜寶壽，所行完全異乎常人，莫非真是精神錯亂之乩童麼？且道：趙州展具禮拜背面而坐之寶壽，又是何意？

三如，趙州禮拜寶壽，寶壽本該回禮一拜，他卻根本不理趙州，只是自顧自的下了禪床，逕自回去方丈室，不理會趙州。且道：寶壽意在何處？法鼓山諸信眾莫誣謗寶壽是神經病！亦莫謗伊是乩童起乩！此是誹謗大乘勝義僧之重罪，爾等擔不起也！

四如，寶壽下禪床，逕自入方丈，不理趙州；趙州本該隨入方丈室，與伊理論；然而趙州卻不理會，也不管自己老臉有光無光，只是自顧自的收起坐具，自行離去，亦不與寶壽理會個道理出來，活似甫從榮總精神病院逃出來者。且道：趙州

意在何處？

如是四問，若是真悟之人，聞已只是將此書往桌上暫置，卻取茶盞輕啜一口，然後再續後文，本無淆訛之可言也！謂此四問其實只是一問爾，但問爾知不知，但問爾有無見地，不問爾許多道理也！法鼓山諸信眾若欲會取般若正理，若欲親證般若、成賢入聖者，何妨用心參之？有朝一日親自觸著，方知平實不汝欺也，卻好向平實跟前懺悔往昔誹謗正法及與賢聖之罪。若不能親自證知者，平實記爾：終此一生不能作此懺悔正行也！捨壽時自知！

一日，寶壽禪師問一僧：「你從什麼處來？」好有一問，那僧不知，答曰：「從西山來。」寶壽禪師又問曰：「路上看見彌猴麼？」寶壽禪師神頭鬼臉，無比老婆，直示入處；可憐那僧不具禪門正知正見，當作寶壽禪師與伊閑聊，便答曰：「看見了。」寶壽禪師見伊不懂機鋒，便進一步指示那僧曰：「有看見那些彌猴作什麼伎倆沒有？」那僧只道寶壽禪師與他聊天兒，便回答曰：「那些彌猴見到我的時候，一個伎倆也作不得。」寶壽禪師聞言，見那僧根本不懂佛法，更不懂禪，竟敢來參訪，便舉杖打之，期望能有悟緣。不料那僧挨了一頓打，依舊是在夜裡行，茫無所見，沒了下文，辜負寶壽禪師入泥入水、神頭鬼臉爲伊，白說了一場無生大

法。

只如西山彌猴有什麼玄妙？寶壽禪師卻教那僧小心廝見？爾等法鼓山大眾既道是跟著聖嚴大禪師學禪、修禪、解禪、證禪，可知寶壽禪師教那僧看彌猴作什麼？若不能正答者，平實道汝是隨聖嚴法師學野狐禪！

次如那僧不解寶壽禪師之意，寶壽便問彌猴作什麼伎倆？竟是何意？寶壽禪師豈真與伊閑聊？且道：彌猴在樹上、在地上，究竟作何伎倆？法鼓山四眾弟子若欲親證般若者，且向後山尋覓彌猴；覓得已，莫驚動彌猴，且自細心瞄伊。今日若瞄不出個所以然，明日再去瞄伊；明日再瞄不出個所以然，後天再去瞄伊。如是經年累月瞄去，自有悟時。只是有一件事必須先為爾等四眾弟子吩咐：必須先信余所說法，必須捨棄令師所說邪知邪見，必須先依余諸書所言而建立正知正見。若不爾者，瞄上三大阿僧祇劫，亦復無可奈何也！

爾等依余所說知見，依余所吩咐之法，瞄上三十載後，必定能有多人證悟般若，隨時隨地現觀自心如來藏所在，及其運作與諸體性，至時不須平實為爾等解說般若系諸經，自能通達也！或有如是瞄上三十載後，猶未能悟入者，來覓正覺同修會諸親教師或已悟之人者，我諸親教師及證悟之四眾同修，必定賜爾三十大棒，請

您自領出去自打！頌曰：

萬境來侵，去道猶遠，恍恍惚惚悽悽。

忽聞莫管他時，如何將息？

欲效野狐禮拜，怎料伊：不許作揖！

髮白也，最心急，只是我慢難敵。

趙州遠來尋跡，背向伊，如今有誰相悉？

見伊禮拜，卻入方丈憑几。

西山彌猴示跡，多伎倆，分明無欺；

這次第，眼明早日晨曦！（調寄聲聲慢）

第四六七則 寶壽行履

鎮州寶壽沼和尚 有僧來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

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臥。」師又令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聖嚴法師云：《煩惱即菩提：此句出自『六祖壇經』。在『六祖壇經』中，六祖慧能將這句話做了所申：「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大意是：前念如果執著境界，對所面臨的環境產生好或壞、有或無等等反應，那就是煩惱；**如果念頭一轉，下一念離開前念所產生的種種分別、執著、計較，這就是智慧。**菩提是覺悟、開悟、智慧之意。乍聽之下，似乎離開煩惱就可得到菩提；其實，煩惱和菩提並無不同。這些都是心的作用。如果心中有計較的念頭，那就是煩惱；**如果心中沒有計較的念頭，但仍照樣活動、照樣起作用，這就是菩提。**……因此，有智慧的人，隨時隨地過得輕鬆自在；有智慧的人，即使強敵當前也不會感到恐懼。有力量戰鬥就勇往直前，如果被逼到死路，不戰也得死，此時智者既不會恐懼，也不會煩惱；因為，既然非死不可的時候到了，

恐懼也沒有用。這裡有兩個重點：第一，世界上沒有一定不得了的事；第二，世界上沒有非我不可、非你不可的事。然而，既然人還在世界上，就要盡現在已有的責任，運用眼前一切資源來做自己應該做的事。這就是智者：既不逃避，也不逞強。》（東初出版社《公案一百》頁56—58）

平實云：六祖壇經之語，有許多隱覆密意而說者，亦有方便說者；一般未悟及錯悟者，讀之不解，每以自意錯解而自以為是。聖嚴師父亦復如是，錯解六祖之意也！

聖嚴法師既引六祖所云「**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則聖嚴師父應當檢討自身所「悟」之離念靈知心，是否離境之心也！若所「悟」是未離境之心，當知即是所悟非真也！

一切人悟前必皆念念墮在覺知心上，覺知心永遠不能捨離六塵境，永遠住於六塵境中；乃至修得非非想定者，進入定中之際仍是不離境也，仍墮非非想定之定境法塵境界之中，何曾離境？何況聖嚴師父所說一念不生之覺知心，仍在三界中層次最低之欲界六塵境界之中，尚不是未到地定，尚非欲界定，更未入初禪境。設使已入非想非非想定之等至位中，仍非是離境之心也，何況聖嚴師父所說一念不生之境

界尙未能到欲界定，云何可言即是六祖所言之離境心耶？引來證悟者之語，卻與己所證相違，而又不能自我了知所引之語與己相違，何得謂爲有智之人？

眞悟之人，正當悟時，親證第八識如來藏，親見自心如來藏離於一切六塵境界，如是悟得離境心者，方是親證佛菩提也。如是親證之人，於此一剎那起，所生之念皆能分明了知自心如來藏離一切六塵境界，是故六祖說：「後念忽然悟得離境之心時即是證得菩提」，若非如是親證者，皆屬錯悟，非眞親證菩提者也！

今者，聖嚴師父以覺知心之一念不生境界，作爲六祖所說離境之菩提心，其實仍是未離欲界六塵境界之覺知心也，乃是錯會六祖之意者也！

聖嚴師父對徒眾作此開示：「如果念頭一轉，下一念離開前念所產生的種種分別、執著、計較，這就是智慧」，然而禪門所說之智慧，乃是般若慧；聖嚴師父所說如是「智慧」，與般若慧完全不相應，乃是凡夫眾生所有五種別境心所法中之「慧心所」，絕非佛法般若所說之智慧也。般若之智慧，乃是以意識覺知心之別境慧，去尋覓與意識覺知心同在之另一離境心，乃是親證與覺知心同在之第八識如來藏；證得如來藏已，即因此一修證而能現觀如來藏之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是故生起了知實相心體性之智慧，即是般若諸經所說之般若智慧也。非如聖嚴法師之以覺知

心在世間法上之分別不分別、執著不執著、計較不計較等世俗法上之觀行也！此等皆是覺知心之心行也！非是於一切時離境之如來藏清淨性也！

聖嚴師父又對四眾弟子作如是開示：「**如果心中沒有計較的念頭，但仍照樣活動、照樣起作用，這就是菩提**」，然而此種「菩提」，與般若慧無關，乃是凡夫之別境慧爾，只是五種別境心所法之一，不離六塵境界，一切人間眾生未悟之前已悉有之，無足為奇，不應引為證悟之境。是故聖嚴師父證得此種「菩提」之後，請閱佛說諸經時，不能解意；閱讀平實所造諸書時，亦不能真實知解書中真意，至今仍作如是誤導四眾弟子之似是而非邪說。

所以者何？如前所舉《大乘起信論》中馬鳴菩薩所斥之言：「前念不覺，起於煩惱；後念制服，令不更生，此雖名覺，即是不覺。」故說聖嚴師父乃是不覺菩提之凡夫也！聖嚴師父若曾研讀馬鳴菩薩之《大乘起信論》，即不應再作如是誤導四眾弟子之言，否則即是故意引其四眾弟子同入常見外道法中。若讀之不解，則不應以悟者身分出而弘揚佛法，應當謙稱未悟，而隨分弘揚佛法；更當懺悔以往誹謗平實正法之口業，師父至今尚未真解大乘菩提之般若故，未證得「後念離境即菩提」之菩提智慧故，所說之離念靈知心一向不離欲界之六塵境界故。若繼續以悟者身分

而說禪、說般若者，則成大妄語罪，成就菩薩戒之十重罪故。若謙稱未悟，隨己所知而說佛法、禪法，不誤導四眾弟子者，方免大妄語罪也！

今爲大眾指示入處，拈此寶壽行履公案，共我佛教四眾學人商量：

有僧遠來參問鎮州寶壽禪師：「萬里無片雲時如何？」此僧墮處同於聖嚴師父也，同以覺知心靜坐至一念不生、澄澄湛湛境界，作爲禪宗之證悟境界，同墮意識覺知心相應之境界中，根本是以定爲禪之徒也，何曾懂得佛法般若正理？寶壽禪師甫聞此語，便知此僧所墮，乃責備彼僧曰：「就算是青天從來不起一念，亦須喫我痛棒。」意謂彼僧雖然坐至覺知心之一念不生境界，仍然難逃寶壽禪師之痛棒也！今者請問聖嚴師父：「您所謂之悟，該不該受寶壽禪師痛棒？」證境與彼僧完全無異故，寶壽禪師已明言「一念不生之青天亦須吃棒」故。

寶壽禪師年老，即將隨順世法而捨壽，乃謂門人曰：「你們還有人能知道我行履之所在否？」大眾不知寶壽禪師真意，乃應對曰：「我們知道和尚這一生都是長坐不臥。」眾人只見寶壽禪師一生修持之表相，不知寶壽禪師真實意旨，悉皆錯解寶壽禪師之意也！寶壽禪師無奈，爲助彼等大眾得悟，乃又命令大眾近前。門人依言近前，卻不知寶壽禪師絃外之音，個個眼見如盲，耳聞如聾。寶壽禪師見大眾

無緣得悟，亦不勉強，乃斥責大眾曰：「走開！你們不是我真正的法眷屬。」言訖便蛻化而去。

只如寶壽禪師捨壽時，教門人近前，是什麼意？莫是猶如聖嚴師父之教彼徒眾一念不生麼？莫錯會！錯會三十棒！

次如門人近前，不解寶壽禪師真旨，寶壽禪師云何卻不與點破？任令彼諸徒眾繼續盲聾於般若慧？云何任令徒眾不悟，亦不明說？

禪宗之破初參——證悟自心，任何證悟之人皆能語言明說，而令弟子親證之。然而明說有其大弊，必令親聞之弟子難以信受，缺乏參究之過程與體驗故，智慧難以顯發故。是故禪門之規，一向嚴格恪遵佛囑：絕不明言，絕不傳與不該得法之弟子；二乘無學之定性不迴心阿羅漢來學，尚且不為之宣說，何況傳與緣末具足之凡夫？何況傳與外道及盜法者？是故寶壽禪師猶如大覺禪師一般，寧可齋法以歿，亦不明言。

只如寶壽禪師教大眾近前來，究竟是什麼意？今時台灣四大法師，既敢出頭講禪，說迷道悟，還有知者麼？何妨斷斷看！若斷不得，盡是籠罩四眾弟子之野狐大師也！有什麼悟處？頌曰：

萬里無雲最清明，六塵了了境界憑，青天喫棒心何寧？

問諸方：離境運行是何靈？

順世欲將行履明，長坐不臥般若冥，近前法身不解迎。

復叮嚀：重陽共整寶壽瑩！（調寄漁家傲）

第四八七則 澄心作家

廬州澄心院 旻德和尚 師在興化時，遇興化和尚示眾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三拜，起而喝，興化亦喝；師再喝，化亦喝，師乃作禮歸眾；化云：「旻德今夜較卻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是他旻德會。旻德且不是喝。」

惟覺法師云：《「中道實相觀」乃禪宗修行之最究竟法門，其餘「數息」與「參話頭」皆只是方便。「中道」者，不落是非、成敗、苦樂、欣厭、得失、取捨之二邊境界，惟有當前如如不動，了了分明，實實在在之一念，稱為「實相」。吾人若以了知「即心即佛，全妄即真」之理，無論行住坐臥都保持無念、無住、無為之心性，等到定慧功深，因緣成熟時，便可豁破無明，親證真如法身，最後無明漏盡，究竟圓滿成佛種智。》（中台文教基金會《見性成佛》頁4—5）

平實云：惟覺法師成日裡掛在嘴邊兒上的口頭禪，便是中道實相觀。然而實際探究其所言之中道實相觀，卻只是意識思维所得之覺知心境爾，與中道實相正觀相去不止千萬億里也！何以故？皆墮常見外道之知見故，唯是冠以佛法中道名相之異

於常見外道爾。

中道觀之實證，乃是以實相心之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爲修證之鵠的，絕非惟覺所言之以意識心不落是非、成敗、苦樂、欣厭、得失、取捨之二邊境界，而可謂爲中道實相觀也！何以故？謂意識覺知心從來不能離於是非、成敗、苦樂、欣厭、得失、取捨之二邊境界故。但凡意識覺知心生起時，必定有是有非；若如惟覺所言：「覺知心永遠住於無是非、無成無敗、無苦無樂、無欣無厭、無得無失、無取無捨」者，卻成鄉愿或白癡無異，所以者何？謂覺知心現起時，必定能知是非、成敗、苦樂……等，無有不知者；惟除白癡昏醉之人，及彼諸五勝義根有嚴重殘缺者。是故惟覺法師完全錯解佛法，不解佛法。

且觀世尊在世時，常踵隨外道足後，親歷各大城而一一破斥之，豈是惟覺所言之以覺知心不落是非、成敗、苦樂、欣厭、得失、取捨之二邊境界者？現見經中記載：世尊一生分別外道法之邪謬所在，處處破斥外道以救眾生，其意識心仍然了別苦樂及諸法義與人事……等無量是非，故有種種戒律之制定，及與破邪顯正諸行，非無如是二邊之了別也，然而世尊卻是真正不落是非、成敗、苦樂、欣厭、得失、取捨之二邊境界者。

是故遠離二邊者，非以意識心之遠離二邊而言也；乃是以意識之現前觀見自心如來藏從本以來不墮二邊，現觀自心如來藏從本以來不念一切法、從本以來不貪不厭一切法、從本以來不分別六塵萬法、從本以來不起欣厭之心、從本以來無得無失、從本以來無取無捨。意識覺知心證得本來已自存在之第八識如來藏後，如是現前觀察如來藏之中道性實相已，意識心隨即轉依此自心如來藏不墮二邊之體性而住，了知如是實相，解脫於分段生死，解脫於無明，解脫於生死與涅槃二邊，方名實證中道實相觀者。

如是親證已，不妨自心如來藏仍如是繼續安住中道實相境界中，而以意識繼續分別諸法，以意識繼續隨佛修學一切種智妙法，以意識繼續分別眾生心性，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施設方便。如有「是非、成敗、苦樂、欣厭、得失、取捨」而不離「二邊境界」之意識心，與從來「不落是非、成敗、苦樂、欣厭、得失、取捨之二邊境界」之自心如來藏，同時同處而運作不斷，出生中道正觀，了知法界實相，並以如是智慧以利有情永無窮盡；如是證知、如是現觀，方是發起真正之般若慧者，非如惟覺之意識思惟錯解者。如是親證者，方是真正之中道實相觀也。

惟覺法師若不捨離原有邪見我見，此世欲求證悟般若，欲求親證中道實相觀

者，永無因緣。平實今日預記於此，唯除後日彼之醒覺，捨棄今時之常見邪見！

既然世尊於前後三轉法輪諸經中，皆說自心第八識是本來已在、本來已是常住而不會暫斷、本來已是無念、無住、無爲之心，則惟覺所言「無論行住坐臥都保持無念、無住、無爲之心性，等到定慧功深，因緣成熟時，便可豁破無明，親證真如法身」者，即成妄說，迴違佛旨，即成無義。何以故？第六意識心永遠都不可能轉變成第八識真如法身故。既然真如法身即是與第六意識同時並存之第八識心，則當以此意識之覺知性而尋覓同時存在之第八識真如法身，不應以意識心而欲修行變成第八識心也。

第八識真如法身既與第六意識同時同處，則將意識覺知心修行離念之法而求變成真如法身，則成無義，「悟時」之因地心是第六意識故，而成就果地覺之真如法身卻是第八識如來藏，則因地心與果地覺顯然有異，云何成就佛法真實義理？顯違《楞嚴經》佛說正理也。有智之人，思之即知其謬，何須平實一再宣說？說已仍然不信，須勞平實再三再四、乃至無數次說之，而彼等中台山與法鼓山四眾弟子，至今猶未稍知，仍欲將本來虛妄之意識心作爲真實證悟之因地心，以此虛妄之第六意識心，欲與將來果地覺之佛地第八識相同，真乃不可理喻之人也！

是故學佛之人，必須建立正知正見，不應迷信大師名聲與徒眾之廣大也；此等皆可依於廣告媒體之運作而獲得也，然而獲得廣大名聲與招徠廣大信眾已，是否即能真實證入賢聖境界？是否即能代表其人確已證入賢聖境界？是故學人莫受名聲、表相……等法之所迷惑，應當實事求是，應當依法而不依人。審能依法而不依人者，則能求諸經典聖教量，以檢驗諸方大師之所言、所授、所證：究竟是否符合世尊聖教？

如是方名依法不依人之有智學人，若不如是，唯能一味信受名師言論，不能依諸方善知識所言而加以比對佛說諸經者，則是依人而不依法者，則是墮於名師崇拜情結之人，乃是修福而不能修慧者。若不改變如是錯誤心態，此世必將永與三乘菩提絕緣也。為諸有智之人，能謹遵依法而不依人之聖教者，且舉澄心作家公案，共話臨濟之本來無生：

廬州澄心院旻德和尚，悟後仍在興化常住時，一日隨眾而入法堂，正值興化和尚示眾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問道如何若何。」澄心禪師聞言便出眾列，向興化禪師頂禮三拜，起身又大喝一聲；興化禪師待澄心禪師大喝已，隨之亦喝；澄心禪師見狀再喝，興化禪師亦喝，澄心旻德禪師乃禮拜興化禪師，然

後歸眾。興化禪師便對大眾開示云：「旻德今夜且勝過我興化二十棒也。然雖如是，這是他旻德會得佛法大意。然而旻德且不是這幾喝。」

只如澄心旻德禪師在興化禪師座下時，興化禪師要座下弟子作家相見，澄心旻德禪師只是出眾頂禮三拜，起身便喝，且無言語；興化見伊起身便喝，爲何卻又隨之而喝？澄心旻德見興化喝已，云何卻又作禮返歸大眾之中？云何興化見伊旻德如是作已，卻言澄心旻德較自己更勝二十棒？卻是何意？如是眾多淆訛，惟覺法師既是道是悟，敢爲人印證開悟，可還說得麼？何妨出書斷看？匪唯平實要知，今時佛門四眾亦要知也！

然而惟覺出道以來所說，既然一向皆以覺知心爲真，墮於主人公禪之中，何能了此密意？早知爾不能會得興化與澄心旻德禪師之意也！料爾不能知得此中關節也。然而真悟之人，於此公案，現見密意分明，豈有不知者？特因汝等一向墮在意識心中，認妄作真，認取一向攀緣法塵、五塵之意識爲真，認此劫取法財之賊人爲真子，故不能知得此中密意也！

且道：澄心旻德禪師如是瘋瘋癲癲，究竟意在何處？便令興化禪師當眾褒獎、爲之印證？只如澄心旻德作如是喝已，云何其師興化禪師便道澄心旻德已悟？此

中究竟有什麼密意？直得如此奧秘？更筆之於書，流傳至今？惟覺法師何不且息眾緣、於此參之？有朝一日，覷得分明，方知太近，方知平實不汝欺也！只如這一喝，是旻德？不是旻德？若道是旻德，放三十棒，自領出去！若道不是旻德，亦是三十棒，自領出去！若道非旻德、亦非非旻德，已墮意識思惟之凡夫知見中，應放三十棒，平實且親自料理爾這三十棒！頌曰：

澄心作家，單刀直入，出眾禮師不忒；

戰將上沙場，一喝再喝。

較卻興化數棒，禪門多事誰獻策？

這二喝，因緣叵得，不如鼓瑟！（調寄鳳凰台半首）

第四九〇則 臨濟坐禪

鎮州臨濟院義玄禪師 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於床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卻睡。

黃檗打席三下去，卻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卻坐禪，汝這裏妄想作什麼？」首座云：「這老漢患風耶？」黃檗打板頭一下，便出去。（瀉山舉問仰山：「只如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兩彩一賽。」）

惟覺法師云：《所謂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因為大疑，這個疑團才深；小疑則疑團不深。因為不深，就不能夠把我們的煩惱伏下去。如此又深又切，才能把我們身心世界完全否定，禪宗所說這個，就是大死一番，將自己及整個世界通通否定掉，身心俱捐，外面所有一切事事物物通通一腳踢開，只有當前這一念心，這個就是大死一番。如果不經過這一番用功，妄想是很難轉過來的。人的妄想很多，一有念就是衆生，無念就是佛。只要我們能夠做到無妄念、無雜念，你現在就是菩薩！所謂「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指的就是這一念心。我們修行就是澄清當前這一念心，澄清了以後就是一個絕對的境界。》（中台文教基金會《見性成佛》頁13—14）

平實云：惟覺法師真似個牙牙學語底小兒，學祖師言語；可憐卻學得不似，只成個啞羊爾。

古來禪宗中人，固有未識字、未學教者；然而自七祖後，率多未悟之前精研經教，後來發覺原來只是數他珍寶，所以創入叢林參禪，未悟之前不敢復出；或者尋訪明師，歸依無名氣之真悟禪師座下參禪。直至證悟已，方始出世弘宗演教，光揚祖庭。如今所見惟覺、聖嚴、星雲……等人，何曾有一人通宗？莫道通宗，乃至達教者，一人亦無！所說皆是違教悖理之言，「所證」皆是常見外道境界，有何修證可言？此三大師，於三乘菩提之見道，尚無其一，竟敢廣受供養，受人信施。廣受信施供養倒也罷了，為護名聞與利養，竟敢誹謗正法為邪法，誹謗弘傳究竟了義正法之菩薩為邪魔外道，極力抵制正法與親證正法之菩薩，自造無間地獄以容未來世之自身，愚癡已極！

惟覺法師及聖嚴法師、星雲法師等人，自始至終，不曾稍離意識心境，一向執取意識覺知心為實相心，認為覺知心只要不起妄念、不執著六塵眾法，了然分明而獨立自主，便是佛所證得之真如，去道遠矣！彼等三人，完全不知佛法理路，一向認定覺知心澄清無念時便是真如心，故以覺知心之無念離念作為佛法正修行法門。

至於三乘菩提之分際，則完全不知不解，遑論修證？遑論爲人解說、傳授？是故至今垂垂老矣，而於三乘菩提分際仍然茫無所了，仍然茫無所證，只成個墮落於常見外道見中之凡夫爾！今者更聯合一致，於私下共同誹謗正覺同修會所傳正法爲邪魔外道法，彼等三人以一世之名聞與利養，而造未來無量世之尤重純苦重罪，絕非有智之人也！

有智之人甫聞他人不同於己原先所學之「實相法」已，當自思惟：二者所說有異，究竟何者爲是？何者爲非？當知佛法實相絕待，必定唯有一法是真，其餘眾法必假。然而欲作如是判斷，非己所能；應集二家之說，依經及論一一比對，而後真理自明。萬勿唯信一面之辭，便對他方所說拒讀拒閱。迷信名師之言而拒讀法義辨正之著作者，乃是依人而不依法之愚人，其結果便是**錯失證悟三乘菩提之一大因緣**，便將與三乘菩提之見道功德、乃至修道功德，擦身而過。來世是否仍有此緣，未可逆料。乃至隨於名師之言而誹謗正法，道業未成，地獄先辦，真可憐憫也！爲諸有緣人故，今舉臨濟坐禪公案，共諸學人扯葛藤去也：

鎮州臨濟院義玄禪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得僧堂來，以拄杖於床邊敲三下，臨濟禪師抬頭，看見是黃檗和尚，卻又自顧自的睡下，且不理會黃檗禪

師。

黃檗禪師以拄杖打席三下之後便離去，卻又行往上間，看見首座正在坐禪，乃訶責云：「下間的臨濟義玄後生，卻是好好地坐禪，你卻在這裏打妄想作什麼？」首座見狀，不解黃檗禪師真正意旨，便云：「這個老漢，莫非瘋癲了？」黃檗聞言，卻又以拄杖打了床板頭一下，便出去。後來滄山禪師聞人傳說這個公案，便舉出這公案來問弟子仰山：「只如黃檗恁麼作，他的意思究竟如何啊？」仰山答云：「這就像是：兩個彩頭拿來在同一場猜謎中作一場賽事一般。」

只如僧堂中之臨濟義玄，明明只是在睡午覺，黃檗禪師為何卻道臨濟義玄是在坐禪？上間首座正在坐禪，修習一心不亂功夫，黃檗禪師卻道他在打妄想，又是何意？次如黃檗見臨濟義玄睡午覺，打睡席三下，臨濟見是堂頭和尚，倒頭又睡，且不理他；云何黃檗卻不打他，只管由著臨濟義玄繼續睡？黃檗打席三下，又意在哪里？三如黃檗訶責首座坐禪是打妄想，首座說黃檗患瘋癲症，黃檗云何不答伊？卻打床板頭一下，便出去？卻是何意？

若人有眼，覷得分明，卻道這三問只是一問，覓得平實，卻好向平實胸前印上一掌，伸手討茶一盞。慈濟證嚴法師乃是不懂真正佛法底人，我則不問；只如爾

等法鼓山、中台山、佛光山三大名師，作麼生分說？還道得麼？頌曰：

臨濟睡眠心無念，非定非亂真坐禪，法界大定腿甬盤。

首座正襟制心坐，妄想紛紜何能謾？三彩一賽茶一盞。（調寄浣溪紗）

（有智之人，當依大乘諸經所說，以第八識如來藏爲依歸，求證本來無念離念之如來藏；不應以意識覺知心修行一念不生之功夫，意識心縱能永遠制心一處而不起念，仍將永遠是意識心，永遠不能因爲不起念而轉變爲第八識如來藏，如是修學佛法者，方是有智之學人也。如來藏自無始劫以來本自無念離念，不論吾人覺知心有念無念，如來藏始終無念離念，方是般若經所言之「非心心、無心相心、菩薩不念心」也。證得此心已，則可現觀而知：不論靜坐、語默、醒寐、定中定外，如來藏皆是離念無念；乃至世俗凡夫與人爭執喧鬧時，悟者亦可親見其人之如來藏仍是常住無念離念、常住不起貪瞋之境界中。如是證悟如來藏已，轉依如來藏如是本來清淨之體性，般若智慧便於悟後源源而生，其智慧非聲聞緣覺所能知之也；如是之人，方是親證般若中觀實際之人也。此後，於一切時中，皆見自他之如來藏永不起念而墮定外，亦永不住於定中，方名法界體性大定也。有智佛子當以此爲歸，戮力修證之，方得親入內門修菩薩行，方是真修佛法之人也。普願我諸佛門四眾：聽平實言，修正佛法知見，得以親證本心如來藏，親見自心如來。）

第四九一則 臨濟真人

鎮州臨濟院義玄禪師 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

聖嚴法師云：《大菩薩是無相的，有相的菩薩不是真的大菩薩，真的大菩薩是無相、無我的，真的佛身也是無相、無我的。但是無相的「無」，是不是等於沒有？不是，他也是「有」的，只是沒有自我的執著，能夠適應各類不同層次的衆生，而有不同的化現，這才是真正的大菩薩。 有一次，我到美國一位日本禪師的禪堂，那裡沒有一定的位子，也沒有師父的位子，因為在美國非常講求平等，所以為了適應美國人，老師沒有位子。可是有一個位子上寫著「無位真人」幾個字，我一把逮住那位禪師說：「這是有位還是無位？這是真人還是假人？如果是無位，為什麼還有一個位子在這裡？坐在這裡的人是眞的？還是假的？坐在這裡是眞的？還是離開這裡是眞呢？沒有人坐是眞呢？還是有人坐是眞呢？」他被我一問，就笑說：「這是騙美國人的，你不要再說了，不要把底牌掀

起來了！」這個禪師還真有點道理，如果他堅持他是無位真人，他就一文不值了。》（東
初出版社《動靜皆自在》頁 155）

平實云：聖嚴師父二十餘年來，說禪寫禪，出版數十本禪書，講得天花亂墜，讀者亦是讀得不亦樂乎，全部上當。然而師父這些禪書，從來言不及義，皆在意識思惟情解上面用心，根本不曾搔到癢處。禪門破初參之宗旨，既然唯是明心證悟，則當親證真實心，方是證悟；第二關則須眼見佛性，合此二關故名「明心、見性」，此乃禪宗四眾弟子公認之說，是禪宗真正參禪之四眾弟子共識。今者聖嚴師父不在親證**實相心**上用功，卻只是在名相上作諸情解，未曾稍斷我見與我執，根本不與解脫道相應；修習一念不生之功夫，卻又至今未能證得欲界定、未到地定，初禪更無論矣。於禪宗之般若禪而言，復又未曾證得法界實相之如來藏心，何曾與禪法般若相應？何曾與三乘菩提之一相應？既與三乘菩提之見道及禪定皆不能相應，皆不能證得，則所說諸法皆是戲論，皆成言不及義之俗法。

復次，菩薩所證既然是**無相法、無我法**，則聖嚴師父應將自己所發行之一切書籍盡付回祿，皆墮意識有**相法、有我法**故。譬如聖嚴師父此段文字所說：「真的大菩薩是無相、無我的，……但是無相的『無』，是不是等於沒有？不是，他也是『有』

的，只是沒有自我的執著，能夠適應各類不同層次的衆生，而有不同的化現，這才是真正的「大菩薩」，如是所說，卻是仍然墮在「有」中，仍是「三界有」也！仍是「欲界有」也！

此謂聖嚴法師所說之無我、無相，只是意識心不存我想、不存念想、不存相想，只是意識心之無念離念而已，仍舊墮於意識心上，以無念之意識心爲主體心；意識心則從來就是「三界有」之法，何曾離於有相？聖嚴法師所說如是意識心，尙與六塵相到、相應，只是不起語言文字之妄念爾，仍然未曾離欲界境界，正是「欲界有、衆生我」之相，未曾稍離「有、我」二相，云何可言之爲無相、無我？正是常見外道之「常不壞我」，云何可言之爲「無我」？不應正理！

又譬如聖嚴師父所說之無念離念之覺知心，說覺知心若能長時間無念離念時，即是大悟徹底者；然而此離念之覺知心，正是三界有之有相法，又是從來了了分明者；了了分明時，則是常與六塵相應之心；與六塵相應之心，則非是無相之心，常墮六塵法相中故，常因六塵相而令心行隨之動轉故，正是有相之心。於如有相之法及有我之心而作種種修證者，悉屬有相有我之法；既是有相有我之法，則顯然非是菩薩所應證之無相無我法，則顯然聖嚴法師如是修證者非是菩薩之修證法門與境

界。

菩薩所證者，乃是第二轉法輪經中所說「非心心、無心相心、無住心、不念心」之第八識心，此心從來不與六塵相應，故是真實無相之法；此第八識心從來離證自證分，故從來不了知自我，從來不與我見相應，從來不生我見，故從來不起「我」覺「我」知，故從來皆無「我」性，方是無我之法。此心即是第三轉法輪所說之第八識阿賴耶，此第八識所含分段生死之煩惱斷盡時，改爲第九異熟識名，捨阿賴耶識名；悟後進修種智，所含煩惱障習氣種子隨眠斷盡，亦斷盡所含無始無明一切上煩惱隨眠時，改名第十無垢識，亦名眞如；至此究竟佛地已，仍是第八識心體，唯是所含種子之淨與不淨層次差別，爲作不同境界表示，故作第九、第十識名，體實唯一第八識也。此第八識心，方是菩薩因地所應證悟之心，此心從來無「我」相、無「有」相，即是成佛果地所覺證之第八識眞如心體，方符《楞嚴經》中所開示之「因地心與果地覺名目相應」之理也，方是因地心與果地覺爲同一心也，是同一第八識體故。此心從來不與六塵相到、相應，不論眠熟位或清醒位中，皆不與六塵相應，方是真正之無相心也！此心從來不會了知「有自我存在」，方是真正之無我心，方是菩薩之所應證者也。

反觀聖嚴師父所說之離念覺知心，則是從來必與六塵相應之心，則是自始至終不能離於六塵相之心也；不離六塵相之心，正是有相心，云何可以名之為無相之心？復次，聖嚴法師所言之離念靈知心，從來皆是時時刻刻了知自我存在者，正是有我之心，非是無我之心，云何可以名之為無我之心？是故聖嚴師父自身所證，與己所言無相無我之理相違；云何自語相違，復又違背世尊聖教之聖嚴師父書中所說之禪法，可以謂之為真實佛法？無是理也！

是故學禪之人，萬勿依人而不依法，務須依經循論，方始合轍；若依聖嚴師父所說者，必定永劫不能證悟，長處常見外道見之我見黑暗深坑中。必也依法不依人，全依聖教量而修而證，或依所證完全符合聖教量之真悟者，隨其所示而修而證，方是依法不依人之有智學佛人也。今者且舉臨濟真人公案，共諸有智學人合計：

鎮州臨濟院義玄禪師住持臨濟院後，一日上堂開示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親證引據者，自己小心看看。」當時有一僧出眾請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禪師聞言，不答他所問，卻下禪床把住那僧，逼問云：「道！道！」那僧準備開口論議，臨濟禪師卻忽然將那僧托開，又

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掉了的大便？」說完便歸方丈室去。

臨濟義玄禪師初至臨濟院，請鎮州普化禪師兄弟二人讓出臨濟院，欲弘黃檗宗旨，初時開示，依舊是真妄不分，令人歇卻念念馳求之心，教人返本還源：認取見聞覺知心爲真，同於今時之聖嚴、惟覺與星雲三師。後來曾有多位眞悟禪師不肯伊，拈提於世，臨濟方知錯悟，重新自我檢點參究；隨後開示便得合轍，乃至成爲一派之師，世稱臨濟宗。

臨濟之師黃檗希運禪師曾開示云：「學道人勿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景德傳燈錄》卷九。「則是明說六識心與六根中之意根心等七識之外，別有清淨本心同時存在，符合諸經佛說八識心王同時並行運作之理，亦與平實《邪見與佛法》書中所言涅槃之理完全相符。

是故臨濟初出道時，開示言見聞覺知之心爲眞實心者，眞是誤會佛法一場，招來當時許多眞悟之師閑言閑語。千餘年後，錯誤之法師們，便引臨濟禪師初出道時錯誤之開示爲證據，振振有辭以證其錯悟爲眞悟；平實不得已，再將臨濟初出道時

之錯誤開示加以拈出，讀者若欲知之，請閱拙著公案拈提第三輯《宗門道眼》即可知也，此處略表而不述之。

由如是正理，呼籲一切學人：當依正法而修、而行，莫依錯悟之師似是而非之言，莫依證悟祖師於證悟前所說言語而修；萬勿依人不依法而走向常見外道見中。今者，聖嚴師父書中常作是言：明心並非另有一個真實心可以找到，而是將覺知心遠離煩惱妄想雜念，心無牽掛，無念而了了分明，便是證悟。如果能長時間保持無念、無煩惱生起，就是大悟徹底（詳見《宗門正義》書中諸則拈提舉證）。如是開示，卻與真正佛法相違，亦與黃檗禪師上來此段開示迥異，焉得謂之為證悟之聖者？其實只是未悟之凡夫爾，只是假藉禪學言語而籠罩四眾弟子爾，與彼明知未悟，卻故意籠罩美國人之日本禪師何異？然而法鼓山數十萬四眾弟子，竟然不分青紅皂白地崇拜迷信之，一何愚哉！有智之人當細思之！

只如赤肉團上有個無位真人，常在大眾面門上出入；未悟之人何妨於此看看：究竟阿哪個是赤肉團上之無位真人？豈但常在諸人面門上出入，簡直是遍十八界都不曾隱藏，遍十八界中不斷出入，渾身皆是！大眾且細心於此言下探究之。

臨濟禪師道得此一句後，便有一僧出眾而問，不料臨濟卻不答伊所問，反而下

得禪床便將那僧一把捉住，逼問那僧速道。那僧擬議，臨濟禪師卻將那僧一把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捨下那僧與大眾，逕歸方丈室去。

臨濟禪師這回，已非初出道時之吳下阿蒙，非比尋常；此回真如猛虎出柙，猛龍出水，真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也；機鋒之凌厲迅捷，迥異初出道時之顛預也，真可謂千古難有繼者。

只如臨濟出得一語，那僧出問，臨濟未曾有什麼開示，云何便把住那僧逼問？且道：那僧過在什麼處？此一問題，待得聖嚴師父尋思將來，電光石火早已過去了也！師父若欲知者，何妨前來下問？平實待師父問語甫畢，亦只是下座一把把住，逼問云：「速道！速道！」此外更無二話。且道：平實如是問，與臨濟之問，是同？是異？聖嚴師父若能於此薦得，人天有眼；否則，便都不堪也！

那僧擬議，早是機遲，何曾知得臨濟迅雷心行？如是輩人，救得有什麼用處？所以臨濟當時一把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留下這個千古公案，今時大師猶自狐疑，悉皆透不過臨濟手裡，個個死於句下。或有個禪和子，來覓平實，平實只教伊來會中共修，且不與伊說破，亦不與伊機鋒，與之亦無用也。待至禪淨雙修班期滿，知見已足時，至禪三精進共修時若再問余，平實只是

一把將伊推倒，令伊便得會去。

只如臨濟一把托開那僧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竟是何意？未審今時還有眼尖之人麼？復如臨濟話畢便回方丈，將那僧放下，又是何意？上座莫道臨濟是鈍置伊，臨濟且不是這個心行也！頌曰：

赤肉團上本無位，真人非人，常住不知累；

爾內我外不相知，啐啄同時無比類。

面門出入多迷醉，無量劫來，君王曾未寐；

臣民在外仗王力，會得莫洩君王諱。（調寄蝶戀花）

《爲使佛子大眾，普皆了知如是事實：「佛教已被聖嚴、惟覺、星雲、證嚴……等大法師引入常見外道法中，這是現代佛教的大危機。」是故附錄上列公案拈提六則，以專門說禪之聖嚴與惟覺二師所說爲證，藉以警覺佛門四眾弟子，共思如何挽救之道。》

自第三版第三刷起增補此一則（摘自公案拈提第七輯《宗門密意》）：

第五三七則 洞山語話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擊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

師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作什麼？」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什麼物最孝順？」侍者無對。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梨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即聞。」

證嚴法師解說初地菩薩之證量云：《學佛，一定要經過「菩薩十地」這十個階段。「地」是基礎的意思，第一個基礎階段就是「歡喜地」。要做一位歡喜地菩薩，須具備什麼條件呢？首先要培養歡喜心，也就是愛心、慈悲心；有了慈悲心，就願意捨捨。不管出力或是物質的布施，抑或以自己所體悟的道理去改變他人，都要從歡喜心和愛心開始，然後才能「捨得」，包括捨出金錢、物質與時間。如慈濟四大志業能夠成就，就是因為有許多的護持者能生歡喜心，才有今天的規模。不

過，當然不是保持三、五日的歡喜付出，就算是歡喜地菩薩；而是要經過長時間來考驗。不只是這一世，還有無數的來生來世，都要常常「培養」這分真誠的歡喜心。……所以說，修行就是這麼簡單的事：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培養殷勤的心和歡喜心；有了歡喜心就沒有煩惱，有了殷勤之心就不會懈怠，並且腳踏實地精進，就能恆持道心，進入菩薩的初地，也就是「歡喜地」。》（慈濟文化出版社《心靈十境》頁2、5）

平實云：此輯公案拈提寫至此則，當日（2003/1/13）正逢星雲法師之「佛經講座」於人間電視台上播出，現場有千餘人聽講；星雲法師於講座上曾公開宣示云：「我這一生沒有開悟。」平實於人間電視台播放之節目中親聞此言。星雲法師此言是否可解讀為「有意消除上人相，不再示現上人法」？仍待餘事觀察之，不便立作定論。然平實基於「與人為善」之立場，願從下一輯起，暫停拈提星雲法師三年，藉此以示余之善意，三年之後觀其是否全面改變、回歸臨濟正法：

一者，佛光山是否公開宣稱遠離印順人間佛教之邪思？是否實質上亦摒棄印順所有之人間佛教邪思謬論？是否遠離印順師徒而不再聲援支持護助？二者，是否公開宣稱回歸臨濟禪宗修證內容之如來藏？實質摒棄印順否定如來藏之邪見？實質

否定印順所提倡之意識細心常住不滅？三者，對徒眾公開承認「以前無根誣謗平實居士為邪魔外道、法義有毒等言語，確為自己之妄說，後不復作。」並落實於此後之言語中，令以前曾聞誹謗之語者，悉皆改其所聞。審能如是，並且永不復犯者，平實將不復拈提星雲法師之法義非正所在，從此永置。後若見彼所言確有善處者，亦得拈為實例，舉示於書中，讚為正法，以利學人，用示護持；唯除復作無根謗法及謗平實等事。

是故由此則起，改寫證嚴法師之法義邪謬處；證嚴法師曾與星雲法師，於同一週內開始異口同聲無根誹謗平實為「邪魔」、為「外道」、為「法義有毒」，並言「隨從平實學法者，將來必下地獄。」由是緣故，當拈提其法義邪謬所在，欲令慈濟功德會中三眾佛弟子悉知，以免諸多佛弟子在慈濟修集功德之結果，卻成為破法之幫兇——成就了「幫助證嚴法師破壞正法弘傳」之惡業，是故此則公案拈提開始，改以證嚴法師之邪謬法義而拈提之。

然而星雲法師講座中所言者，互有功過：「開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祖師往往都是十幾年、二三十年的參學才能開悟。現在有些人卻想在短短的時間內就開悟，這種速食麵的心態是不對的（依次日之記憶轉述其大意）。」有功者謂：學人每存速食麵心

態，冀求一見平實便得證悟，而不探究自己證悟之因緣是否具足？所謂正知見是否已立、參禪功夫之有無、性障之深淺、福德之厚薄、慧力之高低等。不作如是自惟，便欲平實藉一面之緣而助其證悟，故說彼諸學人實有過失。今者星雲法師作如是言，藉以警覺如是緣未具足者，正是功德一件。

有過者謂：若人有智，親到正覺同修會中護持三寶、護持正法，以此培植深厚福德，復又參加禪淨雙修班之長期共修，建立開悟所應具備之正知見，依止諸親教師而用心廣學諸法、藉以提升慧力，殷勤消除性障，亦同時修學參禪時應具備之功夫，及破參之方向與法門。如是次第作已，具足眾緣時，亦得短至三、五年內便得開悟明心，能以三乘諸經驗證無訛。此等諸緣若猶未熟，則期之以十年、二十年，亦有緣熟得悟之時。而星雲法師未言及此，唯言悟之困難，是故有過。然於此後三年之中，若無其餘他事，余終不再拈提星雲法師法義上之過謬。

證嚴法師者，乃是不學無術之人：根本未曾知解佛菩提之般若智慧，乃至參禪破參所須之功夫與知見俱無，未曾破參明心，未證自心如來藏，尙且未入菩薩七住位中，竟敢妄言十地菩薩之修證，暗示大眾：自身實已是初地以上之菩薩。復又未曾知解二乘菩提，根本未斷我見，未入聲聞初果，亦不具大乘別教六住菩薩之功

德，而言能知能解佛菩提道之十地境界者，未之有也！故其《心靈十境》書中所言十地境界者，乃是癡人說夢之言，唯得言爲夢話爾！此後十數則中，將漸次舉之辨正：

證嚴法師云：「『地』是基礎的意思」，下地固是上地之基礎，不許躡等，然而種智中之「地」義，實非如此；證嚴不知，妄自作解，用以闡釋佛法名相，則唯顯其無知，於自於他悉皆無益。地者，謂境界相；十地者乃是十地菩薩修證無生法忍之境界相，乃是世尊設教，將學人證悟明心而修學唯識種智，進入初地通達位，成爲初地之入地心時，進修無生法忍而至佛地之十種境界相；由此十種境界相之認知，而令佛子得自了知自己之修證位階——境地，以及隨後應進修之目標及法門，故名爲地。非單謂基礎也！

入住初地所須之證量，若真猶如證嚴所說者，則天主教之德蕾莎修女，早已是初地菩薩也！若非多生多世修慈、仁民愛物，於數十年前之落後非洲貧苦地區，以德蕾莎生活富裕之身分，絕無可能自願常住於彼，照顧當時世人以爲會傳染之痲瘋病患者。由證嚴所言初地菩薩之標準而言之，則德蕾莎修女，應非唯是天主教之世間聖人，亦應是佛教「世間、出世間」之初地聖人也！證嚴所說之初地菩薩者，唯

須多世修集培養慈悲心、歡喜心即可故；依證嚴所說，若於此歡喜心永得不退者，即是初地菩薩故。然而事實上，佛菩提道絕非如此！

復次，證嚴所說者，乃是倒果爲因，此謂：初地名爲**極喜地**，然而初地菩薩之心得極喜者，乃因性障早已永伏如阿羅漢；復因實證無生法忍果，確實了知法界因、具有道種智，通達於世出世間之般若智慧，能知天下一切大師之所墮，由是緣故心生極喜，乃能親自荷擔如來家業；是故極喜之心者，乃是以無生法忍爲因而生者，乃是無生法忍果所顯現之境界相。證嚴卻不如是，將果地之境界相，取來作爲修學之法門；不依入地所應修學之法門內涵而證，卻將入地後之果位境界表相作爲法門，正是**倒果爲因者**。如是而修，永劫不能證得初地心，尙且未能實證七住菩薩之般若智慧故，何況能成就初地心？由是正理，可見證嚴法師對大乘佛法之知見，極度欠缺，復又自以爲知、嚴重扭曲而誤導眾生，可謂「根本不懂佛法之人」也！

復次，經中佛語具載，欲得初地之入地心者，須具四緣：一者無生法忍（八識心王之一一心皆確實親證、八識心王之五法、三自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此等已確實親證者，即是親證人無我與法無我之初地無生法忍），二者性障永伏如阿羅漢（消除私心、慢心、瞋心），三者增上意樂（於佛前勇發十無盡願，而且永不退失此願，極盡己力而行），四

者具足入地所須之福德。此四條件，若缺其一，即非初地菩薩；饒爾證嚴法師每日、每月、每年、每劫乃至無量劫中，皆能心生歡喜而行廣利眾生之事與業，仍是凡夫外道，只能成得世間宗教中之聖人，尚且永遠不能為佛教中之三賢位賢人，何況能成初地聖人？其說不通！

由上來所舉證嚴法師所言初地菩薩之證境以觀，即知證嚴法師根本不懂佛法，尚且未能真入二住位中，何況能入初地？而竟敢於書中示人以初地乃至十地之境界！可謂身雖嬌小，然而其膽壯過於天矣！

平實說真實言：欲證得上開初地菩薩之境界者，必須依**佛菩提道**之次第而進修之，不可躐等而行。謂須親於大乘佛法聞熏聞修，建立正知見，並修習十善業道，具足十信位功德；然後始入初住位中廣修布施，成就初住滿心功德；次入二住位中勤學戒法，嚴持戒法，成就二住位功德；復入三住位中修習忍法，能忍眾生惡心惡行（非謂破壞佛教正法之惡行），能忍聞所未聞深妙正法，不致生起誹謗之心，方得成就三住位功德；次入四住位中聞熏正精進之法義，遠離邪精進，成就四住位功德；復入五住位中進修基本之禪定功夫（譬如未到地定、無相念佛、看話頭功夫），成就五住位之功德；然後入六住位中，熏修解脫道真義而作觀行、以斷我見，進修般若實

義，聞熏如來藏體性等正知見，聞熏參禪之方向與方法，如是具足六住位之功德已，方能證悟明心——親證如來藏。

親證如來藏之後，加以體驗，並以三乘諸經加以比對觀照無誤，心無恐懼而能安忍——確認如來藏真是自己蘊處界等萬法之根源，方能成爲第七住位之位不退菩薩。於如來藏能確實安忍之後，般若智慧便從此漸次出生，漸次轉進上位境界。若能眼見佛性，便入十住位中，世界如幻觀立時具足成就，圓滿十住菩薩之功德。如是再進修十行位中所應修習之法無我，成就「七識猶如陽焰」之現觀，滿足第十行位之功德。復又進修一切種智法無我智慧，努力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如是次第進修十迴向位應具之功德；從此以去，漸漸能於定中或夢中親見往世諸事，非因修習宿命通而知；乃至常能如是親見往世、往劫諸事，由是緣故，十迴向位法無我之修證圓成時，菩薩道如夢之現觀，便亦隨之成就，即成十迴向滿心位菩薩。

以如是十迴向位之功德，加以進修上述初地無生法忍之智慧，發十無盡願……等四種條件之具足，方成般若慧之通達位菩薩；由身入通達位中故，發起極喜之心，始圓成相見道位，成爲初地之入地心。始從禪宗明心開悟之七住位起，末至初地入地心之通達位止，歷經將近一大阿僧祇劫；是故初地之歡喜心，乃是因如是條

件之具足而發起；非可由下地凡夫之起歡喜作意而出生，非可由刻意保持歡喜之心以利眾生而得成就；是故初地之極喜心，非如證嚴所說之可用長期「培養」而得發起者。如是初地所親證之內涵，證嚴法師完全不知，乃竟倒果爲因，以心中起意歡喜而利眾生（不須親證如來藏、無生法忍……等法義，誤以爲長時以此凡夫知見之歡喜心而利眾生）保持歡喜心不退，便可成就初地證量而入初地，誤會大矣！

由證嚴法師如上所述初地證量之嚴重錯誤過失，及與知見之粗淺，可知證嚴之不知不懂佛法，已至極爲嚴重之地步也！如是不知不懂佛法中最粗淺之二乘菩提解脫道之證嚴法師，不知不懂大乘菩提般若之證嚴法師，以未斷我見之凡夫身，竟敢公開解說初地乃至十地之證量，將初地證量加以曲解、加以淺化而說，令人誤以爲彼已證初地，膽子未免太大！過失未免太重！如是方便大妄語之外，又將原本甚深微妙之大乘佛法，加以世俗化、淺化、凡夫化，異日到得臘月三十時，欲如何面對此業？故說慈濟將佛教淺化、世俗化，曲解佛法真實義，已至極爲嚴重之地步，令人不得不正視之！

非唯如是，復因其餘緣故，更作無根誹謗正覺同修會正法之事行，妄謂平實爲邪魔外道，妄謂平實所弘之法有毒，妄謂人曰：「隨蕭平實學法者，將來捨報時必

下地獄。」由是以觀，證嚴其人對於正法邪法之分際尚且未能稍知，是故聞平實所說之彼所未聞法時，心生不忍，加以無根誹謗，則顯然不具三住位菩薩之修忍功德，尙未入三住位中，於所未聞之甚深微妙正法不能安忍故；又復不能持戒精嚴，起心妄謗平實正法，而今平實之正法卻普被教界以三乘經典加以檢驗，證實確爲世尊之正法；證嚴法師既不能持十重戒中之「不謗法戒」，顯見未曾修足二住位之戒行，未曾證得二住位之持戒不犯功德，未曾入於二住位中。雖能盡此一生廣勸眾生而作布施，充其量，不過初住位爾，我見未斷故，二住位之持戒一法仍未曾修證圓滿故。

以如是未斷我見之凡夫身，僅得初住功德之凡夫身，而藉徒眾廣大之勢力，爲求維護名聞聲望眷屬與社會上及佛教界之影響力，便敢無根謗法、謗人。由是緣故，必須加以拈提，辨正其法義之正訛所在，令眾週知。如是法義辨正之作爲，功德有三：一者，可令慈濟功德會之會員等人，不再盲目崇拜證嚴其人，將來緣熟之時，即可有緣親入正法之門；二者，可令慈濟功德會之學人，在可見之未來，回歸佛教三乘菩提正法，不致再盲目追隨證嚴法師走入大妄語之地獄業中；三者，慈濟等會員由於了知法義之正訛故，因此亦可不再隨證嚴法師無根誹謗正法，免除

誤犯十重戒謗法地獄業之可能。以是緣故，平實今日應須拈提其落處之虛妄所在，令慈濟大眾悉皆了知。舉已，便以洞山語話公案，共慈濟會員中久學佛法之人說禪，或有悟緣亦未可知：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因一僧問：「承蒙古來大德曾有如是之言：『家裡人相逢的時候不必拏出來，只是稍微舉示意思之時，便知道對方是真實證悟真心』的時候，究竟是如何呢？」洞山禪師聞言，乃雙手合掌，復又頂戴於頭上。

禪宗這些個祖師真是奇怪，行為舉止盡似瘋子、乩童；無怪乎印順、昭慧等人要說中國禪宗祖師證悟之公案是「無頭公案」，總是令未悟及錯悟之人沒個頭緒可尋故。只如洞山合掌頂戴，是當面擊出？不是當面擊出？是知有？抑是不知有？爾證嚴法師還道得麼？試道看！如是四問，一切七住菩薩皆知，不必初地方知；如今證嚴法師既以地上菩薩之果證，暗示於眾生，敢出書說得地上菩薩之證量，應早已了知如是般若之總相智慧也！亦應有智有力，能輕鬆答得平實如是等問，如今有請證嚴大菩薩試道一句看！天下人要知地上菩薩之智慧也！慈濟眾多會員大眾，亦欲略知爾證嚴大菩薩之無生法忍智慧何在也！

一日，洞山禪師勘問來訪之德山禪師侍者：「從何方來？」侍者回答曰：「從

德山來。」洞山禪師又問曰：「你來我這裡要作什麼？」侍者答曰：「我是爲了孝順和尚您，所以到來這裡。」洞山禪師有心幫助，乃又問曰：「那我問你：世間什麼物最孝順？」德山之侍者未曾會得，故無所對。

只如孝順一法，乃是世間中事，洞山禪師云何卻取來問德山之侍者？孝順與不孝順，俱是世間法，儒家常所言之，列於三綱五常之中；亦是中國人所最重視之人倫要法。然而禪宗既是解脫生死之出世間法，復是出世間之般若大法，云何洞山禪師卻取此孝順一法，以問德山之侍者？卻是何意？如今證嚴既是大菩薩，對此不可言不知也！且道：世間什麼物最孝順？料爾大菩薩答不得，平實且向爾道：一切世間中，皆是如來藏最孝順。平實如是明言已，爾證嚴大菩薩依舊未能會取洞山禪師之意也！然我會中諸已悟之人，不必平實如是明講，便已知洞山禪師之意也！如今爾證嚴大菩薩、大聖人，還會麼？

洞山禪師有時對眾開示云：「體會到了佛法向上一路之大事，方能有一些說話的資格。」當時有一僧便出問：「那麼如何是說話？」洞山禪師答曰：「正當在說話的時候，上座你是聽不到的。」那僧不解洞山禪師意在何處，便又問曰：「那和尚您聽不聽得到？」洞山禪師答覆曰：「等我不說話時就聽到了。」

只如洞山禪師道：「語話時，上座不能聞得。」爲什麼如是？既是語話，當知應於語話時聞，爲何卻是不說話時方能聞得？那洞山禪師老婆爲伊，可憐那僧依舊不會；有朝一日，證嚴「大」菩薩百思不得其解，或者來問平實時，平實但向證嚴「大」菩薩言：「我正說話時亦能聞得，洞山禪師正說話時亦能聞得。」洞山禪師只是慈悲老婆爲伊，故意說個正說話時不聞之語，平實卻反其言。這其中關節所在，多所淆訛；平實拈來，必令證嚴（幾地？）大菩薩更增淆訛也！然於我會中已悟之菩薩言之，殊無問題可言：本來如是分明，何須更言？頌曰：

培養歡喜心，劫盡難破無明殼；

萬眾合掌頂戴，會得猶似可。

最孝順者是眞子，隨逐曾未捨；

會得洞山語話，方知般若德。（調寄好事近）

附錄：
見道報告 一則

—曾邱賢—

這次能夠破參，心裡真是萬分的高興（編案：因為破參回來之後，經典已經讀懂了）；當然，首先要好好感謝我的恩師張老師，要不是老師兩年九個月來，一無所求、無私無我的犧牲奉獻她的心力，我們想要進入這個無門之門，門兒都沒有！

我在參加禪三的幾天前，特別把兩年多來共修時所寫的筆記，拿出來複習，看到一大堆錯別字，才知道自己以前的佛法知見，真是菜得離譜。譬如張老師說：「明心後，要學一切種智。」我把智慧的「智」寫成志願的志，把惡見裡邊的「戒禁取見」，寫成「借進取見」，知見如此貧乏的我，要不是經過兩年多來，張老師不斷的正確指導，不要說開悟，連禪三我都不敢報名呢。

除了知見的熏習，上張老師的課，總覺得輕鬆愉快，老師總是會把生活上的體悟，融入佛法中跟我們講解，因此聽來格外的親切。在張老師調柔的身教下，有一天，我家同修忽然問我說：「我們好像很久沒吵架了。」我才

覺察到整個家都變了，變得如此祥和。

當然，提到我同修，我得好好謝她。記得剛到正覺講堂，那時還在中山北路租來的地下室，我第一次來上課，坐在最後面；準備聽不滿意，隨時要溜走，沒想到同修她用心良苦，請求張老師給她守在門口，讓她當義工；其實，後來愈聽愈能跟這個法門相應，對張老師越來越信受，就漸漸坐到最前面去了。大約過了兩三個月，有一次張老師在徵求班長，我認為機不可失，立刻舉手表示願意。在正法的道場，能為別人作點兒事，正是求之不得；這下子，我同修也就大大的放心了。

未到講堂共修之前，有一次我家同修練習開車回家，記得當時她剛取得駕照不久，就在轉入家門前的巷口時，車速太快，方向盤回不來，猛然撞上電線桿；看到兒子額頭撞了一個大包包，她簡直嚇壞了，從此以後，她再也不敢去碰駕駛座，而我也就變成了她到處跑道場的專車司機；也許就是這些護持的功德，今天才有機會踏進正法的道場吧！

以前跟她到處拜懺、朝山、聽法、打七時，偶爾她也會自動幫我報名參加。記得有一次幫我在中台山的精舍報名禪坐班，中途我便溜了回家；後來

到了下一期，她又說服我最要好的同事跟我一起去，而且我一去就被法師指定爲班長。到現在，我還搞不清楚是不是她預先跟師父商量好的；可是回家每次數息打坐，老是坐不了幾分鐘就睡著了。即使能坐久一點，雜念少些，一離坐後又是妄想紛飛。當時就在想：如果打坐只是爲了休養生息，還不如直接去睡覺，那還來得究竟些。

那段期間，經常領隊到靈泉寺及大覺寺去朝山，雖說朝山有消業障的功德，但每次等人員散去後，心裡總有一股落寞的感覺，那種心裡不實在，真有說不出的淒涼。這期間，有一次帶領眾人到大覺寺去朝山，當時雨下得很大，身上的海青又濕又髒，想到拜得越虔誠，消的業障也就越多，真的是拜到渾然忘我的地步；可是不知道：不悟真如，回家後又在不知不覺中造了更多的業，好像一切都是唐捐其功。

又有一次到靈泉寺朝山，聽李祖原居士講中道實相，他把中道講得非常的玄，那時很多人都跟我一樣聽不懂，總覺得他很有學問。直到後來看到導師著作的《真實如來藏》，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中道實相。譬如說：講到如來藏非有變易，是以如來藏的本體自在、不生滅、不增減來說；說如來藏非

無變易，是因爲如來藏內有異熟果種及修道清淨法種流注變易。李居士根本不談如來藏，只告訴我們：中道就是覺知心不要落入兩邊，也就是一切非有、非沒有、非常、非不常。然後在字裡行間翻攪，讓人越聽越玄。

因此，當我這次禪三進入小參室，導師問我：「很多大師都沒有開悟，這麼巧？就讓你悟到？」我當時答得不好，回家後才想到：如果一個人一開始就認一個叫「清清楚楚」的兒子，因爲長得白白胖胖的、非常的聰明伶俐，點子又特別多，大家一天到晚跟他混在一起，熟悉得不得了，也很認同他，雖然他是個賊（編案：覺知心一直教我們攀緣六塵及定境中的法塵，使得我們落在三界境界中，使得我們的法財不斷的流失掉，所以是個盜取法財的內賊）；可是人們經常是很愚癡的，所以佛才會在《楞嚴經》上說：「……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現在要這位大師（編案：指惟覺大師）一下子跟他的信徒們說：「我以前錯了，我認錯了兒子。」這真是情何以堪的事？

而且有的大師還一口氣認了兩個賊子：另外又認取一位叫「處處作主」的兒子。這個兒子集貪瞋癡慢疑於一身，一天到晚下命令，好壞事作絕，可是人們卻黏他黏得很緊。這位大師（編案：指惟覺大師）後來去閉關（半年）時，

拼命的東找西找，也沒找到真正的兒子；要不認這個假兒子，教他（以後）如何開口說法？反正只要繼續認下去，一般沒有擇法眼的人，又如何能知道大師錯得離譜？

記得有一年的過年期間，跟我同修到南投去打禪七，正確的說：應該去打「坐七」。七天中每柱香都在跟腿痛作戰，哪兒有禪？難怪懷讓禪師要說：「道由心生，豈在坐也！」

這次參加本會舉辦的禪三，才真正體會到什麼是禪宗的禪。第二天早上用齋時，導師草草結束齋點，便到各桌使機鋒，走到我們桌前，叫我把餐巾紙放進碗裡，當我慢慢地將餐巾紙捏起，○○○○○○○○，突然停在碗的上空，然後看著○○○○○○○○，讓餐巾紙掉進碗裡，只聽見導師重複的說：「就是要這樣丟！就是要這樣丟！」我當時心裡非常明白導師的話。

接著又聽到導師叫：「○○○○！吃水果！」只看到這位同修拿起蘋果，放在眼前，看了許久，然後才放進嘴裡。導師看了便說：「活到這把年紀，還不會吃水果，來！我吃給你看！」便拿起一片蘋果，放進嘴裡，○○○○○○，看到導師的○○○○，忍不住，真想捧腹大笑。

後來每一次導師叫同修們吃水果，吃完後便會問：「什麼滋味？甜不甜？」有的說甜，有的說不甜，也有人說不知道，導師統統說：「錯！」我真想回答說：「我總是憨憨的嚼，從來都不管好不好吃。」後來有位同修答：「好像很有滋味，又沒有滋味。」老師才說：「這句話答得很妙，又很奇怪。什麼是很有滋味？又沒有滋味？」

禪三期間，導師的一切言行舉止，顯示出機鋒如此犀利，懂不懂，端視自己能否直心與導師相應。第一天晚上，導師在講公案前，告訴大家：「悟道是很簡單的事，就像拿眼鏡盒一樣。」接著……。

最後一晚，當導師講完最後一則公案說：「找到如來藏，就叫祂當侍者。」導師看到我在底下頻頻點頭微笑，他便問我是不是？我便大聲的回答：「是！」接著又問坐我旁邊的楊師兄，他也大聲的答：「是！」緊接著，導師便下座提著拖鞋離去，大眾哄堂大笑：不懂的人被導師突如其來的行為搞得莫明其妙，懂得的人便哈哈大笑，體悟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的道理。

其實我並不是反對用數息法來打坐修定，只是反對：修了禪定，不能在

關鍵的時候轉入參禪。但是在正覺同修會裡，我們用動中拜佛憶佛的功夫來增長定力，同時可以轉入在動態中看話頭和參究，這也是將來破參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記得當初每天早晚拜佛一小時，總覺得拜得很勉強，很辛苦，常常拜不下去。有時心一放逸，妄想就一大堆；把念抓得緊，又全身僵硬，一小時拜下來，渾身腰酸背痛。後來慢慢的、無相念佛的功夫成就以後，只要輕輕把念帶上，憶佛的念就可以念念相續，毫不間斷；這時拜佛變成了一種享受，每天就變成拜四小時，而且日常的行住坐臥中，只要不是很費心思時，也能把念掛著。像我當時需常常前往大溪，要花一小時的車程，每次一上車，安全帶一綁，淨念就湧現；最後連拿著鋤頭種菜，淨念也不失，這時已經到了會照顧話頭的階段。

到了今年暑假的時候，張老師告訴我們可以開始參究，我便把拜佛的時間增加到六小時；直到今年九月二十三號參加禪一，當天疑情正濃，就在下午經行時觸到如來藏。當時只覺得這就是我的如來藏，心裡其實不是很肯定。回家第二天繼續整天拜佛，把經中所說的如來藏的體性，在禮佛當中一一拿來驗證；到了十點多，我終於當下承擔下來，突然一陣心酸，悲從中

來：感嘆自己福薄，到了今天都五十幾歲了，才讓我悟到；如果早在二十年前破參，我可以少造多少業啊！又可以少受多少的苦啊！說不定還可以像張老師一樣當個親教師，爲正法盡一點棉薄之力。所有的委曲就在那一小時裡通通發洩出來。可是話說回來，要不是導師在十幾年前自修破參後，見眾生誠可憐愍，許下救護眾生的大悲願，成立正覺同修會，我們今天哪有悟道的因緣？就算二十年前想學這個法，也找不到像導師這樣的善知識呢。

.....
(此段文字省略)

這一切都在念念變易，唯有我現在證悟的如來藏，才是真實不壞的。以前開車經過檳榔攤時，見到穿著清涼的檳榔西施，總會不自覺的多看兩眼，所以說不知不證如來藏，就會被物轉。現在如果告訴人家說我會不屑一顧，那是在騙人；但是現在所看到的檳榔西施，跟看到穿著整齊的女孩子，都是一樣的；甚至看到螳螂、螞蟻，它們也都有清淨自在、本來具足的如來藏。原來眾生平等，他們之所以有差別，只是因爲個個業力與慧力不同，可憐的檳榔西施被自己處處作主的末那識掌控，這麼冷的天氣還決定穿這麼少；挨冷受凍，還在爲路人多看兩眼而高興。所以說，證得如來藏，依止祂，就可

以做到停止在「觸」而不起貪，不被境界所轉。

……（此段文字省略）

記得禪三要解三前，在作蒙山施食時，當唱頌到《心經》的那一剎那，心裡非常的清楚明白，對《心經》裡所說的一切，感到無比的親切；以前唱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總是把「空」當作沒有；那麼這個色身死了，一切都沒有了，好可怕！我怎麼可以死？《心經》又說：「無生老病死，無有恐怖」，現在總算清楚：這個空是在說如來藏，祂總是不顛倒，所以無有恐怖；從來不生、所以也不會死，我這個色身死了，要靠祂去投胎，現在得好好善待祂，別再利用祂盡造一些惡業、讓祂帶到下一世去、讓祂跟下一世的另一個我去受報。

解三回來，星期二拿到新出版的《我與無我》後，回家趕緊拿出來看。記得年初團拜，聽導師講《我與無我》時，一會兒我，一會兒無我，真是給弄糊塗了，現在卻看得清清楚楚。以前偶而有機會聽導師舉公案，看到別人哈哈大笑，我也有在笑；只是，我的笑是苦笑，笑自己為什麼聽不懂？當我看到104頁時，說有個老婆子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

不可得，你點的是什麼心？」導師說他會回答：「心臟。」同時往心臟一指。這一回我真的笑了，是懂了以後那種會心的微笑。禪三期間，最盼望的就是晚上聽導師講公案，真是精彩到極點；聽得懂，還真過癮！

記得剛到正覺講堂共修不久，碰到前理事長郭老師往生，在參加他的告別式法會時，最後看到導師說法使機鋒，無意中聽到一些從法鼓山來的信徒誹謗導師：「那個瘋子！又在起乩了！」當時感到很不以爲然，內心雖然非常生氣，可是真的也不知道導師在作什麼，現在才瞭解。原來不懂禪的人，看不懂，就隨便罵人起乩：心中只有乩童的人，看到禪師們一切言行舉止異於常人，都像是乩童在起乩。

只有自家人，才配談自家事，不懂，就少說兩句，免得出洋相，又輕易的犯了誹謗勝義菩薩僧之地獄尤重純苦之罪。這些可憐的學佛人，跟錯了善知識，一句話造作的果報卻如此之大；看見這樣的事情，讓我無形中起了大悲心，發願要來救度更多的人。

禪三期間，讓我真正見識到導師的智慧如海，因爲導師給我的那一杯水，我喝了很久；而且，自認爲很認真細心在喝，因此，在小參室自告奮勇

代表大家講真心的運作；結果大約講了五分鐘，導師卻足足補充了十五分鐘。我真是井底之蛙，老是以管窺蠡，真不知天高地厚。後來，導師問道：「你們現在明心了，有人問你悟的是什麼？你們怎麼回答？」我便不加思索的回答：「明心是要自己親自去體驗，若我告訴你，你也不能驗證，說了等於白說。」導師說：「這是菜鳥說的話。」大家一陣哄笑。此言不虛，我被導師勘驗證悟，還不滿三十小時，真是名符其實的菜鳥。導師爲防我們不小心洩露密意而違背了佛的告誡，就指導我們說，他會……，導師便會告訴他：「我一直在說給你聽，只是你太愚癡，不會用眼睛聽啊！」大家又一陣會心大笑。

以前星期二聽蕭老師講《楞嚴經》，在家總是會把經文多看幾遍，爲的是希望能專注些，聽得更清楚，可是每次在關鍵處，總覺得有點兒懂，又好像不太懂；其實，說真的：根本就不懂。這禮拜二，可就不同了；以前講到七處徵心，說眼能見，心能知，都不是真心，又好像說能見之性是真心；一樣是見，是與不是，恰恰相反，互相矛盾；現在找到如來藏，聽來一點兒也不矛盾，「見聞覺知」是因「根塵觸」三緣和合而生，各有所還，而「見

精明心」卻無所還，此見雖不是妙精明心，但卻已如第二月，亦非是月影。

開悟只是剛進入內門修學，離成佛還很遙遠，只是看到還有更多的人沒有開悟，活在人生的苦海裡，不得解脫。尤其看到一些出家人雖然很精進，卻走錯門，實感萬分的不忍，因此發願要來幫助他們。但是，回過頭來想想：自己算老幾？因此下定決心要更加精進。以往認為第二關見性可以慢慢來，現在迫切的覺得：看到導師這樣的辛苦，想幫導師一點兒忙，也得是塊能用的料子。

尤其經過這次禪三，被導師那種奮不顧身的度眾精神深深感動，回家後告訴我同修說：「我看到導師跌跤昏倒，便在佛前胡跪叉手發願，懺悔自己業障深重，自願承擔，不要導師為我們揹負罪障。並發願能折損自己的壽命，求得導師的健康。」跟導師比起來，我們實在微不足道，結果，我同修也忍不住掉淚說：「很好！」接著她就跑到房裡哭，一直很擔心導師的色身。

大菩薩要揹負學法眾生的業，還得不眠不休的寫書，到處奔波講經、說法，破斥外道，還得被登報誹謗、或在網站上無理取鬧的攻擊，難怪在有人

談到大菩薩的心行事行時，導師往往會說：「大菩薩不是那麼好幹的啦！」這話真的一點兒也不誇張。

最後，在《我與無我》的115頁後面，找到佛菩提道的次第，導師在成佛之路上，已經為我們鋪設得如此清楚，我想只要跟緊導師、張老師，一步一步的精進勇往直前，不管還要多少劫，都要護持正法，直到究竟成佛。

受業弟子 **曾覺勳** 頂禮

公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二道並修，以外無別佛法

佛菩提道——大菩提道

解脫道：二乘菩提

遠波羅蜜多

資糧位

- 十信位修集信心——一劫乃至一萬劫
- 初住位修集布施功德（以財施為主）。
- 二住位修集持戒功德。
- 三住位修集忍辱功德。
- 四住位修集精進功德。
- 五住位修集禪定功德。
- 六住位修集般若功德（熏習般若中觀及斷我見，加行位也）。

外門廣修六度萬行

見道位

- 七住位明心般若正觀現前，親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 八住位起於一切法現觀般若中道。漸除性障。
- 十住位眼見佛性，世界如幻觀成就。
- 一至十行位，於廣行六度萬行中，依般若中道慧，現觀陰處界猶如陽焰，至第十行滿心位，陽焰觀成就。
- 一至十迴向位熏習一切種智；修除性障，唯留最後一分迷惑不斷。第十迴向滿心位成就菩薩道如夢觀。

內門廣修六度萬行

初地：第十迴向位滿心時，成就道種智一分（八識心王一一親證後，領受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我法）復由勇發十無盡願，成通達位菩薩。復又永伏性障而不具斷，能證慧解脫而不取證，由大願故留惑潤生。此地主修法施波羅蜜多及百法明門。證「猶如鏡像」現觀，故滿初地心。

二地：初地功德滿足以後，再成就道種智一分而入二地；主修戒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猶如光影」現觀，戒行自然清淨。

斷三縛結，
成初果解脫

薄貪瞋癡，
成二果解脫

斷五下分結，
成三果解脫

入地前的四加行令煩惱障現行悉斷，成四果解脫，留惑潤生。分段生死已斷，煩惱障習氣種子開始斷除，兼斷無始無明上煩惱。

三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三地。此地主修忍波羅蜜多及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能成就俱解脫果而不取證，留惑潤生。滿心位成就「猶如谷響」現觀及無漏妙定意生身。

四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四地。主修精進波羅蜜多，於此土及他方世界廣度有緣，無有疲倦。進修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如水中月」現觀。

五地：由四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五地。主修禪定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斷除下乘涅槃貪。滿心位成就「變化所成」現觀。

六地：由五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六地。此地主修般若波羅蜜多——依道種智現觀十二因緣——有支及意生身化身，皆自心真如變化所現，「非有似有」，成就細相觀，不由加行而自然證得滅盡定，成俱解脫大乘無學。

七地：由六地「非有似有」現觀，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七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方便波羅蜜多，由重觀十二有支——支中之流轉門及還滅門一切細相，成就方便善巧，念隨入滅盡定。滿心位證得「如犍闌婆城」現觀。

八地：由七地極細相觀成就故再證道種智一分而入八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願波羅蜜多。至滿心位純無相觀任運恆起，故於相土自在，滿心位復證「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故。

九地：由八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九地。主修力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成就四無礙，滿心位證得「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十地：由九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此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智波羅蜜多。滿心位起大法智雲，及現起大法智雲所含藏種種功德，成受職菩薩。

等覺：由十地道種智成就故入此地。此地應修一切種智，圓滿等覺地無生法忍；於百劫中修集極廣大福德，以之圓滿三十二大人相及無量隨形好。

妙覺：示現受生人間已斷盡煩惱障一切習氣種子，並斷盡所知障一切隨眠，永斷變易生死無明，成就大般涅槃，四智圓明。人間捨壽後，報身常住色究竟天利樂十方地上菩薩；以諸化身利樂有情，永無盡期，成就究竟佛道。

修道位

究竟位

圓滿成就究竟佛果

佛子蕭平實

謹製

(二〇〇九、〇二修訂)
(二〇一〇、〇二增補)

斷盡變易生死
成就大般涅槃

七地滿心斷除故意保留之最後一分思惑時，煩惱障所攝色、受、想三陰有漏習氣種子同時斷盡。煩惱障所攝行、識二陰無漏習氣種子任運漸斷，所知障所攝上煩惱任運漸斷。

佛教正覺同修會 〈修學佛道次第表〉

第一階段

- *以憶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
- *學第一義佛法及禪法知見。
- *無相拜佛功夫成就。
- *具備一念相續功夫——動靜中皆能看話頭。
- *努力培植福德資糧，勤修三福淨業

第二階段

- *參話頭，參公案。
- *開悟明心，一片悟境。
- *鍛鍊功夫求見佛性。
- *眼見佛性〈餘五根亦如是〉親見世界如幻，成就如幻觀。
- *學習禪門差別智。
- *深入第一義經典。
- *修除性障及隨分修學禪定。
- *修證十行位陽焰觀。

第三階段

- *學一切種智真實正理——楞伽經、解深密經、成唯識論……。
- *參究末後句。
- *解悟末後句。
- *透半關——親自體驗所悟末後句境界，親見實相，無得無失。
- *救護一切衆生迴向正道。護持了義正法。修證十迴向位如夢觀。
- *發十無盡願，修習百法明門，親證猶如鏡像現觀。
- *修除五蓋，發起禪定。持一切善法戒。親證猶如光影現觀。
- *進修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進修大乘種智，求證猶如谷響現觀。

佛教正覺同修會 共修現況 及 招生公告 2013/11/17

一、共修現況：(請在共修時間來電，以免無人接聽。)

台北正覺講堂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Tel..總機 02-25957295 (晚上) (分機：九樓辦公室 10、11；知客櫃檯 12、13。十樓知客櫃檯 15、16；書局櫃檯 14。五樓辦公室 18；知客櫃檯 19。二樓辦公室 20；知客櫃檯 21。) Fax..25954493

第一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週六上午班 (皆須報名建立學籍後始可參加共修，欲報名者詳見本公告末頁)

增上班：瑜珈師地論詳解：每月第一、三、五週之週末 17.50~20.50
平實導師講解 (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禪門差別智：每月第一週日全天 平實導師主講 (事冗暫停)。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主講。詳解釋迦世尊與諸佛世尊示現於人間之正理：為人間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所見、所證之法界真實義，並細說唯一佛乘之理，闡釋佛法本來只有成佛之道，不以聲聞、緣覺的緣起性空作為佛法；闡釋二乘菩提之道只是從唯一佛乘中析出之方便道，本非真實佛法；闡釋阿含之二乘道所說緣起性空之法理及修證，實不能令人成佛，只有佛菩提道的實相般若及種智才能使人成佛；若不能信受及實地理解此真理者，終將只能成就解脫果，絕不可能成就佛菩提果。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本會學員憑上課證聽講，會外人士請以身分證換證進入聽講 (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法華經講義》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將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十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 (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換證進入聽講 (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三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五樓。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 (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換證進入聽講 (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四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二樓。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
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正覺祖師堂 大溪鎮美華里信義路 650 巷坑底 5 之 6 號（台 3 號省道 34 公里處 妙法寺對面斜坡道進入）電話 03-3886110 傳真、ADSL 03-3881692 本堂供奉 克勤圓悟大師，專供會員每年四月、十月各二次精進禪三共修，兼作本會出家菩薩掛單常住之用。除禪三時間以外，每逢單月第一週之週日 9:00~17:00 開放會內、外人士參訪，當天並提供午齋結緣。教內共修團體或道場，得另申請其餘時間作團體參訪，務請事先與常住確定日期，以便安排常住菩薩接引導覽，亦免妨礙常住菩薩之日常作息及修行。

桃園正覺講堂（第一、第二講堂）：桃園市介壽路 286、288 號 10 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電話：03-3749363（請於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進階班：週六上午班。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2009 年 11 月 24 日開始，每逢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二樓之一 電話 03-5724297（晚上）
第一講堂：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
禪淨班：週四晚上班。
法華經講義：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法華經講義。

台中正覺講堂 04-23816090（晚上）
第一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13 樓之四（國泰世華銀行樓上。鄰近縣市經第一高速公路前來者，由五權西路交流道可以快速到達，大樓旁有停車場，對面有素食館）。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法華經講義。

第三講堂、第四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裝潢中，尚未開放）。

台南正覺講堂

第一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4 樓。06-2820541（晚上）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雙週週末下午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第二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06-2820541（晚上）

第三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06-2820541（晚上）

禪淨班：週四晚上班、週六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45 號五樓 07-2234248（晚上）

第一講堂（五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末上午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講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講《佛藏經》。

第二講堂（四樓）：

法華經講義：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法華經講義。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第三講堂（三樓）：（尚未開放使用）。

香港正覺講堂 香港九龍新蒲崗八達街 3 之 5 號安達工業大廈 2 樓 C 座。（鑽石山地下鐵 A2 出口）電話：（852）23262231

禪淨班：週六班 14:30-17:30、週日班 13:30-16:30。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每逢週六 19:00-21:00、週日 10:00-12:00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播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播《佛藏經》。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已遷移新址☆

17979 E. Arentz Ave, Unit B,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USA
TEL. (626) 965-2200 Cell. (626) 454-0607

禪淨班：每逢週末 15：30~17：30 上課。

進階班：每逢週末上午 10：00 上課。

法華經講義：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每週六下午放映(13：00~15：00)，歡迎各界人士共享第一義諦無上法益，不需報名。播畢後每週同一時段續播《佛藏經》。

二、招生公告 本會台北講堂及全省各講堂，每逢四月、十月中旬開新班，每週共修一次（每次二小時。開課日起三個月內仍可插班）；但美國洛杉磯共修處得隨時插班共修。各班共修期間皆為二年半，欲參加者請向本會函索報名表（各共修處皆於共修時間方有人執事，非共修時間請勿電詢或前來洽詢、請書），或直接從成佛之道網站下載報名表。共修期滿時，若經報名禪三審核通過者，可參加四天三夜之禪三精進共修，有機會明心、取證如來藏，發起般若實相智慧，成為實義菩薩，脫離凡夫菩薩位。

三、新春禮佛祈福 農曆年假期間停止共修：自農曆新年前七日起停止共修與弘法，正月 8 日起回復共修、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正月初一~初七 9.00~17.00 開放台北講堂、大溪禪三道場（正覺祖師堂），方便會員供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之休假時間，請逕詢該共修處。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1、**禪淨班** 以無相念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傳授解脫道正理及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共修期間：二年六個月。每逢四月、十月開新班，詳見招生公告表。

2、**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主講。詳解釋迦世尊與諸佛世尊示現於人間之正理：爲人間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所見、所證之法界真實義，並細說唯一佛乘之理，闡釋佛法本來只有**成佛之道**，不以聲聞、緣覺的緣起性空作爲佛法；闡釋二乘菩提之道只是從唯一佛乘中析出之方便道，本非真實佛法；闡釋阿含之二乘道所說緣起性空之法理及修證，實不能令人成佛，只有佛菩提道的實相般若及種智才能使人成佛；若不能信受及實地理解此真理者，終將只能成就解脫果，絕不可能成就佛菩提果。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

3、**瑜伽師地論詳解** 詳解論中所言凡夫地至佛地等 17 師之修證境界與理論，從凡夫地、聲聞地……宣演到諸地所證一切種智之真實正理。由平實導師開講，每逢一、三、五週之週末晚上開示，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4、**精進禪三** 主三和尚：平實導師。於四天三夜中，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實心一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四月、十月各舉辦二個梯次；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並選擇會中定力、慧力、福德三條件皆已具足之已明心會員，給以指引，令得眼見自己無形無相之佛性遍佈山河大地，真實而無障礙，得以肉眼現觀世界身心悉皆如幻，具足成就如幻觀，圓滿十住菩薩之證境。

5、**佛藏經詳解** 有某道場專弘淨土法門數十年，於教導信徒研讀《佛藏經》時，往往告誡信徒曰：「後半部不許閱讀。」由此緣故坐令信徒失去提升念佛層次之機緣，師徒只能低品位往生淨土，令人深覺愚癡無智。由有多人建議故，今將擇於《法華經》講畢時宣講此經，藉以轉易如是邪見，並欲因此提升念佛人之知見與往生品位。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爲依，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者現代

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曾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上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先流通之；俟《法華經》講畢時，立即在同一時段宣講之，主講者平實導師。

6、**阿含經**詳解 選擇重要之阿含部經典，依無餘涅槃之實際而加以詳解，令大眾得以現觀諸法緣起性空，亦復不墮斷滅見中，顯示經中所隱說之涅槃實際一如來藏—確實已於四阿含中隱說；令大眾得以聞後觀行，確實斷除我見乃至我執，證得見到真現觀，乃至身證…等真現觀；已得大乘或二乘見道者，亦可由此聞熏及聞後之觀行，除斷我所之貪著，成就慧解脫果。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7、**大法鼓經**詳解 詳解末法時代大乘佛法修行之道。佛教正法消毒妙藥塗於大鼓而以擊之，凡有眾生聞之者，一切邪見鉅毒悉皆消殞；此經即是大法鼓之正義，凡聞之者，所有邪見之毒悉皆滅除，見道不難；亦能發起菩薩無量功德，是故諸大菩薩遠從諸方佛土來此娑婆聞修此經。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8、**解深密經**詳解 重講本經之目的，在於令諸已悟之人明解大乘之道之成佛次第，以及悟後進修一切種智之內涵，確實證知三種自性性，並得據此證解七真如、十真如等正理。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將於《大法鼓經》講畢後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9、**成唯識論**詳解 詳解一切種智真實正理，詳細剖析一切種智之微細深妙廣大正理；並加以舉例說明，使已悟之會員深入體驗所證如來藏之微密行相；及証驗見分相分與所生一切法，皆由如來藏—阿賴耶識—直接或展轉而生，因此証知一切法無我，証知無餘涅槃之本際。將於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講畢後，由平實導師重講。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0、**精選如來藏系經典**詳解 精選如來藏系經典一部，詳細解說，以此完全印證會員所悟如來藏之真實，得入不退轉住。另行擇期詳細解說之，由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1、**禪門差別智** 藉禪宗公案之微細淆訛難知難解之處，加以宣說及剖析，以增進明心、見性之功德，啟發差別智，建立擇法眼。每月第一週日全天，由平實導師開示，謹限破參明心後，復又眼見佛性者參加（事冗暫停）。

12、**枯木禪** 先講智者大師的〈小止觀〉，後說〈釋禪波羅蜜〉，詳解四禪八定之修證理論與實修方法，細述一般學人修定之邪見與岔

路，及對禪定證境之誤會，消除枉用功夫、浪費生命之現象。已悟般若者，可以藉此而實修初禪，進入大乘通教及聲聞教的三果心解脫境界，配合應有的大福德及後得無分別智、十無盡願，即可進入初地心中。親教師：平實導師。未來緣熟時將於大溪正覺寺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註：本會例行年假，自 2004 年起，改為每年農曆新年前七天開始停息弘法事務及共修課程，農曆正月 8 日回復所有共修及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每日 9.00~17.00）開放台北講堂，方便會員禮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大溪鎮的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時間，詳見〈正覺電子報〉或成佛之道網站。本表得因時節因緣需要而隨時修改之，不另作通知。

佛教正覺同修會 贈閱書籍 目錄

2012/05/20

- 1.無相念佛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2.念佛三昧修學次第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5 元
- 3.正法眼藏—護法集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4.真假開悟簡易辨正法&佛子之省思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5.生命實相之辨正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6.如何契入念佛法門(附: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7.平實書箋—答元覽居士書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8.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平實導師編 回郵 80 元
(精裝本 長27 cm 寬21 cm 高7.5 cm 重2.8 公斤)
- 9.三時繫念全集—修正本 回郵掛號 40 元(長26.5 cm×寬19 cm)
- 10.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述 回郵 3.5 元
- 11.邪見與佛法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2.菩薩正道—回應義雲高、釋性圓…等外道之邪見 正燦居士著 回郵 20 元
- 13.甘露法雨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4.我與無我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5.學佛之心態—修正錯誤之學佛心態始能與正法相應 正德老師著 回郵35元
附錄:平實導師著《略說八、九識並存…等之過失》
- 16.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7.佛教之危機—中國台灣地區現代佛教之真相(附錄:公案拈提六則)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 18.燈影—燈下黑(覆「求教後學」來函等)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19.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恆志居士網站毀法二文 正圓老師著 回郵35元
- 20.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5 元
- 21.辨唯識性相—對「紫蓮心海《辯唯識性相》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25 元
- 22.假如來藏—對法蓮法師《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35 元
- 23.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第一輯(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
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 24.真假邪說—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正安法師著 回郵 35 元
- 25.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間之關係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26.真假禪和—辨正釋傳聖之謗法謬說 正德老師著 回郵 30 元
- 27.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回郵 25 元

28. **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 (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29. **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 恒毓博士著 回郵 25 元
30. **識蘊真義**—現觀識蘊內涵、取證初果、親斷三縛結之具體行門。
—依《成唯識論》及《唯識述記》正義,略顯安慧《大乘廣五蘊論》之邪謬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31. **正覺電子報** 各期紙版本 免附回郵 每次最多函索三期或三本。
(已無存書之較早各期,不另增印贈閱)
32. **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正禮老師 著 回郵 3.5 元
33.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一輯 回郵 20 元
34.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二輯 回郵 20 元
35. **確保您的權益**—器官捐贈應注意自我保護 正光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36.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三乘菩提 DVD 光碟 (一)**
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共同講述錄製 DVD 8 片,MP3 一片,共 9 片。
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意涵」,二為「學佛的正知見」。內容精闢,深入淺出,精彩絕倫,幫助大眾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製作工本費 100 元,回郵 25 元)
37.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 DVD 專輯 (二)**
總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念佛法門」,一為「學佛正知見(第二篇)」,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輪番講述,內容詳細闡述如何修學念佛法門、實證念佛三昧,以及學佛應具有的正確知見,可以幫助發願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之學人,得以把握往生,更令學人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於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一套 17 片,工本費 160 元。回郵 35 元)
38. **佛藏經** 燙金精裝本 每冊回郵 20 元。正修佛法之道場欲大量索取者,請正式發函並蓋用大印寄來索取(2008.04.30 起開始敬贈)
39. **喇嘛性世界**—揭開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著 回郵 20 元
40. **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正玄教授編著 回郵 20 元
41. **隨緣**—理隨緣與事隨緣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42. **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 著 回郵 25 元
43. **導師之真實義** 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4. **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
吳明芷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5. **魔界轉世** 張正玄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6. **一貫道與開悟** 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7. **博愛—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 編印 回郵 10 元
48. **意識虛妄經教彙編—實證解脫道的關鍵經文** 正覺同修會編印 回郵 25 元
49. **繫念思惟念佛法門** 蔡正元老師著 回郵 10 元
50. **廣論三部曲** 正益老師著 回郵 20 元
51.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第七、八識有可能是意識嗎?
平實導師述 俟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

52. **邪箭嚙語**—從中觀的教證與理證，談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反擊蕭平實對佛教正法的惡毒進攻》邪書的種種謬理
正元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
53. **真假沙門**—依 佛聖教闡釋佛教僧寶之定義
正禮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4. **真假禪宗**—藉評論釋性廣《印順導師對變質禪法之批判及對禪宗之肯定》以顯示真假禪宗
附論一：凡夫知見 無助於佛法之信解行證
附論二：世間與出世間一切法皆從如來藏實際而生而顯
正偉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回郵未定
55. **雪域同胞的悲哀**—揭示顯密正理，兼破索達吉師徒《般若鋒兮金剛焰》。
王心覺居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 上列贈書之郵資，係台灣本島地區郵資，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地區，請另計酌增（大陸、港、澳、國外地區之郵票不許通用）。尚未出版之書，請勿先寄來郵資，以免增加作業煩擾。

★ 本目錄若有變動，唯於後印之書籍及「成佛之道」網站上修正公佈之，不另行個別通知。

函索書籍請寄：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
台灣地區函索書籍者請附寄郵票，無時間購買郵票者可以等值現金抵用，但不接受郵政劃撥、支票、匯票。大陸地區得以人民幣計算，國外地區請以美元計算（請勿寄來當地郵票，在台灣地區不能使用）。欲以掛號寄遞者，請另附掛號郵資。

親自索閱：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 ★請於共修時間前往取書，餘時無人在道場，請勿前往索取；共修時間與地點，詳見書末正覺同修會共修現況表（以近期之共修現況表為準）。

註：正智出版社發售之局版書，請向各大書局購閱。若書局之書架上已經售出而無陳列者，請向書局櫃台指定洽購；若書局不便代購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前往各共修處請購，正智出版社已派人於共修時間送書前往各共修處流通。郵政劃撥購書及大陸地區購書，請詳別頁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最後頁之說明。

成佛之道 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已出版之結緣書籍，多已登載於 成佛之道 網站，若住外國、或住處遙遠，不便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書籍者，可以從本網站閱讀及下載。書局版之《宗通與說通》亦已上網，台灣讀者可向書局洽購，成本價 200 元。《狂密與真密》第一輯~第四輯，亦於 2003.5.1. 全部於本網站登載完畢；台灣地區讀者請向書局洽購，每輯約 400 頁，賠本流通價 140 元（網站下載紙張費用較貴，容易散失，難以保存，亦較不精美）。

***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

1.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 第一輯 重拈**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因重寫內容大幅度增加故，字體必須改小，並增為 576 頁 主文 546 頁。
比初版更精彩、更有內容。初版《禪門摩尼寶聚》之讀者，可寄回本公司
免費調換新版書。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
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2.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200 元 (第一版舊書可換新版書。)
3.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400 元
4.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上、下冊，每冊 250 元
5.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6.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全套共 10 輯 每輯 250 元
7.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8.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9. **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主文 381 頁 全書 400 頁 成本價 200 元
10.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1. **狂密與真密 一~四輯** 平實導師著 西藏密宗是人間最邪淫的宗教，本質
不是佛教，只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印度教性力派流毒的喇嘛教。此書中將
西藏密宗密傳之男女雙身合修樂空雙運所有祕密與修法，毫無保留完全
公開，並將全部喇嘛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也一併公開。內容比大辣出版社
喧騰一時的《西藏慾經》更詳細。並且函蓋藏密的所有祕密及其錯誤的
中觀見、如來藏見……等，藏密的所有法義都在書中詳述、分析、辨正。
每輯主文三百餘頁 每輯全書約 400 頁 流通價每輯 140 元。
12.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3.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述 300 元
14.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5. **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200 元
16.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7.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八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8.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對前岳靈犀網站主張「盧勝彥是
證悟者」之修正) 正犀居士(岳靈犀)著 流通價 140 元

19.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共七輯 每輯 250 元
20.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21.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
22.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於 2012 年五月下旬公開發行，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禪意無限〉出版後將不再錄製 CD，特此公告。
23. **我的菩提路** 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等人合著 售價 200 元
24.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張志成等人合著 售價 250 元
25. **鈍鳥與靈龜**——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平實導師著 共 458 頁 售價 250 元
26.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各 200 元
27. **真假外道**——破劉東亮、杜大威、釋證嚴常見外道見 正光老師著 200 元
28. **勝經講記**——兼論印順《勝鬘經講記》對於《勝鬘經》之誤解。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29.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 15 輯，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30. **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共448頁 成本價250元
31.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9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200元
預定2012年6月出版第一輯(以後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32. **佛法入門**—迅速進入三乘佛法大門,消除久學佛法漫無方向之窘境。
○○居士著 將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售價200元
33. **廣論之平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著
約二或三輯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書價未定
34.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凡夫見本質 正德老師著
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之。 出版日期、書價未定
35.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辨正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
游宗明 居士著 俟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之。
36. **末法導護**—對印順法師中心思想之綜合判攝 正慶老師著 書價未定
37.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俟整理完畢後出版之。
38. **菩薩學處**—菩薩四攝六度之要義 正元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39.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 每輯2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40. **八識規矩頌**詳解 ○○居士 註解 出版日期另訂 書價未定。
41. **印度佛教史**—法義與考證。依法義史實評論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教史地考論》之謬說 正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2. **中國佛教史**—依中國佛教正法史實而論。○○老師 著 書價未定。
43. **中論正義**—釋龍樹菩薩《中論》頌正理。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4. **中觀正義**—註解平實導師《中論正義頌》。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5. **佛藏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46. **阿含講記**—將選錄四阿含中數部重要經典全經講解之,講後整理出版。
平實導師述 約二輯 每輯2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47. **寶積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2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48.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約四輯 將於重講後整理出版
49. **成唯識論略解** 平實導師著 五~六輯 每輯2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50.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200元
將於正覺寺建成後重講、以講記逐輯出版 日期未定
51. **無門關**—《無門關》公案拈提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52. **中觀再論**—兼述印順《中觀今論》謬誤之平議。 正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53. **輪迴與超度**—佛教超度法會之真義。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4. **《釋摩訶衍論》平議**—對偽稱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之平議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5. **正覺發願文**註解—以真實大願為因 得證菩提

-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6. **正覺總持咒**—佛法之總持 正圓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7. **涅槃**—論四種涅槃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8. **三自性**—依四食、五蘊、十二因緣、十八界法，說三性三無性。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59. **道品**—從三自性說大小乘三十七道品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0. **大乘緣起觀**—依四聖諦七真如現觀十二緣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1. **三德**—論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2. **真假如來藏**—對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謬說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3. **大乘道次第**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4. **四緣**—依如來藏故有四緣。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5. **空之探究**—印順《空之探究》謬誤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6. **十法義**—論阿含經中十法之正義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67. **外道見**—論述外道六十二見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1 之 9 號 2 樓

Tel.02—82186688（五線代表號） Fax.02-82186458、82186459

- 零售：1. 全台連鎖經銷書局：**三民書局、誠品書局、何嘉仁書店
敦煌書店、紀伊國屋、金石堂書局、建宏書局
- 2. 台北市縣：**佛化人生 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5 樓 台電大樓對面
士林圖書 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86 號 書田文化 北市石牌路二段 86 號
書田文化 北市大安路一段 245 號 書田文化 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37 號 B1
人人書局 北市北安路 524 號 一全書店 中和興南路一段 10 號
金玉堂書局 三重三和路四段 16 號 來電書局 新莊中正路 261 號
春大地書店 蘆洲中正路 117 號 明達書局 三重五華街 129 號
阿福的書店 蘆洲中正路 233 號
- 3. 桃園市縣：**桃園文化城 桃園復興路 421 號 金玉堂 中壢中美路 2 段 82 號
巧巧屋書局 蘆竹南崁路 263 號 內壢文化圖書城 中壢忠孝路 86 號
來電書局 大溪慈湖路 30 號 御書堂 龍潭中正路 123 號
- 4. 新竹市縣：**大學書局 新竹建功路 10 號 聯成書局 新竹中正路 360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信義街 68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力行二路 3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民族路 2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新竹中正路 38 號
金典文化 竹北中正西路 47 號 展書堂 竹東長春路 3 段 36 號
- 5. 苗栗市縣：**建國書局 苗栗市中山路 566 號 萬花筒書局 苗栗市府東路 73 號
展書堂 竹南民權街 49-2 號
- 6. 台中市縣：**瑞成書局、各大連鎖書店。
興大書齋 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 詠春書局 台中市永春東路 884 號
參次方國際圖書 大里大明路 242 號

- 儀軒文化事業公司 太平中興路 178 號
- 7.彰化市縣：心泉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南瑤路 286 號
員林鎮：墊腳石圖書文化廣場 中山路 2 段 49 號 (04-8338485)
大大書局 民權街 33 號 (04-8381033)
溪湖鎮：聯宏圖書 西環路 515 號 (04-8856640)
- 8.南投縣：文春書局 霧峰鄉中正路 1087 號
- 9.台南市縣：吉祥宗教文物 台南市公園路 595-26 號
宏昌書局 台南北門路一段 136 號 禪馥館 台南北門路一段308-1 號
博大書局 新營三民路 128 號 豐榮文化商場 新市仁愛街 286-1 號
藝美書局 善化中山路 436 號 志文書局 麻豆博愛路 22 號
- 10.高雄市：各大連鎖書店、瑞成書局
政大書城 三民區明仁路 161 號 政大書城 苓雅區光華路 148-83 號
明儀書局 三民區明福街 2 號 明儀書局 三多四路 63 號
青年書局 青年一路 141 號
- 11.宜蘭縣市：金隆書局 宜蘭市中山路 3 段 43 號
宋太太梅鋪 羅東鎮中正北路 101 號 (039-534909)
- 12.台東市：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東市博愛路 282 號
- 13.其餘鄉鎮市經銷書局：請電詢總經銷飛鴻公司。
- 14.大陸地區請洽：
香港：樂文書店 (旺角 西洋菜街 62 號 3 樓、銅鑼灣 駱克道 506 號 3 樓)
- 15.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紐約圖書部 電話 7187468889#6262
洛杉磯圖書部 電話 3232616972#202
- 16.國內外地區網路購書：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書籍簡介、直接聯結下列網路書局購書)
三民 網路書局 <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 網路書局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來 網路書局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 網路書局 <http://www.kingstone.com.tw>
飛鴻 網路書局 <http://fh6688.com.tw>

附註：1.請盡量向各經銷書局購買：郵政劃撥需要十天才能寄到(本公司在您的劃撥後第四天才能接到劃撥單，次日寄出後第四天您才能收到書籍，此八天中一定會遇到週休二日，是故共需十天才能收到書籍)若想要早日收到書籍者，請劃撥完畢後，將劃撥收據貼在紙上，旁邊寫上您的姓名、住址、郵區、電話、買書詳細內容，直接傳真到本公司 02-28344822，並來電 02-28316727、28327495 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傳真，即可提前收到書籍。2.因台灣每月皆有五十餘種宗教類書籍上架，書局書架空間有限，故唯有新書方有機會上架，通常每次只能有一本新書上架；本公司出版新書，大多

上架不久便已售出，若書局未再叫貨補充者，書架上即無新書陳列，則請直接向書局櫃台訂購。 3.若書局不便代購時，可於晚上共修時間向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請購（共修時間及地點，詳閱共修現況表。每年例行年假期間請勿前往請書，年假期間請見共修現況表）。 4.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19068241。 5. 正覺同修會會員購書都以八折計價（戶籍台北市者為一般會員，外縣市為護持會員）都可獲得優待，欲一次購買全部書籍者，可以考慮入會，節省書費。入會費一千元（第一年初加入時才需要繳），年費二千元。 6. **尚未出版之書籍，請勿預先郵寄書款與本公司，謝謝您！** 7.若欲一次購齊本公司書籍，或同時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之全部書籍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親到各共修處請購及索取；**台北市讀者**請洽：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請書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18.00~21.00，第一、三、五週週六為 10.00~21.00，雙週之週六為 10.00~18.00 請購處專線電話：25957295-分機 14（於請書時間方有人接聽）。

關於平實導師的書訊，請上網查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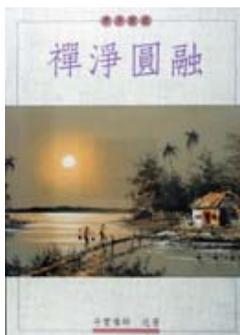
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售書之稅後盈餘，全部捐助財團法人正覺寺籌備處、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供作弘法及購建道場之用；懇請諸方大德支持，功德無量★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書籍介紹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言淨土諸祖所未曾言，示諸宗祖師所未曾示；禪淨圓融，另闢成佛捷徑，兼顧自力他力，闡釋淨土門之速行易行道，亦同時揭糞聖教門之速行易行道；令廣大淨土行者得免緩行難證之苦，亦令聖道門行者得以藉著淨土速行道而加快成佛之時劫。乃前無古人之超勝見地，非一般弘揚禪淨法門典籍也，先讀為快。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繼承克勤圓悟大師碧巖錄宗旨之禪門鉅作。先則舉示當代大師之邪說，消弭當代禪門大師鄉愿之心態，摧破當今禪門「世俗禪」之妄談；次則旁通教法，表顯宗門正理；繼以道之次第，消弭古今狂禪；後藉言語及文字機鋒，直示宗門入處。悲智雙運，禪味十足，數百年來難得一睹之禪門鉅著也。(原初版書《禪門摩尼寶聚》，改版後補充為五百餘頁新書，總計多達二十四萬字，內容更精彩，並改名為《宗門正眼》，讀者原購初版《禪門摩尼寶聚》皆可寄回本公司免費換新，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日期)(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本書能建立學人悟道之信心與正確知見，圓滿具足而有次第地詳述禪悟之功夫與禪悟之內容，指陳參禪中細微淆訛之處，能使學人明自真心、見自本性。若未能悟入，亦能以正確知見辨別古今中外一切大師究係真悟？或屬錯悟？便有能力揀擇，捨名師而選明師，後時必有悟道之緣。一旦悟道，遲者七次人天往返，便出三界，速者一生取辦。學人欲求開悟者，不可不讀。

上、下兩冊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單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如來藏真實存在，乃宇宙萬有之本體，並非印順法師、達賴喇嘛等人所說之「唯有名相、無此心體」。如來藏是涅槃之本際，是一切有智之人竭盡心智、不斷探索而不能得之生命實相；是古今中外許多大師自以為悟而當面錯過之生命實相。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滅之真實心。當代中外大師於此書出版之前所未能言者，作者於本書中盡情流露、詳細闡釋。真悟者讀之，必能增益心境、智慧增上；錯悟者讀之，必能檢討自己之錯誤，免犯大妄語業；未悟者讀之，能知參禪之理路，亦能以之檢查一切名師是否真悟。此書是一切哲學家、宗教家、學佛者及欲昇華心智之人必讀之鉅著。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列舉實例，闡釋土城廣欽老和尚之悟處；並直示這位不識字的老和尚妙智橫生之根由，繼而剖析禪宗歷代大德之開悟公案，解析當代密宗高僧卡盧仁波切之錯悟證據，並例舉當代顯宗高僧、大居士之錯悟證據（凡健在者，為免影響其名聞利養，皆隱其名）。藉辨正當代名師之邪見，向廣大佛子指陳禪悟之正道，彰顯宗門法眼。悲勇兼出，強捋虎鬚；慈智雙運，巧探驪龍；摩尼寶珠在手，直示宗門入處，禪味十足；若非大悟徹底，不能為之。禪門精奇人物，允宜人手一冊，供作參究及悟後印證之圭臬。本書於

2008 年 4 月改版，增寫為大約 500 頁篇幅，以利學人研讀參究時更易悟入宗門正法，以前所購初版首刷及初版二刷舊書，皆可免費換取新書。（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演述

詳解大乘起信論心生滅門與真心如門之真實意旨，消除以往大師與學人對起信論所說心生滅門之誤解，由是而得了知真心如來藏之非常非斷中道正理；亦因此一講解，令此論以往隱晦而被誤解之真實義，得以如實顯示，令大乘佛菩提道之正理得以顯揚光大；初機學者亦可藉此正論所顯示之法義，對大乘法理生起正信，從此得以真發菩提心，真入大乘法中修學，世世常修菩薩正行。共六輯，都已出版，每輯三百餘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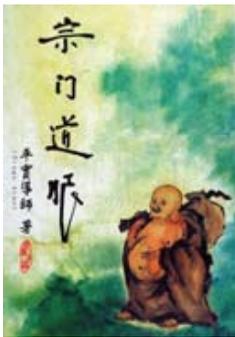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本經是禪宗見道者印證所悟真偽之根本經典，亦是禪宗見道者悟後起修之依據經典；故達摩祖師於印證二祖慧可大師之後，將此經典連同佛鉢祖衣一併交付二祖，令其依此經典佛示金言、進入修道位，修學一切種智。由此可知此經對於真悟之人修學佛道，是非常重要的之一部經典。此經能破外道邪說，亦破佛門中錯悟名師之謬說，亦破禪宗部分祖師之狂禪：不讀經典、一向主張「一悟即成究竟佛」之謬執。並開示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等差別，令行者對於三乘禪法差異有所分辨；亦糾正禪宗祖師古來對於如來禪之誤解，嗣後可免以訛傳訛之弊。此經亦是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經典，禪者悟後欲修一切種智而入初地者，必須詳讀。全套共十輯，已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主文約 320 頁，每冊約 352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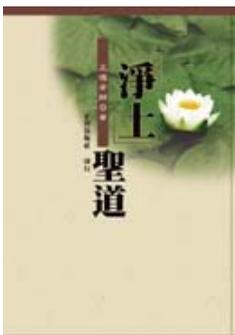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繼宗門法眼之後，再以金剛之作略、慈悲之胸懷、犀利之筆觸，舉示寒山、拾得、布袋三大士之悟處，消弭當代錯悟者對於寒山大士……等之誤會及誹謗。亦舉出民初以來與虛雲和尚齊名之蜀郡鹽亭袁煥仙夫子——南懷瑾老師之師，其「悟處」何在？並蒐羅許多真悟祖師之證悟公案，顯示禪宗歷代祖師之睿智，指陳部分祖師、奧修及當代顯密大師之謬悟，作為殷鑑，幫助禪子建立及修正參禪之方向及知見。假使讀者閱此書已，一時尚未能悟，亦可一面加功用行，一面以此宗門道眼辨別真假善知識，避開錯誤之印證及歧路，可免大妄語業之長劫慘痛果報。欲修禪宗之禪者，務請細讀。（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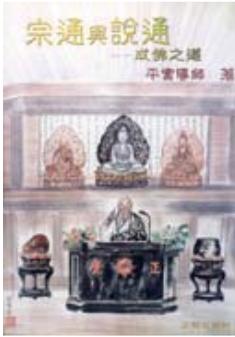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淨土聖道—兼評日本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佛法甚深極廣，般若玄微，非諸二乘聖僧所能知之，一切凡夫更無論矣！所謂一切證量皆歸淨土是也！是故大乘法中「聖道之淨土、淨土之聖道」，其義甚深，難可了知；乃至真悟之人，初心亦難知也。今有正德老師真實證悟後，復能深探淨土與聖道之緊密關係，憐憫眾生之誤會淨土實義，亦欲利益廣大淨土行人同入聖道，同獲淨土中之聖道門要義，乃振奮心神、書以成文，今得刊行天下。主文 279 頁，連同序文等共 301 頁，總有十一萬六千餘字。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通與說通 平實導師著

古今中外，錯誤之人如麻似粟，每以常見外道所說之靈知心，認作真心；或妄想虛空之勝性能量為真如，或錯認物質四大元素藉冥性（靈知心本體）能成就吾人色身及知覺，或認初禪至四禪中之了知心為不生不滅之涅槃心。此等皆非通宗者之見地。復有錯悟之人一向主張「宗門與教門不相干」，此即尚未通達宗門之人也。其實宗門與教門互通不二，宗門所證者乃是真如與佛性，教門所說者乃說宗門證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門與宗門不二。本書作者以宗教二門互通之見地，細說「宗通與說通」，從初見道至悟後起修之道、細說分明；並將諸宗諸派在整體佛教中之地位與次第，加以明確之教判，學人讀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也。欲擇明師學法之前，允宜先讀。主文共 381 頁，全書 392 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末法怪象—許多修行人自以為悟，每將無念靈知認作真實；崇尚二乘法諸師及其徒眾，則將外於如來藏之緣起性空—無因論之無常空、斷滅空、一切法空—錯認為佛所說之般若空性。這兩種現象已於當今海峽兩岸及美加地區顯密大師之中普遍存在；人人自以為悟，心高氣壯，便敢寫書解釋祖師證悟之公案，大多出於意識思惟所得，言不及義，錯誤百出，因此誤導廣大佛子同陷大妄語之地獄業中而不能自知。彼等書中所說之悟處，其實處處違背第一義經典之聖言量。彼等諸人不論是否身披袈裟，都非佛法宗門血脈，或雖有禪宗法脈之傳承，亦只徒具形式；猶如螟蛉，非真血脈，未悟得根本真實故。禪子欲知佛、祖之真血脈者，請讀此書，便知分曉。平實導師著，主文 452 頁，全書 464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正孺居士著

人人身中都有真活佛，永生不滅而有大神用，但眾生都不了知，所以常被身外的西藏密宗假活佛籠罩欺瞞。本來就真實存在的真活佛，才是真正的密宗無上密！諾那活佛因此而說禪宗是大密宗，但藏密的所有活佛都不知道、也不會實證自身中的真活佛。本書詳實宣示真活佛的道理，舉證盧勝彥的「佛法」不是真佛法，也顯示盧勝彥是假活佛，直接的闡釋第一義佛法見道的真實正理。真佛宗的所有上師與學人們，都應該詳細閱讀，包括盧勝彥個人在內。

售價：新臺幣 140 元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修學大乘佛法有二果須證—解脫果及大菩提果。二乘人不證大菩提果，唯證解脫果；此果之智慧，名為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大乘佛子所證二果之菩提果為佛菩提，故名大菩提果，其慧名為一切種智—函蓋二乘解脫果。然此大乘二果修證，須經由禪宗之宗門證悟方能相應。而宗門證悟極難，自古已然；其所以難者，咎在古今佛教界普遍存在三種邪見：1.以修定認作佛法，2.以無因論之緣起性空—否定涅槃本際如來藏以後之一切法空作為佛法，3.以常見外道邪見（離語言妄念之靈知性）作為佛法。如是邪見，或因自身正見未立所致，或因邪師之邪教導所致，或因無始劫來虛妄熏習所致。若不破除此三種邪見，永劫不悟宗門真義、不入大乘正道，唯能外門廣修菩薩行。平實導師於此書中，有極為詳細之說明，有志佛子欲摧邪見、入於內門修菩薩行者，當閱此書。主文共496頁，全書512頁。（2007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一片，市售價格280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500元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本經詳述在家菩薩修學大乘佛法，應如何受持菩薩戒？對人間善行應如何看待？對三寶應如何護持？應如何正確地修集此世後世證法之福德？應如何修集後世「行菩薩道之資糧」？並詳述第一義諦之正義：五蘊非我非異我、自作自受、異作異受、不作不受……等深妙法義，乃是修學大乘佛法、行菩薩行之在家菩薩所應當了知者。出家菩薩今世或未來世登地已，捨報之後多數將如華嚴經中諸大菩薩，以在家菩薩身而修行菩薩行，故亦應以此經所述正理而修之，配合《楞伽經、解深密經、楞嚴經、華嚴經》等道次第正理，方得漸次成就佛道；故此經是一切大乘行者皆應證知之正法。每輯三百餘頁；共八輯，已全部出版。

售價：新臺幣200元



真假外道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具體舉證佛門中的常見外道知見實例，並加以教證及理證上的辨正，幫助讀者輕鬆而快速的了知常見外道的錯誤知見，進而遠離佛門內外的常見外道知見，因此即能改正修學方向而快速實證佛法。

售價：新臺幣200元。



狂密與真密 平實導師著

密教之修學，皆由有相之觀行法門而入，其最終目標仍不離顯教經典所說第一義諦之修證；若離顯教第一義經典、或違背顯教第一義經典，即非佛教。西藏密教之觀行法，如灌頂、觀想、遷識法、寶瓶氣、大聖歡喜雙身修法、喜金剛、無上瑜伽、大樂光明、樂空雙運等，皆是印度教兩性生生不息思想之轉化，自始至終皆以如何能運用交合淫樂之法達到全身受樂為其中心思想，純屬欲界五欲的貪愛，不能令人超出欲界輪迴，更不能令人斷除我見；何況大乘之明心與見性，更無論矣！故密宗之法絕非佛法也。而其明光大手印、大圓滿法教，又皆同以常見外道所說離語言妄念之無念靈知心錯認為佛地之真

如，不能直指不生不滅之真如。西藏密宗所有法王與徒眾，都尚未開頂門眼，不能辨別真偽，以依人不依法、依密續不依經典故，不肯將其上師喇嘛所說對照第一義經典，純依密續之藏密祖師所說為準，因此而誇大其證德與證量，動輒謂彼祖師上師為究竟佛、為地上菩薩；如今台海兩岸亦有自謂其師證量高於釋迦文佛者，然觀其師所述，猶未見道，仍在觀行即佛階段，尚未到禪宗相似即佛、分證即佛階位，竟敢標榜為究竟佛及地上法王，誑惑初機學人。凡此怪象皆是狂密，不同於真密之修行者。近年狂密盛行，密宗行者被誤導者極眾，動輒自謂已證佛地真如，自視為究竟佛，陷於大妄語業中而不知自省，反謗顯宗真修實證者之證量粗淺；或如義雲高與釋性圓……等人，於報紙上公然誹謗真修實證者為「騙子、無道人、人妖、癩蛤蟆……」等，造下誹謗大乘勝義僧之大惡業；或以外道法中有為有作之甘露、魔術……等法，誑騙初機學人，狂言彼外道法為真佛法。如是怪象，在西藏密宗及附藏密之外道中，不一而足，舉之不盡，學人宜應慎思明辨，以免上當後又犯毀破菩薩戒之重罪。密宗學人若欲遠離邪知邪見者，請閱此書，即能了知密宗之邪謬，從此遠離邪見與邪修，轉入真正之佛道。共四輯 每輯約 400 頁（主文約 340 頁）。

賠本流通價每輯售價：新臺幣 14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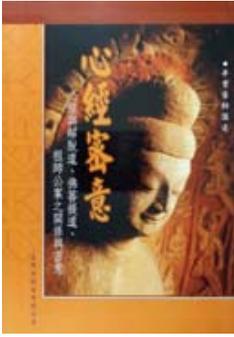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有六大危機，乃是藏密化、世俗化、膚淺化、學術化、宗門密意失傳、悟後進修諸地之次第混淆；其中尤以宗門密意之失傳，為當代佛教最大之危機。由宗門密意失傳故，易令世尊本懷普被錯解，易令世尊正法被轉易為外道法，以及加以淺化、世俗化，是故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與具緣佛弟子，極為重要。然而欲令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予具緣之佛弟子者，必須同時配合錯誤知見之解析、普令佛弟子知之，然後輔以公案解析之直示入處，方能令具緣之佛弟子悟入。而此二者，皆須以公案拈提之方式為之，方易成其功、竟其業，是故平實導師續作宗門正義一書，以利學人。

全書 500 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著

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道，實依第八識心之斷除煩惱障現行而立解脫之名；大乘菩提所證之佛菩提道，實依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之涅槃性、清淨自性、及其中道性而立般若之名；禪宗祖師公案所證之真心，即是此第八識如來藏；是故三乘佛法所修所證之三乘菩提，皆依此如來藏心而立名也。此第八識心，即是《心經》所說之心也。證得此如來藏已，即能漸入大乘佛菩提道，亦可因證知此心而了知二乘無學所不能知之無餘涅槃實際，是故《心經》之密意，與三乘佛菩提之關係極為密切、不可分割，三乘佛法皆依此心而立名故。今者平實導師以其所證解脫道之無生智及佛菩提之般若種智，將《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以演講之方式，用淺顯之語句和盤托出，發前人所未言，呈三乘菩提之真義，令人藉此《心經密意》一舉而窺三乘菩提之堂奧，迥異諸方言不及義之說；欲求真實佛智者、不可不讀！主文 317 頁，連同跋文及序文……等共 384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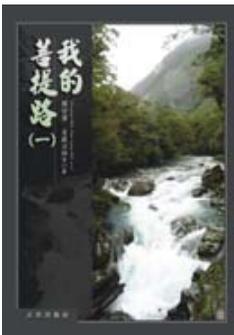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之世俗化，將導致學人以信仰作為學佛，則將以感應及世間法之庇祐，作為學佛之主要目標，不能了知學佛之主要目標為親證三乘菩提。大乘菩提則以般若實相智慧為主要修習目標，以二乘菩提解脫道為附帶修習之標的；是故學習大乘法者，應以禪宗之證悟為要務，能親入大乘菩提之實相般若智慧中故，般若實相智慧非二乘聖人所能知故。此書則以台灣世俗化佛教之三大法師，說法似是而非之實例，配合真悟祖師之公案解析，提示證悟般若之關節，令學人易得悟入。全書五百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

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著

凡夫及二乘聖人不能實證的佛菩提證悟，末法時代的今天仍然有人能得實證，由正覺同修會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二十餘位實證如來藏者所寫的見道報告，已為當代學人見證宗門正法之絲縷不絕，證明大乘義學的法脈仍然存在，為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照耀出光明的坦途。由二十餘位大乘見道者所繕，敘述各種不同的學法、見道因緣與過程，參禪求悟者必讀。全書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廣說四大部《阿含經》諸經中隱說之真正義理，一一舉示佛陀本懷，令阿含時期初轉法輪根本經典之真義，如實顯現於佛子眼前。並提示末法大師對於阿含真義誤解之實例，一一比對之，證實唯識增上慧學確於原始佛法之阿含諸經中已隱覆密意而略說之，證實 世尊確於原始佛法中已曾密意而說第八識如來藏之總相；亦證實 世尊在四阿含中已說此藏識是名色十八界之因、之本—證明如來藏是能生萬法之根本心。佛子可據此修正以往受諸大師（譬如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師：印順、昭慧、性廣、大願、達賴、宗喀巴、寂天、月稱、……等人）誤導之邪見，建立正見，轉入正道乃至親證初果而無困難；書中並詳說三果所證的**心解脫**，以及四果**慧解脫**的親證，都是如實可行的具體知見與行門。全書共七輯，已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菩薩底憂鬱 C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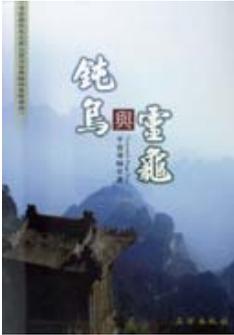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

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
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
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於 2012 年五月下旬公開發行，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禪意無限〉出版後將不再錄製 CD，特此公告。



鈍鳥與靈龜 平實導師著

鈍鳥及靈龜二物，被宗門證悟者說為二種人：前者是精修禪定而無智慧者，也是以定為禪的愚癡禪人；後者是或有禪定、或無禪定的宗門證悟者，凡已證悟者皆是靈龜。但後來被人虛造事實，用以嘲笑大慧宗杲禪師，說他雖是靈龜，卻不免被天童禪師預記「患背」痛苦而亡：「鈍鳥離巢易，靈龜脫殼難。」藉以貶低大慧宗杲的證量。同時將天童禪師實證如來藏的證量，曲解為意識境界的離念靈知。自從大慧禪師入滅以後，錯悟凡夫對他的不實毀謗就一直存在著，不曾止息，並且捏造的假事實也隨著年月的增加而越來越多，終至編成「鈍鳥與靈龜」的假公案、假故事。本書是考證大慧與天童之間的不朽情誼，顯現這件假公案的虛妄不實；更見大慧宗杲面對惡勢力時的正直不阿，亦顯示大慧對天童禪師的至情深義，將使後人對大慧宗杲的誣謗至此而止，不再有人誤犯毀謗賢聖的惡業。書中亦舉證宗門的所悟確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標的，詳讀之後必可改正以前被錯悟大師誤導的參禪知見，日後必定有助於實證禪宗的開悟境界，得階大乘真見道位中，即是實證般若之賢聖。全書 45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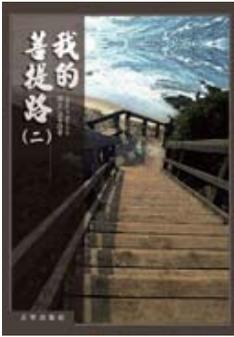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本經係 世尊在世時，由等覺菩薩維摩詰居士藉疾病而演說之大乘菩提無上妙義，所說函蓋甚廣，然極簡略，是故今時諸方大師與學人讀之悉皆錯解，何況能知其中隱含之深妙正義，是故普遍無法為人解說；若強為人說，則成依文解義而有諸多過失。今由平實導師公開宣講之後，詳實解釋其中密意，令維摩詰菩薩所說大乘不可思議解脫之深妙正法得以正確直流於人間，利益當代學人及與諸方大師。書中詳實演述大乘佛法深妙不共二乘之智慧境界，顯示諸法之中絕待之實相境界，建立大乘菩薩妙道於永遠不敗不壞之地，以此成就護法偉功，欲冀永利娑婆人天。已經宣講圓滿整理成書流通，以利諸方大師及諸學人。全書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二輯 郭正益老師等八合著

書中詳述彼等諸人歷經各處道場學法，一一修學而加以檢擇之不同過程以後，因閱讀正覺同修會、正智出版社書籍而發起抉擇分，轉入正覺同修會中修學；乃至學法及見道之過程，都一一詳述之。其中張志成等人係由前現代禪轉進正覺同修會，張志成原為現代禪副宗長，以前未閱本會書籍時，曾被人藉其名義著文評論平實導師（詳見《宗通與說通》辨正及《眼見佛性》書末附錄……等）；後因偶然接觸正覺同修會書籍，深覺以前聽人評論平實導師之語不實，於是投入極多時間閱讀本會書籍、深入思辨，詳細探索中觀與唯識之關聯與異同，認為正覺之法義方是正法，深覺相應；亦解開多年來對佛法的迷雲，確定應依八識論正理修學方是正法。乃不顧面子，毅然前往正覺同修會面見平實導師懺悔，並正式學法求悟。今已與其同修王美伶（亦為前現代禪傳法老師），同樣證悟如來藏而證得法界實相，生起實相般若真智。此書中尚有七年來本會第一位眼見佛性者之見性報告一篇，一同供養大乘佛弟子。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勝鬘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如來藏為三乘菩提之所依，若離如來藏心體及其含藏之一切種子，即無三界有情及一切世間法，亦無二乘菩提緣起性空之出世間法；本經詳說無始無明、一念無明皆依如來藏而有之正理，藉著詳解煩惱障與所知障間之關係，令學人深入了知二乘菩提與佛菩提相異之妙理；聞後即可了知佛菩提之特勝處及三乘修道之方向與原理，邁向攝受正法而速成佛道的境界中。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楞嚴經係密教部之重要經典，亦是顯教中普受重視之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將一切法都會歸如來藏及佛性一妙真如性；亦闡釋佛菩提道修學過程中之種種魔境，以及外道誤會涅槃之狀況，旁及三界世間之起源。然因言句深澀難解，法義亦復深妙寬廣，學人讀之普難通達，是故讀者大多誤會，不能如實理解佛所說之明心與見性內涵，亦因是故多有悟錯之人引為開悟之證言，成就大妄語罪。今由平實導師詳細講解之後，整理成文，以易讀易懂之語體文刊行天下，以利學人。全書十五輯，2009年12月1日開始發行，每二個月出版一輯，2012年4月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明心與眼見佛性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細述明心與眼見佛性之異同，同時顯示了中國禪宗破初參明心與重關眼見佛性二關之間的關聯；書中又藉法義辨正而旁述其他許多勝妙法義，讀後必能遠離佛門長久以來積非成是的錯誤知見，令讀者在佛法的實證上有極大助益。也藉慧廣法師的謬論來教導佛門學人回歸正知正見，遠離古今禪門錯悟者所墮的意識境界，非唯有助於斷我見，也對未來的開悟明心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有所助益，是故學禪者都應細讀之。共 448 頁。
成本價：新臺幣 2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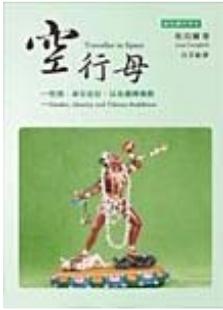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成佛之修證內容，是諸地菩薩之所修；般若則是成佛之道（實證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入門，若未證悟實相般若，即無成佛之可能，必將永在外門廣行菩薩六度，永在凡夫位中。然而實相般若的發起，全賴實證萬法的實相；若欲證知萬法的真相，則必須探究萬法之所從來，則須實證自心如來一金剛心如來藏，然後現觀這個金剛心的金剛性、真實性、如如性、清淨性、涅槃性、能生萬法的自性性、本住性，名為證真如；進而現觀三界六道唯是此金剛心所成，人間萬法須藉八識心王和合運作方能現起。如是實證《華嚴經》的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後，由此等現觀而發起實相般若智慧，繼續進修第十住位的如幻觀、第十行位的陽焰觀、第十迴向位的如夢觀，再生起增上意樂而勇發十無盡願，方能滿足三賢位的實證，轉入初地；自知成佛之道而無偏倚，從此按部就班、次第進修乃至成佛。第八識自心如來是般若智慧之所依，般若智慧的修證則要從實證金剛心自心如來開始；《金剛經》則是解說自心如來之經典，是一切三賢位菩薩所應進修之實相般若經典。這一套書，是將平實導師宣講的《金剛經宗通》內容，整理成文字而流通之；書中所說義理，迥異古今諸家依文解義之說，指出大乘見道方向與理路，有益於禪宗學人求開悟見道，及轉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講述完畢後將擇期陸續結集出版。總共 9 輯，每輯約三百餘頁，將於 2012/6/1 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坎貝爾女士著，呂艾倫中譯

本書作者為蘇格蘭哲學家，因為嚮往佛教深妙的哲學內涵，於是進入當年盛行於歐美的藏傳佛教密宗，擔任卡盧仁波切的翻譯工作多年以後，被邀請成為卡盧的空行母（又名佛母、明妃），開始了她在密宗裡的實修過程；後來發覺在密宗雙身法中的修行，其實無法使自己成佛，也發覺密宗對女性歧視而處處貶抑，並剝奪女性在雙身法中擔任一半角色時應有的身分定位。當她發覺自己只是雙身法中被喇嘛利用的工具，沒有獲得絲毫應有的尊重與基本定位時，發現了密宗的父權社會控制女性的本質；於是作者傷心地離開了卡盧仁波切與密宗，但是卻被恐嚇不許講出她在密宗裡的經歷，也不許她說出自己對密宗的教義與教制下對女性剝削的本質，否則將被咒殺死亡。後來她去加拿大定居，十餘年後方才擺脫這個恐嚇陰影，下定決心將親身經歷的實情及觀察到的事實寫下來並且出版，公諸於世。出版之後，她被流亡的達賴集團人士大力攻訐，誣指她為精神狀態失常、說謊……等。但有智之士並未被達賴集團的政治操作及各國政府政治運作吹捧達賴的表相所欺，使她的書銷售無阻而又再版。正智出版社鑑於作者此書是親身經歷的事實，所說具有針對藏傳佛教而作學術研究的價值，也有使人認清藏傳佛教剝削佛母、明妃的男性本位實質，因此洽請作者同意中譯而出版於華人地區。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游宗明居士著

本書作者藉兄弟之間信件往來論義，略述佛法大義；並以多篇短文辨義，舉出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證據，並一一給予簡單而清晰的辨正，令人一讀即知。久讀、多讀之後即能認清楚釋印順的六識論見解，與真實佛法之牴觸是多麼嚴重；於是在久讀、多讀之後，於不知不覺之間提升了對佛法的極深入理解，正知正見就在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來了。當三乘佛法的正知見建立起來之後，對於三乘菩提的見道條件便將隨之具足，於是聲聞解脫道的

見道也就水到渠成；接著大乘見道的因緣也將次第成熟，未來自然也會有親見大乘菩提之道的因緣，悟入大乘實相般若也將自然成功，自能通達般若系列諸經而成實義菩薩。作者居住於南投縣霧峰鄉，自喻見道之後不復再見霧峰之霧，故鄉原野美景一一明見，於是立此書名為《霧峰無霧》；讀者若欲撥霧見月，可以此書為緣。 俟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之，書價未定。

佛法入門 ○○菩薩著

學佛人往往修學二十年後仍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入漫無方向，不知如何實證佛法；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之處，導致越是久學者越覺茫然，都是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所致。本書對於佛法的全貌提出明確的輪廓，並說明三乘菩提的異同處，讀後即可輕易瞭解佛法全貌，數日內即可明瞭三乘菩提入門方向與下手處。出版日期未定。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修學四禪八定之人，往往錯會禪定之修學知見，欲以無止盡之坐禪而證禪定境界，卻不知修除性障之行門才是修證四禪八定不可或缺之要素，故智者大師云「性障初禪」；性障不除，初禪永不現前，云何修證二禪等？又：行者學定，若唯知數息，而不解六妙門之方便善巧者，欲求一心入定，極難可得，智者大師名之為「事障未來」：障礙未到地定之修證。又禪定之修證，不可違背二乘菩提及第一義法，否則縱使具足四禪八定，亦不能實證涅槃而出三界。此諸知見，智者大師於《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皆有闡釋。作者平實導師以其第一義之見地及禪定之實證證量，曾加以詳細解析。將俟正覺寺竣工啓用後重講，不限制聽講者資格；講後將以語體文整理出版。欲修習世間定及增上定之學者，宜細讀之。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本經係世尊晚年第三轉法輪，宣說地上菩薩所應熏修之唯識正義經典，經中所說義理乃是大乘一切種智增上慧學，以阿陀那識一如來藏—阿賴耶識為主體。禪宗之證悟者，若欲修證初地無生法忍乃至八地無生法忍者，必須修學《楞伽經、解深密經》所說之八識心王一切種智；此二經所說正法，方是真正成佛之道；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之後所說萬法緣起性空之法，是以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取代大乘真正成佛之道，亦已墮於斷滅見中，不可謂為成佛之道也。平實導師曾於本會郭故理事長往生時，於喪宅中從

初七至第十七，宣講圓滿，作為郭老之往生佛事功德，迴向郭老早證八地、速返娑婆住持正法；茲為今時後世學人故，將擇期重講《解深密經》，以淺顯之語句整理成文，用供證悟者進道；亦令諸方未悟者，據此經中佛語正義，修正邪見，依之速能入道。全書約三~四輯，每輯三百餘頁，將於未來重講完畢後整理成文、逐輯出版。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阿含講記—小乘解脫道之修證

平實導師述

數百年來，南傳佛法所說證果之不實，所說解脫道之虛妄，所弘解脫道法義之世俗化，皆已少人知之；從南洋傳入台灣與大陸之後，所說法義虛謬之事，亦復少人知之；今時台灣全島印順系統之法師居士，多不知南傳佛法數百年來所說解脫道之義理已然偏斜、已然世俗化、已非真正之二乘解脫正道，猶極力推崇與弘揚。彼等南傳佛法近代所謂之證果者多非真實證果者，譬如阿迦曼、葛印卡、帕奧禪師、一行禪師……等人，悉皆未斷我見故。近年更有台灣南部大願法師，高抬南傳佛法之二乘修證行門為「捷徑究竟解脫之道」者，然而南傳佛法縱使真修實證，得成阿羅漢，至高唯是二乘菩提解脫之道，絕非究竟解脫，無餘涅槃中之實際尚未得證故，法界之實相尚未了知故，習氣種子待除故，一切種智未實證故，焉得謂為「究竟解脫」？即使南傳佛法近代真有實證之阿羅漢，尚且不及三賢位中之七住明心菩薩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智慧境界，不知此賢位菩薩所證之無餘涅槃實際，仍非大乘法中之見道者，何況普未實證聲聞果乃至未斷我見之人？謬充證果已屬逾越，更何況是誤會二乘菩提之後，以未斷我見之凡夫知見所說之二乘菩提解脫偏斜法道，焉可高抬為「究竟解脫」？而且自稱「捷徑之道」？又妄言解脫之道即是成佛之道，完全否定般若實智、否定三乘菩提所依之如來藏心體，此理大大不通也！平實導師為令修學二乘菩提欲證解脫果者，普得迴入二乘菩提正見、正道中，是故選錄四阿含諸經中，對於二乘解脫道法義有具足圓滿說明之經典，預定未來十年內將會加以詳細講解，令學佛人得了知二乘解脫道之修證理路與行門，庶免被人誤導之後，未證言證，干犯道禁，成大妄語，欲升反墮。本書首重斷除我見，以助行者斷除我見而實證初果為著眼之目標，若能根據此書內容，配合平實老師所著《識蘊真義》《阿含正義》內涵而作實地觀行，實證初果非為難事，行者可以藉此三書自行確認聲聞初果為實際可得現觀成就之事。此書中除依二乘經典所說加以宣示外，亦依斷除我見等之證量，及大乘法中道種智之證量，對於意識心之體性加以細述，令諸二乘學人必定得斷我見、常見，免除三縛結之繫縛。次則宣示斷除我執之理，欲令升進而得薄貪瞋癡，乃至斷五下分結……等。共二冊，每冊三百餘頁。售價：新臺幣 200 元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楞嚴經講記》第 14 輯免費調換新書啓事：本講記在第 15 輯校對後，平實導師有重新閱讀而發覺十年前所說法義的部分錯誤，當場作了修改然後出版。但第 14 輯出版前因為諸事繁忙，未將之重新閱讀而只改正校對時發現的錯別字，故未能發覺十年前所說法義有部分錯誤，於第 15 輯付印時才發覺第 14 輯中有部分錯誤尚未改正。今已重新審閱修改並已重印完成，煩請所有讀者將以前所購第 14 輯寄回本社免費換新，本社將於寄回新書時同時附上您寄書回來換新時所付的郵資，並在此向所有讀者致上最誠懇的歉意。

《心經密意》初版書免費調換二版新書啓事：本書係演講錄音整理成書，講時因時間所限，省略部分段落未講。後於再版時補寫增加 13 頁，維持原價流通之。茲為顧及初版讀者權益，自 2003/9/30 開始免費調換新書，原有初版一刷、二刷書籍，皆可寄來本來公司換書。

《宗門法眼》已經增寫改版為 464 頁新書，2008 年 6 月中旬出版。讀者原有初版之第一刷、第二刷書本，都可以寄回本社免費調換改版新書。改版後之公案及錯悟事例維持不變，但將內容加以增說，較改版前更具有廣度與深度，將更能助益讀者參究實相。

換書者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日期；舊書請寄：111 台北郵政 73-151 號信箱 或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舊書若有塗鴉、殘缺、破損者，仍可換取新書；但缺頁之舊書至少應仍有五分之三頁數，方可換書。所有讀者不必顧念本公司是否有盈餘之問題，都請踴躍寄來換書；本公司成立之目的不是營利，只要能真實利益學人，即已達到成立及運作之目的。若以郵寄方式換書者，免附回郵；並於寄回新書時，由本社附上您寄來書籍時耗用的郵資。造成您不便之處，再次致上萬分的歉意。

書 名：佛教之危機

-- 敬答藏密上師及顯教大法師之質疑

作 者：平實導師

校 對：蔡禮政 等二人

發 行 人：廖 宙

出 版 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地 址：10367 臺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9 樓

電 話：+886-2-25957295 分機：10-21（白天）

傳 真：+886-2-25954493

網 址：<http://books.enlighten.org.tw>

出版年月：西元 2011 年 8 月 26 日 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60842708 (PDF)

其他版本：

西元 2012 年 12 月 三版七刷 ISBN 957-41-0667-5 (平裝)

佛教正覺同修會

本書之主旨，乃是藉事相上及法義上之辨正，令佛教學人普得知悉佛法之真正旨趣，由是建立正知正見故，可以避免再被名師、大師所誤導。依正知正見而漸次進修之後，即可漸具大乘見道之因緣。

——佛教正覺同修會——